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之賸眉誠不若此裙釵哉定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綉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皆父兄教育之恩師友規誡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有人萬不可

庚辰本抄本紅樓夢 曹雪芹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本作品在全世界
都屬於公有領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

說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又稱脂京本。原書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各冊卷首標明：「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第五至八冊封面書名下注云：「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故名庚辰本。

庚辰本底本年代相當早，面貌最為完整，保存曹雪芹原文《紅樓夢》及脂硯齋批語兩千多條，脂批中署年月名號的幾乎都存在於庚辰本，因此版本價值最大、也最為珍貴。

庚辰本為晚清狀元、協辦大學士徐郙（號頌閣）舊藏，一九三三年胡適從徐郙之子徐星曙處得見此抄本，並撰長文《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一九四八年夏，燕京大學從徐家購得，成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作品名稱《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作品別名脂京本。作者曹雪芹，創作年代乾隆二十六年以後。現存庚辰本抄成年代大約是在公元一七六一年即乾隆二十六年以後。是抄得較早的而又比較完整的唯一的一種存七十八回本，即一至八十回，中缺第六十四及六十七回兩回（其六十四和六十七兩回的殘缺，各本皆然，現存各本的這兩回或是據程本或是經後人增補過的）。第六十八回脫去約六百餘字，估計失去一頁。十回一冊，共八冊，每半葉十行，行三十字。庚辰本有不同於甲戌本的2000多條批語，十分珍貴。庚辰本底本年代相當早，面貌最為完整，保存曹雪芹原文《紅樓夢》及脂硯齋批語最多，脂批中署年月名號的幾乎都存在於庚辰本。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末惜春謎後缺文，並記曰：「此後破失，俟再補。」另頁寫明：「暫記寶釵制謎雲；朝罷誰攜兩袖香……」；「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等文字。後人續補了寶玉及寶釵兩首謎詩，就將此謎錯改屬了黛玉。第七十五回缺中秋詩，回前單頁記曰：「乾隆二十

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第十九回「小書房名」下空五字，想那裡自然下空大半行。這些殘缺可用以鑑定他本後人補綴之處。

庚辰本有眉批、側批、双行夾批及回前回后批多種。批語之多為各本之最，总计两千余條，包括了己卯本双行夾批的全部（除一條單字批外）。其中有一批非常重要的批語，如第二十回朱筆眉批：「茜雪至，獄神廟，方呈正文。襲人正文目曰：『花襲人有始有終。』余只見有一次釐清時，與『獄神廟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嘆嘆！丁亥夏，畸笏叟。」

庚辰本第十一回之前，除偶將回前總評與正文抄在一處外，都無批語，為白文本。朱筆批語全集中在第十二回到第二十八回。

庚辰本抄手不止一人，其文化水平與認真態度都很低。全書訛文脫字，觸目皆是。最后一冊質量尤差，几難卒讀。

庚辰本為晚清狀元、協辦大學士徐邨（号頌閣）旧藏，一九三三年胡适从徐邨之子徐星曙處得見此抄本，并撰長文《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一九四八年夏，燕京大學从徐家購得，成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一九五五年，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朱墨兩色套版影印出版，是首次影印行世的早期脂本，所缺一九五五年，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朱墨兩色套版影印出版，是首次影印行世的早期脂本，所缺一

回据己卯本補入。一九七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換用蒙府本文字補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秋月定本），即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七十八回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原本八十回，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回。一九五五年影印時所缺兩回据己卯本補入。但己卯

本這兩回也是后人据程高系統本抄配的。一九七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時，這兩回換用蒙府本文字補入。原書八冊中每冊卷首都注明「脂硯齋凡四閱評過」，自第五冊起，兼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樣。庚辰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其時曹雪芹尚在。此本同己卯本可能過录自同一

祖本，回目、正文和批語保留着作者与整理評注者自存本的不少痕迹。实际上，庚辰本集中了脂硯齋評語的最主要部分，凡有脂硯齋、畸笏叟等人署名的批語，都集中在庚辰本上。庚辰本朱、墨杂陈，琳琅满目。以朱批來說，就有眉批，行間批，回前批和回末批；以墨批來說，虽然以正

文下的双行夹批为主，但仍有部分的眉批、回前批和回末批。庚辰本不但有716条与己卯本相同的正文下的双行墨笔小字批，而且还另有888条己卯本所或缺的双行墨笔小字批，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此書前10回居然沒有一條脂批。不過。因為正文相對最全，鈔寫時間又早，甚至可能是作者生前最後的一個本子，加上脂批相當多，所以馮其庸先生認為，在幾種鈔本中，庚辰本是最為珍貴的了。（百度百科）

目录

第一册

-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 第三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 第二册
-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第十八回 （与第十七回未分回）

第十九回 （无回目）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第三册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钗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第四册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第五册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第六册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慈姨妈愛語慰痴顰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邊嗔鴛鴦 絳云軒里召將飛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第七冊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瞞脏 判冤決獄平儿行权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凤姐訊家童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八冊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第七十四回 惑姦諷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鬢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第七十八回老學士閒徵婉孌詞痴公子杜撰芙蓉詠
第七十九回薛文龍悔娶河東獅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美香菱屈受貪夫棒王道士胡謔妒婦方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鬚眉誠不若此裙釵哉寔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飲甘饜肥之日皆父兄教育之恩貧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有人萬不可



因我之不肖自護已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茹據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風露堦柳庭花亦未有防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

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硯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到也是個宝物了還只沒有寔在的好處須得再鑄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听了喜不能盡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徑過忽見大硯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

渺真人攜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災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
傳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
閨閣瑣事以及閨情詩詞到還全脩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
反失落無考室；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
趣味故偏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挺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
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几个異樣女子或情或痴
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
我師何太痴耶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难
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别致不過只取

其事体情理罷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聞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訛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問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親親聞的這几个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爲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爲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稍聞又有貪淫恣

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去有工夫看那理之書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世人喜悅檢書只愿你們當那醉淫飽卧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拉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道人听如此話思忖半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卷、無窮寔非別書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是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討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

名為情僧錄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

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

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出則

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石頭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隅有處曰姑

蘇有城曰閭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个十里街

街內有个仁清巷內有个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傍住着一

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家中虽不甚富貴然

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現

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

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喚作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閒坐

至手搥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便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道人問道你攜了這養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將此養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一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軍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艸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个女体終日遊于恨天外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秉此昌明

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
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
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
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
是罕聞實未聞有還泪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
膩了那僧道歷來几个流風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
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竊玉暗約私奔而已
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
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几个豈不是
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將蠢物交割清楚待

這一千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隨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能大開痴頑脩細一聞弟子則洗諦耳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預洩者到那時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听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机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通靈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鐫着通靈宝玉四字後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書四个大字乃是太虛

幻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為無士隱
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听一声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声定
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夢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
走來士隱見女越發生得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聞他頑
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
道那僧則癡頭趺脚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癲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他門前
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
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
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撒身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
四句言詞道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潮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听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听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个窮儒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兩村耆走了出來這賈兩村原係湖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後只剩得他一身一在家鄉無益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兩村

見了士隱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此彼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與兩村攜手來至書房中小童現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略坐弟即來陪兩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所去了這裡兩村且翻美書籍解悶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兩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一个丫環在那裡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甚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兩村不覺看的呆了那甄家丫環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窓內有敝巾旧服虽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潤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環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

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纏綿想他定是我家人常的什麼賈雨村了
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是此人無疑
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
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盡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雄風塵
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听得前面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
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
隱家宴已畢乃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
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
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

一段愁

悶來時歛額

行去几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

下僑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有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曰

玉在匣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此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妄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與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听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厚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湏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筭起來當時街坊上家簫管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

七八分酒意狂與不禁乃對月寓杯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兩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緊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

連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兩村收了銀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方散士隱送兩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兩村帶至神都使兩村投謁个仕官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他曾留_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听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菊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菊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菊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

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安，再使幾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想因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的一月士隱先就病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搆疾。日請醫療，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其大抵也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一，將一條街燒得如火。饒山一般。彼時衆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漸熄去，也不知燒了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

官兵勒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攜了妻子與兩個丫環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託他隨分就價薄置此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作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掙到街前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癲落脫麻履鷄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

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

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

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在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

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听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那道人笑道你

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便是好若不了

便不好若要好須是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

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

解你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當年筓滿床 衰草枯楊 曾為歌舞

場 蛛絲兒結滿雕樑 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 今宵紅灯帳底卧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 展眼乞丐人皆謗 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 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紗帽小 致使鎖枷橫 昨恰破袂寒 今嫌紫蟒長 乱烘：你方雷罷我登場 反認他鄉是故鄉 甚荒唐 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切，士隱便說一声走罢將道人肩上海上搭連擔了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然而去當下烘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个死去活來只得与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兒身邊還有兩個旧日的了奴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虽然日抱怨

也無奈何了這日那甄家大了姪在門前買線忽听街上喝道之声衆人都說新太爷到任了姪于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姪到發了个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不放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一片声打的門响許多人乱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听了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忖事

石頭記
第二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畫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畧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在；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反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閒文廢癭開筆即寫賈夫人

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宝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宝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何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開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寔多寫而却未寫現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傍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你既是

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个个都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素方回來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胡州人氏曾與^{女婿}舊日相交方纔在^前僭門過去的因見嬌杏^故那了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的將原由^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灯丢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採訪回來說了一回^謔臨走到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与封肅轉託問甄家娘子要那姣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秉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姣杏送進去了兩村欢喜自不必

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謝甄家娘子許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姣杏這了奴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連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側作正室夫人了正是偶然一着錯便爲人上人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虽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參他生情狡猾擅篡礼義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慚

恨却面上全無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貲
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游覽天下勝跡那日
偶又游至淮揚地面因聞得今歲驂政点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字
表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藍台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欽点出為
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
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
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
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几門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支嫡
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几房姬妾
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代玉年方

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如珍室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几个字不过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体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个合式之矩暫且歇下幸有兩個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蘧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託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了好这女學生年又小身体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園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旧症遂連日不曾上學兩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月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見那村野风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

茂林深竹之處隱隱的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旁又有一付旧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兩村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虽淺近其意則深也曾遊过此名山大刹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來的亦未可知何不進去試一想着走入時看只有一个龍鐘老僧在那裡煮粥兩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聲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兩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歛步行來將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兩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與者旧日在都相識兩村，最讚這冷子與是个有

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與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兩村忙笑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與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散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散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歌：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漫飲叙此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與道到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與笑道你們同姓豈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與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玷辱了先生的門楣麼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逐細考查得

來若論榮國一技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發生
踈難認了子與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國兩門也都蕭疎了不比
先時的光景兩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疎了冷子與道
正是說來也話長兩村遁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
石頭城從老宅門前徑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
條街占了大門前愈冷落無人隔著圍牆一望裡面所殿接閣也還都崢嶸軒
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裏面樹木^水也還都有蓊蔚潤之氣那裡像今衰敗
之家冷子與笑道亏你是進仕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如今虫說不及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
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廢

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听說也納罕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與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煉餘者一槩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爷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終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爹一槩不管這珍爺那里肯讀書只一味高樂

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再說榮府你听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里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勲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酷甚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間還有兒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事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里便啣下一塊五彩晶莹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兩

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無數與他抽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独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不及他一个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頑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移了兩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兩村道天地生人除

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
 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古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豈
 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恒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
 天下大惡者挽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
 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
 秉者上至朝廷下至^亦艸野比^亦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
 和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先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
 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
 出者偶值^秀靈之^秀氣適遇正不容邪、復妒正^秀相不肯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
 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其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

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
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人以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
情之態又在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
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
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稽康劉伶王謝二族顧
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廷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遊近
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之山再如李龜年黃蘗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
鶯朝雲之流此皆異地則同之人也子與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賊了兩村
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草賊以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曾遇見兩了異樣
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設

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体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庠子與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合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合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兩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到是个難得之館但這一个學生却是啟蒙却比一个卒業的还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認得字心里也明不然我自己心里糊塗又常對跟他的下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字號还更尊崇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李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

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因此他令尊也下死答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妹、亂叫起來後來听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竟不疼了遂得了密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如今這巡鹽御史林家做館了你看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長之規諫的，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與道便是賈府中現有的三个也不錯政老爹的長女名元春現因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政老爹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

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久極愛孫女都跟在祖這^母邊一處讀書听得个不錯兩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樂此俗套子子與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筆背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对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兩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孝生讀國^特書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如是寫字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有些疑惑今听你說的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孝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竟亡故了子與嘆道姊妹四个这一个^母是極小

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个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
兩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个弱孫這赦老
竟無一个不成子與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个到不知其好只
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名賈璉今已
二十來徃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
這位璉爺身上現獨的是个同知也是不肯讀書于世路上好机變言談去的
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著帮省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
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
致言談又爽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个男人萬不及一的兩村听了笑道可知
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魔頭_賊而來一路之

人未可知也子與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盃酒總好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吃了几杯子與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几盃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漫的再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筭還酒賬方欲走時又听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个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石頭記

第三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回

賈雨村當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都京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叅革的号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復旧貲之信他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礼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听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支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

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荐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周全協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手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兩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處只怕晚生忙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名赦字恩候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兩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予與之言予是又謝了林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同路而往豈不兩便兩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礼物並餞行之事兩村一一

領了那女孝生代玉身体又愈原在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代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隨了奶娘及榮府几个老婦人登舟而去兩村另有一支船帶两个小童依附代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兩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看宗侄的名帖至榮府的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入相會見兩村相貌魁偉言語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礼矣下士濟弱扶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兩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一謀了一个復職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天應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上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代玉自那日棄舟登

岸時便有榮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黛玉常听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凡爾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四)外瞥了一瞟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外祖必是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彎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

個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在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來打起轎簾扶代玉下轎林代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是串堂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小小的三間廝，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台磯之上坐着几个穿紅着綠的了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了說剛纔老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籠一面听得人回話林姑娘到了代玉方進入房時只見两个人挽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代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代玉也哭个不住一时衆人漫，解勸住了

代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與所云之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指與代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代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香去了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媽：並五六个丫環撮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顰脂溫柔沉點默現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面俊眼修眉顰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代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過大家歸了坐了丫環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代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也不能一

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接了代玉在懷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止住衆人見代玉年貌幼小其莽止言談不俗身体面龐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代玉道我自果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日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三歲時听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摠不說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一藥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病：癩：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正好我這里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一語未了只听後院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速客代玉納罕道

這些人个，皆歛声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礼，心下想時，只見一群媳婦了，好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門進來。這個人打扮与衆姑娘不同，彩袖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帶着金絲八宝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挂珠釵，頂上戴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繫着綠色官絛，雙衡皆玫瑰，珮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紅洋緞窄袖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綢裙。一隻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体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開。代玉連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潑皮破落户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代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趙姨子。」代玉雖不曾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

兒教養的李名王熙鳳代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代玉的手上下細打諒了一回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標致的人物我今兒纔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兒竟是个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怜我这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泪賈母笑道我統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遠路總來身子又弱也總勸住了快再^休題前話這鳳听了忙轉悲為喜道正道是呢我一見了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又忙攜代玉之手問妹几歲了可也上过李現吃什麼藥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

人來你們赶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說話時已摆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過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代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並沒有見。昨日太，說的那樣想是太，也記錯了。」王夫人道：「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道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不過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回去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徹，賈母命兩個老嫗：「代了代玉去見兩個舅母，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一聲：「是。」字遂代了代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衆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紉車，邢夫人攜了代玉坐在上。

面衆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靈方駕上馴驃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衆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攔着代玉的手進入院中代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巷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纔那邊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了姪迎着邢夫人讓代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去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話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合舅母即同家裡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代玉忙站起来一一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去代玉笑回道

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恐領^了賜去恭異日再領未為不可望旧母容量那夫人听說笑道這到是了遂^令另兩個嬖：用方纔的車好^送了過去于是代玉告辭那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几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时代玉進了榮府下了車衆嬖：引着便往東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所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代玉便知這方是正緊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上寫着斗大的三個大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日月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恩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画一邊是雌金彝一邊是玻璃盞地下兩

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付對聯乃烏木聯匾廂着鑒銀的字跡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嫗引代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猩紅洋綢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蟬靠背石青金錢蟬引枕秋香色金錢蟬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樣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艸並茗盃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付脚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上茗盃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老嫗們讓代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兩個錦褥對設代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上椅子坐了

本房內的丫环忙捧上茶來，代玉一面吃茶，一面打諒這些丫环們粧飾衣裙，牽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个穿紅綾襖、青緞捏牙背心的丫环走了，走來笑說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嫗听了，手是又引代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房炕上設了一張炕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旧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緞靠背坐褥。見代玉來了，便往東讓代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彈墨椅袱，代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个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保護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

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愿去了高齋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
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代玉亦常听得母親說過二
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
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这表兄了因陪笑道旧
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这位哥在家時亦曾听見母親常說這位哥比我
大一歲小名就喚宝玉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只
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礼王夫人笑道你不知
道原故他與他人不同自幼因老太疼愛係同姊妹們原一处教養慣了的
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到還安靜些總然他没趣不过出了二門背地里拿
着他两个小優兒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

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睬他，嘴里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傻，只休信他代玉一一的都蒼_應着只見一个坏又回老太，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代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边是到座三間小，的抱厦_廡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_迎壁後有一半大門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代玉道这是你鳳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这里找他來少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絕_迎搥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代玉穿过一个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_小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独坐兩边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代玉在左边第一張椅上坐了代玉十分推

讓賈母笑道你旧母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代玉方告了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坐方上果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第二惜春就坐左手又在左第二傍边了。奴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了。奴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奴用小茶盤捧上茶來。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噉盡。过一时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代玉見了這里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过漱盂來。代玉也照樣漱了口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鳳李二人去了。賈母因問代玉念何書。代玉道只剛念了四書。代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

的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一語未了只听外面一陣脚步响了进来笑道宝来了代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麼了憊懣人物朦朧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見了坏話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輕的公子頭上帶着束髮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系攢花結長穗宮絳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晚之花髻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璽珞又有一根五色系絳繫着一塊美玉代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下想道這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宝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来宝玉即轉身去了一时回來再看已換

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系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認辮
一根大辮如漆黑亮從頂至稍一串四棵大珠用金八宝墜角身上穿有銀紅
撒花半旧大襖仍舊戴有項圈宝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
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
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半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卽好却
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宝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搃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
倒不通世務 愚頑怕讀文章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
不知樂業 貧窮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
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絢褲與膏粱 莫笑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眾各別兩灣半蹙顰眉一對多情杏眼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娇喘微微閑靜時如嬌^弱光照水行動時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千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因笑道這個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胡說}看着面善心裏就算是旧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亦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罷的坐下又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可曾讀書代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此須認得几个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代玉便說了名寶玉又問表字代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一妙字莫若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

說西方有石名代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眉尖若蹙用飯这两个字豈不
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
是杜撰不成又問代玉可也有玉沒有衆人不解其語代玉便忖度着因他有
玉故問我有也無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來那玉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
宝玉听了登时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
之高底不擇还說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不要這劳什子了嚇的衆人一擁争去
拾玉賈母急的接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根子^命玉
滿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妹、都沒有单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这們一个
神仙似的妹、也沒有可知这不是个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原有
这个来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無法处只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

一則全殉葬之理進你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這個不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奴手中接來親與他代上宝玉听如此說想一想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請問代王之房舍賈母說今將宝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兒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廚里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廚外之床上狠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罷哩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听喚一面早有鳳凰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几件錦被褥等之類代玉只代了兩個人來一丫是自幼奶娘王嫫、一个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作雪雁

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嫫：又極老料代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的一个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与了代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嫫：除貼掌身管釵釧盥沐两个丫頭外另有五六个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嫫与身哥陪侍代玉在碧紗廚內宝玉之乳母李嬭：並大了坏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宝玉生恐宝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与了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旧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只有一等賈母如今服侍宝玉他心中眼中眼中又只有一等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規諫宝玉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宝玉李嬭：已睡了他見里面代玉和鸚哥犹未安息他自卸了粧悄：進

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息代玉忙讓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鸚^鵡哥笑道林姑
娘正在這里傷^感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終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或
摔坏^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容易功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
如此將來只怕比這个更奇怪的笑話兒还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
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代玉道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那
玉不知是怎麼个來歷上面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上頭還
有現成的眼兒听得說落草時是從他口裡掏出來的等我拿來你看知便代
玉忙止道罢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也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
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与熙鳳在一家拆金陵來的書
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个媳婦來說話的代玉虽不知原委探春

等却都曉得這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仗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曰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他家內的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石頭記

第四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代王同姊妹們至王夫人与兄嫂處來時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李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時便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几个字記得前朝這几个賢女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業因取名為李紈字

官裁因此這李執事青春喪偶居家處青梁錦綉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緊
 元見無聞無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詩而已蜀音今代玉環客寄手
 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餘外者也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兩村因補
 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
 相讓以至毆傷人命彼時兩村即提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
 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是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
 我家的銀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
 的賣與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
 倚財仗勢眾家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出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
 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凶犯以救

孤寡死者感代天恩，不^總盡雨村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因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今他們寔供藏匿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簽時，只見案邊立的一個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簽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下手，即時退堂至書室，侍從皆退去。只留門子扶侍。這門子忙上來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雨村听了，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况，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雨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

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坐，斜邊坐。了雨村因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簽之故？」有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本本省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个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号叫作護官符。方才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面上，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

其下面所註的皆是自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抄寫了一張今拋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戶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鐵

兩村犹未看完忽听傳点人报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
頗飯工夫方回来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
遮飾俱有照应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雪也不單告這三家他
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听如此說便笑問

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縣的方向了
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縣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
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待我細說與老爺听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
个小鄉紳之子名喚達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老薄產
过日子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
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也
不再娶第二了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撙
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
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便唱看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
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

日前就偶然遇見這丫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就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代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里自有弟兄奴僕在此料理也非並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買之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喚菊英的雨村才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菊英我們天哄他玩耍自然得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全然出脫得齊整好此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也認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記從胎里帶來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

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敢說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又哄^生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免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醉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令三日之後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找又不認其形^看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了坏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里頗过得習^素又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听如此說方終畧解憂悶自為恨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便又賣與薛家若賣与第二个人还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猷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菊拖去

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兩村听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准了這菊英了拐子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頭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撻比馮淵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中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对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了个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王府兩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是關係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定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

我寔不能忍為者門子听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立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要兩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原由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几个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个暴病身亡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乩請仙堂上設下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着乩仙批了死者馮淵与薛蟠原因素尊相逢今挾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因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

托拐子令其寔指眾人見此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無有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個銀子想來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等我再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話說至次坐堂取一^應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疎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致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罔法胡乱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合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事皆由葫廟內之沙弥新門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來到底尋了个不是遠：

的充發了當下言不着兩村且說那買英菊打死馮淵的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省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孝名薛蟠字表文起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也上過孝畧識几字終日惟有鬪鷄走馬遊山玩水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濟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父之旧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体自有夥計老人家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与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五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宝釵生得肌膚瑩潤丰正嫻雅當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不能依貼母懷他便

不以書字為事，留省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仕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為公郎主入李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搃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城中几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更趁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部銷差，四賍再計新支其實，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就打点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一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拐子重賣英菊。薛蟠見英菊生得不俗，立意買他。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的囑托了族中人，並几个老家人，他便待了母妹，竟自起身。

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識為兒戲自為花上几个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記其■那■將入都時却又聞得母旧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愿因和母親商議道偕們京中豈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省租賃与人湏得先省几个人去打掃收拾才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偕們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旧、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偕們先能省住下再慢慢的省人去收拾豈不消停此薛蟠道如今旧、正陞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偕們这工夫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他母親道你■、家豈陞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旧、姨娘兩處每、帶信稍書接偕們来如今既来了你旧、豈忙省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

咱們且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自旧：姨爹住
省未免拘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省好任意施為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
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这几年却要廝守几日我代了你妹子投你姨
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拗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
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賈雨村維持了結才放了心
又見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更加寂寞过了几日忽家人
傳報姨太太代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代了女
媳人等接出大所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會自不必說悲喜交
集泣笑叙闊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
过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省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

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另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白空閒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那里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要同居一处方可拘繫此兒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与王夫人說明一应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处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遂亦從其愿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原來這梨香院即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巧：約有十餘間房屋前所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夾道便至王夫人正房的東邊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果或与賈母閒談或与王夫人相叙日与代玉迎春姊妹等一处或看

書下墓或作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賈宅居住者但恐姨父管的緊約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可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過去的誰知自從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統褲氣習者莫不喜与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至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然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看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另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

念漸：打減了

石頭記

第五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回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內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
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怜愛寢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
春惜春三个親孫女到且靠後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親蜜友愛處亦自覺
別个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
忽然來了一个薛宝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
不及而且宝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
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了頭子們亦多喜与宝釵去頑因此黛玉心中便

有此悒鬱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稟來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其中因与代玉同隨母賈一處坐卧故畧与别个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时有所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代玉又氣的独在房中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代玉方漸的回轉來。因東边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攜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手卓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宝玉倦怠欲睡中。竟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这里有給宝叔叔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

管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了，奶娘道：「姐，你们请宝叔随我这里来。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众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故事然，然，然，也不看，係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对联，写的是：

世上洞明皆李罔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坦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不肯在这里了。忙說快去。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可往那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罢。」宝玉點頭微笑，有一个奶娘道：「那里有个叔，往侄兒房里睡去的。」秦氏笑道：「啞，啞，不怕他惱，他能多大呢？就忌諱这些个？」上月你没看見我那个兄弟来了，虽然

与宝叔同年两个人若站在一处只怕那个还高些呢宝玉道我怎_及见过你代他来我瞧：衆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往那里代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來到宝玉竟得眼錫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圖兩边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付對聯其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籠人是酒香

案上設有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宝鏡一邊擺着飛燕立首舞过的金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床上面設着壽昌公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聯珠帳宝玉含笑連說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洗过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

的妃枕于是衆奶母伏侍宝玉卧好款：散了。只留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了。好為伴。秦氏事便分咐小丫頭們好生在廊簷下看省猫兒狗兒打架。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飛塵不到。宝玉在夢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捫然失了家也愿意。強如天：被父母師傅打。呪正胡思之間。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閒愁

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歌声未息。早見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躑袅娜。端的与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挑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
馥郁荷衣欲動兮听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描齒含
香纖腰之楚：兮迴風舞雪珠翠之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
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頻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待止而欲行美
彼之良質兮水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烟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玉琢美
彼之態^芳慶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
谷其艷若何霞映池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沿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寔
愧王嫱奇矣哉生于孰地^來何方信矣乎^在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
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了仙姑喜的忙來作揖問道神仙姐：不知從那里來如今要往

那里去也不知这是何處望乞攜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藏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于此處是以前來放^訪察机会佈散相思今忽与尔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地物僅有自硃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宝玉听说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上建上書太虛幻境四个大字兩边一付對聯乃是

假做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怜風月債難償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何為風月之債從今
到要領畧。：宝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當下隨了仙
姑進入二層門內至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有處寫
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
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
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凡服塵軀未便先知的宝玉听了那里
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罷了宝玉喜不
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的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姣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个大厨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的地名宝玉一心只探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逐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厨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宝玉問道何為金陵十二釵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宝玉道常听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單我家里上、下、就有几百女孩子呢警幻冷笑道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下边二厨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宝玉听說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冊厨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這首頁上画有一付画又非人物也無山水不过是水

墨瀟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迹寫的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灵巧招人怨 弄

天多因毀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宝玉看了又見後面画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几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 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宝玉看了不解遂擲下这个又去開了副冊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菰米 致使香魂返故鄉

宝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時只見頭一頁上便画着兩株枯

木：上懸着一團玉帶又有一堆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辭道是

可嘆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宝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省一張弓：上掛着香櫺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圍

三春爭及初春好

虎兇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省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支大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詞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東風一夢還

後面又画几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画有一硯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是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見画有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山中狼

得志便猖狂

金闥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獨^書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灯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面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判云

事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後面又画有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的^版美人也有判云

十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笑談

後面又画省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孽開端實在寧

宝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把仙机洩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宝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宝玉恍然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綉幙畫棟雕簷說不尽那光輝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窗玉作宮更見仙桃馥郁異神芳真好了所在又听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來皆是荷

袂翩跹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宝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
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游
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及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宝玉听如此說便
嚇得欲退不能退果竟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宝玉的手向衆姊妹道你
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通靈寶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灵
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垂歷百年奈運數終不可
挽回者故遺之子孫無多竟無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保玉一人稟性乖張生
情怪謔乖聰明灵会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
偶來可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
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

女子之終身冊牘令彼熟玩尚未竟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色
之幻或冀將來悟亦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宝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其
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尔何能知此香乃
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諸樹之油所製名羣芳髓宝玉
听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小了杯捧上茶來宝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
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暖園選^造香洞又以鮮花靈葉上所帶之宿
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宝玉听了點頭欣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
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也見懸着一付對聯其
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宝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
 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道名号不一少刻有小丫环來調桌安椅設擺
 酒饌真是瓊漿清海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能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宝
 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惠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
 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方艷同林宝玉稱賞不迭飲
 酒間又有十二个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就道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
 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听他歌道是

開闢鴻蒙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
 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

若非箇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詞若不先閱其稿後听其歌
翻成嚼膿矣說畢回頭命小丫环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与宝玉、：揭起一
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

誰為情種

都只為風月情濃

奈何天

傷懷日

寂寥時

試遣愚衷

因以上演出這懷

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誤〕

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首山中

高士晶莹雪

終不忘世外仙姑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

信

縱然是齊眉舉案

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

一个是閨苑仙葩

一个是美玉無瑕

若說沒奇緣

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 一了枉自嗟

呀 一了空勞牽掛 一了是水月中 一了是鏡中花 想

眼能有多少泪珠兒 怎經得秋流到冬冬春流到夏

宝玉听了此回散漫無愁不見得好處但其声韵悽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道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睜：把萬事全拋

蕩悠：把芳魂消耗 望家鄉路遠山高 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

兇命已入黃泉 須要退步和身早

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 恐哭損

殘年 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

襁保中父母嘆奴亡

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

幸

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

從來將兒女私情略緊心上

好一似霹

月光風耀玉堂

厮配得才貌仙郎

博得个地久天長

準折

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

水涵湘江

塵寰中

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

才華阜比仙

天成生孤癖人皆罕

你道是啖肉食腥膻

視綺羅俗厭

却不知太高人愈妬

過

潔世同嫌

可嘆這青灯古殿人將老

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蘭

到頭來依旧是風塵骭骭違心愿

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

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

中山狼

無情獸

全不念當日根由

一味的驕

奢淫蕩貪迷構

覷着那候門艷質同蒲柳

作賤的公府千金似

下流

嘆芳魂艷魄

一載蕩悠

〔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

桃紅柳綠待如何

把這韶華打滅

覓那清溪天和

說什麼天上夭桃盛

雲中杏蕊多

到頭來

誰把秋捱過

則看那白楊村里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吟哦

更兼省連天衰草遮坟墓

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

春榮秋謝

花折磨

似這般生閨死劫誰能躲

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

上結省長生果

〔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

反算了輕、性命

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空靈

家富人寧終有子家亡人散各奔騰

枉費了意

慙、半世心

好一似蕩悠、三更夢

忽喇、似大廈傾

昏

慙、似燈將盡

呀

一場歡喜忽悲辛

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

留餘慶、忽遇恩人

幸娘親、積得陰功

功

人生濟困扶窮

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承

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

鏡裡恩情

更那堪夢裡功名

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綉帳鴛衾

只這帶珠冠

披鳳袂

也抵不了無常

性命

豈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

也須要陰騭積兒孫

氣昂

昂頭代簪纓

光燦：胸懸金印

威赫：爵祿高登

昏慘：黃泉路近

古來將相可還存

也只是虛名兒

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

画梁春盡落香塵

擅風情

秉月貌

便是敗家

的根本

箕裘顏隨皆從敬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穩因

情

〔收尾〕

飛鳥各投林

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裡逃生

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 欠

淚的淚已盡

冤：相報寔非輕

分離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

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遁入空門

痴迷的枉

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尽鳥投林

落了一片白茫，大地真

乾淨

歌畢還要歌副曲，警幻見宝玉甚無趣味，因嘆痴兒竟尚未悟。那宝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覓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宝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斌媚，有似乎宝釵，風流嫵媚，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褲，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事，又以情而不淫為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听了，唬

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與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尔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百口嘲謗万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独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是以特引前夾辭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蕙美字可卿者許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領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万一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

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宝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与可卿难解难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了一个在所但見荆棘遍地狼虎同群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後面追來告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一万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掌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耳今偶遊至此沒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嚇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嚇得眾人輩衆了赶忙上來接住叫宝玉别怕我們在这里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了頭

們好生看看貓兒狗兒打架忽听宝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这里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夢里叫出来正是

一場幽夢同誰近

千古情人独我痴

石頭記

第六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回

賈宝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宝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
宝玉迷、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
伸手与他擊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沾濕曉的忙退出手
來問是怎了了宝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本又
比宝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竟撒一半了不
寬也羞的紅漲了臉面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遂至賈母處來胡亂吃畢了
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衆奶娘丫頭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与宝玉更

換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千万别告訴人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賊東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說自便把夢中之事細說与襲人听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嬌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合宝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宝玉視襲人更比别个不同襲人待宝玉更為尽心暫且別無話說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虽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二三十件竟如乱麻一般並無了頭緒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个入寫起方妙恰好忽想千里之外芥莛之微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畧有此瓜葛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还是頭緒

你道这一家姓甚名誰又与荣府有甚瓜葛且听細講方才所說的這小之
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過小的一个京官昔年与鳳姐之祖王夫人
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侄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
姐之父与王夫人隨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
祖已故只有一个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仍搬出城外厚鄉中住去了王
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
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
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兩子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氏接來一處過
活這劉姥乃是了積年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幾畝薄田度日今者女
婿接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幫趁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尽

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几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劉姥：看不过乃知道姑爺你別嗔自我多嘴咱們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誠：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的时候托着你那老家之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汗大丈夫呢如今咱們雖離城性自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没人會去拿去罷了在家跳躑躅會子也不中用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到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个叔稅的親戚又無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

們呢劉姥：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着菩薩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过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还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親近他故踈遠起来想当初我和女兒还去过一遭他們家的二小姐着是响快会待人到不拿大如金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怜貧惜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坐墜了边任只怕这二姑太：还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还粗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龜說的是但只你找這樣个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聽見此一說

心下便有活動起來又听他妻子這話便笑接道：「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風頭再說到姥：道：『噯：是呵人云候門深似海我是个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与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代了外孫子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合我父親交過一件事我們極好的劉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又這樣个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难賣頭賣脚的到還是捨得我這付老臉去罷一罷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那公府候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当晚計議一定次日天未明劉姥：便起來梳

洗了又將板兒教訓了几句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代他進城曠去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到姥：代他進城找至寧榮街至寧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轎馬到姥：便不敢過去且彈了彈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然後走到角門前只見几个挺胸疊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說東談西呢劉姥：只得躡上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諢了他一会便問那裡來的劉姥：陪笑道我找太：的陪房周大爷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听了都不揪採半日方說道你遠：的在那牆角下等有一会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老年人說道不要候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道那周大爷已往南边去了他在後一代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遶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姥：听了謝過隨代了板兒繞到

後門上只見門前歇有此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吵；三二十个小孩子那里厮鬧劉姥：便拉住一个道我問哥兒一声有个周大娘可在家么孩子們道那个周大娘我們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還有两个周奶：不知是那一个行当的劉姥：道是太：的陪房周瑞之妻孩子們道这个容易你跟我來說省跳躡：的引着後劉姥：進了後門至院牆边指与劉姥：道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有个老奶：來找你呢我代了來了周瑞家：在內听說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姥：忙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你好呀你說：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裡來坐罷劉姥：一壁里走着一壁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里還記得我們呢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催的小丫頭到上茶來吃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

你都長這們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姥：便說原是特來瞧：嫂子你二則也請：姑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有几分來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如此而來心中雖却其意二則也要現弄自己的体面听如此說便笑說道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你不教你兒了真佛去的呢論理人聚客至回話却不与我相干我們这里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一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間時只代着小爺們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的親戚又拿我當个入投奔了我來我就破个例給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姥：有所不知我們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竟不大管事

都是連二奶：管家了你道這連二奶：是誰就是太：的內侄女當日大日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姥：听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自然的如今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若客可推得去的就推过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通待今兒寧可不會太：到要見他一面才不枉這里來一遭劉姥：道何弥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里話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說一句話罢了特害着我什麼說有便叫小了頭到倒所上梢：的打听：：老太太屋里摆了飯了沒有小了頭去了這里二人又說些閒話劉姥：因說這鳳姑娘今年大還不过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听了道我的姥：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虽少行事却比世

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个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知道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些了說着只見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屋里已擺完了飯了二奶：在太：屋里呢周瑞家的听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姥：說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个空子兒咱們先赶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竟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兒回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處來先到了倒所周瑞家的將劉姥：安插在那里畧等一等自己先過了通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了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劉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代了他進

來了等奶：下來我細：回明奶：想也不責脩我莽撞的平兒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方出去引他兩個進入院果上了正房台矶小了頭打起猩紅毡簾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瑞里一般滿屋中之物都耀眼爭光的使人頭懸目眩劉姥：此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來至東边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劉姥：兩眼只得問个好好讓坐劉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代銀花容玉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才要称姑奶：忽見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首周瑞家的称周大娘方知不过是平有些体面的了頭了于是讓劉姥：合板兒上了炕平兒合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子們斟了茶來吃茶劉姥：只听见咯

咣：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麪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有一个匣子底下又墜有一个秤它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兒有甚用呢正就时只听得咣的一声又若金鐘銅磬的一般不防到唬的一展眼接着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时只見小了頭們齊乱跑說奶：下来了周瑞家的与平兒忙起身命刘姥：只管等着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自都迎出去了刘姥：只屏聲側耳默候只听遠：有人笑声約有一二十婦人都捧着一大漆捧盒進這來等候听得那邊說了声擺飯漸：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二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边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要同吃刘姥：一把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的笑

嘻：走过来招手兒叫他到炕：会意于是代了帝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回方过这边屋裡来只見門外懸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上大紅毡條靠東边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与一个引枕鋪着金心閃綬大生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凤姐兒家常代着秋板貂鼠招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挑紅撒花秋石青刻像灰鼠披氅大紅洋綢良鼠皮裙粉光脂艷端：正：坐在那里手內拿着一個銅火炷兒撥手炉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边捧着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鐘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炉內的灰漫：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見周瑞家的已代了帝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時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喚着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到炕：在地下已是

拜了數拜問姑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快挽起來別拜罷請坐我的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了鳳姐點頭到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兒便躲在背後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兒笑道親們不大走動都踈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里沒人是的那姥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来了這里沒的給姑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自也不像鳳姐兒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个窮官兒誰家有什麼不過是了旧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兒呢就回看怎麼說

周瑞家的答应省去了这里鳳姐叫人抓些菓子与板兒吃剛問些閒話时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来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这里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若有很要紧的你就代^代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了一会進來說我都問了没什么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三見周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陪省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省白來曠：呢便罢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都是一樣劉姥：道也沒甚說的不过是來瞧：姑太太姑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便罢若有話只管回二奶：是和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遮眼色与劉姥：：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却不該說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这里來也少不的說了剛說道这里只听二門

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的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劉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榮大爺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腳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著這是我侄兒劉姥：方扭扭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了我來求孀子說上面老舅太：給孀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畧擺一擺就送過來鳳姐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听有喜：的笑自在炕沿上半跪道孀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孀子只當可伶侄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你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裡放著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賈蓉笑道那里有這一个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若翻一點兒你可仔細

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房的鑰匙傳几个安^妥當人抬去買蓉喜的眉開眼笑說我親自代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翫說自便起身出去了這里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哥回來外面几个人接聲說蓉大令快回來買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听阿鳳指示那鳳姐只管漫漫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应了一声方慢的退去這里劉姥心神方定才又說道今日我代了你侄兒來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个派頭兒只得代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自又推扳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來打發咱們作無事來只顧吃菓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這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

刘姥：忙說道：「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听说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飯來，摆在東边屋内，过来代了刘姥，和板兒过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好生讓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边房里來，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才回了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过因出一姓。當年又与太老爺在一处作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几年來也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一遭，却也沒空了。他們今兒既來了，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奶：裁度首就是了。」鳳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刘姥：已吃畢了飯，拉了板兒過來，撻舌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听我告訴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等上

門來就該有照應才是，但如今家內雜事太煩太，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我近來接管此事，都不甚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自，是烈、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難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給我的了頭們做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若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罷。那劉姥：先聽見告艰难，只當是沒有心里便突、的。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語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樣，你老拔根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看見笑而不睬，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掙一吊錢，都送到劉姥：的根前。鳳姐乃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

子做件冬衣罢若不拿有就真是怪我了這錢僱車坐罢改■無事只管來曠
：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里該問好的問个
兒罢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刘姥：只管千恩萬謝的拿了銀子錢隨了周
瑞家的來至外面周瑞家的道我娘啊你見了他怎应到不会說了開口就是
你侄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侄兒也要說和軟於蓉大令才是他的
正經侄兒呢他怎应又跑出这麼一个侄兒來了刘姥：笑道我嫂子我見了
他心眼兒里愛還愛不過來那里還說的上話來呢二人說自又到周瑞家坐
了片时刘姥：便要留下一碗銀子与周瑞家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
何放在眼里執意不肯刘姥：感謝不尽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是接濟

受恩深处勝親朋

石頭記

第七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晏寧府室玉會秦鐘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奶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說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轉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頭金釧兒，合一個才苗子頭的小女兒，站在台階坡上，顧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旁嘴兒周瑞家的，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擾，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穿家常的衣服，頭上只散挽着，鬢兒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了鴛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

來寶釵才放下筆轉過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上坐了因說這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去只怕是你寶兄弟沖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里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這兩天沒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來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吃几劑一勢兒除了根才是小：的年紀到作下了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听了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名醫仙藥從不見一點兒效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代來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還不相干若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來的

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吃他的藥到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不知是了什麼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用這方兒還好若用了這藥方兒的病症真把人攛碎死東西藥料一緊都有限只難得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夏開的白荷花蕊心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藥末子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兩周瑞家的忙道愛虧這麼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這却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說那里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等水調勻和了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

九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罈內埋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兒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的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沒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代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周瑞家的又問道這藥可有名子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竟怎麼省寶釵道也不竟甚怎麼省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忽听王夫人問誰在房裏呢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劉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代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只听簾籠响處方才和金釧頑的那奴才頭進

來了問奶：叫我作什麼薛姨媽把匣子里的花兒拿來香菱甚了向那邊
 捧了个錦匣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的新鮮樣法拿紗堆的花兒十二支
 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了兒的何不給他們姊妹們代去昨兒要送去偏
 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代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的六枝
 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兒王夫人道啣着給寶了頭帶兒又想着他
 們作什麼薛姨媽道姨娘不知道寶了頭古怪着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
 兒的說有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仍在那里晒日頭兒周瑞家
 的因問他道那香菱金釧了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
 的那個小了頭子道可就是他正說有只見香菱笑答的走來周瑞家的便
 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会因向金釧笑道到好了模樣兒竟有些像僧們

東里愛天奶^府的品格兒金釧兒笑道我^也這們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
几歲投身到这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几歲了本處是那里人香菱
听問都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听了到反為嘆息傷感一回一
時間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
了一處擠着到不方便只留宝玉代玉二人這邊解悶却將通惜探三人移到
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厦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因順
路先往这里來只見几了了頭子都在抱厦內听叫喚呢只見迎春的丫环
司棋^棋与探春的丫环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里都捧着茶^禮周瑞家的便
知他們姊妹在一處坐首呢遂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窓下^口
替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緣故二人忙住了甚都欠身道謝命丫环們收了

周瑞家的答应了因說四姑娘不房里只怕在老太：那边呢？她们道那屋里不是四姑娘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見惜春正同月水卷的小姑子智能兒一处頑耍呢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帶在那里呢說自大家取笑一回惜春丫頭放在匣子里周瑞家的問智能兒你是什么时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到姓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了太：就姓于老爷府內去了叫我在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曾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說我不知道惜春听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蔡信管着惜春听了笑道這就是了他

師父一來禁信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旁叨了一会便往鳳姐兒處來穿夾道彼時從李執後統窗下過隔著玻璃窗戶見李執在炕上歪著膝竟呢遂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頭豐兒坐在鳳姐房中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里去周瑞家的會意忙揖手揖足往東邊房裏來只見奶子正拍著大姐兒膝竟呢周瑞家的問奶子道姐兒睡中竟呢也該請了奶子搖頭兒正說自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却有實璉的聲音接著房門响處平兒拿著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道到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兒一事平兒听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出兩枝來先

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边府里給小蓉大奶：帶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才往賈母這邊來穿過了穿堂抬頭忽見他女兒扮着才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的不回家的忙我等煩了自已先到了老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丰里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曖今兒偏：的來了个劉姥：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太：看見了送送几枝花兒與姑娘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楚呢你這會子跑了來一定有什麼事他家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会猜寔对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來歷不明告到衙門里要^{通解}按地還鄉所以我來和

你老人家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呢周瑞家的听了道就知道呢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給林姑娘送了花兒去就回家去。此時太、二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如此女兒聽說便回去了。又說媽好，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就急得你這樣了。說首便道：「到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代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自我送花兒與姑娘帶來了，寶玉聽說便先問什麼花兒拿來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兒，代玉只就在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代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挽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

家的听了一声兒不言語。宝玉便問道：周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代帶來了。宝玉道：宝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几日也不過這邊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頭說誰去瞧，只說我林姑娘打發了來請姨太太。姐，安問姐：是什麼病？現吃什麼藥？說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才從李里來，也有了些涼異，日再親自來看罷。說着，茜雲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朋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話，今兒甄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仙的船去，一併都交給他們代了去。

罢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生日的理已經打点了派誰送去呢
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就叫他們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当什么正經事問
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過去曠明日到沒有什麼事情王
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
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
過去才是鳳姐答应了當下李執迺探等姊妹們亦來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
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曠去鳳姐
只得答应立等着換了衣服姐兒两个坐了車一时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
尤氏与賈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丫环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
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宝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

鳳姐因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有什麼好東西孝敬我就快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說二奶：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了正說首只見寶蓉進來請安宝玉因問大哥：今日不在家么尤氏道出城与老爷請安去了可是你怪悶的坐在这里作什麼何不也去曠：秦氏笑道今兒巧上回宝叔立刻要見的我那兄弟他今兒也在這里想在書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一瞧宝玉听了即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首忙什麼一面便吩咐好生小心跟着他別委曲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過來就罢了鳳姐說道既這麼首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一瞧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咱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文：的慣了不見了你這破

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了，竟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他生的腴腴，沒見過大陣張兒，嬌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道：「憑他什麼樣兒的？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看給你一頓好嘴。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扭扭，就帶他來說。」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宝玉畧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風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腴腴含糊，慢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攙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的問他几歲了，讀什麼書，弟兄几个，名字喚什麼。秦鐘一答應了，早有鳳姐的了，好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知道鳳姐與秦氏厚密，魚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

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銀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那宝玉自見了秦鐘的人品出衆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故意起了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豬鰐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候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莒之家卓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輩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綉紗羅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秦鐘自見了宝玉形容出衆奔止不凡更兼金冠繡服嬌婢侈童秦鐘心中亦自道果然這宝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結可知貧寒二字陷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忽然室

玉問他讀什麼書秦鐘見問他因而答以寔話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竟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宝玉便說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里間小炕上我們那里坐去省得鬧你們于是二人進里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來囑宝玉道叔叔你侄兒倘或言語不妨頭你千萬看省我不要理他：魚腦脹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此是有的宝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宝玉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宝玉只答应自也無心在飯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說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講及延師一事目下不过在家溫習旧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时常大家討論才能進益宝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

我們却有个家整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呢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溫習旧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里讀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重之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暫且担擱自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去何不稟明就往我們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嘆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这里的義孝到好原要來合这里的親翁商議引荐因这里又事忙不為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宝叔果然度小侄或可磨墨游硯何不連連的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宝玉道放心：偕們回來告訴你大姐：和連二嫂你今日

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一定那天氣已是掌灯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賬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就叫送飯吃畢晚飯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省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知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了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里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里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可他自已喝馬溺

不仗有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去他自己又
老了又不愿體面一味吃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
事^使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常不知這焦大到你們
沒主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去的莊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事
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道同候齊了鳳姐起身告辭和宝玉攜手同行尤氏
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燭輝煌衆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
即在家亦不好怎樣他更可以任意洒落因趁酒興先罵大抵管^使二
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等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
派我沒良心的王八羔子賠充管家你也不想焦大太爷晚脚比你的頭
還高呢二十年頭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誰別說你們這一起雜種王八羔子

們正罵的與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听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还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賈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來赶首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們就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這家業到如今了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还可若再說別的白的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与賈蓉道以後還不打發了这个沒王法的東西在這里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白們這樣的人家連个王法規矩沒有賈蓉答应是衆小廝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來几个揪番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乱嚷乱叫說我要往祠堂裡哭太

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衆小廝听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來啼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蓉等也逞的聞得便都粧作沒聽見宝玉在車上見過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道姐：你听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听了連忙立眉瞋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里混噁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沒听见還到細問等我回去了太：仔細搖你不搖你唬得宝玉忙央告道好姐：我再不敢了鳳姐道这才是呢等咱們到了家回了老太：打發你同你秦家侄兒孝里念書去要緊說有却自回往榮府而來這正是

七回卷末有對一付

不因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石頭記
第六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回

凡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寶釵代玉半含酸

話說鳳姐和宝玉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省寔的称赞秦鐘的人品行最使人怜愛鳳姐又在一傍帮省說過日他还來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歡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過去看戲賈母垂年老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隨了王夫人林黛玉宝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却說宝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竟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

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要寧可遠遠路罢了當下衆姊妹、丫頭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姊妹、丫頭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穿堂便向東向北遠所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笑省赶上來一个抱住腰一个搗首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不容易得遇見了你說自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才走開老姑：叫住日問二位爺是從老父跟前來的不是二人點頭道老父在夢坡齋小書房里歇中竟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于是轉灣向北奔梨園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几个管事的頭目共有七个人

省打發人來賄他：在里間不是你去賄他里間比这里暖和那里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去和你說話兒。宝玉聽說忙下了炕來至里間門前只見弔着半旧的紅紬軟簾。宝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漆黑的油光髻，兒蜜合色綿袂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蔥黃絳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竟像筆唇不点而紅，眉不画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性。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宝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說：「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省說省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宝玉頭上戴着繫着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腰上掛着長命鎖，記名。

符另外有一碗落草时啣下来的宝玉宝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到要照說自便揀進前來宝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来遞在宝釵手内宝釵托于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
頑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这幻相並癩僧所錫的篆文今亦按圖画于後但其具體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内啣下今若按其体画恐字跡过于微細使觀者大

發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勢無非畧展此規矩使現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狽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寶玉

誦

莫失莫忘

註云

通靈寶玉

一除邪祟

註云

靈

正玉

圖

反玉

二療冤疾

式圖

因

仙壽恒昌

圖面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翻^{新過}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

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到茶也在这里發歎作什麼鶯兒嘻嘻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向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对兒宝玉听了忙笑道原來姐那項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

玉笑央好姐：你怎应瞞我的了呢宝釵被纏不过因說道也是个人給了高
 句吉利話兒所以整上了叫天：代有不然沉司：的有什么趣兒一面說一
 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袄上將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宝玉
 忙托了賞看時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兩面八个共成兩句吉識亦曾按式画
 下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音註云



芳齡永繼

宝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這八个字到真与我的
 是一对鶼鶼笑道是了和福和尚送的他說必須整在金器上宝釵不待說完

便喚他不去到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里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
：涼森、甜柔、的幽香竟不知係何香氣遂問姐：燻的是什麼香我竟從
未聞見過這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的衣服燻的香燎火氣的寶玉
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
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給我一丸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
个藥也是混喫的一語未了忽听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尤未了林黛玉已
扭扭的走了進來一見了寶玉便笑道噯哟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
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更
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一羣都要不來一个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兒我
再來如此問錯開了來豈不天、有人來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

熱鬧了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宝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怎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不曾代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兒說要去了？不過拿來預備着。」宝玉的奶母李媽：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裡同姐、妹：一處頑罷。」李媽那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兒們散了。罷，宝玉應允李媽，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茶菓子來，留他們吃茶。宝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叫人做}好，她掌鴨信。薛姨媽听了忙也把自己的糟的取了，比來与他嘗。宝玉笑道：「這須得就酒才好。」薛姨媽便令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來。李媽：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宝玉央道：「媽，我只喝一鍾。」李媽：道：「不中用，當有。」

老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会不知是那一个没有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挨了兩日罵嫌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美興有一日老太：高性了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陪在里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問有我呢一面令小丫环來讓你奶：們去也吃杯糖：雪氣那李姑：听如此說只得和衆人去吃些酒水这里宝玉又說不必溫暖了我只最愛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風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聽見宝釵笑道宝田兄弟虧你每日家雜李傍权的難到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越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哉此还不快開吃那冷的了宝玉听這話有情便放下冷

酒命人煖來方飲代玉磕着瓜子兒只抵着嘴笑可巧代玉的小舅雪雁走來與代玉送小手爐代玉因含笑問他誰叫你送來的誰為他費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鴈道紫鵲姐：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代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亏你到听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此聖旨還快此宝玉听這^話觀知是代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的笑兩陣罷了宝釵素知代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怕你到不好代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亏是姨媽这里倘或在别人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人家連个手爐也沒有爬：的從家里送个來不說了你們太小心過好還只当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这个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樣說話時宝玉已是三杯過去

李姦：又上來攔阻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时和宝代姊姊妹說：笑：的那肯不吃宝玉，得屈意央告好媽：我再吃兩鐘就不吃了李姦：道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提防問你的書宝玉听了這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的放了酒垂了頭代玉先忙的說別掃大家的興舅：若叫你说姨媽當省呢這个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皮了一面悄悄推宝玉使他賭氣一面悄：的咕囔說別理那老貨僭們只管樂僭們的那李姦不知代玉的意因說道林姐你不要助省他了你到功：他只怕他还听此林代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这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李姦：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这林姐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还

尖你这弄了什麼宝釵也忍住笑自把代玉腮上一擽說道真：这个聾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薛姨妈一面又說别怕：我的兒来这里没好的你吃别把这点子東西唬的存在心里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便跟着我睡罢因命再盪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罢宝玉听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媽因吩咐小丫頭子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省我家里換了衣服就來悄：的回姨太：别由着他多給他吃說自便家去了这里虽还有三兩丫婆子都是不曾痛痒的見李媽：走了也都悄：去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丫頭子樂得討宝玉的欢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收過了作酸笋雞皮湯宝玉痛喝了两碗吃了半碗飯碧粳粥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盪：的盪上茶來大

家吃了薛媽方放了心雪鴈等三四了頭已吃了飯進來伺候代玉因問室玉道你走不走室玉也斜僂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代玉聽說遂起身道俗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我俗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笠來室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命他代上那了頭便將眉大紅猩毡斗笠一抖才往室玉頭上套室玉便說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到沒見過別人代過的讓我自己代罷代玉站在炕沿上道：「啾什麼過來我照了罷室玉忙就近前來代玉用手整理輕：「篋住束髮冠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棵核桃大的絳絨簪橫扶起額顰：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相了端相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室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都還沒來呢且畧等：不^{再走}是室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

勾了薛姨媽不放到底命兩了婦女跟隨他^送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還回
 往賈母房中^回賈母^{不吃}用晚飯知是薛姨媽^{吃了飯}處更^{吃了飯}加歡喜因見宝玉吃了酒
 遂命他自回房去歇自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省忽想起跟宝玉的
 人來遂問眾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才進來的想有
 事才去了宝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
 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的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
 笑說道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个字丟下筆就走了哄的
 我們等了一日快來與我寫完這些墨才罷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
 道我寫的那三个字那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頭里過那府里去嗎
 附貼在這門斗上这会子又這麼問我生怕別人貼坏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

貼上这会子还凍的手永冷呢。宝玉听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
自說，自便伸手，攜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代玉來
了。宝玉笑道：「好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个好？」代玉仰頭看里間門
斗上新貼了三個字，寫着「絳雲軒」。代玉笑道：「都好，怎麼寫的這們好了？」
明兒也與我寫一個匾。宝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呢？」晴雯
向裡間炕上掀嘴。宝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在那里。宝玉笑道：「好太渥早
了。」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在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
自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的。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吃了？」
晴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才吃了飯，就放在那里。後來李奶
奶來了，看見說，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給我孫子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

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因讓林妹：吃茶衆人笑說林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湊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才出色的这会子怎麼又湊了这个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省的那会子李奶：來了他要嗜：就給他吃了寶玉听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地下一擲豁啣一聲打了个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來問省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過他几日奶罢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了如今我又吃不省奶了白的養省祖宗作什麼攆了出去大家干净說省便要立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寔未睡省不过故意恹恹引室玉來詆他頑要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事也还可不必起來後來拌了茶鐘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劝阻早有

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才到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鐘子一面又安慰宝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伏侍你宝玉听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宝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覓口齒纏綿眼眉愈加錫滯忙扶持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采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水不省脖子那宝玉就枕便睡着了彼時李媽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秦公來拜宝玉忙接了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見秦鍾形容縹緖牽止溫柔堪陪宝玉讀書心中十分欢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

這般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近或有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叔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些不長進的東西們孝秦鍾一二的答應回去稟知他父親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的形容嫵媚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此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吉只得暫時在家溫習旧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宝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孝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

是官囊羞澁那賈家上；下；都是一双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來兒子的終
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鐘
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宝玉上孝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聞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石頭記

第九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李擇日之信原來宝玉急于要和秦鍾
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李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里會
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宝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
物包好收件的停：安：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宝
玉見他悶：的因笑問道好姐：你怎又不自在了難到怪我上李去丟的
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里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
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有書不念的時節想有家此

別和他們一處頑鬧。崩見老爺不是頑的，且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量襲人說一句。宝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里冷，好歹想自添換，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脚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省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坏了你。」宝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會調停的。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裏。」長和林妹一處去頑笑。自才好說有俱^e穿代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宝玉又去囑咐了晴文麝月等几句，方出來見賈母。也未免有几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些，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談。忽見宝玉進來，請安回說：「上李里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

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吳正理仔細看站贓了我這地
靠贓了我的門眾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
一去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
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宝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宝玉的是
誰只听外面答應了兩聲早進來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
宝玉的奶母之子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李他到底念了些
什麼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李了些精致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
了你的皮再和那長進的笑龔賑嚇的李貴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頭頭有聲
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
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

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孝重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宝玉独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裨衣服一面說道哥兒聽見了沒有因曾可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這些好体面我們這等奴才白陪首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怜見些才好宝玉笑道好哥：你別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听一句半句話就有了說首又至賈母這邊秦鍾已早來候着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宝玉忽想起未辭代玉因又忙至代玉房中來作辭彼时代玉才在窗下對鏡理粧听宝玉說上孝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宝

玉道好妹：等我下了李再吃飯和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
 撒身去了代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你宝姐：呢宝玉笑而不答
 一迳同秦鍾上李去了原來這賈家之義學離此也不甚遠不过一里之遙原
 係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
 之人皆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幫助為李中之費婿共五年高有德之人為塾
 堂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宝秦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譜起書來自此
 以後他二人同來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的留下秦
 鍾住上三天五日與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鍾不甚寬裕更又助他些
 衣履等物不上一月之工秦鍾在榮府便熟了宝玉終是不安本分之人竟一
 味的随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鍾悄說道咱們兩個人一樣的年

紀况又是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肯當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他的表字鯨卿秦鍾也得混自乱叫起来原來这孝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生九種：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内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面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羞：有女兒之風宝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情性体贴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窓人起了疑背地裡你言我語話評淫議佈滿書房内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处住後便知有一家孝：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來上孝讀書不过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礼物与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兒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这孝内就有好几

个小学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其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李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憐一号玉愛魚都有窈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宝秦二人一來可見了他两个也不免繼續羨慕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妄動看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苗情与宝秦因此四人心中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李中到处各坐却八目勾苗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逞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声这也非止一日可巧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留下七言對聯命李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李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李中

應卯了因此秦鍾越此和香怜擠眉弄眼遞暗号兒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已諾秦鍾先問他家里的大人哥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听背後咳嗽了一声二人唬的忙回頭看時原來是窗及名金榮者香怜有此性急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到不許我兩個說話不成金榮笑道你們說說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這樣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个頭兒偈們一声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急的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有又拍着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个吃去秦鍾香怜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去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李中以公報私勒索子

弟們請他後又附助有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亦是當日的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于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幫襯他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在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來豈不好呵叱秦鍾却拿香伶作法反說他多事自是搶白了几句香伶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污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听了不忿兩個人隔座咕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才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子裏親嘴摸屁股兩

个商議定了一对一禽撮艸棍兒抽長短誰長誰先幹金榮只顧得意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这个是誰原來这一个名喚賈菴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自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菴生的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常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詭譎誣誣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此口声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与房舍命賈菴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菴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自然應名來上李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鬪鷄走狗賞花玩柳搥持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菴巨助因此族人誰敢來觸逆于他？既和賈菴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想道金

榮賈瑞一千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傷不了臉面想畢也粧作出小恭走至外面悄悄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煙者喚到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几句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世事如今听賈善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他爹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難制了這茗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個信又有賈善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麼東賈善遂踉蹌一跤靴子故意整衣服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不得隨他去了這里茗煙先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禽屁股不禽屁股管你龜

把相干橫豈沒箇你爹去就罢了你是好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爷唬的滿屋
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
才小子都敢如此我三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鐘二人去尚未
去時從腦後搜的一声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的幸未打着
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這座上乃是賈蘭賈菌這賈菌亦係榮國府近派的重
孫其母亦少寡獨守有賈菌這賈菌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坐誰知賈
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
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着茗烟便落在他桌上正打在面前將一个
磁硯水壺打了个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攬的們这不
都動了手了成爲省也使抓起硯磚來要打回去賈蘭是省事的忙按住硯

極口劝道好兄弟不與僭們相干賈茵如何忍得住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
那邊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那里剛到宝玉秦鍾桌案上就落了下
來只听嘩唧一聲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等至于筆硯之物撒了一桌又把宝
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賈茵便跳出來要揪打那一个飛硯的金榮此
時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里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
一下乱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宝玉还有三个小厮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
雨这三个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乱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
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攔一回这个劫一回那个
誰听他的話肆行大鬧眾頑童也有趁勢帮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
在一边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乱笑喝自声兒叫打的登時悶內涕起

來外邊李貴等几个大僕人聽見里边作起反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原故衆声不一这一个如此說那一个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四个一頓揮了出去秦鍾的頭上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起一層油皮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呢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取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爷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礼來告訴瑞大爷、反倒派我們的不是听首大家罵我們還調唆他們打我們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這還在这里念什麼書茗烟他也是為有人欺負我的不如散了罢李貴劝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这会子為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显的咱們沒理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情那里了結好何必去驚動他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太爷不在這里你老人家就是這孝里的頭腦了衆人看自你行事衆人有

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費瑞道我吆喝省都不听李瑞笑道不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此不正經所以這些兄弟才不听就鬧到太爺跟前連你老人家也是脫不過的还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罢宝玉道撕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我不在
这里念書的宝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偕們到來不得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了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問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兄弟們的和氣若烟在意外道他是東胡同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兒那是什麼硬正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子給我們璉二奶奶跪首借當頭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李貴忙斷喝不止說偏你這小爺的知道有這些

蛆嘴宝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他來說首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包有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到他家就說老太：有說的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首老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撻了你然後再回老爷太：就說宝玉全是你調唆的我這里好容易劝哄好了一半了你又來生个新法子你鬧了李堂不說變兒^本_息了才是到要往大里鬧茗烟方不敢作声兒了此時賈瑞也怕鬧大了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自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宝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禁不得賈瑞也來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劝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鍾作了揖

王还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的劝金荣說俗語說的好
杀人不过頭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氣兒磕了頭就完事了金荣無
奈只得進前來与宝玉磕頭且听下面分解

石頭記
第十四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宝玉方才不
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
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有宝玉和他好他就
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此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宝玉鬼
崇崇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的撞在我眼睛里
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的說因問道
你又要增什麼鬧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千方百計的才向他們

西府里的璉二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这个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
偕們家里还有力量請的起先生况且人家孝里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
的你這二年在那里念書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愛穿件鮮
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
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偕們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这个孝房
再要找這麼个地方我告訴你說罢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寔：的頑
一会子睡你的竟去好多自呢于是金榮忍氣吞声不多一时他自去睡了次
日仍旧上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
喚賈璉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璉夫妻守
省些小的產業又时常到寧榮二府里去請：安又会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

以所鳳姐兒尤氏也时常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清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里走。瞧：寡嫂並侄兒閑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孝房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璉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崽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特勢利了！況且都作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宝玉也犯不上向省他。到這個樣，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鍾他姐說，叫他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听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了。求姑奶奶別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麼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能請先生反到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璉大奶奶听了，說道：「那里

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往寧府里來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之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勤叙過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他這些日子不知是怎麼省經期有兩個多月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說話也懶待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就好生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榮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勸指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的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取來倘或我這裡沒有只管望你連二嫂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了好合歹你再要娶這一个媳婦這一个模樣兒這一个性情的人

兒打有灯笼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了親戚那了一家的長輩不喜
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今日早晨他兄弟來瞧他
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
他別說是這应一点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才是
誰知他們昨兒孝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孝來的一个人欺負了他了里頭
还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嬌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爹則見了
人有說有笑会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了什麼話兒都要度量了
三日五夜才罢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
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群混賬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
的那些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孝好不上心念書以致如此孝里少關他听了這

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聽見了我方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子又功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里找保玉去了我才看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才過來了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了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里到像針扎是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威氣早嚇的都丟在爪哇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這應听自是在也沒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奶：这个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別教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是說話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璉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吃了飯去賈珍說自話就過

那屋裏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了他兄弟之事。聽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又說了一會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事情？」尤氏答道：「沒說什麼。一進來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有了惱的氣色，是的是的。及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定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著，又說了几句閒話兒，就去了。到沒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那里尋一个好大夫來，與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偕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里要得？一个都是听省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几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个，人一日輪流有到有四五遍來看脉，他們大家商量有立了方子吃了，也不見效。」

到裏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來見大夫其寔于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換：的倘再自了涼更添一層病那還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進來要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了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所以我這兩日心里自寔有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一个幼時從李的先生姓張名友士李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來捐官現在他家住自兗這么看來正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天晚了若不能來明日想來一定來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

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照；等這個張先生來照了再說罷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賈珍說道我方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來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開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過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騭文給我令人好，的寫出來刺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里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來又跟隨多少人開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_了來_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來吩咐來昇照旧例預備兩日的

筵席要豐：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去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和你連二婦子來粧：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的告訴他賈蓉：的答应自出去了正遇着方才去馮紫英家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方才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才這里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着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李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荐因我們馮大爺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寔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声兒罷賈蓉轉身復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昇來吩咐

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听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的那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所坐下茶畢方開言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李問又兼深通醫李之至小弟不勝欣仰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辜李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怀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說一說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過脉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曉得什麼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

一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过大通枕來一面給秦氏拉袖口露出脉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寧神細診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脉息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里床上坐下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脉息左寸沉數右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需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水尅治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肋下疼脹月信過

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时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水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肢酸軟拙我看这脉息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或以这个脉為喜脉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傍边一个貼身扶持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到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里現有好几位太醫老爺^着瞧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這麽說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從沒有个准話覓求老爹明白指示：那先生笑道大奶：这个症候可是那眾位就攔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来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就誤到这个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來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夜里睡的省覓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拙我看这脉息大奶

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特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听了道妙啊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穀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箇水虧木旺的症候來待用藥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二錢

白朮 二錢

雲苓 三錢

熟地 四錢

歸身 二錢

白芍 二錢

川芎 錢半

黃芪 三錢

香附米 二錢

醋柴胡 八分

懷山藥 二錢

真阿膠 二錢

延胡索 錢半

炙甘草 八分

酒炒 炙甘草 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相他說的這么痛快想必用的藥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子英我們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了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听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下

回 分 解

石頭記

第十一回至二十四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林儒海捐館楊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譁嬌音

此回可卿夢可風蓋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時奈何
然必多出自可卿之意也則又有他意寓焉

榮寧世家未有不尊家訓者桂賈珍當奢豈明逆父
我故馬敏公不覺然後姿意方見筆通到

詩曰

一步行來錯

回頭已百年

古今風月鑑

多少汪黃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尋與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礼來你說我父親遭太爺的話未敢來在家里率領合家都朝上行礼了礼了賈蓉听罢即率領家人去了這里漸漸的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璣到來先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來家來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又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里戲台上預

備着呢。次後邢夫人、鳳姐兒、宝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这里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說道：「老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個時候，天氣正涼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悶，看看衆兒孫熱鬧。」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嘗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昨日還說要來着呢。因為晚上看著寶兄弟他們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的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畧養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几樣，還要很爛的。賈珍听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原故。若是這麼着，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聽見你大妹說，蓉哥兒媳婦兒身上有些不大好，到

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們頑了半夜回家來好：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首說道別是喜要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來了在所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里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別的仍不見怎麼樣大見効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掙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他的也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才戀：的捨不得去鳳姐兒听了眼圈兒紅了半天半日方說道真是天有不測

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年紀倘或就因這個病上怎麼樣了。人還活著有甚
玄趣。光正說話間。賈蓉進來。給那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面尤氏
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秋疑待家
子的爺們。連太爺的話並未敢來。太爺听了甚喜歡。說這才是。叫告訴父親。
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嬪子們並哥。們還說那陰
陽文叫急。的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
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
今日到底是怎麼省賈蓉敘。眉說道。不好麼。嬪子回來。瞧去就知道了。于
是賈蓉出去了。這里尤氏向那夫人王夫人道。太。們在這裡吃飯。阿還是在
園子里吃去。好小戲。光現預備在園子里呢。王夫人向那夫人道。我們索性吃

了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狠好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與鳳姐兒宝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玄鳳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經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們這一說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的人都咲起來了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里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哥：兄弟們也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里有事二老爺是不愛听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都被連二叔並諸兄弟都讓過去听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

寧郡王北靜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候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里了禮單都上上檔子了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來人都都照例賞了衆來人都讓吃了飯絕去母親該請二位太：老娘孀子都過門子里坐角去罷尤氏道也是總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我先賄：蓉哥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賄：他到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向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媳婦听你的話你去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里來宝玉也跟了鳳姐兒去賄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子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宝玉方合賈蓉到秦氏這邊來了進了房門悄：的走到裡間房門口秦氏見了就要

貼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子怎麼几日不見就瘦的這麼省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宝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到茶來嬌子合二叔在上房還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婆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嬌娘的兒兒雖說年輕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嬌子到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合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嬌娘這樣疼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鼓了我自想省未必熬的過年去呢宝玉正眼睜着那海棠春睡窗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的

對朕不覺想起在這裡睡胸覺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自出神听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兒心中雖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見了衆人這個樣兒反添心酸到不果問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宝玉這個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特婆娑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麼說那里就到得這個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畧病一病兒就這麼想那麼想的這不是自己到給自己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宝兄弟太叫你快過去呢你別在這裡只管這麼有到招的媳婦也心里不好太那里又掂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宝叔過去罷我还畧坐一坐兒賈蓉听说即同宝玉过会芳園來了這里鳳姐兒又勸解了秦氏一番又低低的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

請了兩三遍鳳姐兒才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再來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荐了這個好大夫來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孀子我知道我這病不過是挨日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着病那里能好呢總要想開了才是況且听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呢偌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这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能殼吃的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孀子怨我不能跟过去了悶了時候還求孀子常過來瞧我偌們娘兒們生：多說几遭話兒鳳姐兒听了不覺得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了病兒必常來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
落飄香樹頭紅葉翻疎林如画西風乍緊初雲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蛋語
遙望東南建几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則有幽
情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免正自看園中的景致一步一行來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
來向前對鳳姐免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免猛然見了將身子望後一退說道這
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免道不是
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到是大爺到这里來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
我方才偷出了席在这个清淨地方畧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这里來
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自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免！是了聰明人

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向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時常提你說你很好今日見了听你說這几句话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們那里去不得合你說話兒等閒了俗們再說話免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笑道一家子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听了這話再想不到今日得這個奇遇那情光景亦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入席去罷仔細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的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里暗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這樣禽獸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几時叫他死在我的手里他才知我的手段于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見

兩三個婆子慌：張：的走來見了鳳姐兒，咲說道：「我們奶：見二奶：只是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來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就是這么急腳鬼。」鳳姐兒慢：的走有問戲唱了幾出^劇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出^劇了。」說話之間已來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宝玉和一羣丫頭們^本那里頑呢。鳳姐兒說道：「兄弟，別特陶氣了。」有一個丫頭說道：「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鳳姐兒听了，疑步^物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呢。尤氏咲說道：「你們娘兒兩個特好了。」見了面，慙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合他住着，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鐘。于是鳳姐兒在那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戲，尤氏叫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道：「太：們在这里，我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

們合親家太：都点了好儿出了你点两出好的我們听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声方接过戲單從頭一看点了一出还魁一出談詞遙过戲單去說現在唱的这双官誥唱完了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起早叫你哥：嫂子歇：他們又心里不靜尤氏說道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一会子去才有趣兒天还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爷們都往那里去了傍边一個婆子道爷們才到凝曦軒代了打十番的那里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这里不便易背地里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里都像你这店正經人呢于是說：唉：点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摆上飯來吃畢大家才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辞尤氏率同衆姐妾並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

子侄都在車傍侍立等候。有呢見了那夫人王夫人道：二位嬌子明日還過來曠。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罷了。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拿眼睛覷着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執才拿過馬來。宝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過了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人孩尋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樣。賈珍府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遇見鳳姐兒，往寧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几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也沒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这个症候遇着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說：「可是不呢？」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

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兩個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後日你再去一看他比你細細的賄賂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也喜歡：那孩子素日愛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兒：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閑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遍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嬌子回老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凍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到像剋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那里賄賂：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秦氏道嬌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

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睛媳婦是怎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沒法免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叫人暗：的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的辦罷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的說別嚇着老太太：鳳姐兒道我知道于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畧好些還要老祖宗^給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还好呢賈母听了沉音了半日因向鳳姐兒說你換：衣服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里沒有什

這事平兒方喘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爷使人來打听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听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因問道這瑞大爷是因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里寧府園子里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天鵝肉吃没人倫的混賬東西起这个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一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立意逼命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爷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賈瑞見往里讓心中喜出往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到因傷了眼問道二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原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了捨不得回來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如聞其聲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漸入港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里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听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

勿作正面
看為幸
時分

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悶
着天：過來替嫂子解悶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
這里來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
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也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個
有說有笑極疼人的妙奇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愿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
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里明白誰知竟是兩個
胡塗虫一點不知人心賈瑞听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
了一湊觀看鳳姐帶的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麼戒指鳳姐悄：道放尊
重有別叫了頭們看了笑話賈瑞如听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
該走了叫去正是賈瑞說我再生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的道大

先寫穿堂。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尋。晚上起了更，你來悄：
 只知房舍的在西邊穿堂，先尋我賈瑞听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里人？」
 之。大驚料的多，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
 有許多用
 關，再沒別人了。」賈瑞听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已為得手，盼到晚

果然黑地里摸入榮府，越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邊
 去的門戶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闔。賈瑞側耳听，有半日不見人來，忽听喀
 噠一聲，東邊的門也倒闔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的出來，將門撼了
 撼，闔的鐵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勾。南北皆是高牆，要跳亦無攀援
 之處。內又是過門風空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冽，侵肌裂骨。一夜
 幾乎不曾凍死，好不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去。又

可為偷情
 一戒

教訓最嚴

奈其心何

一嘆

家、点父母

痴心子孫不

肖此書係自

愧而成

苦海无边頭是岸
若個能回頭也嘆

五十年來時分

西門賈瑞曉的背有臉一溜烟抱着肩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

後門一逕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

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往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

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里想到這斷公案因此氣了一

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火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

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

何況是撒謊因此發恨到底打了三四十板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

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他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

子跪自在風地里讀文章其苦萬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時賈瑞前心猶是未改再想

不到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來謀我抓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

可謂因人而使

四字是作者明

賈瑞急的賭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再別計會他知改故又

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里了你在我這房後小过道子那里那間空屋裏等

我可別冒撞了伏的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

來死也要來不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空晚間必要此時先去了

鳳姐在這里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里親戚又

來了身忙中驚直吃了晚飯終去那天已有掌灯時候又等他祖父安歇了

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裏來尋着熱鍋上的螞蟥一般只是干轉左

尋不見人影右也左沒声响心下自思別是又不來了又嘆我一夜不成正自

胡猜只見黑魃黑魃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想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

那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弄死我了說着抱到屋

戲還有一
枝一笑

里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里親娘親爹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拉
了自己褲子硬幫幫的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寶釵看個茄子照道
誰在屋里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容奇真真燥
的無地可入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被賈寶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
二姨已經告道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那
邊等着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剛纔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
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的謝你賈
善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呢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
來賈瑞道如何落絲呢賈善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
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善道這也易與說罷

翻身出來紙筆現成二字妙拿來賈瑞寫他兩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
 賈蓄收起來然後擄進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
 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蓄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
 蓄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又生波瀾老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
 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
 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再來領你這屋你速藏不得少時
 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未必如此出至院外摸着大台
 磯底下說道這窩死里好你只蹲着別哼一聲我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
 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盤算只听頭頂上一声响啣拉：一
 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噁啞了一聲

瑞奴定當如是報之

此一節于西

廂記批評內

十大快中

時節

此刻還不回

頭真自尋死

路矣

忙又掩住口更不敢聲張滿頭滿臉全身上下渾身皆是尿屎冰冷打戰文字紅萬是石頭記筆力只見賈奮跑未
叫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里天已三更只得叫門
開門人見他這般景貺問是怎的少不得扯說說黑了失腳摔在茅廨里了一
面到了鮑二房神鞭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
鳳姐的模樣越發又恨不得一時接在懷內一直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鳳姐
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兩常又大的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
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還來想着鳳
姐未免有那指頭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惱奔波馬得歷病因此三五
下里夾攻不亮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
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

能支持一頭失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亂說胡話驚悸異常百般諸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

說得有趣

條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

日後來吃獨參湯代儒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鳳姐拜二兩

給他

王夫人之慈若是

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又說留

着送楊提督的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俗們這邊

沒了你打發個人往個婆那邊問或是你珍大哥那府里再尋些來湊

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

夾寫王夫人

鳳姐聽了也不違人去尋

只得將些渣末泥髮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回

王夫人只說都尋了未共湊了有兩送去

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能微好又豈能望好但鳳姐之毒何如是瑞之自失也

與紅樓夢
呼應

那賈瑞此時要命心甚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

人自執士隱隨君一去別來無恙否未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就聽見了直

着聲叫喊如聞其聲吾不忍聽也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我一面在枕上叩首如見其形吾不忍

也忍看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人之將死其言也哀作者

如何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天？看時此命可保

矣說畢從搭連中妙極此搭連猶是取出一面鏡子來凡看書人從此細心體貼方許你看否則此書

笑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裡皆有奇也鏡把上面整着風月寶鑑四字明點遍與賈瑞道這物

出自太虛玄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空虛切切專治邪思妄動之症畢

有濟世保生之功人哉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俊雅王孫等看照

所謂無能千萬不可照正面觀者記之不要看這只照他的背面之要緊

此段有疑
誰可嘆
為傳
曰不宜
鑑主識

三日後吾來收取骨叫你好，說畢佯常而去。眾人若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一試？」想畢，拿起風月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夢裏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到再照一照，正面是什麼？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可怖是招手二字賈瑞心中一喜，蕩悠，覺得進了鏡子。為得奇峭，真好筆墨。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暖約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手裡滑過來，仍是反着，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透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未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鉄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所謂生夢也。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可憐大家，得來者此。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傍

邊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落下来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求

後鏡子落下来便不動了衆人上来看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清渾一大灘

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来大罵道士是何妖鏡此書不免腐儒

一若不早燬此物九野史俱可燬獨此書不可燬遺害于世不小腐儒遂命駕火来燒只聽鏡內

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来燒我觀者記之正哭着只見

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鑑吾来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

內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灵于鉄

檻寺所謂鉄門限是也先安一開路道之人以倫秦氏仙桓有才也日後帶回原籍當下買家衆人齊来弔問

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

中貧富不等或三兩五兩不可勝數另有各同憲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

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之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儒海的書信寄來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勸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主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忽遺黛玉者正為下回可見之文也若不遺去只寫可見阿鳳等人却置黛玉于榮府咸何文哉因必遺去才好放筆寫秦方不脫發况黛玉乃書中正人秦為陪客豈因陪而失正耶後次觀園方是寫至寶釵黛玉等正除文字前皆係陪襯之文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

兒說笑一回就胡乱睡了

胡亂二字奇

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綉早命濃

薰綉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

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

不知不覺已交三鼓

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嬌子

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曰娘兒們素日相好我不得嬌子故來別

你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嬌子別人未必中用

一語賈家一鳳族空頂冠來帶諸

姐听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嬌子你是個脂粉隊

補成二字國有
婦女子氣
樹倒猢猻散
三頭全插左
耳屈指十五
年矣哀哉傷
我事不痛殺

里的英雄連那此末帝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楊、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日族了鳳姐听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非阿鳳不明遠古今名利場中意失之同意也

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嬌子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于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要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迎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

話見道字：
信心讀此段
凡不知此身
為何物矣

松齊

不必看完見
此二句即欲墮
淚梅溪

房舍地畝以脩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
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
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般便是有了罪尤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
入的使敗落下界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祭若目今以
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
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
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
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伏的只是我與嬌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
須要記者曰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
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荅大奶奶送了鳳姐聞聲

可從此批

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

私而云好筆

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

力此方是文字

露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

有靈

幼之恩莫不悲慟痛哭者聞言少敘却說寶玉回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

孤恹也不和人頑要與鳳姐反對淡寫來方是二人自幼每到晚間便索

如在迷是溪橋

然聽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似戳了一

輕寫全無痕

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忙忙上來攙扶問是怎樣

路方見得有些

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

一來天分中自

然行眠之性如著便爬起来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得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不下

此非因至所感也

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回說緣喉氣的人那里不干淨二則

幾個眷屬

文伏後

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璉賈珠賈瑤賈菡四個人去

陪客一面分付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葬擬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

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

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

四十九日解冤洗業懺然後擬靈在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衆

高道對壇接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可美丁家女死了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曰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

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父

親不管亦發婆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弟問曰見

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里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楠木楠者舟具也所謂

寧不出在瀟海鐵網山上所謂述津易望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

可美不出在瀟海鐵網山上

所謂述津易望

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

馬爭三皆到
金媽安逸之
筆深沾金書
與

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子歲要的曰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店內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就抬來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即命人抬來大家看時只見箱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屑以手扣之打珰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贊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的這可說兒七風不價賞他們改重有保意存焉凡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銬糊漆買政曰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驗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夾寫賈政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回忽又聽得秦氏之小婢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殮殮一並得靈于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小了小婢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捧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盡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宝

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哭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紊亂兩句寫盡大家賈珍曰想着賈蓉不過是個父兄門監靈柩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曰此心下甚不自在善起波瀾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奴大權也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軒名獻茶賈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越便就說要與賈蓉蠲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曰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俗們都是老相與遇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忙中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

與他孩子鬪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僭們的孩子要鬪奇談萬畫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房里人恭敬馮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看時上面寫道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去府門臨上轎賈珍回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一並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里你又吃虧了不如早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

伏史湘雲店
像注詳

滿後親帶小火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者便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
鼎的夫人來伏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鄺侯川寧
侯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
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是
原親朋並家下人丁之盛花簇簇官去官來是未往祭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官服領憑回
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
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
一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位豎在門外上面大
書

防護

內廷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

賈珍生資費可卿
却實如此

奇文若明指一州

名似若西遊金

故曰玉中之地不

待言可知是先天

化日仁風德雨之

下矣不止國名更

妙可知是光佛壽

國家^家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

之地奉天^{亦道}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

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調譚功曹

等神聖恩普錫神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永隆道場等語亦不消煩^繁記

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滿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

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教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目室玉在側

卷之冠禮義
第四回
應相睦

問道事，都算安貼了。^{妥當}大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里面無人的話說了出來。宝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撻理。這一個月的事，官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宝玉見問，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安貼。」^{妥當}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宝玉，辭了衆人，便往二房里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里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婆娘，^{素行不和}「噯」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又當鳳姐}站了出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這子悲痛了，目柱個拐，暖了進來。邢夫人等曰：「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紅掙着要躡身跪下，請安道：「邢夫人、王夫人、王太太、王奶奶、王小姐、王公子、王老爺、王太太、王奶奶、王小姐、王公子、王老爺。」

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孀子并大妹。邢夫人等忙問
什麼事實。珍忙笑道孀子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
我看裡頭着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一個月在這里料理。我就
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現在你二孀子家只和你二孀子
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遇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
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孀子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
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着還是不
錯的。從小兒大妹。頑笑着就有殺機。決斷如今出了閨。又在那府里辦事。越
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几日。除了大妹。再無人了。孀子不看姪兒。媳
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滾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

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見賈珍苦_々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
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
當家妥當也回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伏爬不得遇見這事今見賈珍如
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先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
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說的這麼懇切太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就依了罢王夫人情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的
道你可能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鳳姐道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料理清了不遇
是里頭着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骨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便是我有不知道問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太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
不作声賈珍見鳳姐先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辛苦
辛苦我這里先與妹_{王夫人是情古鳳姐是情}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
鳳姐兒還礼不迭賈珍便問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來命宝玉送與鳳姐

又說妹，愛怎樣就怎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里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既這店說你就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嫂子要緊宝玉早向賈珍手里接過對牌來強逼與鳳姐了又問妹妹住在這里還是天，來呢若是天，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里赶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住過這几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二字句有神那邊也離不得我到是天，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回問鳳姐你今兒怎樣鳳姐兒道太，只管請回去我湏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

不在話下這里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厦內坐了目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
諸五件事小兒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事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
余不禁失聲大哭三十年前作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何處治且聽下面分解
書人在何處即

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通回怕可卿如何死故隱玄是大發慈
悲心也嘆

壬午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四回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曰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里連二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
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
老臉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
伏線在二十板之後差人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湏得他來整治，都特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末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
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

寧希以此大家媳婦自己抱進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昇媳婦要家口花名
冊來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數

室有使貼身丫目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凡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返
頭與家裏男

人答話交事

理呢此作者忽

里之裏

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派衆人不
敢擅入只在窗外聽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託了我，就說不得要討

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里

彩明係未冠小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

羞何鳳便子出

入使令者老兄

並未前後看

明是男是女

札加批駁可矣

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的喚進來
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
人客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

且好富阿
風不識字
之故
壬午春

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點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描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個描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燭燭紙剝我總支了未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董送至於痰盒揮帚一草一苗或去或壞就和守這處的人算賬描賠未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辨嘴的立刻來回我你有狗情姪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

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豎你們上房里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
來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到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
各處遶一遍，回未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偕們
大家辛苦這几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數發興
茶葉、油、燭、鷄毛、揮子、筭筭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棹圓椅、搭坐褥、毡蓆、痰金腳
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
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沒個招攬。各
房中也不能起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
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敝次
日一緊獨獨了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日見尤氏犯病，賈珍

寫鳳之心机

寫鳳之珍貴

寫鳳之美善

寫鳳之驕傲

如此寫得可

笑可矣

又過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勤勞天天于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群便有堂客來往也不迎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叅關君拘都鬼庭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磬口拜水識又有十三衆尼僧搭綉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寧府大門上門登

郎掛兩邊一色燈照如白晝白晝

漫

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

僕

厮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

手把燈罩攢攢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姐緩一走入會芳

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許多小

厮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燒紙只听一棒鐘鳴諸樂齊奏早有

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于是裡外男女上下見

鳳姐出聲都忙一接聲喙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媳

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到退族中諸人自入抱厦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

數都已到齊酒過三巡見文章妙用余前批此更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惶愧懼鳳姐

冷笑道凡鳳姐怕時偏用笑字是章法我說是誰悞了原來是你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

纔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此日又睡

迷了來遲了一步求奶；饒過這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

在前探頭慣起波瀾慣能忙中駕閑又慣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

婦作什麼王興媳婦爬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

絡物到官印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

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

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

來都是要全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听了一共四件指

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

去鳳姐日見張材家的在榜因問你有什么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就是方

線車轆團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
王與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
一個是為宝王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听了即命收帖免登記待張
材的繳清又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免我也睡迷了
將來都沒了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開發
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出去說
與來昇輩他一月銀米衆人听说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人的
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還
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儀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挨打的只管候說
着吩咐散了黑窗外衆人听说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國榮國兩處執事領

牌交牌的人來人往不絕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

又伏下文非獨為阿鳳之威勢費此一役筆墨

這纔知道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閑自此兢

兢戰戰

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今

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鍾受了委曲因默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

來坐秦鍾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偕們去了他豈不煩膩

點人情

寶玉道

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着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厦鳳姐纔吃飯

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

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這邊同那此渾人吃什麼

奇稱試問誰是清人

原是那邊

我們兩個同老太吃了來的一面歸生鳳姐吃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個

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們今兒該來支取纔不見來

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

下人迎合趣必真

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顧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時
登記交牌秦鍾曰笑道你們兩府里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
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宝玉曰道怎玄僧們家沒人領牌子
做東西鳳姐道人家承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們這夜書多早晚
纔念呢宝玉道已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
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諛作
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
牌是難的宝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
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子生痰還攔的住揀揀你放心罷今兒纔領
了紙樣糊去了他們諛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俊了宝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

輩見方可
長居深府
之交

查冊子與宝玉看了正鬧着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來了接得鳳姐急命喚進
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
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暗寫八云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大
約赶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示下還照、奶、
家里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几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
了說畢連忙退去鳳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可在偕們家住長了宝玉道了
不得想來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曰當
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一時去了恐有延
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
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点包裹再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

付昭光又細：吩咐昭光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勸他
少吃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老婆回來，打折你的腿。此一句最要緊等語，趕亂完了天
已四更，將就就睡下，又走了。因不查天明，鷄唱忙梳洗過寧府中來，那賈珍目
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裏往鐵檻寺，赤踏看寄靈所在，又一嘴
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僧以脩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
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淨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
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傳靈之靈，並廚茶等項，接
靈入口。坐落里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柴府中車轎
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廬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
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

總得好

脩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
迺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難盡述又蕙發引在
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榮府寧府的人
又跟到寧府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歡
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于是合族
上下無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要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
宿尤氏猶卧于內室一應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迺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
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
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里
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爲秦太之喪却只爲鳳姐一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

那有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
兆年不易之朝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家孫婦防護

永治太平之國內庭紫禁道

奇甚妙甚

御前侍值龍禁尉李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

做出来的一色光艷奪目宝珠日行未嫁女之禮外捧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

牛乳也清屬水子

官家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

也柳折那字彪

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

馬陳即辰翼大

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晚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緒國公誥

為忱已字寓馬

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求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

馬牛也魁折兒

字兒金羊未字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

字兒金羊未字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

寓焉以擬同音
中也位鳴鶴也
兩字寓焉石即
家其字寓焉其
祖曰守業即守
鎮也犬字寓焉
所謂二支寓焉

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煎京營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
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袁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
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集未亦有十未
項大轎三四十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
設百耍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
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
座是西寧郡王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
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
國公冢孫婦告殂曰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性相視曰
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

數字道盡

情

壬午春

時勿老人

忙中閒筆點綴
五兄方不失正
文中之西人作
者良苦

壬午春

時勿

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以畢便換了素服生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
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蕩，壓地銀
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急命
前面駐紮同賈，^姓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札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各
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夫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賡生
筆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
等一傍還札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室而
誕者几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所說
忙回去急命室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室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親友人等
說閑話時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團體所

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早瞥見那水溶生在轎內好個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將大家喪事詳細畫出見其氣概如聞其音者
然毫不錯作者不負大家後裔

寫秦死之威賈珍之奢寔是却寫出一箇鳳姐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鄉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帶着素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
五爪生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宝玉
忙搶上來恭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宝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
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換此一
句如此其
形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宝似玉因問邸的那宝貝在那里宝玉見問連
忙從衣內取了通與遞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
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道真一面理好絲

八字道重玉兄

如此等方是玉

兄正文寫照

王文秀春

緣親自與宝玉帶上

鍾愛之至

又攜手問宝玉几歲讀何書宝玉一

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

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声未可諒也

此語開口便是而昆體賈政忙

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員果如是言亦廕生輩之幸矣水溶又

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想老太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

不宜鍾溺，則未免荒失事業昔小玉曾語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

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玉雖不才却多蒙海上眾名士凡至

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則李問可以

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宝玉道今

日初會儉從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簪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

之礼室王連忙接了四身奉與賈政，與室玉一齊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興水浴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玉雖上叩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輻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有厚次好看些}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浴回興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回，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日記掛着室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小事，性怒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來喚他。室玉只得來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非此一句室玉必不}

依阿鳳真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俗們姐兒兩個生車豈不好宝玉听说忙
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來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
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蹶下來扶車回說這里有下處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
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們說不用歇了叫奶？自便罷鳳
姐听了便命歇了再走衆小廝听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宝玉在車
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廝跑來
請他去打尖秦鍾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宝玉的馬搭着
鞍籠便知宝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使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入
將衆庄漢攆盡那時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
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礼数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

第五元正文
提可此等實

作者良共

壬午季春

一忙字二陳笑

字一事玉兒是

在女兒身上

壬午季春

鳳姐進入茅堂目命宝玉等先出去頑之宝玉等會意目同秦鍾出來帶着小

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宝玉一見了鐵廠鋤犁等物皆

以為奇不知何向所使其名為何凡齊梁子弟小厮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色

說明原委宝玉聽了也蓋因未見之故也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

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唱即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

紡車宝玉又問小厮們這又是什麼小厮們又告訴他原委宝玉聽說便上來

捧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丫頭跑了來扎嚷別動

壞了眾小厮忙斷喝攔阻宝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沒見過這個所以

試他一試那丫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個點開了我紡與你照秦鍾暗拉宝玉

笑道此鄉大有意趣宝玉一把推開笑道說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

若說這便不是石頭記中文字也

那了頭紡起線來，宝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了頭快過來，那了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逃去了。」宝玉悵然無趣，下一段後文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宝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五十錦、奩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完，僱便起身。上車外面，忙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宝玉却面心看時，內中並無二了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二了頭懷裏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宝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章人生非聚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了頭了早有前面法鼓、金鈸、幢幡、寶蓋、銑鼓、奇接、吳衆僧齊至。以時到入寺中，另

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個室之中宝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
一應親友也有撮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之從公候伯子男一起
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選接待先從顯
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個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
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那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也便宜要進城王夫
人要帶宝玉去宝玉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
得交與鳳姐便回来了原來這鉄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
香火地祇布施以脩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
安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素後輩仗一時之榮顯猶為石
近世浮華子好為送靈人口寄居心細到如此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

筆寫正文筋
骨看官當用
巨眼不為蚊
瞞過方好
壬午年春

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為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况
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妙在報難就安分便住在這裡了有那尚排場有戲勢
的只說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凡庵尋個下庵為事畢宴退之所其
喜與祖宗體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
便不用說阿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目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
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
渾號離鐵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
完莫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
已便辭了衆人帶了宝玉秦鍾往水月庵來奉業年邁多病伏不能在此只命
秦鍾寺待安靈罷了那秦鍾便只跟着鳳姐宝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

智善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子畢回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是這几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里叫請几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的安虛隱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為也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秦鍾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道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裏一個人沒有你搂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補出前又未到處思秦鍾近日在帶府所為可知矣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到碗茶來我吃就去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到去還怕他不到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到是無情意的不及

你叫他到的是有情意的

繼作如是等奇語

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來給我那智

能兒自幼在索府走動無人不識日常與宝玉秦鍾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

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

意合了

不愛宝玉却愛秦鍾亦是各有情孽

今智能見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來秦鍾笑

說給我

如聞其聲

宝玉叫我智能兒抵嘴笑道一碗茶也爭我難道手里有蜜語

畢肖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着想

宝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

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來點他兩個那里吃這些東西坐一

生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

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服常侍小禪婢老尼便起機

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夫人先請奶媽一個示下鳳姐曰問何事老尼

道阿弥陀佛

開口稱佛畢有可嘆可笑

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才庵

才庵字內出家

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

係從財一字上發出

那

年都往我庙里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之太爺的小旧子李衙內那李衙

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

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致意

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

清紅皂白便來作賤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几家偏不許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狀

起來

守備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必是家恨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礼守備方不

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完事故將此言逼歸以便退親受張家

之賄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礼缺此係作者巧摹老尼

也

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處守備摹一人一人

必到廟見只得着人上京求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礼如何的是張家我想如今

閨詞營謀
說事佳！
福此等語
感了

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
老爺和那守備說一声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
願壞枉奴極若與府上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得鳳姐听了笑道這事到不
大只是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不管奶，也可以主張了鳳姐听
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
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
希罕他的謝礼到像府里連点這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听了這話便發了
與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還是什麼
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听说喜不
自禁忙說有，這個不难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迷拉牽的圖銀子這三

對如是之奸
妮何鳳不
不如此法

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做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來

阿鳳欺人如此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然如此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了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樣若是奶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

太曰大小事見奶要貼越性都推給奶了奶也要保重金體總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

經為阿鳳想明中人誰想秦鍾越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茶鍾跑來便按着親嘴智能急的躁腳說着這算什么再這店我就叫喚秦鍾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里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尋我出了這牢

定老奸淫尼
店三事以此
壬午季春

若歷事完則
不是百鍊記文
字了

壬午季春

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口吹
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有般的掙扭不起又不
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
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方
是宝玉秦鍾連忙起事抱怨道這算什么宝玉笑道你到不依僭們就叫喊起
來着的智能也黑地跑了宝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
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
一會睡下再細細的弄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里間秦鍾宝玉在外
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曰怕靈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令人
拿來擡在自己枕邊宝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

案不敢纂創

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又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

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竟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隱帶借石之未見真切淡隱去越竟污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宝玉又命多穿兩件

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宝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調唆宝玉求鳳姐

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

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

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

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

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宝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

世人只云一舉兩得

獨阿鳳一舉更添一

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曠必不得越性辛苦一日

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宝玉聽說千姐、萬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

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來

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我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屬修書一封細不
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
見賈府之情這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一語
却說鳳姐等又過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後往府里去討信通至下
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
而別鳳姐又到鉄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琴致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
伴後回再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話說宝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
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加此這信並無}結綰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
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屬下文伏} 宝玉便掃了與

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魔也脂研} 那鳳姐兒已是

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受了前

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

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

不愛美滿夫妻

也是個極多情的達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

里鳳姐却生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

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婆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段收拾過阿鳳心

一对乱世之奸雄後主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爲四首時無怪乎其

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來一警或萬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笑脂研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

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的賈政等一千人不知是

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了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

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須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

下馬滿面笑容走至聽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

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

潘天喜事如此
開宗出人意料外
之文也
壬午季春

日暮倚虛仍悵
形立身日暮倚虛仍悵
也

朝賈母等合家入等心中皆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那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听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弟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里頭的信息一緊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偕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太太領眾去謝恩賈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小班起來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菖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

凡用宝玉
什俱是大
鍵

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
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进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業知竟將
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鐘
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
多症候因此室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
眼前多大熱鬧文字不寫却從万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
別人之不能處

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
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發了大奇
之文却用室玉一人運用為何如隱透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必
至種：鴛鴦到其死振振振碎碎亂何可勝哉故只借室玉一人如此一寫者
却多少人間文却有無且喜賈璉與代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
限烟波

玉听了方略有此喜意

不如此後文秦鍾死去將何以慰

細問原由方知賈雨

村亦進京陞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後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

與代玉有師從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諸事停妥賈璉

方進京的本說出月到家目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

宝玉只問得代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

又從天外寫出一段离合來總為掩過寧榮兩處許多瑣

細閒筆處

交代清楚才好啟大

三字是金玉中

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

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

亦世界如此

不讀書中瞬息現此便

宝玉心中品度代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代玉又帶了

許多書籍忙着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宝釵迎春宝玉

等人宝玉又将北靜王所贈鶴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代玉說什麼臭

此等文字作者
盡力而來是欲
諸公認得河鳳
子看以清之書

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宝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略一点代玉情性迂忙叔住正

泊為後文

且說賈璉自回家恭見過重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時

無片剎閑暇之工

補阿凤二句最不可少

見賈璉遠路歸來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

外人便笑道因舅老爺大喜因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听見昨日的頭起

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却是下文的引子預備了一杯水酒擇塵不知賜光謬領否賈璉

笑道豈敢多承一言不盡一面平兒與重了环恭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

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孫持勞碌凤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

角又忤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捧掇我就認作真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

話心里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針略有些不自在就嚇

的我連夜也睡不着了我若辭了几回太又不容辭到反說我國受用不肯

勿作等閒看

習李了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

是知道的俗們家所有的這些官家奶子們那一位是好纏的

脂研

脂研

脂研

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坐山現虎鬧

借劍殺人引風吹火點干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

紀輕頭等不壓中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裏更可笑三言是心裏話那府里忽然蓉兒媳婦死珍

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

却太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說被我開了馬仰人番更不成个体統至今珍

太哥說還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說描補說就說我年

紀說小兒說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說着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文斷

只听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

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

防

去不~~防~~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个对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偕家

酒色淫生

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了頭名叫香菱的竟

與薛大傻子作了房里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

他

這如見
免手脂研

試問兄家有不玷平

鳳姐道愛性蘇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該見些

世面了

這世面
女色也

二字單指

還是這般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知什麼我去拿

平兒換了他來如何

哥談是阿鳳口中方有此等

那薛老大

又一標稱呼各得
神理

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鍋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

將香菱身寫出

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兒好還是求

補前文之
未到且豈

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

他不上呢

何曾不是主子 鄉尊重不虛

姑娘蓋鄉不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鳳一讀方知道

故此擺酒請客的廢事

明堂正道的

與他作親過了半月他看的馬棚風一般

了說到心里可惜了的

一段約籠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夫猶幼如

一語

未了二門工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連听了忙整衣出去這

里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打發了香菱來

必有此一平兒笑

道那里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奶說的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算也

沒了說着又越至鳳姐身邊悄的說道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

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亏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時走了

來回奶二爺倘或問奶是什麼利錢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

可見鳳姐竟被他哄了

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里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有了

這個梯希他还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赶着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

一段平兒見議作用不枉何風平日到日又伏下多少後文補畫前文未

鳳姐听了笑道我說你姨媽知道二爺來了急喇巴的反打發個房里人來

了原來你這蹄子

齊楚反話

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摆上酒饌來夫妻对坐

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與

忙切

中又点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週詳無不

只陪

侍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媽；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

媽；致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下設下一炕又有一小腳踏趙媽；在脚踏

上坐了賈璉向掉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炕上自吃鳳姐又道媽；恨嚼不

動那個到沒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正好給媽；吃你怎老不拿了去赶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你嘗一嘗你兒

補點不到之處極

子代來的鬼泉酒趙娘道我喝呢奶也喝一鐘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
是了寶玉之李媽此處偏又寫趙娘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四兩選

我這會子跑了來到也不為飲酒到有一件正緊事奶好歹記在心里疼顧

我些累我們這命只是嘴里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

了你這麽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

敢跳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几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有是手燥屎這如

今又從天工跑出這一件大喜事來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到是來和奶來說

是正緊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風姐笑道媽你放心兩個奶哥

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

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

金蓮情

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

白便宜了外人

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

人你却看着內人一樣呢說的

可果

蒲屋裏人都笑了趙娘也笑個不住又念佛

道可是

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

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原故我們是沒有不

過是臉軟心慈

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

軟呢他在偌們娘兒們跟前總是剛硬呢趙娘笑道奶兒說的太盡情了我

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兒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

意思只是趣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高

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作什麼

一段趙娘討情問文

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現國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

如何分派衆人從頭細直寫將來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清又將落

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連風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娘討情作引下用

卷番來說事作收餘者隨筆順筆略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大觀園用省親

事出題是大閑

鍵事乃見大丰

筆行之立意

時笏

自政老生日用降
告戲佳良母等
進朝如一熱兩用
春業死富開只還

賈建道就為省親此二字醒眼之在却只如鳳姐忙問道忙字最要緊特于凡姐

鉅要是書中正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問得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賈建笑

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分準了如此故頓一事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

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听書看戲古時從未有于閑閑中作語寫擊

趙姨：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听見上上下下于閑閑中作語寫擊

什麼省親不肯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了原故補近

事啟下四之大觀園一篇大文千頭萬緒推石家偶起今有省親之趣同室見意大解

大平後再周卷三入重一經海便多却多廢筆墨此處難法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太后

尚不能略盡孝意回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

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

几箇如何將發
天喜事交代完
了緊接代玉回
璉鳳閣話以老
姬勾出省親事
人又下旨意說
椒房眷屬入宮
未免有國體儀
制母女尚不能
恣懷大開方
來其千頭萬緒
合算貫連無一
憂痕跡如此等
是書多不能
枚舉想兒在青
省親別院呢又
有吳貴妃的父
親吳天祐家也
往城外踏看地
方去了又一樣
硬崢上經煨煉
這豈不有八九
分了趙姁道阿
彌陀佛原來如
此這樣說偈們
家也要預備
後恭送重閣玉
恒河沙數如不
接偈們大小姐
了賈璉道這何
用說呢不然這
會子忙的是什
麼一段閑談中
補明多大文

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于是太上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閑防之處不防啓請內廷駕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里動了工了修蓋

余曰萬不能有事真是費長壺中天

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

此機括有此力恨不得面問

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忽接入此

果否嘆！
丁亥春時月更

未意似屬無

說起當年太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

上老趙姑

道暖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僭們賈府正

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

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

忙字妙上文說起來必未粗心看去則說疑闕殊不知正傳神處

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

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

點出阿鳳所有外國奇玩等物

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

都是我們家的趙姑

應前明證案

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兒呢說東海少

了白玉床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了白玉床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且口氣如蘭愛約點正題正文的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

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將銀子成了土泥極力一語非誇也可想而知還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

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值不真者是事往還見過得了鳳姐道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

豈有不信的付注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姑是道告訴奶是一句話也

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

鬧去最要緊語人若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

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他忙他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

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總漱了口手兒捧着盤盃

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听他二人回什麼什麼買

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同是乃一節借着東

之主不當如此寫清

府里花園起轉至北邊

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

可以蓋造省別院了已經傳

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

話明

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忙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不過去了正

緊是這個主意纔省事益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那更廢事且到不成

體統你回去說這樣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

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去請安去再議細話再賈蓉忙應幾個是賈璉又近前

面說下姑蘇劉聘教習採買女孩工價重太魚伏隱白情字者誤此付林園

着來管家兒子兩丁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丁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

來見叔賈璉听了將賈蓋打諒了笑道你能在这一行店這个是虽不算甚

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璉笑道只好李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灯影下悄拉

利治分是親生

有下文

事

石頭記中多作心
傳神會文不必
道明白便入
庸俗之套

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曰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偕們還不會用人
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猪肉
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了坐素旂免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請價
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以不替
他算計：：回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璉道也議到這里賴爺好說
不用從京里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
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花燭綠灯並各色簾擺帳幔的使
費賈璉點頭道這了主意好鳳姐忙向賈璉道再不略環一步正是阿凡一生
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了便宜你呢賈璉忙陪笑
說正要和嬌討兩個入呢賈璉處這可巧了回問名子鳳姐便問趙趙娘

脂研

從頭至尾紅香
阿鳳之姑著著
可存一休書
尚作如此語
著其姑他人可
知矣

娘彼時趙娘已听歎了話卒忙忙笑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
標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
送出來又悄悄的向鳳姐道嬌子要什麼東西分付我開個賬給舊兄弟帶了
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這沒處擡呢希罕
阿鳳欺人如此忍又寫到利便真令人一
嘆脂硯

這里賈蓉也悄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與頭纔李
着辦事到先李舍了這把戲我短了什麼不得雪信未告訴你且不要論到
這里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之便傳与
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下床安歇一宿無
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几位

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
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
窰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
盡行拆去當日榮榮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斷不連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
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是從此扎牆下引引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
全原都近山石石雖不整整用費放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
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湊處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
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号山子野者妙号隨步一籌畫起造造賈政不慣
得的一第一文字文字省省下下來來昇林之孝矣新登詹光程日與寺姑人安
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理賴大來昇林之孝矣新登詹光程日與寺姑人安
揀擇佈凡堆山鑿池起楊楊豎閣種竹栽花一應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

偏於熱鬧處寫
出大不得意之文

却無煞毫絳強且

有許多令人笑不

了哭不了嘆不了

悔不了唯以大白
酬我作者

壬午季春時勞

朝閑暇不過各處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

家高卧有芥菴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略郎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

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善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

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鬧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

話且說宝玉近回家中有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

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如此又非此情鍾意切

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前

照壁前探頭縮腦宝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

出着却多少問文宝玉聽說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晚纔照了他來還明明白白怎

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宝

玉听了忙轉身回明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一尽同窓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宝玉听了忙，的更衣出來，車馬未備，頓一筆方急的滿所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景茗、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鍾門首，悄無一人。目覩蕭條景遂蜂擁至門內，室內的秦鍾的两个遠房嫡母並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妙法舊母弟兄是特來尋分絕戶家私的不表可知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時矣。余亦欲泣李寶玉一見觀，不禁失聲。李景茗忙功道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宝玉听了方急，往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鯨兒，賈玉來了！」連叫兩三聲，秦鍾不睬。宝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聲氣在胸，正見許

石頭記一部中皆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

是近情近理必有未見之奇那秦鍾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家務扯淡之極全

主事必有又余請諸公莫笑且請

如此等荒唐不經再思又記掛着父親還有苗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更屬可笑

之談間亦云是作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忽從死人心補出活人原由更因此百般求告鬼

者故意游戲之章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若你还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

耶以破色取笑非俗語說的閻王造定叫何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鉄面無私

如別書認真說鬼寫殺了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閑碍處正鬧着那秦鍾魂魄忽听見宝

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這一個好朋友

說一句話就來的中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列位就是榮國公的孫

子小名宝玉都判官听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

信已哉

可想鬼心讀書

話也

如別書認真說鬼

耶以破色取笑非

者故意游戲之章

之談間亦云是作

如此等荒唐不經

主事必有又

是近情近理必有

石頭記一部中皆

太露穿盤畫法則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長逝了
 若非兄之知已
 知金是悔遲之恨
 若是細述一番則不成
 石頭記之又笑

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宝玉係諸艷之貫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
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

詩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博得虛名在

誰人識

曰 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

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
貪痴之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宝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不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已是悽惻哀痛，買母帶了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宝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

別無述記。只有宝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

每於此等文後使用此語，作結是極定大章法。

亦是此書大旨。

慣用此等章法，又不知歷幾何時。

斗表如此寫亦妙。

這日賈珍等奉回賈政園內工程。

俱已告竣。大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听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到是一件雅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緣是然貴妃若不親親，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過幸，再再請題，偌大景致，若

政老情字如四字
壬午春
吟

千序樹無字標題也竟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傍
笑啓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
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
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听了都道所不差我們
今日且看：去只骨髓了若妥當便用不妥時然後將兩村請來令他再擬
兩村照應中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兩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
前文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咏上就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旁煩于這怡情悅
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
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奉其長優則
存之者則刪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

音光字去声出借声 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
字竟

日宝玉因思念秦鍾憂戚不尽賈母長命人帶到園中未幾要此時亦纔進去

忽見賈珍走來向他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就來了宝玉听了帶着奶娘小厮

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賈政引了客來了縣之不及只得一邊站

了賈政近日常得整掌稱讚宝玉常能對聯雖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才情

似的今日偶然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來不成文矣

宝玉只得隨往而不知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

一傍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

人將門關了賈政先來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插九泥鰐春那門欄窗隔

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門檻牆柱不落下面白石

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
落富麗俗套自是欢喜遂命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掩映好中清

客都道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

趣中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想入

一鳴雖更方向用前後這邊那邊等字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

蘚成斑藤蘿掩映曾用兩處舊有之園所改故如此寫方其中微露草腸小徑

好墨界山子野稿於此按此是小徑非行車華道這今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

之射已得知矣賈政道我們就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遊覽

說畢命賈珍前引導自己扶了宝玉逶迤進入山口此四乃一部之綱緒不得

且後又十二釵書出入來往之境才不能錯認現者亦如身臨足到矣今賈政

與進約是正門却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園羊腸鳥道不止几百十條穿來度

西路山過水萬句以今日賈政所行之途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於末後寫之是見未由大道而往乃遠途轉折而經也

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留題處便猜不必限定鑿金鏤銀一色是俗類及來

禁之力

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听說也有說該題

疊翠二字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炉的又有說小終南的搜々名色

不止几十个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試宝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此俗套

來敷衍宝玉亦料定此意

補明

賈政听了便回頭命宝玉擬來宝玉道嘗聞古

人有云編新不如述旧刻古終勝調今

未問古人說此兩句却又似

況此處並

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过是探景

此論却

進步耳

幽處這句旧詩在上到还大方氣派中人听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

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該獎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

笑罷了再從選擬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蒼蔥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坑

水深處曲折瀉于石隙之中

約

這水是人引來故

再進數步漸向北邊

細極後文所以

云進賈母卧房後之角門是諸叙

相牽往之境也

後文又云諸叙所居之

處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卧室之後皆從此北字而來

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揀空雕甍繡檻

皆

隱于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

瀉雪石磴穿雲

前已

寫山至寬處

此則由低處至高處各景

白石為欄環抱池

沿石橋

三

港款面啣吐橋上有亭

前已

寫出寫石今則寫池

寫樓各景皆通賈

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

此亭大抵

通入連為諸中庭之咽喉要路

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

賈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湏偏于水題方都依我拙裁歐陽公

之瀉出于兩峰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竟瀉玉二字妙

此字是展父大寶
容也

去年春

賈政拈髯尋思曰抬頭見宝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來宝玉聽說連忙回
道老爺方纔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突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醒泉用一馮
字則妥今日以泉若亦用馮字則堯不妥況此處雖云省親驛驛別墅亦當入
于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堯粗陋不推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
諸公听此論若何方纔中人偏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
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听宝玉道有用馮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果然宜
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道不語中人都忙迎合讚宝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
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對聯來宝玉听说立于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來
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要緊點切水

隔岸花分一脈香

恰極工極綺靡秀麗者
蒼正休

賈政听了點頭微笑，人先稱讚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渾寫兩句已見經行處愈遠更至北一忽抬頭看見前一帶粉垣

里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中人都道好了，可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

入門便是曲折游廊，不犯起于游廊墻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兩三間房

舍，一明兩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里間房內又得一小門

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蒸着色，薰又有兩間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

隙，潄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內，繞墻^牆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

道：「這一处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着宝玉

的，宝玉忙走了幾步，一筆中，客忙用話開釋。客不可不又說道：「此处的匾額題

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余亦如此又一個是「雅

又換一章法

壬午春

于作詩文時
政老亦有此令
皆可知義父素休
可奈何也不
移東者
時節

圓雅跡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還是宝兄弟擬一个来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

知子者莫如父

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了輕薄人中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

道休如此縱了他回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乱道先設議論来然後方許你作

政老亦有此令又一格式不然不致死板且才大失嚴方纔中人可有使得的宝玉見問答道

皆可知義父素休方纔中人可有使得的宝玉見問答道

可奈何也不移東者明知是故意要他搬駁議論落井賈政冷笑道怎不妥宝玉道這

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

作賈政道難道得水雅園不是古人的宝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来儀四

字果然妙在双關中人都愕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

目今再題一聯来宝玉便念道

寶鼎茶閑煙尚綠

寶鼎茶閑煙尚綠

尚字妙極不必說乃然恰是竹中精舍

幽窓棋罷指猶涼

猶字妙尚綠猶涼字便如雲身于森、萬竿千十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來回問賈

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檯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

此一項少不得

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大篇長又不如如此頓則成何話說賈珍回道

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琏兄

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

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補出近日忙兄千頭萬緒賈政听了便知此事不

是賈珍的首尾便命人去喚賈璉趕來寫出忙况賈政問他共有几種現今

得了几種尚欠几種賈璉見問向靴桶內取靴掖內裝的一个紙摺略即來

從頭至尾等不作一筆還安苟且看了一看回道拉一字一句蟒蟒堆刺絲彈

墨二字一句並各色綉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

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々毡簾二百掛金煞簾紅漆竹簾二百掛
 墨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
 了椅搭棹圍床裙褥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是拉條條青
 山斜阻斜字細不必拘定方向諸般所居之處若稱香村清湘館怡紅院秋爽
 軒萬壑恍然不知所窮所謂會心處不在乎遠大如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
 之掌握佈置耳

轉過山怀中隱々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々頭皆用稻荳掩護配的好有几
 百株杏花如噴火熱霞一般裡面數椽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棗栢各色樹稚新
 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々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
 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閱至此又笑別部小說中一萬个花園中皆
 是牡丹亭芍藥園雕欄画棟瓊樹珠樓略不
 差別賈政笑道到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

我歸農之意

極然中偏以冷筆點之妙

所以我們且進去歇息

說畢方欲進

離門去忽見路傍有一石碣

亦為曲題之

更恰當若有懸額之處或再用鏡

字又托出許多郊野氣色

來一度皮千秋萬壑只在此

車人笑道更妙此

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佳風一洗盡矣

此一碣

又竟生包許多非范石湖田

家之味不足以盡其妙

客不可不養賈政道諸公請題車人道方纔世兄有云

新編不如述旧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听了笑向賈

珍道正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日竟作一个不必華

麗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

还不可養别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鵝子鵝子鵝子都相稱了賈政与車人都道更妙

賈政又向車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車客都道

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大家想着宝玉却等不得了又換一格方不

也不等賈政的命去情有趣便說道旧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杏

帘在望妙在一在四字中人都道好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宝玉冷笑道情

最妙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

不就用稻香村的妙中人听了亦發悶声拍手道妙賈政一声斷喝無知的業

障你能知記得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几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

纔那些胡說的不过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花

堂里面絲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欢喜却聽宝玉道此處

如何中人見問都忙悄的推宝玉教他說好宝玉不听人言便應声道不及

有鳳來儀多矣公然自定名妙賈政听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画棟惡

更宜玉香之玉
妙在此法
作者至此
亦不笑矣
壬午春

賴富麗為佳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宝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長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中人見宝玉都怪他戾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中人忙道別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明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無脉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且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道一併打嘴宝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

採詩頌聖最

好雲香護采芹人

朱風來雅都恰當然冠冕中又不覺金絲調

所謂奈何他不得也可吟

賈政听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
 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園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略用
套語
 一束與前碩破格不

忽聞水聲潺潺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塲
 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隱之
 巧可知

中人都道好景，賈政道

諸公題以何名中人道再不必擬了恰，于是武陵源三个字賈政笑道又落
 寞了而且陳旧中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了宝玉道这越發過
 露了秦人旧舍說避乱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听了更批胡
 說于是進港洞時又想超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支座船一支如今
 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
 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潌，蕩，曲折萦迂

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此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

折帶朱欄板橋來

此處緣見一朱粉字樣綠柳紅橋此等點綴亦不可少後文寫雪廣則曰蜂腰板橋都施之得宜非一幅死稿也

度過橋去諸路可通

補四字細極不然後文室敘來往則將日一爬山越嶺矣記請此處則知後文室所行常徑非此處也

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

即大主山所分之脉兩見大主山稱香村

又云懷中不寫主山而主山處一膜帶連絡不斷可

皆穿牆而過好想賈政道

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狠

先故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蓋叙翠對峙有甚難寫者

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挿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

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

更奇妙只見許黑草或有牽藤

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蘿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索砌盤堦

更妙或如翠帶

飄飄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

前三處皆

還在人意之中此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之工程也。連用几或字是從昌黎而
 山詩中李得

賈政不禁道有趣

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覺生色

只是不大認識有

的說是薛荔藤蘿賈政道薛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宝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

中也有藤蘿薛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荳蘭這一種大約是清

葛那一種是金釐草這一種是玉路藤紅的自然紫綠的定是青芷

金釐草見

字彙玉落見楚辭芄落維於蕪蕪蕪芄芄皆不必註見者太多此書中異物
 太多有人生之未聞未見者然定係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

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蘆葍蔓蔓的也有叫

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

左太冲吳都賦

又有叫什麼綠萼

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

以上蜀都賦

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

名漸之喚差了也是有的

自定注一華

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

又止

法
唏的宝玉到退不敢再說賈政目見兩邊俱是迴手游廊便順着游廊步入
只見上面五間清厦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几處清雅不同賈政
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前二處一日月下讀書一日勾引
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斷語
皆妙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再莫
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道想了一
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衆人
道類長々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々因念道

三迳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此二聯皆不違為鈞金玉之解
不必認真批評

賈政拈髯沉音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宝玉在傍不敢則聲曰喝道怎
 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宝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
 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
 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宝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衡芷清
 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蘆蘂才猶艷

聽足酴醾夢也香

實佳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台之作
這一位詩翁更有意思
 全套黃鸝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亮幽
 嫻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說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
 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琳宮合抱迤、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

路順：過：已成
十卸萬聲云景
吾不有此一段大
江截徑直成一
盆景天作者
淫何落筆自起

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想來此殿在園之正中按圖不
卧室後可知西北一帶是多寬西一帶來的諸風始便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
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
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正面細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螭
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
不語宝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
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仍歸于胡蘆一夢之太虛賈政又命他作題
宝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
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到不便遂忙都
功賈政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一筆不遂冷笑道你

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現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纔游了十之五六。總住妙伏下後文所補善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

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回話

又一緊故不能終局也。此處漸寫兩村親加正為後文地步伏脉千里撫雲斷崩法

賈政笑道此數不能遊也。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

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

間引泉而入者

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西家着意于山若不講水又造回圈者惟知弄秀慙頑石墮悻悻報謂之景皆不知水為先看此因

大槩一描處未嘗留水盞又未寫明水之從來今終補出精細之至

賈政因問此間何

名宝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止源就名沁芳間

究竟只一脈賴人力引導之功因不易造景非泛寫

賈政道道胡說偏不用芳二字

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收的方不突

于是

一路行

詞柳此居
比大荒山
若何

來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
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
伏下槐翠菴蘆雪廣四碧山
處四品溪館暖香塢等語
於後又一斷：補之得靈龍作雨
曰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忍又見前面

又露出一所院落了來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了說著一逕引人

連著碧桃花

怡紅院細文字

如此為來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

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

就的月洞門

境

未寫其居先寫其境

俄見粉牆環護綠柳遮垂

與萬竿修竹連

賈政

與中人進去一入門兩邊都是將廊相接院中點襯几塊山石一邊種着數本

芭蕉那一边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人讚道好

花

從來也見過

許多海棠那里有這樣妙的花

賈政道這叫作

兒棠妙名乃

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幸

十字若海
棠有雙深
謝云

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宝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
若施脂輕弱似扶病的妙體貼的切故形容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

因被世間俗惡听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不
此花近之評傳言不火不能遮道只借此花數衆人都搖身讀妙一面說話一
語駁盡

面都在廊外抱厦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至增又至着不肯輕易賈政因問想凡

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燕鵲二字最妙又一個道棠花泛彩方妙賈政

與衆人都道好個棠光泛彩宝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

宝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詩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只說

棠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宝玉道

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

特為青埂峰下淒涼與別處不同耳

內只見這几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新奇希見之原

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

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週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摸出新異筆墨使現者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虫之

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者矣又供諸人同或出圖出壽前金玉篆文是可不考正篆

一戲秋極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醒睡處其中詩詞雅謎以及各種風俗事又一鑿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是一絕

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鋪金嵌寶的至此方見一朱彩之處亦必如此式方可一笑近之因庭行動便以

粉油從事一榻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

放盆景處其隔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園錦

簇剔透玲瓏倏尔五色紗糊就竟你小窓倏尔彩綾輕覆竟你幽戶精工之極

且滿牆滿壁皆你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樞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懸于壁上

棹屏之類雖懸于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又若
清極細極文犯大規紫瑤瑤碑西洋酒令自行船等又衆人都讚好精緻想頭

不必細表

誰不如此

原未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便都迷了旧路左

照也有門可通右照又有窗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攔住回頭再走又

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群人都與自己形相

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子多了石兄迷否賈珍笑道老爺隨我

來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厨錦

榻果得一門出去此方便門也院中滿架蔷薇芬馥轉過花障則見青溪前阻又爲水衆人

吃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間起流至那洞口千怕紅從東北山

柳里引到那村庄里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

大觀圖記

以上可當

園之看是書中大立意

處從那牆下出去衆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走

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仍在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忍一轉便是平

坦寬闊大路豁然大門前見湖之玉甬路也細極

衆人都道有趣真搜神奪巧之至于是大家出來那宝玉一心只記掛着里

邊又不見賈政吩咐以不得跟到書房賈政思想他來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

還嫌不足也不想稚了這半日老太必懸掛着快進去疾你也白疼了如法

大家養父風範無家法者室玉听说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个

小廝上來攔腰把住都說今免虧我們老爺纔喜歡老太打發人出來問了

几遍都亏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

你纔那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免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室玉笑道每

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

那一個就解廟裏不容分說將宝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

一個抱了起來，幾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象奶

娘子坏跟工见过贾母知不曾难為着他心中自是欢喜少时製人到了茶来

天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可笑道爺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

林黛玉聽說走來瞧，果然一件無存，目向寶玉道：「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

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勾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宝玉所煩他

作的那個香袋兒綵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飯室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

趕過來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

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目忙把衣領解了從裡紅袄襟上將代玉所給的那

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事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到寫得談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情痴之至文也

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就剪了香袋無情痴之至若

一庸俗小性之女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黛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

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他懷中便走這却難怪

黛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哽咽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淚來怒之極正是情拿起

荷包來又剪要錢黛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饒了他罷這方是室代

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攪開手這当了什麼說着賭氣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淚禁不住宝玉上來妹！長妹！短賠

不是前面賈母一片声我寶玉眾奶娘了娘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賈母
 听說道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罷。」緣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
 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辦嘴不許牛。扭着他眾人答應着。代玉被宝玉纏不過只
 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宝玉笑道你到
 那里我跟你到那里一面仍拿綉荷包來帶上。代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
 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燥的說着嗤的一声又笑了。宝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
 我作個香袋兒罷。代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
 夫人上房中去了。一段点过日二玉公案斷不可少可巧宝釵亦在那里。此時王夫
 人那邊熱鬧非常。四字特補近日忙忙多少花園錦簇原來賈善已從姑
 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

妙玉外人也
故筆常寫妙
極妥極
晴芳

于東北上一所幽淨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

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李逵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

老嫗了

又補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時也

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

賈薔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

補出女戲一段又伏

一案

林

又有秦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

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

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醫生兜皆不中用是這位姑娘

親自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

妙卿出現至此細數

十二叙以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去秦可卿有七再風有八李執有九

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與熙鳳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

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空琴油烟李紋李綺皆陪客

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剛三斷詞乃情空襲人香菱三人

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玊玉玊鴛鴦苗雲平光寺人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

樹靈引十二叙

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一個小了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

未的確皆係漫

文也不用字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具葉遺文去

擬也至末面筆

歲隨了師父上入都來曰此方使缺鄉現在西門外倂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

幻情榜方知正

天神教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灵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

副再副及三四副

居不宜回鄉在此淨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鄉王夫人不等回

芳諱

壬午季春

時芳

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秦之孝家的回道請他：說侯門公府必

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

補出妙卿身世不九心性高潔

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

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林秦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啟相

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芳後話暫且閣過此時不能表白

補尼道一段又伏

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

一案

據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了環等衆
一時不得開的室叙便說俗們別在這里碍手碍腳我探了頭去說着同室玉

代玉往迎春等房中來閒頑無話王夫人等日忙忙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

備各處監督都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探辦鳥雀的自仙雀孔

雀以及鹿兔鷄鵲等類悉已買全交于園中各處像景飼養賈薈那邊也演出

二十齣雜戲來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了幾卷經咒賈政方略心意寬暢好

可見智者居心無一時

又請賈母等進園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

不虞之處了于是賈政方擇日題本

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現者則為大

一個莖花

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

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夜不閑年也不曾好生過的

一語帶過是以歲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一四番在

後又細

睜眼元宵在迤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

處燕坐

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提理閑防太監等帶了

許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閑防擋圍幙指示寶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

何處啓事種、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

閑人賈赦等督率匠人扎花灯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

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粧園內各處帳舞端龍

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室爭輝

是元宵之夕不寫燈月而燈光月色滿然矣

鼎焚有

合之香靚揀長春之蓋

一篇大賦

淨悄無人

咳嗽

有此句方

賈赦等在西街門

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太監

坐大馬而來。有是礼。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

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

時莊王夫人細

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灯方詩音。

只怕戌初纔起身。鳳姐听了道：「既這麼着，老太太、太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

再來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時傳入一擔一擔的挑進臘蠟來，各處點灯方照完時，忽听

外边馬跑之声。

淨極故聞之細

一時有十來個太監都喘吁吁的跑來拍手覓面。

內衣風範石頭記最難之處別書中摸不着

他得他的出是徑至之人也

這些太監余意都知道是來了。各

按方向站位。

賈赦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

半日淨悄的。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的走來。

形容畢肖

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位。

形容畢肖

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

如此繁華盛極
 總圖錦繡文

此時景况
 說不盡
 妙不可言

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得隱隱細樂之声一對龍旗鳳翼雉羽變頭又有金銷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隨侍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綉鳳版輿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早飛跑過幾個太監來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來那版輿抬進大門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有監客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花燈燭灼皆係紗縵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燈光相映時細樂喧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亏癡僧

忽用名兒口詩
跋道二人携來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賦省親頌以誌
我佳是何筆力
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
令人安得不插
案叫絕是則
歷來諸小說中
有此章法乎

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算的為是

經

自此時以下皆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

且說

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自默嘆息豪華遠矣忽又見執拂太監
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如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
各色風灯点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並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絢綾紙絹
依勢作成粘于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鳬鷺之屬亦皆係螺
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直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亦係各種
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綉幔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之上四面圍灯

玻璃世界
蚌寶乾坤
佳是妙
佳是妙
佳是妙

取得好

石頭記有用
持犯不犯之
筆真令人驚
心願目讀之

明現著夢汀花淑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面賈政偶然一試
金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况賈政世代詩書未律諸客屏侍
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真似
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
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現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為哉
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藝物石兄自謙故可代答云豈敢
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宝玉賈妃
乃長姊宝玉為弱弟賈妃之立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宝玉與諸弟
待之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宝玉未入李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
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十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母子

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
不度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宝玉
偏才仍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
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廢唯
然想來到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
其素日切望之意一點一解跌宕摇曳之至且為得父母兄弟貼心愛之情

因有這段原委故以竟用了宝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
擬一句補前文之不暇啓文之舊商至後文四品館代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
擊空谷八方皆應

開文大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淑二字便要何必蓼汀侍座太監听了
忙下小舟登岸飛傳與賈政听了即忙移換每的週到可悅一時舟臨內

岸復乘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巍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寶鏡四字

不得不用

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

却是特旨

此四字與彼

于是進入行宮但見庭

燎燒空

庭燎最恰

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窻玉檻說不尽簾捲蝦鬚綵鋪魚獺鼎

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仙府桂屏蘭宮妃子家賈妃乃

問此屏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曰此係正屏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

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而陞樂起禮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于月臺下

排班屏上照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

等自東階升月台上排班

一絲不亂精致大方有如歐陽公九九

昭容再諭曰

免于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屏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

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廝見一

非徑歷過

如何寫得

出

壬午春

手攬賈母一手攬王夫人三個人滿心里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

咽對泣

石頭記得力擅長全在此地

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

在傍圍遠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

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笑：反到哭起

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來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

追魂攝魄

神撲影全在此善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

邢夫人等忙上來解勸

說完不可不說

之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神之至

語只如此一說萬千貼萬妥一字

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掌家

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礼及兩府掌家事媳婦領了環等行礼畢賈妃因問薛姨

媽室叙代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啓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

所謂詩書世家守禮如此偏是暴發驕妾

自大 賈妃听了忙命快請 又讓之如此真是好界好 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

人物

因礼亦命免过上前各叙闊別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了环抱琴等 所前
謂賈家四叙之环惜以琴棋書画排行至此 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

始全

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

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叙 此處別情景 深字 及家務私

妙

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泰等事又隔簾含泪謂其父曰田舍之

家雖藝蔬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 此語猶在耳 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

亦含泪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群鴉鵲之中豈意得微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

恩下臨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

上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思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于萬

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萬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賁妃竊
勿以改夫婦殘犁為念懣憤金懷更祈日加珍愛惟業之競之勤慎恭肅以待
上殿方不負上体贴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賁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
忽記念等語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台軒館皆係宝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
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
妃見室林二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因問宝玉為何不進
見至此方出字賈母乃啓無論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作書人將批書人哭壞了太監出去
引宝玉進來先行國礼畢元妃命他進前攜手攔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此
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泪如雨下只此一句便補足前面許多文字尤氏鳳姐等
上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

門前早見灯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
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閱淡水綠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鋪陳不一
一搭：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勅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
正展諭免礼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凤姐等親捧羹把盞
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几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 匾額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人垂瞻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此一匾一聯書于正屋是賈妃口氣

大觀園

國之名

有鳳來儀

賜名曰潇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

名

蘅蕪苑

杏帘在望

賜名曰瀟山

正樓曰大現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雅而新

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

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

故意留下秋爽齋凸碧山堂凹晶溪館暖香
鴛夢庵為後文另換眼目之地步

又命旧有匾聯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絕云

卮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現名

詩却平：蓋彼不長于此也故只如此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
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現園記並省親頌等又以記今日之事
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目我微才所縛且喜宝玉
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澹

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
 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應了下來
 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笑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
 爭衡口一語便寫出宝代二人又寫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後文多少只得勉
 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不表薛林可知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
 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性怡誰信世間有此境將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奉命何慚李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台高起五雲中。圓修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
更奪三首之中，還笑探卿略，有作意，故後文寫出許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紉

秀水明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
起妙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湊成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早下瑤台。名園一自邀游幸，未許凡人到此來。
此四詩列于前，止為滿托下韻也。

凝眸鍾瑞 匾額 便有含蓄

薛室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翠巒。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
恰極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辭。
好詩此不

過頌聖應酬耳 猶未見長以後漸

世外仙源匾額 落思便不與人同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

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阿顰自是一種心思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求二首是應制詩

余謂宝林此作未見長何也蓋後文別有驚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為此在代卿寔不足一為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

者原來林代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

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不

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

請看

前詩却云是胡亂應景

彼時宝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滿湘館與蘅蕪苑二首正作

怡紅院一首起草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宝釵轉眼瞥見便遞衆人不理論急

這樣章法入
是不曾見過

忙回身悄推他道他此他字指賈曰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

個字改了罷宝玉見宝釵如此說便拭汗道想見其構思之苦力是至情最厭

我這會子不想不起什麼典故近之小說中滿紙神童天分著語故出處來宝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臘

字就是了宝玉道臘臘可有出處宝釵見問情的喉嚨点的頭笑道虧你今夜

不過如此將來金屋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有潘寶卿要落但就

阿彌陀之特正耳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臘乾你都忘了不成此等

用硬証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想穿掉到此此玲瓏錦

宝玉听了不覺洞開心懷笑道談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來了真

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了宝釵亦悄：的笑着還

如此穿袖安得
不令人拍案叫
絕
子于唐春

補地失

偏又寫一樣是
何心意構思而
涉時勢

低頭送送係
應童里秘訣
代卿自何處
學得一嘆

丁未春

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妹、的誰是你姐、那上頭穿黃袍纔是你姐、你又認我這姐、來了一面說笑因說笑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一段忙已是好看了極出人
意外 宝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負

自是不快因見宝玉獨作四律大廢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此精神不
恐有 到的之處
為代卿之情思待宝玉却又如此是與前文特犯 想着便也走至宝

玉案傍悄悄問可都有了宝玉道纔有了三首只少店帘在望一首了代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罷赶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
照他寫阿顰只如此便 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

他跟前宝玉打開一看只覓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
這等文字亦是現書者望 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外之想

有鳳來儀

臣 宝玉謹題

秀玉初成寔堪宜待鳳凰

起便拿得

竿、青欲滴個、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穿

簾碍鼎香

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迤今偏翻案

莫搖清碎影好夢盡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淨苑蘿薜助芬芳

助字妙通部書所

軟襯三春艸索拖一縷香

刺画入

輕烟迷曲迳冷翠滴迴廊

甜脆滿類

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淨雨、出嬋娟

双起双

敲讀此首始信眉云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

無能為之

綠蠟

本是玉字此蓮室卿改似較玉

春猶掩是蕉紅夜未眠是海棠

凭欄畫絳袖

是海棠

倚石護青烟

却是好書

神何得如此工恰自然真是好詩

对立東風裏

双收

主人應解憐

歸到主人方不落空。王梅隱云咏物体又唯双承双落一未双拿則不免牽強此可謂詩題

兩稱極工極切極流雷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在

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

菱荇鷺兒水荇

榆燕子櫟

阿攀之心

應才情原与人别亦不是從讀書

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

香盛世無飢餓何須耕織忙

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

稱阿攀

仍用玉兄前擬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遂將潯葛

稻香村却如此

山莊改為稻香村

如以服善

又命探春另以綠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

章之格式

出令太監傳与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

盡矣

壬午春

瓊酥金脰等物賜与宝玉並賈蘭

百忙中点出賈蘭一人

此時賈蘭極幼未達

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礼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有閨處調養故亦無傳補明方不遺那時賈薔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耐煩只

見一大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單來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車子少時太監出來只点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一捧雪中伏賈家

第二齣乞巧長生殿中伏元妃

第三齣仙緣都郵夢中伏甄寶玉

第四齣離魂伏代玉所点之戲劇伏

之大過節大鬧鍵

賈薔忙張邏扮演起來一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虽是極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二句畢剛演完了一大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何喜之有伏下後面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

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善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游园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

叙創記中總隱後文不尽風月等文

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齣之中此一人技藝稍優出眾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輕衆恃能種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重不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豈欲不愛而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應笑各各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至此衆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衆喬酸嫉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于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畧過萬事還隔旦乃情即現此茫然霄壤亦不知其神妙也

賈善扭他不過

字

如何反扭他不過其中隱許多文

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

不可准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了

可知尤物

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

金銀錫子食物之類

又伏下一個尤物一段新文

然後撮筵將未到之虛復又游玩忽

見山環佛寺忙另盪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

寓通都人事一
篇熱文却如此

登收

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士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等

原乃呈

上畧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听了下來一一發放原

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

四疋福壽綿長宮綉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鏤十錠吉慶有魚銀鏤十錠邢夫人

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杖四樣賈政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

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札按前寶釵代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

方新樣格勢金銀鏤二对寶玉亦同此

此中忽失上寶玉
可思

賈蘭則是金銀項圈

二個金銀鏤二对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鏤四錠表札四端外表札二十四

端清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奶娘等的賈珍賈璉

一面離合悲歡
夾寫之文真如
山陰道上令人
應接不暇尚有
許多忙中閑
中忙小滲瀝一
絲不漏一毫不
苟

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礼一分金銀一双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九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灯諸人的外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車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銮賈妃听了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泪来却又免強推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絮絮的不忍釋放使人鼻酸再四叮嚀不須掛念好生自養今日子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秋極之識試看別書中專能故用一不祥之語為識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再之識只看他用稿字便隱諱自然之至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难言了賈妃虽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这里諸人好不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勸攙扶出國去了正是

第十九回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補還一句細方見省親不獨賈家不必細說

且說榮寧二府中日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力倦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

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

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拚拚着與無事的人

一樣病源下第一個宝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

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一四一四各生肌軸總在人意思之外

因此宝玉只和衆了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寫出正月光景正在房內頑的沒興

頭忽見了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換

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總是新正款宝玉想上次襲人

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
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
的戲文真：熱條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幡過會号佛行香鑼

鼓喊叫之声遠聞巷外

形容剎剎之至。揚腔能事畢矣。閱至此則有如耳

能隨笛轉喉逐歌銷形容一事。人畢真石頭是弟一滿街之人個個都讀好

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必有之 宝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

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了环姬妾說笑了一回

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催

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里边去了故也不

問至於跟宝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回

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賺或飲的都松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里瞧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沒有目想這里素日有個小書房名

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

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得我去望慰他一回

在不通極胡說中寫出絕代情痴且手聚人謂之痴使

想着便往書房裡來剛到窓前因得房內有呻吟之韻宝玉到唬了一跳敢是

美人活了不成

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落

乃乍着胆子撬破窓紙向內一看那軸美

人都不曾活却是若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腳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若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送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開口便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

情景通
真如見
如
張玉

書文句似唐作

看那了頭雖不縹緲到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
玉蹀躞道還不快跑

此等搜神奪魄至神至妙處只在因圖不一語提醒了那

了頭飛也似去了

解中得

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

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可

急的若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宝玉因問那了頭十幾歲了若烟

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宝玉道連他的歲屬也不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

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

按此書中罵一室玉其室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室未目曾親觀者又寫室

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室玉之生性伴：今人可笑不獨于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奇傳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聲光處更甚其因圖不解之中寔可謂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室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閱石頭記中至奇至妙之文今在室玉聲光處至痴至呆因圖不解之語中其詩詞謎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類因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評之猶為二着

又問名字叫什麼若烟大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新鮮圖文竟是寫不

出來的

若都罵的出來何以見此書中之妙脂研

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個

夢

又一個夢

只是隨手成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出字的

花樣

千奇百怪之想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也魚鳥昆虫皆妙文也天地間無一物不是妙物無一物不可成文但在人意捨取耳此皆信手拈來隨

夢成趣大游戲大慧悟大解脫之妙

所以他的名子叫作出兒音兒萬寶玉听了笑

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会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著

這樣的好戲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性：就遇見你們了这会子作什

麼呢茗烟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性：去一会

子再往这里來他們就不知道了

茗烟此時正要掩飾方緣之過故設此以悅

宝玉道不好仔細花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

方去还可就來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宝玉笑道依我的主意

僭們竟我你花大姐去照他在家作什麼（嘆）妙妙玉心中早安了這着但恐
行淫媾為室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以悅其心室玉始悅出性花家去非若烟適
有罪所協萬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到家子弟尚不敢私出况室玉我况若烟哉
文字苟探細極

若烟笑道好、到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

爺胡走要打我呢

之必不可少

室玉道有我呢若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

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門前若烟先進去叫襲人

之兄花自芳

手隨姓成名隨手成文

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

一樹千枝一源

萬派無意隨手伏脉千里

手伏

幾個侄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

芳慌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啼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室玉來在院內嘆

道室二爺來了別人聽見还可襲人听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室玉一

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室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照：你作什麼呢襲人听了纔

放下心來

精細週到

嚐了一聲笑道

轉至笑字妙神

你也特胡鬧了

是說

得可作什

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

細

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

襲人听了復又驚慌

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頓挫

說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了人

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車碰馬轎紛紛的若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

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姨

是指研

茗烟撇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

不然我們還去罷

茗烟

花自芳忙勸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盾

草舍又窄又臟命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宝玉進去宝

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慚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

般怕宝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桌掉又忙倒好茶

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個百般神理活現脂硯

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

奴不爲襲人忙正是忙之至若一罵襲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

我自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

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帶出家常情他書寫不及此

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生褥拿了鋪在一個炕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踏墊

了腳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炉掀開焚上仍蓋好

放與宝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宝玉

疊用四自己字寫得室襲二人素日如何親洽

如何尊榮此時一盤托出蓋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繡之中其安富尊榮之寶玉親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襲人是分所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一補更見其二人平素之情義且暗透此四中所有母女兄長欲爲贖身角口苦求到之過文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

懷

齊整

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縱無可吃之物

補明宝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番与下節後數十回寒冬噎酸齏雪夜圍破毡寺處對看可爲後生過分之戒嘆

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礼好反嚐一点兒也是來我家一淌

得意之態是總与母兄較

多以後之神理說着便拈了几个松子此品稍可一拈到品便大吹去最細
皮用手拍托着送與宝玉酒之一女兒是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酒之一女兒是
好形容且是宝玉眼中目情問襲人好好的發什麼襲人笑道何害哭絕迷了
意中

眼揉的目此便遮掩過了

伏下後又所補未到多大

當下宝玉穿着大紅金塔

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這里來又換新服他們拈

麝月就不問你往那去的

必有是問問此則又笑盡小說中無故家常穿紅掛銀絲線羅手語白謂是富貴語究竟反是寒

酸話宝玉笑道珍大爺那里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

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宝玉笑道你就家去綰好呢我還替你留看好東西呢襲

人情笑道悄悄的叫他們听着什麼意思

想見二人來日一面又伸手從宝玉

項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了時常說起來都當

自一犯桂佳至
諸形景動作
所有意微法
峰芒新中隱
事也

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照了再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一個東西行文至此固好圖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蓋言你希罕希罕不得一見之寶我却常字常見規為弄物然余今兒其用意之旨則是作者借此正為貶玉原非大現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宝玉掛好又命

他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確見人細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車人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襲人又抓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宝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若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等我同二爺回到東村里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感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宝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宝玉笑說到難為你于是仍進後門來俱不

在話下却說室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了環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趕圍
 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姬拄拐進來請安照：室
 玉是室玉不在家了頭們只催頑鬧十分看不過人，都看不過林室玉看得
 回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說得是原說別的媽
 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補明好室玉雖不吃乳豈無伴從之那室玉是了救八
 的灯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用俗語人只知嫌人家賊這是他的屋子由
 着你們這塌越不成體統了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這些了頭們明知室玉不
 講究這些二則李姬已事告老辭事出去的了調低入做如今管他們不
 着因此只催頑並不理他那李姬還只管問室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
 時辰睡幾等語可嘆了頭們越胡亂答應有的說好一個討厭的貨李姬又

問道這盞碗里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拿起就吃爲婢

鍾奶姆

一個了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退下無痕

回來又惹氣了

照應番

楓霞茶

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生氣受氣這事話玉声口必是精實無疑

李媽吩咐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

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談的難道待襲人比我还重難道他不想、怎麼長

大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

吃了看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里調理出來的毛了頭什麼

阿物兒

李媽 虽暫委曲唐突襲卿然亦怨不得

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

了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宝玉還時常送東西孝敬你

老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

听這声口必是麝月無疑

李媽道你們也不必扯狐媚

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攢苗雪的事我不知道呢

照應前文又用一攢屬殺寶玉然在李嫗心中中半肯

明兒有了不是我再来領說着賭氣去了

過至下

少時宝玉回來命人去接襲

人只見晴雯滴在床上不動

嬌態已慣

宝玉曰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

他到是贏的誰知李老太来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宝玉笑道你別和他

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宝玉何處吃飯

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一時換衣卸粧宝玉命取盃酪來了環

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宝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道原來是苗的這了多謝費

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過了好肚子疼足的吐了纔好他吃了到好

这里到白遭塌了

与前文應失手碎鍾還對通部襲人皆是如此一絲

我只想

風干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床

必如此方 宝玉听了信以為真方把酥

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灯前檢剔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了穿紅的是你什麼人

若是遇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便不是金玉赤非石頭記矣

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宝玉听了讚嘆了兩聲

這一讚嘆又是令人國圖不解之語只此便抵過一大篇

文字

襲人道嘆什麼

只一嘆字便引出花解語一

我知道你心里的緣故想是

說他那里配紅的

補出宝玉素喜紅色這是

宝玉笑道不是

那樣的不配

穿紅的誰还敢穿

活字

我因為見他是在好的狠怎麼也得他在偕們家就好

了

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

才命不成定還要揀選在好的了頭纔往你家來

妙答金玉並未說奴才二字襲人連補奴才二字最是妙

即怨不滿作此

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偕們家來必定是奴才

不成

勉強如

說親戚就使不得

更強

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

說的事

宝玉便不

肯再說只是刺票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緣身撞冲犯了你明光
 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他是故意激激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

叫我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里派的我們這種濁物
 妖身便文又曰鬚眉濁物之稱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恥稱妖

到生在這里這皆金玉意中心中確定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之
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美說不得惡說不得不肖說
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類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
得庸俗平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痴情種恰恰只有一聲兒可對令他人
徒加評論從來摸着他二人是何等人物後現情動靜口金玉情不情代玉情
定方不無許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現情動靜口金玉情不情代玉情
此二許自在許痴之上者屬國國不解其甚

襲人道他銀沒這造化到也是奴生慣養的呢我姨爺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
 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新嫁不不不不不也寶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啞了兩聲寶玉

心思另是一樣余前評正是不自在又听襲人嘆道襲人亦嘆有別只從我可見

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宝玉听這

話內有文章余亦如此不竟吃一驚余亦吃驚忙丟下票子問道怎麼你如今

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听見我媽和哥王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

上來就贖我出去的呢即余今日尤難為情況當日之室宝玉听了這話越發

怔了目問為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这里的家生子

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人在這里怎麼是了了局說得極是玉道我

不叫你去也難是頭一句駁故用貴公子声口襲人道從來沒這道理便是朝

廷實家裡也有個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

你了一駁更理理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然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第二層伏

祖母溺愛更無理

襲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

老太太

室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補出通密

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

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寔我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比我強的

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

忙中又補出相室

來真是七穿八達得空便入

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誤叫去的

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

這却是真心話

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有好的了不

是沒了我就不成事

再一駁更精細更

室玉听了这些话竟是有去的理無面

的理自然心內越發急了

原當急目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

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急心腸救入于爾道

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苗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替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事東西因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戲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卒空苗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斷不肯行的三襲不獨更有理且又補出寶玉听了思忖半晌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實無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自然襲人道去定了寶玉听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余亦如此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觸類傍通活是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刺我一個孤兒可謂見首知尾活是說着便賭氣上床躺去了無可奈何之時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補前又他就說至死也不

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
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補出饑寒人如將報半苦狀与前文之香菱復文之
不補傳之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可謂不幸中之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

打暮罵況且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

難准把我贖出來再多拘澄幾個戲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准了這會子又贖我

作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以上補府家今

問哭一句針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

契明仗着夏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這是有

的事呢又夾帶出賈府中素施為來与襲人口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下人只

有恩多威少的文伏下多少後且九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

下車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又伏下多少後文先
一句是傳中本目以他母子兩了也就死心不贖了。既如此何得襲人又作前
音
看後文

次後忽然宝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一件閑事一句閑文皆無

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

無贖念了。一段情結脂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宝玉性格異常。四字好所謂說

得不好也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中。小兒之外更有几件于哥百怪口不能言

的毛病兒。只如此說更好所謂說不浮聰明是良說不浮痴呆惡近來仗着祖

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竟放蕩弛縱。四字妙評脂任性恣情。四字

更好亦不涉于惡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驕不過一味最不喜務正。這還是小

任性耳每欲助時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

然後好下箴規

原未如此

今見他默然，瞞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慙墮

不執解語

有智

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苗雪之茶等事，可

笑而多智術之

人

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宝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了，頑子

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未推，宝玉泪痕滿面

正是無可奈何之時

襲人便笑道

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自然不出去了，宝玉見這話有文章

宝玉不

便說道：你別說，我还要怎麼留你？我自己也難說了

二人素常情義

襲人笑道

俗們素日好處，再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

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是不出去的

宝玉忙笑道：你說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好親姐

疊二語活見從絲上走一宝玉下來如聞其呼

見其笑

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

而三百不成話却是金玉

只求你

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

脂硯齋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始

此之語諸公請如何解得如何解得。所引者正為此偏于功時一飛灰還不

此之語諸公請如何解得如何解得。所引者正為此偏于功時一飛灰還不

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

灰還有知識奇之不可甚言矣余則謂人尚無知

識者多

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也怪不得你

們了。那時還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里去就去了。

是聰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

呢愈妙

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為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宝玉忙

余皆不知只竟悲感難言奇

說道再不要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

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

在別人跟前你別只會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

宝玉又誚謗讀

能一見如何也教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讀

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經他心里有氣又愧，而且背前背後
 亂說那些混話九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子叫作祿蠹，二字從古未見，謂之可殺余却最又說只除明之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

喜便另出已意混編纂出來的

寶玉目中猶有明：德三字心中猶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謂之瘋傻不肖

這些話怎麼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敢說

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

又作是語說不

是作者瞞人之處也

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

一件是婦女心調脂弄粉

二件若不如呼亦非空玉

還有更要緊的一件

又作此一

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

胭脂了

此一句是聞所未聞之語宜手其父母嚴責也

與那愛紅的毛病兒

凡的寶玉道

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

情的就是了

總包括盡矣其所謂花醉語者大笑不絕凡爲先女之分也

你若果

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

在

金玉笑道你這里長遠了不怕沒八人

轎你生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望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生了也

沒甚趣

調侃不淡然在襲人能作是語定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花醉語也

二人正

話說一段乃襲

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着三

更了

談聽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姪子來問我

卿滿心滿意

答應聽了室王命取表來

又

應前

看時果然針已指到寅正

是則是未的寫法若

兄弟終身心

形容自高鍾則是自鳴鍾各盡其

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

千安萬當最

是神妙

余聞至此亦爲展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大熱先時还作掙的住次後捱不

襲卿一笑

住只要睡看目而和衣淌在炕上室王忙回了舅母傳醫

下

下

視說道不過傷感

丁亥春時

風寒吃一兩劑藥

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

他蓋上被渥汗。宝玉自去代玉房中來看視。為下文留地步彼時代玉自在床上

歇午了。環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宝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里間，只

見代玉睡在那里，忙去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總住了好姐，又聞好妹，大約

字未嘗暫總吃了飯，又睡，竟將代玉喚醒。若是一日之中一時之內，以此六丁

有口角，嫌總吃了飯，又睡，竟將代玉喚醒。未便生不執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

有許多戲形，鬼狀等醜態，不言矣。此却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淨淫

場是也。代玉見是宝玉，因說道：「你且出去性性，我前兒開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

補出姦性態渾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

困去就好了。身代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

去開會子。再來，宝玉推他道：「我往那兒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所謂只有一聲

代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這兒，那邊去罷。」寔寔的坐着，倦們說話。

兜室王道我也歪着代王道你就歪着宝王道沒有枕頭

綿纏密秘入微 俗們

在一個枕頭上

更妙漸逼漸近所謂意綿：也

代王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來

如開

枕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丫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丫驢婆子

的代玉听了睜開眼野眼起身起身笑道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王

妙之至想見其態 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將自己的

度

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倒下代玉因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扣大

想見其綿纏

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

的指甲刮破了妙極補出素 宝玉側身躲閃對推紅看 笑道不是我的只怕是纔剛替他

們淘淚胭脂膏子搽上了一点兒遇與機文手免於怕紅院晚極時 說着便我

手帕子要揩拭代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

想見情之脉：意之綿口

內說道你又幹這事了

又是功成

幹也罷了

一轉細拉过方是掣卿不比別人一水固執死功

到

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

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

李舌封好兒

補前文之未到伏後文之緣脉

吹到舅

耳躲又有大家不干淨惹氣

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以管楚何能使大家不干淨哉今偏大家不干淨則知賈母如何骨孫賈子想于聚反自己心中多

一句描寫王制寶

托出

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代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

壬子年

寶玉一把便將代玉的袖

子

拉住要照龍着何物代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

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裏來的代玉道連我也不知道

正是按誘

三人在氣中忘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讀之曰美人忘容花則忘香此則代玉不知白骨肉中之香同

想必是櫃子里頭的香氣衣服上熨染的也未可知

有理

寶玉搖頭道未必這

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毯子香袋子的香

自然

代玉冷笑道

冷笑便是

文章

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

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

活單兒一熱不

我有的是那

些俗香罷了

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利害也不知

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奮身起來將兩支手呵了兩口

活画

便伸手向代

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乱撓代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乱撓便笑的喘

不過氣來口里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怕了

如見如聞

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还

說這些不說了代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髮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

奇問

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

一時原難解終避代鄉一尋正在此

目問什麼暖

香代玉點頭嘆笑道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既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

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

是黛玉先活面然这是阿翠一生心事故每不自禁

宝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代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

聞了不住代玉奪了手道这可該去了宝玉笑道去不能僭們廝文文的淌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代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玉室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先一總代玉只不理室玉問他几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

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代玉只不答室玉只怕他

睡出病來
原來只為傷人嘲笑所以放蕩無忌處不特此便哄他道暖啲你們揚州衙門里有一件

一件耳

大故事你可知道代玉見他說的野事直又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

事室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謝道

楊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

代玉

山名洞名聲兒已如之矣

笑道就是扯謊自來也沒聽見

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

謝不完的

代玉道你且說宝玉又詢

林子洞里原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

耗子升座且議

事自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何今之耗子猶穿壁噬物其升座者置而不問哉

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湏得乘此

打劫些米方妙

議的是這事宜乎為

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

原來能

便是小耗

前去打听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听已畢惟有山下廟里果米

最多

廟里原來最多

老耗問米有几樣果有几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

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耗听了大喜即時点

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
 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五兄也知這件以拾這為妙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玉一種目又拔令箭
 問誰去偷香玉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玉老耗並眾耗見
 他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術
 無邊口齒伶俐机謀深遠凡三句暗為代玉作許說此去言比他們偷的还巧
 呢眾耗忙問如何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变也变
 成個香玉滾在香玉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見却暗裏的用分身法搬運漸
 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妨此法不能防矣可惜這樣才情這樣學術却只一耗耳
 眾耗听了都道却妙只是不知怎麼个变法你先变個我們照
 照小耗听了笑道這個不准等我变來說畢搖身說变竟变了一個最標緻美

玉堂書是要與小
慧語香院則有愈
竟生動活潑其前
以代玉堂以宜叙
物犯不犯好看執
丁亥春明筆

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道走錯了走錯了原說走果子的如何走出小姐來
了尔未說走錯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識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玉却不
知盜課林老爺的小姐緣是真正香玉呢前而有試才題對額故緊接此一篇
無稽札話有無則可此無則不可蓋
前傳金玉之懶為者此傳金玉不得不為者世人誹謗無碍獎代玉听了翻身
來不必

爬起来攙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捧的
宝玉連、央告說好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這個故
典來代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宝釵走來妙笑問誰
說故典呢我也听、代玉忙讓坐笑道你瞧、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
宝釵笑道原來是宝兄弟怨不得他、肚子裏的故典原多妙諷只是可惜一
件妙九訣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更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里的芭蕉詩就

談記得眼前的到想不起來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

與前拭汗二字
針對不知此書

何妙了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詼諧各得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代玉

之諷則偏見越此則正而趣二人真是對手而不相犯

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代玉听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這里只听室玉房中一片聲嚷吵鬧起來正是

此同室之作 三回方妙 林妙錄
之入遺編 玉盤歌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四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譴嬌音

話說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宝釵撞来諷刺宝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
 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訛刺取笑那宝玉正恐代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
 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之法（細釋）云宝玉亦知醫理却只是在頰叙等人前方露赤
 兩村等經情人前如痴如呆笑令人可恨但兩村等視宝玉不是人物豈知宝
 玉視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与接談也宝玉之情痴十六手假手看官細評
 幸而宝玉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
 起來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喊）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
 罷了你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襲）襲鄉能使襲鄉一讚愈見彼之
 為人矣現者諸公以為如何

的這室叙行

室王忙要赶過來室叙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列
要讓他一步為是

室叙如何理者

室王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嬌、柱

省拐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

活像王奶奶罵了頭

小娼婦我抬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

模大撒的倘在炕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

看這句說他批書人批了

王不理我听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凡兩臭銀子買來的毛了頭這屋里你就作

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室王不哄襲人

金昨方一處

先尸道李嬌：不過為他倘省生氣少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臉眉頭原沒看

見你老人家等語後來只管听他說哄室王挺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

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室王雖听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

辨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們李嬌：听了這話並發氣起

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真有是話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

真有是事

不是襲人拿下馬來宛然宛然的我都何國語難解知道那此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

我切金手話把你奶了這座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傍還着了頭們要我的

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代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說媽：你老人家担

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媽、見他二人四字批：是堪重二人身分來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苦

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撈、叨、說个不清好極妙極畢肖如巧風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贏

賬听得後面聲嚷動便知是李媽、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我上文正值他今見輸

了錢有金手話還起于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媽、笑道好媽、別生氣大郎下老太太

太緣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難道反不知道

規矩在这里嚷起來叫老太、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

初為乳母時雖時時

泣久傳母奶惟係

脈石既記無別文

並座字在此

壬午孟夏

晴窗老人

西雪玉機神

西方星正文製

一石文松昌衣

繫人有始有終

余只見有一

膝清時與

神廟魁宮玉

等五六袖被

惜聞者迷失

嘆

丁亥夏

晴窗

一段特為臨紅襲人

情定苦宮三婢

情見誠身分而寫

已卯冬

傳勿注：看玄 何等現成何等自然的 是鳳卿筆法

燒的滾熱的整鷄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媽：脚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還

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了沒臉強如受那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寶釵代玉隨着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這一阵風未把

心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嘆道這又不知是那裏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

兒又不知是那丫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實在傍笑道誰又不

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

一面拉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你这会子又為我得罪这些人這還

不殺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

吞聲安慰他仍旧躺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他歪在傍邊勸他只養

着病別想着^這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事生氣這屋裏一刻
 還站不^這得^這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樣纔好呢時常我勸你
 別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的
 好話^{性孤獨子等語來塞}不好听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室玉煩惱只得又
 免強忍着一時誰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菜來室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叫他
 起來自己便端着就挑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
 飯到底老^{心中町、刺、正意語也}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也的
 倘一倘也好室玉听说只得替他去了替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
 畢飯賈母犹欲同那几个老管家娘、閨婢解悶室玉^整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
 見襲人^整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窗綺霞秋紋碧痕都弄熱鬧我

麝月內三語
令余酸鼻正
謂對景傷情
丁亥夏
時笏

死夫琥珀等要戲去了，獨見麝月一個人在外間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笑問：「道你怎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些，還不殺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正文這屋里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里上頭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媽子們，老夭拔地伏侍一天，也該叫他們歇一歇了。頭子們也是伏侍了一天，這會子还不叫他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裏看着宝玉，听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裏坐着，你放心去罷。」作欲騰看官又低低書人看去了麝月道：「你既在這裏，越發不用去了。偌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偌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疼，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金剛仙事如此麝月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金剛仙事如此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篦，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所為

情慾滿紙全
人叫絕
壬午九月

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雖交玉蓋，還沒吃到上頭了。」宝玉笑道：「你來。」

我也替你罷。一覽晴雯道：「我沒那麼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擰簾子出去了。」宝玉

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宝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裏就只是

他磨牙。」麝月聽說忙也向鏡中擺手，宝玉會意，忽听「噫」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

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借們到得說：「麝月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

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

一經出去了。周上一段兒，女口舌却罵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宝玉寶釵

寶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方」，看麝月一語，宝玉便依從此話，可見

襲人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輕

林去，正見此時都在幼時，雖微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稟天真之性，善惡不一，性

後漸大，漸生心矣。但現着九兒見晴雯，諸人則惡之何惡也哉？要知自古及今，愈

是尤物，其猜忌妬愈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可令人憎愛？復惜哉！然

月下亦頗有或調或妬輕俏艷麗等說不過一時取樂買笑耳非切實一味妬才嫉賢也是以高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知矣故現書諸君子不必惡晴雯正談感情晴雯金閨綉閣中生色方是

這里宝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在夜間發了汗禿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放了心因飯後是到薛姨媽這邊來閑粧彼時正月內李房中放年李閨閣中忌針却都是閑時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宝釵素習看他亦如宝玉並沒他意今兒听他要頑讓他上坐坐了一處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欢喜後來接連輸了几盤便有些着急赶着這盤正談自己擲骰子若擲了七點便贏若擲了六點下談鶯兒擲三點就贏了目拿起骰子來恨命一擲一丁作定了五那一丁乱轉鶯兒

這環兒先贏
也是天生地設
現成文字
己卯冬夜

拍着手尸好看叫比么嫉愁如嫉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公來賈

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也好看鴛兒便說分明是個公

寶釵見賈環急了便愁鴛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还不放下

錢來呢鴛兒滿心委屈見寶釵說不敢則声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

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在眼里前兒倒休我和老爺頑他輸了那此

也沒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了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哭了寶釵不等說

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

太現者至此有不蠢的說着便哭了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鴛

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况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声寶釵素知他家

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系兒却不不錯知那寶玉是不

又用諱人語

看官

已卯冬底

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疎了。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數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數意？因他自幼姊妹輩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爵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九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數意，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國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述其大槩的情理，就罢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總讓他三分，如今寶釵恐怕寶玉教訓他，到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里，發什麼？這里不好。」

你別處頑去你天：念書到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
 棄了這件取那個難到你守着這件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取
 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一會子堆到笑取樂頑了不成到
 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環听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日間又是
 那里墊了蹄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宝姐：頑的鶯兒欺負我
 賴我的錢宝玉哥：攆我來了趙姨娘道誰叫你上高抬攀去了下流沒臉
 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
 听在内便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麼了环兄弟小猴子家一半点兒錯了你
 只教導他說這些話作什麼兒也怎麼去還有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呸
 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与你什麼相干环兄弟出來跟我

好是假親生

句竟成中

殷趙媛寔雅芳

言至此方知

題標用彈字

甚妥協

己卯冬

頑去買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忙的出來趙姨娘也

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

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孃就同那個頑你不聽我的話反叫這

此人的歪心邪意，挑唆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壞心，还只

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几个錢就這麼个樣兒賈環是問只得諾諾的回說輸了

二百鳳姐道：「虧你还是爺爺輸了二百錢，就這様四頭叫曹兒去取一吊錢。」

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在這廬下流狐媚子我先打

了你打發人告訴李里皮不揭了你的為你不尊重你的奇牙養不

是我攔着寫心脚把你的腸子寫出來了喝命去罷賈環諾的跟了豐兒得

錢自己^{三字家看}和^{環哥}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
一段大家子奴才的吻兒如見如聞正為不

等着二字太
有神情看官
閉目想思方
知趣味非批
書人謾推也
已卯冬夜

餘風亦可繼索事之盛諸公當為且說宝玉正和宝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
如何 妙極九宝玉宝釵正閒相遇時非代玉來即湘雲來是恐或漏文章之
娘來了 精華也若不如以則宝玉久生忘情必被宝卿見素杜絕後文成其夫
婦時無可談曰之情有何趣 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釵笑道等着俗們兩個一
未幾
奔走瞧他去了說着下了炕同宝玉一奔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
說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廝見 寫湘雲又一筆法特犯 正值林黛玉在傍回問
宝玉在那里的宝玉便說在宝姐家的代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里伴住
法故机括一動而不出
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宝玉笑道只許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里
一倘就說這話林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
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來問道
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在那里和別人說笑一會子

又来自已納悶林代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
着你自己作賤了身子呢林代玉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宝玉道
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林代玉道偏說死我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長
命百歲的如何宝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開我还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净代
玉忙道正是了要是怎樣開不如死了干净宝玉道我說我自己死了干净別
听錯了話賴人正說着宝釵走來道史大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宝玉走了此
宝釵尚未知他二人心性故来劝復又察其心性故擲之 這里代玉越發氣悶

只向窓前流淚沒兩盞茶的工夫宝玉仍來了

蓋宝玉亦是心中只有代玉見宝釵难却其意故暫隱彼去以

免宝釵之情故少坐仍

林代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宝玉見了這

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軟語溫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代

石鼓作用如此筆法

的富湘中是
 正文只用三卷書
 互其書公林小角
 口王用鼓出同
 仍乃了局再同十
 句委言百照溫
 態正情先未
 完之時湘中突
 在號嬌音之文
 終見真已會弄
 有家私之華
 也丁亥夏
 晴筆史

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還會念又會作又會罵
 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未死活還我去罷了宝玉听了
 忙上來悄的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問疎先不借後也不知道
 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偈們是姑舅姊妹宝姐是兩姨姊妹論
 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你先來偈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
 纔來的豈有丁為他疎你的林代玉呼道我難道為叫你疎他我成了什麼
 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宝王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
 不知我的心不成此二語不独現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
 林此則更自己亦不解皆随口說出耳若現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是宝林
 之流則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万不可記此二句不
 解錯謗宝林及石頭林代玉听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喚
 作者等入

怪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己，這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麼到反了？青衫披風脫了呢？

真：奇絕妙！真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以奇句，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

宝玉笑道：「何常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爆就脫了。」林黛玉嘆道：「四春傷了風，

又該饑著吵吃的了。」

一語仍歸兒女本傳，却又輕。抹去也。

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

來，笑道：「二哥，林姐，你們天，一處頑，我好不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代

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奇，愛奇的。」

回來，趕圍棋兒，又說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李慣了他，明兒連你還

咬起來呢？」

可笑近之壁，史中滿然羞花，閉月，鶯啼燕語，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

咬舌二字，加以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我不抽見，陋且更李輕俏，嬌媚儼然一嬌態，湘雲立于絛上，掩卷合目，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內，然後將

滿然鶯啼燕語之字，蘇填囊

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

害可也。

此作者故筆
寫非復叙
已卯冬夜

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
伏你代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宝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笑不如
你他怎麼不及你呢代玉听了冷笑道我當時誰原來是我那里敢挑他呢
宝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
着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刻你可听愛尼去阿弥陀佛那纔現在
我眼里說的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此回文字重作輕抹得力處是鳳姐拉李嬭去惜环哥彈壓趙姨 細致處
宝釵為李嬭劝宝玉安慰环哥斷喝鶯兒 至急為難處是宝釵論心 無可
奈何處是就拿今日天氣比 湘雲冷笑道我當誰原來是他 冷眼最好看
處是宝釵代玉看凤姐拉李嬭云這一陣風玉麝一卽湘雲到宝玉就走宝釵

咲說等着湘雲大笑大說顰兒李咬舌湘雲念佛跑了
數郎可使看官于紙上能耳聞目觀其音其形之丈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

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失其姓氏惟見其詩意駭警故錄於斯

自執金矛又執戈

自相戕戮自張羅

茜紗公子情無限

脂硯先生恨幾多

是幻是真空歷遍

閑風閑月在吟哦

情機轉得情天破

情不情兮奈我何

凡是書題者不可此為絕調詩句警拔且深知擬書底裡惜乎失石矣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見後卅回猶不見此之妙此曰娇嗔歲宝玉軟語救賈璉後曰薛宝釵借詞含諷諫王熙鳳知命強英雄今只淺二婢說起後則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襲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襲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兒之賈璉亦

他日之平兒他日之賈璉也何今日之玉猶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璉猶可救他日之璉已不能救耶箴與諫無異也而襲人安在哉寧不悲乎救與強無別也甚矣今日平兒救此日阿鳳英氣何如是也他日之強何身微運塞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變遷如此光陰

今日寫襲人後文寫寶釵今日寫平兒後文寫阿鳳文是一樣情理景况光陰事却天壤矣多少恨泪洒出此兩回書

此回襲人三大功直與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石頭記

第二十四回 至三十四回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賢寵衣嬌噴歲宝玉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醉金剛輕財向義俠
壓魔法姊弟逢五鬼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享福人福深还禱福
宝釵借扇机帶双猷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製灯謎賈政悲識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紅樓夢通灵遇双真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理香塚飛燕泣殘紅
薛宝釵羞籠紅麝串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椿灵副藹痴及局外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赶上宝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里就赶上了林黛玉赶到門前被宝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罷林黛玉撇着手說道我若饒過雲免在再不活着湘雲見宝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出來寫得湘雲与宝玉又親厚之極却不見跡迹黛玉是何情思耶便立住腳笑道好姐：饒我這一遭罢恰至宝釵未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宝兄弟分上却丟開手罢好極極玉釵雲三人已難解難分挿入宝釵云我勸你兩個看宝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將四人一齊籠住不知孰進孰退孰親孰疏真好文字

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

利真寔堪愛堪怜

宝玉劝

道誰敢美你：

戲

不打趣他：烏敢說你

好二字連二他字華灼之至

四人正難分解

好前三人今忽

四人俱是書中正眼不可少矣

有人來請吃飯方往那邊來

好文章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若只管講：不已則成何文矣

那天早又掌灯時分王夫人李統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

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

前文代玉未末時湘雲室玉則賈母今湘雲已去代玉既末

年歲漸成室玉各自有房代玉亦各有房故湘雲自應同代玉一處也

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

時襲人來推了几次方面自己房中來睡次日天明時便披衣靸鞋往代玉房

中來時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見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林代玉

寫代玉身分處

藏密

裏省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

一個睡態

那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

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

又一睡態寫代玉之睡態

儼然就是嬌弱女子可恰湘雲之態則儼然是个嬌態女兒可愛真是人：俱盡人：俱盡了：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

宝玉見了嘆道

嘆字奇除玉卿外也人見之自曰善也

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嘆肩窩

疼了一面說一面輕

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不醒不醒竟得有人就猜着定是

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

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宝玉嘆道這天

还早呢你起來照

代玉道你先出去一絲不挂讓我們起來宝玉听了轉身出至外边

代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宝玉復又進來生在鏡台傍边只見紫

鵲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宝玉道外紅兩把站着我起

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外紅兩把灣腰洗了兩把紫鵲何過香

皂去宝玉道這盆里的就不必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

今收人燈點一不滿意

這個毛病免多早晚纔改宝玉也不理忙的要過青盥擦了牙漱了口完畢

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嘆道好妹替我梳上頭罢湘雲道這可不能

忘了二字在情態了。宝玉笑道：好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

宝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几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

口口自是，在房而千妹：万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來一梳篦。在家不帶冠，並不總

出投筆人却怪角，只將四圍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掃了，總編一根大編，紅絲結住，自髮

何處沒想雲成此天然對答。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珠，下面有金墜，腳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

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宝玉道：「一顆湘雲

到便宜他四字道，必定是外頭丟掉下來，不妨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妙說道：到便宜他四字

上忘了二字是，多周可惜了的四字，今天一代玉一傍，盟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了，也不知

一氣而弄掉一，是給了人，怕什麼帶去了？宝玉不答。有神理，因鏡台兩邊俱是粧奩等物，順手

拿起來，實玩。何實玩也，不覓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走襲人勸

拿起來，實玩。何實玩也，不覓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走襲人勸

拿起來，實玩。何實玩也，不覓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走襲人勸

因又怕史湘雲說

好極的是
金玉也

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掠着辮子便

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總改

過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只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

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寶兄那里還有在家里的

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听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

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傍風寶釵听了心中暗忖道到別有錯

了這個了頭听说話到有些識見此是寶釵初試已下漸成知己蓋寶釵以此

寶釵便在炕上坐了好這面細看寶釵待人接物不諱不隱不遠不近感之人

襲卿笑二人文字此間為慢的閑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寄語留神觀察其

言語志量深可敬愛四字包羅許多文章單是不似近之詞口便云非謂女子

之可比者此句大深然襲人故佳矣不審此句是大手眼

一時宝玉來了，寶釵方出去。

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遜。何也？宝玉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安之。至黛玉，則寶釵前

反生遠心。我蓋寶釵之行止端，屬最嚴不可輕犯。黛玉欲近之而恐一時有誤，故不敢押犯也。寶釵待下，愿曲且和平，兒密何及？于兄弟前有遠心，我蓋寶玉之形景已泥于肉，洵近之則恐不遜，反成遠焉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安相遠之至也。至釵，允于宝玉，安近之至矣。却遠之至也。不無淡文。如何反較勝前口語，更何期哉？

此一回，將宝玉襲人釵釵雲等行止大略一描已略。後大觀園中文字，也今詳敘于此，後久不思矣。

是寶釵大略不可細心尋過。 宝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和你說的這此詞

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我那里知道。」

你們的原故，宝玉听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嘆道：「怎麼動了真

氣？」寶玉如此襲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恹今已後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

伏侍，你再別來支使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

倒下翻如餅慈假態至矣 宝玉見了這般景况深為駭異好可知未嘗見凡者但漢認真此態為罕

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句聲兒前面說態如 宝玉無了

主意因見麝月進來偏麝月來 便問道姐：怎玄了如見 麝月道我知道麼問

你自己便明白了又好 宝玉聽說呆了一回自竟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

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已床上歪下襲人听他半日無動靜微的

打躬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蓬來替他剛壓上只听忽的一聲宝玉便掀

過去也仍合目粧睡鴛鴦 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

後我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聲兒如何宝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玄了你

又劝我你劝我也罷了這是委實了 纔剛又沒見你劝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

還摸不著是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恼了我何嘗听见你劝我什麼話了襲人

石頭記每用
詞語家無
不精絕奇絕
且總不竟相
犯

壬午九月
時節

去是國語却從有生以來肺腑中出千片生

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說呢正鬧著寶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
胡乱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边抹骨牌
宝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里間來麝
月只得跟進來宝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了
兩個小丫頭進來宝玉拿一本書看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見兩個小丫
頭在地下點著一個大氍毹的生得十分水秀二字奇絕多少蛟態包括一
至今野史中無有此文也
宝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便說叫蕙香也好宝玉便問是誰起的蕙香
道我原叫芸香的原是花大姐改了的蕙香宝玉道正經該叫晴氣罷了什
麼蕙香呢好極趣極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宝玉道你弟兄幾個的蕙香道我
第四個的宝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

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花襲人三子在此

一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桌吃襲人和

麝月在外間听了

不振嘴而笑

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

此是襲卿弟一功也

也不和姊

妹了頭等廝鬧

此是襲卿弟二功也

自己悶的只不過拿省書解悶或弄筆

墨

此集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微補小益所謂襲卿有三大功也

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四兒是

個聰敏乖巧不過的頭

又是一個有靈無益者作者一生為此所恨批者一生亦為此所恨于閱卷見此如此人也人故為喜余

犯犯恨蓋四字恨人甚矣被恨者深感此批

見宝玉用他；變盡方法籠絡宝玉

他好但不知襲卿之心忍何如

至晚飯後宝玉因吃了兩杯酒眠榻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

有與今日却冷清；的一人对灯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

意已後越來

此是王惡功此是第一大病也

若拿出做上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

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也

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便权當他們

死了毫無牽掛更能怡然自悅

此意却好但裏面半不悲如此意也金玉之情

人莫忍為者有在便半却則則則則此是金玉三大病也金玉有情惱之毒亦也
而心毒故使之方家懸崖撒手一同若他之得金銀一喜爾目之轉豈能棄而
而僧哉上一

正看至外篇一祛匿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

珠小盜不起焚符破壘而民朴鄙刻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

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鏢絕箏瑟塞替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

散五采膠雅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稟規矩攬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此上語
本莊子

看至此意趣洋洋：趣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

起白酒興不無散廟而閨閣始人含其動矣寄戕室釵之仙姿灰黛玉之

而後是非者閨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動則無參商之虞矣其仙姿無惡愛之心矣反其

自站地步靈

靈寂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廟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隊所以迷眩纏陷天下

謂余何人耶

敢謂莊子夢者也

直以莊子

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省枕便

就

忽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

極怪極主筆

此批是

明方醒

怡然自得

翻身有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

神極之筆誠思襲人不來同卧亦不成文字來同卧更不同成

何後想怎不令

襲卿之所

便也

翻身有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

神極之筆誠思襲人不來同卧亦不成文字來同卧更不同成

人叫絕

已卯冬夜

這亦暗露玉

兄兩窓淨几

不寂不離之

工業

午午孟夏

想寶玉一旦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生睡得今忽見寶玉如

此料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

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開他的手嘆道你到底怎

想寶玉一旦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生睡得今忽見寶玉如
此料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
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開他的手嘆道你到底怎

趙香梗先生秋
了連問几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
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里去梳
櫥根偶諱內窺
洗再遲了就趕不上
說得好 寶王道我過那里去
問得更好 襲人冷笑道你問我
州少陵台有子
美詞為郡守嘆
為已詞先生嘆
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
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
子美生遭喪亂
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
寶王笑道你今還記有呢
襲人道一百年還記有呢
奔走無家孰料
比不得拿省我的話
當年後教林
又用紅筆描寫看官
片瓦猶遺貪吏
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
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
說道我
之毒手甚矣才
再不听你說就同這個一樣
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是何苦來
人之厄也固改
听不听什麼要緊也
值得這種樣子
寶王道你心里那知道我心里急襲人嘆
公茅屋為秋風
听不听什麼要緊也
值得這種樣子
寶王道你心里那知道我心里急襲人嘆
所破歌數句為道
自此 你也知道有急麼
可知我心里怎麼樣快起來
洗臉去要說有二人方

仁孝事

少陸鮮朝少陵起來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後誰知代玉走來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翻美案上書
遺像太守欺無看可巧翻出昨免的莊子來看至所債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債書
力忌能對面為一絕云

盜賊公然折克

非已祠傍人有

口呼不得夢歸

來兮聞嘆息白

日無光天地黑

安得曠宅千萬

官太守取之不

盡生欽願公祠

免毀安如山墳

無端美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易得痛快非聲兒不可真好聲兒真好聲兒好詩若云知音者聲兒也至此方允哉玉半回不用金玉日此詩若長若短亦是大手法

馬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人大姐病了正乱着

請大夫來診脉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

王夫人鳳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虽險却順到还不妨預備

桑玉猪尾要緊鳳姐听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瘞疹娘一面

之令人感慨悲

憤心常取

壬午九月因

索書甚迫始

誌于此非批

石頭記也

債莊子肉數

句真是打眼

脂陣坐透紅

粉團男團生

面之文無可

評索

又借阿寶詩自扣都

取可見余前批不

謬已卯冬夜

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

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幾個一面寫得如見其景外面又打掃淨室裁的兩個

醫生輪流斟酌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此二字齊戒鳳

姐與平兒都隨着王夫人日供奉娘：那個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

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出火不想榮國府內

有一個極不成器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今是多也人見他懦弱無能

都喚他作多渾虫更好今之渾虫更多也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

方二十未往年紀生得有几人才見者無不羨愛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

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

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異常輕浮無比眾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更如今賈

更如今賈

寶土不見詩是
後文留也石
既記竭力所在

丁亥夏
時分雙

一部書中只有
此一處極奇

連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惧娇妻外，要寵不曾下得
手。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連，只恨沒空。今聞賈連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走
兩淌去招惹。的賈連似飢鼠一般，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掩遮
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為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
是夜二鼓，人定多，渾虫醉昏在炕，賈連便滴了手，相會進門，一見其態，早已魄
飛魂散，也不用情談。款叙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
男子接身，便查遍身筋骨，癱軟。濕極處使男子如卧棉上。如此境界，自勝而
更兼濕態。此為後文寶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連恨
不得連身化在他身上。親極之語那媳婦故作良言，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
兒，供有娘，你也談忌兩日到為我賊了身子，快為了我，這里罷賈連一面火

之強迫不石敢記大法不法果是並不滿服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了驚天動地之文如何不知下文怎樣

他已裝帶知道平兒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我樣子平兒忙

答應了我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向平兒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

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以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下兩件細

細的查了查也不少看玉手不為要明說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平兒笑道不丟萬

幸誰還添出來呢可兒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干净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

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于頭髮指甲都是東西好何鳳令人一夕說的賈

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未鴉抹膝使眼色兒平兒只輕

省看不見有心主意因嘆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的心一樣我就怕有這個苗神搜了

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親自翻弄

一遍去

好平兒遍天下
快內者來感謝

鳳姐笑道：「傻丫頭！」

可嘆可嘆
不知誰使

他便有這些東西，那

里就叫他們翻着。

好所風好文字在佛國中女史口角小事
讀之無不聰明得失痴心真假之感

說自尋了樣子。

又上去了，平兒指着鳳姐。

好有鳳姐
這件小事怎玄回謝我呢
故俏如見

卿卿月

喜的個賈璉身癢難撓，跑上來撓着心肝腸，好亂叫，亂謝平兒，仍拿了。

頭髮，笑道：「這是我一生的把病了，好就好，不好就抖，出這事來，賈璉，笑道：「你

只好生收着，要千萬別抖。他知道口里說着，瞧他不妨，便撓了過來，笑道：「你拿

着，終是禍患，不如我燒了他完事。」

妙說使平兒再不致泄漏故仍用
賈璉捨同謀人遺失機過疎也

一面說

着，一面便撓着靴掖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東西，過了河就折橋，明兒還想

我替你撒謊，賈璉見他狡猾動情，便接首求次，被平兒奪手跑了，急的賈璉

灣着腰恨道：「死促狹小淫婦，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

醜態如見淫聲如聞
今古淫風未有之事法

平兒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了

如他之語正是理孝工夫所謂不可正臉風月鑑也

難道圖你受用一回叫他知道又不待見我

鳳姐醋起！平兒前說如是況他人手余為風姐必是這子語

人兒者不信今平史說出點平名字

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確打個稀爛他

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

女人料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呸」就不怕我吃

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

無理之甚却是妙極趣談天下機內者皆憑之談皆如此

平兒道他醋你使得

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坏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

他了賈璉道你兩個

本是一路神机

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几行動都存坏心多早晚

都死在我手里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兩

個人不在屋里說怎忘跑出一個來隔窗窺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窗內接道

此等章法
在戲場上消
來一筆

你可問他到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好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
作什麼鳳姐兒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說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
笑道笑字妙平兒反正是色眼姐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呀我說出好話來了說
省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自己先擇簾子進來往那邊去了平兒鳳姐白掀簾子進
來說道平兒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听了已記
跑到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廝利害恁此到伏他了鳳姐道都是你
慣的他我只和你說賈璉聽說忙道你兩個不和又拿我來作人我縣衙你們
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賈璉道我就來鳳姐道我有話和你商量不知商
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收後淡雅之至

正是

淑女從來多抱怨

嬌妻自古便含酸

萬世裙釵
二結包
今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室玉悟禪机

製灯謎賈政悲識語

話說賈璉听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薛姊妹的生日好你到底怎樣呢賈璉道我知道怎樣你連多少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到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里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有心机人賈璉听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有比例在此那林妹妹在此就是比例往年怎玄給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在此就是了此例引的極是無怪賈政賈政看以鳳姐听了冷笑道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張務也

修薛林作既至
愛至者書則不
失批筆人本
集

丁亥夏
晴窗生

了但昨^昨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笑得將筭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來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比林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們想有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嘆道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教了我還怪你說有一竟去了不在話下一段

題綱寫得如見如聞且不失前篇俱內之旨最奇者代玉乃賈母溺愛之人也不圖為作生辰却云特惹与宝釵宴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篇通都皆用此法

篇是也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过了你宝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宝釵生

前看鳳姐同璉
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四字評例代玉是以特從賈母眼中寫出

作生。教誨甚
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寫出大君高貴世家之常事耳

這西此見賈母
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值酒戲鳳姐奏趣笑道一個老宗祖給孩子們

獨資方知作者
然祭也

富巧恩心机
作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戲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

絲毫漏筆
得自己花上几兩已我的我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作東西這意

已解今夜
思還叫我陪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因的逼的壓塌了箱

小科諷解順
子底只是勒指我們奔眼者誰不是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宝兄弟

却為僧當伏
項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已只留于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

線
別苦了我們這個殺酒的殺戲的說的滿屋里都咲起來賈母亦咲

壬午九月
道你們听這嘴我也笑會說的怎麼說不過這候兒你婆也不敢強

講你和我哪？的鳳姐笑道我婆也是一樣的疼宝玉我也沒處去訴

冤到說我強嘴說着又引有賈母笑了一回

正文在此一句

賈母十分喜悅到晚間衆

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宝釵愛

听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

之食便摠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說了出來

看他寫宝釵此舉如何

賈母更加欢

悅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礼去王夫人鳳姐代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

一不湏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台

另有大礼所用之戲

台也廣門風情斷不

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皆有

是賈母好熱鬧之故

就

在賈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

是家宴非來鬧戲故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

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宝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

鳳姐點戲
頑執筆事
知者聊笑不

將代玉亦笑為自己人
奇甚
不可少
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林代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起
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看那一齣我好點林代玉冷笑道
你既這樣說你特叫一班戲來揀我愛听的唱給我看这会
子犯不上耽省人借光免問我

好听的極令人
絕倒

宝玉笑道这有

什麼難的明免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俗們的尤免一面
說一面拉起他來携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定先
叫宝釵點宝釵推讓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摺西遊記
是順賈母之心
賈母自是欢喜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亦知賈母喜熱

開更喜譔笑科譚

寫得週到想得奇趣寔是必真
有之

便点了一

怨夫

前批書者聊
今丁亥夏
刻朽物殺
寧不痛乎

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後便命代玉先議風
是非待風先而後玉也蓋亦素喜風朝吹得趣之故今故命彼
點彼亦自知並無不推諉承命一點便合其意此篇是賈母取樂
非禮筵大典故如代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日原

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俗們只管俗們的別理他們我已
已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經便
宜還讓他們点呢說着大家都笑了代玉方点了一齣不題
妙蓋代玉不喜看戲也正是与後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見此
時不通草；隨衆而已非心之所愿也

然後宝玉史湘雲迎探惜李執等俱各点了接換齣扮演至
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宝釵点宝釵点了一齣魯智深醉鬧
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戲宝釵道你白听了这几年

的戲那里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宝玉道我從來怕這些

熱鬧宝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你还笑不知戲呢是極宝釵可謂博學矣不似黛玉只一壯

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李問如此宝釵是也

你過來告訴我這一齣戲熱鬧不熱鬧是一套

北点降唇鏗鏘頓挫音韻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

的極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見說的这般好便湊進未央告好姐：念于我听？

宝釵便念道慢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

离乍赤條：未去無牽掛那里討煩惱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此瀾出自山門傳奇近之唱者將一任俺改為早禪却無理不通之甚必從一任俺三字則隨緣二字方不脫落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稱不已又讚宝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

罷還沒唱山門你到瘋了

趣極今古利口莫過于優伶此一語諧優伶亦不得如此急速得趣可謂才人有技也一段醋

湘雲握春二柳
正事無不可對
人言方性

丁未夏
晴窗叟

意可說的湘雲也咲了于是大家看戲至晚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丑的
與一個作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亦發可伶見是賈母眼中之肉之趣因問年紀
那小丑總十一歲小丑總九歲大家嘆息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菜與他
兩個又另外賞錢兩串鳳姐咲道這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
出來寶釵心里也知道便只一咲不肯說如比寶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
不教史湘雲接有咲道到像林姊姊的模樣兒口直心快無有不可說
玉听了忙把湘雲睨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却都听了這話留神細看
都咲起來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湘雲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
包打開收拾都包了起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日子再包不遲湘雲
道明兒一早就走在这里作什麼看人家的舅子眼睛什麼意思此是真協

弄筆兒之妙可比然錯怪室玉矣亦不可不細

室玉听了這話忙赶近前拉他說

道好妹：你錯怪了我林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
皆因怕他惱誰知你傷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你我是怕得罪了他所以
絕使眼色你這會子惱我不但辜負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別人
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与我何干呢湘雲捧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
哄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別人說他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
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也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使
不得室玉急的說道我到是為你反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外心
立刻就化成灰叫萬人踐踏千古未聞之誓懇切尽情室玉此刻之心為如何

湘雲道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正話

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恼的人會轄治你的人此乃誰听去別叫我碎

你說有一逕至賈母里間忿忿的倘省去了宝玉沒趣只得又来

尋代玉剛到門檻前代玉便推出来將閨上宝玉又不解何意

在窗外只是吞聲叫好妹；代玉也不理他宝玉悶悶的垂頭

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劝宝玉在此時一功必崩了

那宝玉只是呆；的站在那里代玉只當他回房去了便起來

開門只見宝玉還站在那里代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闖只得抽身

上床倘省宝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來人也不

委曲好的就恼了終是什麼原故起的林黛玉冷笑道問的

我到好我也不知為什麼原故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我比戲子取

可謂官新十條路
嗟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我並沒嗟為什麼惱我呢代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

以書如此等文章也嗟你不比不嗟比人比了嗟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不則一聲便

多不能救毒無言可辯真令人不解前文湘雲方來正言彈始意一篇中寶玉角口優收至

神思自悟天公而辭子一篇余已注明不解笑回思自心自身是玉簫之心則洞然可解否則無

有其毛錐筆不能辦也身非寶玉則有辯有答若寶玉則再代玉又道這一節還想再你為

口氣傳神攝魄實不能辦不能答何也總在二人心上想來

案移奇咤絕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了頭他和我頑設若我回了口豈不他自

丁亥夏時惹人輕賤呢是這主意不是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這

時笏變好情一般也惱了寶兒自知要免你又拿我作情到說我小性兒寶兒却又听

神工乎鬼工乎又行動肯惱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惱他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

思至此層干問的却極是但未必心惡若能如此將來泪尽

丁亥夏時天亡已化烏有也間亦無此一節紅樓夢矣

寶玉見說方纔與湘雲私談

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他二人怕生隙憾，方在中調和，不想並未調成功。其停

反已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上有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訛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

按原注：山木潦樹也。精脉自出，豈人所使之故？云自

寇言自相賊也。源泉自盜等語。

源泉味甘，然後人爭取之，自尋乾涸也。亦如山木意皆寓人智能聰明多知之害也。前文無心云者，南

華經不過襲人苛恤時無聊之甚，偶以釋悶耳。殊不知用于今日，又知若許篇然迷之功甚矣。市徒見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眩筐如何？今日又知若許篇然，則彼只曾看外篇教語，手想其理自然點。看過几篇，適至外篇，故偶觸其机，方續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几句，續便則曰：玉彼時之心，是有意，債莊子並非釋，閱時偶續之也。且更有見前亦續，則曰：債不通，更可嘆矣。試思玉雖愚，豈有安心立意與莊叟爭衡哉？且玉有生以來，此心為諸女兒應酬，不暇，眼多必現有蓋之事，尚無暇去作，豈忽然要分心枉屬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閑陶之外，並無一事是寶玉立意作出來的。大則天地間，小則功名榮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隨心觸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當作有心，慼矣。只消大現因題咏之文，以策平生消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恐不見再吟一句，再題一事，據此可見矣。然後可知前夜是無心，順手拈了一本莊子在手，且酒興醺，芳愁點：順手不計工拙草：一續也。若使順手拈一本近時鼓詞，或如鍾無

艷赴會其太子走國寺草也野風邪之傳必亦續之矣觀者試看此批然後謂余
 不謬所以可恨者被夜却不曾拈了山門一齒傳奇若使山門在案板時捻着
 又不在于寄生草後續出何等起凡入至大竟大悞諸語錄來
 代玉一生是聰明所悞宝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
 莊筆而來蓋余亦偏矣可嘆阿鳳是机心所悞宝釵是博知所悞湘雲是自愛
 所悞襲人是好勝所悞皆不能跳出莊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筆
 因此越想想越無趣再細想來目下不過這兩了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欲為
 何者他只這一筆寫得宝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閨中紅粉尚不能週全何
 碌：儒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視閨中自然女兒戲視世道如虎狼矣誰云不
 然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辨回答自己轉身回房來一回則曰与我何干可也口
 至未出心已悞矣但恐不常耳若常存此念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
 無此一部書矣看他又下文如何轉折
 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發添了氣只此一句又勾起波浪去則
 不了這根孽腸忘不了這了便說道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也別說話宝玉不
 不害既無而又有的也
 理此是極心死回房尚在床上只是瞪：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一說必
 處將來如何

只得以此事來解釋曰說道今免看了戲又勾出几天戲來宝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宝玉冷笑道他還不還管誰什麼相干

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語仍是近文與彈免之語之相干也上文

來說終存于心却與宝釵身上發洩素厚者惟黛玉今為彼等尚存此心况于素不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筆墨無不尽矣

襲人見這話不是往日的口吻

又嘆道這是怎麼說好的大正月里娘兒

們姊妹們都喜：歡：的你又怎麼這个行景了宝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

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

先及宝釵後及眾人皆一顰之詞流毒于衆人宝玉之心實僅有一顰乎

襲人嘆道

他們既隨

和

你也隨和豈不大家彼此有趣宝玉道什麼是大家彼此他們有大

家彼此我是赤條條去無牽掛

拍案叫好此一發西方諸佛亦來听此棒喝參此語錄

談及此句不覺

淚下

還是心中不淨不斬不斷之故

襲人見此光景不肯再說宝玉細想這句趣味不禁大

哭起來

此是忘机大悟也人所謂疣頭是也

翻身起來至案遂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已悟已竟是好偶矣
宝玉悟禪亦由情讀書亦由情讀莊亦由情可笑

寫畢自虫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自悟則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因此填一

支寄生草也寫在偈後

此處亦債寄生草余前批云不曾見債今却見之是意
外之幸也蓋前夜莊子是道悟此日是禪悟天花散漫

之文

自己又念一遍自覺無掛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

前夜已悟今夜又悟
二次翻身不出故一

世墮落無成也不屬出曲文何辭却首与
宝似眼中寫出是交代過節也

誰想代玉見宝玉此番果斷而去故

以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

這又何必愁困慧力不利未斬
毒龍之故也大都如此嘆

襲人嘆回已經睡

了代玉聽說便要回去襲人嘆道姑娘請站住有一个字帖免瞧是什麼話

說着便將方箋那曲子与偈語悄悄拿來遞与代玉看代玉看了知是宝玉一

時感念而作不覺可嘆可嘆

是了善知覺何不如此大家一
解齊証上乘甘心墮落迷津哉便向襲人道作的

是頑意兒無甚關係

代玉說無關係將來必無關係

為漠然更曰無關係可知金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蓋金玉一生行為舉凡視之

確故余聞彈語則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後証之方信也余云恐他二人一

悟則無妙文可看然欲為因我懷為醒我目却慮他二人永墮迷津生出孽障

余心甚不公笑世云損人利己者余此意是矣試思之可發一嘆今自呈于此

亦可為後人一嘆以助茶前酒後之興耳而今後天地間豈不又添一趣談乎

說畢便攜手回房去與湘雲同看

却不全湘雲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看其詞

出自寶釵目中正是大關鍵處無我原非你曉他

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著甚悲愁喜

紛說甚親疎蜜恨前緣却回何

想到如今回頭試思真無趣

看此一詞試思作此書却立意要作傳奇則又看畢又看那偈語又嘆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

不知有如何詞曲矣不是都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道書禪机最能移性

悟徹語錄非寶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來存了這个意思都是怪我這一隻

卿不能談此也

曲子上來我成了个罪魁了說着便掀了个粉碎遞與了頭們快燒了罢代玉
笑道不該^該撕尋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个痴心邪話三人果然
都往宝玉屋里來一進來代玉便笑道宝玉我^們至貴者是宝至堅者是玉你
有何貴尔有何堅^{拍案叫絕大奇}拍案叫絕大奇尚來答此机鋒想亦不能答也 宝玉竟不能
答三人拍手笑道這樣鈍^{非畢竟第二人無此慧心慧性也}還祭禪呢代玉又道你那偈^子末云無可云證是立
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捉我着还未^{非畢竟第二人無此慧心慧性也}盡善我再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是
方干净^{拍案叫絕此又深一層也亦如諺云去年貧只立銷今年貧猶也無其理一也} 宝釵道实在這方悟徹當日南
宋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南五祖忍在黃梅他便无役火頭僧五祖欲求
法詞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
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裏听了這偈說道美則美了則未了因

前以莊子為引
故偶借之又借
聲兒沙一部歌
華不寫自落以
為讀過看官矣
此回用若許曲
折仍用老莊引
出一偈來再續

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

鉢傳他

出語錄總寫宝卿博李宏覽勝諸才人輩免却聰慧
灵智非李力所致皆絕世絕倫之人也宝玉寧不愧朱

今免這偈語亦同

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諷諷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代玉笑道彼時

不能答就笑輸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

們两个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宝玉自己為覺悟不想忽

被代玉一問便不能答宝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

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自尋苦惱想畢便嘆道誰

又參禪不过一時頑話罢了說着四人仍復如旧

輕：抹去也心
淨雅三字不誤

忽然人報娘

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謎免會你們大家去猜：着了每人也作一个進去四人

听說忙出去至賈母上房只見一个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灯端為

一寺生草可爲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个衆人都爭着乱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了不
 大覺大怪已以要說出來每人只暗：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宮去娘：自驗是否宝釵所听
 之上承果位以了近前一首是一首七言绝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
 後更書可作系尋思其笑一見就猜着了宝玉代王湘雲探春此處透出探春正是草蛇灰線後文方不突然四个人
 市又輕：用代也都解了各自暗：的寫了半日一併將賈环賈蘭詩傳來一齊各揣出机心出
 玉一問机舞又也措謎人形景着他偏于兩次戒机後寫此机心机事足見用意至深遠都猜了寫在帛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
 續偈言二句並用宝釵講五祖謎恭楷寫了掛在灯上太監拿了本子至晚出來傳諭前娘：所製俱已猜着了惟二小
 小姐問答二密姐与三爷猜的不是迎春賈环也交錯有法小姐們作的也有猜着了不知是否說着也
 偈子使宝玉等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說猜着了太監又將頒賜
 亦可若仍如一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丁宮製詩筒詩筒身邊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錄暫收之其帛至窓前不致

既不為驚幻：

醉中作下四景

十四書真有机

心遊就不則之

勢安以不叫絕

且歷來小說中

萬富不到者

已都冬夜

有止也或齒牙成或琢香屑或以倭素為之一

一柄茶筴

破竹如帚以淨茶具之積也

想來奇特事怪不知也 二物極微極雅

獨運春賈環二人未得逆春自為頑嗔小事並不介意大家賈環便覺得沒趣

且又听太監說三爺說的這了不通娘也沒措叫我帶同回三爺是了什麼

衆人听了都來看他作的什麼罵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寸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可發一嘆真
環哥之謎

諸卿勿嗟難為
了作者摹擬

衆人看了大發一嘆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一个枕頭一个獸

頭虧他好才情
怎麼想來

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越發喜樂便

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灯來設於當屋中命他姊妹各自暗的作了寫出

來粘于屏上然後預備下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猶省之賀賈政朝罢見

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備了玩物上房懸了絳燈
請賈母賞燈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釵代玉湘雲又一

席迎探惜三丫又一席地下婆娘了环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里間又一

席賈政回不見賈蘭便向怎麼不見蘭哥

看他透出賈政極愛賈蘭

地下婆娘忙進里間問

李氏李氏起身嗟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不肯來婆娘回罷了

賈政衆人都嗟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环与兩丫婆娘將賈蘭喚來

賈母命他在身旁坐了抓菓品与他吃大家說嗟取樂往常間只有宝玉長談

闊論今日賈政在這里便惟唯而已

爲宝玉如此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說馬不出此一句

餘者湘雲

坐係淘弱女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揀口禁言

非世家經明訓者說不知此一句爲

湘雲代玉本性懶與人共原不肯多語

代玉如此與人多話則不寶釵原不妄

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

瞧他偏寶釵真是又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禮合即前三人之

長並歸于一身前三人向有體作之態故惟寶釵一人作坦然自若

故此一席

虽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樂

非世家公子斷屬不及此想近時之家縱其兒女哭哭索飲長者文亦為樂其禮不法何如是耶

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

這一句又明補出賈母亦是世家明訓之千金也不然斷想不及此

酒過

三巡便揮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擇了自己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兄

弟取樂的賈政忙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这里大設春灯雅誕故也備了

綵礼酒席特奉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以免子半點

賈政如此余亦洞下

賈

母嘆道你在這里他們都不敢說嘆沒的到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便說一个

你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嘆道自然要罰若猜着了也是要領賞的賈母

道這了自然說有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

所謂樹倒猢猻散是也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

的是賈母之謎

便故意亂猜別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有也得

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丁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体自堅硬

虫不能言

有言必應

好極的是賈老之謎也藏賈府祖宗自必字隱單

字缺漏缺極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的說與寶玉

意會又悄的告訴了

賈母

太甚身分

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嘆道到的是老太

一猜就是

回頭說快把賀彩送來地下婦女答應一声大盤小盤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灯卽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給你老爷斟酒宝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自說你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再猜一猜我听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頭一丁寫道是

此後破失修再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声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此元春之誕得說
倖奈壽不長可悲哉

賈政道这是炮竹吓宝玉答道是賈政又看道

天運人功理不穹

有功無運也難逢

曰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

此通春一生遭際
惜不得其夫何

賈政道是笑盤迤春嘆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此探春遠適之識也
使此人不遠去將來

事敗諸子孫不至
流散也悲哉傷哉

賈政道这是風箏探春嘆道

是又看道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吟菱歌听佛經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此惜春為尼之識也分府千
金至緇衣乞食寧不悲夫

警記宝釵製謎云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裡抱無緣

曉籌不用人雞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還暮：

煎心日：復年：

光陰荏苒湏當惜

風雨陰晴任变迁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

丁亥夏畸笏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叙其優劣又命在^大觀園磨玉鐫字寶珍率領蓉蓀暨王司賈政俞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在大觀園磨玉鐫字寶珍率領蓉蓀暨王司賈舊又官理省文官等十二个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賈珍又將賈葛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蟬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个玉皇廟並達摩庵^{着要打}兩处一班的十二个小小沙弥並十二个小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着要打}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算着也要到

賈政這邊謀一丁大小事務與兒子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
事由便坐轎子來求鳳姐：因見他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
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和尚道士万不可打發到外別去一時娘出來就要
承應倘或散了花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俗
們家庙里鉄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丁人拿几兩銀子去買柴米就完了說声
用走去叫來一点兒不費事就王夫人听了便囑之于賈政：听了嘆道到
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來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面呼喚不
知何事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嘆道你且站住听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
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事好歹依我這宏旨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嘆
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听了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似嘆不嘆的聽着

賈璉道你當真的是頑話賈璉嘆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若兒來求了我兩
三遭要个事情管我依了叫他寄有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
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子上娘說了這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
叫種些花草并這件事出來我官保叫若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這樣也
罷了只是昨晚我上我不過是要改个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鳳姐兒听了嗤
的一聲嘆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已經嘆着去了到了前面
見了賈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說道如今看來芹兒
到大了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与他去官辦橫照在里頭的規例每月叫芹
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說便如此依了賈璉回到
房中告訴鳳姐兒鳳姐即命人去告訴了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兩個感

大觀園原係王
叔祖止之所
工楷法大故
元春之名而
再用元春之
以安諸姓不
一絲相捻
已即之症

謝不尽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個月的叫他寫領子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工作白花一二三百賈芹隨手拈一塊摺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茶罷于是禽小廝拿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催了大脚駝自己騎上又催了車輛車至榮國府角門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已逕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早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大觀中景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搔擾宜不新人所落泥家中現有儿个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滿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榮國府來下

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各處收
 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听了還自由可惟寶玉听了這諭喜的無可不可
 正和賈母盤算要這丫頭見了多大口量說老爺叫坐玉此句余亦不覺听了好似
 打了个焦雷登時掃去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有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
 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
 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叫你進去住他吩咐你几句不過不教
 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換了兩個
 老嫗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嫗答應了寶玉只
 得前去一步挪了三寸額到这边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
 雲彩霞綉縐鳳等聚了環都在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來抵着嘴嘆金

有是事有是人

活像活現

釧一把拉住宝玉悄有是事有是人的嘆道我這嘴上是像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嘆道人家正心里不自在你还奚落他趑這會子喜欢快進去罢宝玉只得換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宝玉躬身進去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和惜春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本目見宝玉消氣散用的好站在跟前神采飄逸秀色奪人看賈環人物委頓牽此几乎失矣止荒疎忽又想起來賈珠未又看王夫人只有這一个親生的兒子素愛太環自己的鬚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日嫌惡處分宝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半晌說道娘吩咐說你日外頭嬉遊漸次疎懶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在園里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字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

寫至玉可入園用禁
管二字得理至
壬午九月

細宝玉連連的答應了，了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傍坐下。他姊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娖着宝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宝玉答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九來。」天：臨睡的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只從太：吩咐了襲人。」天：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了了願。」賈政道：「了了願，不管叫了了了，罷了。」是誰這樣刁鑽，起這樣的名子？」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宝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這話？」一定是宝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素日讀詩書，記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了了願，姓花，便隨口起了。」這一個王夫人忙又道：「宝玉，你回去改了罷。」老爷也不用為這小事動氣。」賈政道：「究竟也無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宝玉不務正學，在這花濃詞艷賦上，工作工夫，說

畢斷喝一聲作業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老太：等你吃

飯呢宝玉答應了慢：的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舌頭帶着兩個丫頭：一溜

烟去了剛至穿堂門前妙這便是鳳姐掃雪拾玉之處一絲不亂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里一見

宝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作什麼宝玉告訴他沒有什麼不過怕我

進園去淘氣分付：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同明原委見林黛玉正

在那里宝玉便問他你住那一處好林黛玉正心裏盤算盤兒亦有盤算事揀擇這事忽見宝玉向他

便笑道我心里想着滿湘館好愛那几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更覺幽

靜宝玉听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

紅院偕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較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

二十二日子好奇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这几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宝

叙住了蘅蕪院林代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齋惜
春住了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两个老嫗：四
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了環不笑外另有專官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
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綉帶柳拂香風

八字寫得滿園之內處
有人無一處不到

不似前

番那并寂寞了閑言少敘且說宝玉自進花園以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
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
以及描寫刺繡園草簪花低吟悄唱折字猜枚無所不至到也十分快樂他
曾有几首即事詩也不美好却是真情真景略記首云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簫聲听未真

枕上輕寒窓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燭淚因誰泣

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

擁衾不耐暖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思明麝月開宮鏡

室霽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香旖旎

簾捲朱樓暝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里絕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甃桐露濕栖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目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四詩作盡安福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繡鸞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窄

萬除主貴介公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兒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子也

壬午孟夏

却書侍免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數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抄錄出來
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雲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
吟哦賞贊得此竟有人來尋詩竟字情面求題的宝玉亦發得了意鎮日家作
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
悶的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卧不避嬉
笑無心那里知宝玉此時的心事那宝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

鬼混却又痴痴的不進園去其若烟見他這樣因想与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
寶玉頑癡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这件宝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去到書房
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与那傳奇角本買了
許多來引宝玉看宝玉何曾見過这些書一見着了便如得了珍宝若烟又囑
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抖着走呢宝玉那里捨的不
拿進去踟躕再三单把那文理綢密的揀了几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自
已密看那粗借过露的都藏在外面書房里那一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宝
玉携了一套会真記走到沁芳園桥边桃花底下好一陣春風一塊石上坐着展閱會真記
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
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宝玉要抖抖下來恐怕脚也踐了惜惜不只得覓了那

一國欲畫之心久矣
此景道仙筆不寫
恐襲我輩脚故
也

已卯冬

丁亥春間偶
識一浙省發
其自描美人
真神品物甚
合余意奈彼
因官錄所經

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觀：蕩：竟流出沁芳溝去了同
來只見下還有許多宝玉正踟躕只听得有人說道你在这里作什麼宝玉
一回頭却是林黛玉來了肩上一幅紅綢子掛着粉囊手內拿着花帚宝玉
道好：來把這花掃起來摺在那水里我使摺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
摺在水里不好你看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賊的臭的混
倒仍旧把花攪爛了那時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拿
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干净鴛代玉又勝宝
玉十拾痴情宝玉听了喜不自禁嗟
道待我放下書帮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宝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
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嘆道你又再我跟前弄鬼起早兒給我瞧好多着呢宝
玉道好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夕別告訴別人去真：這是好書

無暇且不能
久留都下未
幾南行矣余
至今耿耿恨
然之至恨與
阿顰結一筆
星緣之難若
此嘆
丁亥夏
時笏叟

你這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連了過去林代玉把花具且都放下
接書來瞧從頭看下去越看越愛看不懶飯工夫將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覺詞藻
警人餘者滿口雖看完了書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記詞寶玉嘆道妹你
說好不好林代玉嘆道果然有趣寶玉嘆道我就是多愁多病的身你就多
傾國傾城貌林代玉听了不覺帶肥連耳通紅登時直豎起似蹙的眉瞪兩隻
似睜非睜的眼微腮帶怒薄面含嗔指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的把這
混詞曲弄了來迷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告訴旧：旧母去說到欺負兩
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急向前攔住說道好妹
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吊在池子裏教了癩
頭元若了去變了大忘八等 you 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婦西的時候我往你

看官想用何等話合紅一丈收科

坟上替你駝一單子的碑去說的林代玉嘆的一聲嘆了揉着眼睛一面嘆道
一般啼的这个調兒還只管胡說呔原來是苗而不秀是个銀樣蠟槍頭宝玉
听了嘆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訴去林代玉嘆道你說你会过目成誦難道我就
不能一目十行么宝玉一面收書一面嘆道正緊快把花埋了罢別提那了了
二人便收拾落花正使掩埋要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里沒我到摸在这里
來那邊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們都过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
換衣裳去罢宝玉听了忙拿了書別了代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一語變下这里
林代玉見宝玉去了又听见眾姊妹也不在房自己悶有原故的正欲回房剛
走到梨香院牆角上只听牆内笛韻悠揚歌声婉轉林代玉便知是那十
二个女孩子演习戲文呢是見林代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妙法必云便不大喜看

情小姐故以
情小姐詞曲
誓之極極當
極已那冬

不由心只管往前走偶然兩句思吹到耳內明：白：一字不落唱

却一事便
總不忘有

見契
得緊

道是原來姝紫嬌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林代玉听了到也十

分感慨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

家院听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也

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這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悞了听

曲子又側耳時只听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代玉听了這兩句上

不覺心動神搖又听道你在幽閨自怜等句亦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躡

身生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字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

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

上人間之句又冀方才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情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

來湊趣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痴眼中落淚正沒了開交忽覺背上擊
繫了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粧晨綉夜心無矣

對月臨風恨有之

前以會真記文後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有景消魂落
魄詩詞搃是爭於金釵兒種病根也看其一路不離不
離曲之折之寫來合觀者亦技難持况瘦情之弱女
乎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

夾寫醉金剛一回是處中之大淨場聊醉看官倦眼耳然亦書中必不可
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偶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有則太深意
存焉

頭邱鞋俱備

末用濃淡墨

點苔法也

丁亥夏

晴窗史

書俱不論畫不論事皆是嬌態尤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
因被襲人找回房果見死央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宝玉來了便說道
你往那里去了老太等看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爷的安去还不快換了衣
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的工夫回頭
見死央穿有水紅綾子袂兒青緞子背心束有白綢袖汗巾兒臉面那邊低着
頭着針線脖子上帶着花領子宝玉便把臉湊在脖頸間那香油氣不住用手
摩娑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便捱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我的把你嘴上的胭脂
脂賞我吃了不丟一面說一面把股糖似的黏在身上死央便叫道襲人你出
來瞧說話又呼襲人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劝史還是這座有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宝玉道
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到底是怎么樣你再這座有這个地方可就難住

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了衣服同妃夾往前面來見賈母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款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安叔安宝玉看時只見這人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到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嘆道你怎麼發瘋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宝玉嘆道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問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賣芸指賈璉道我二叔說句話宝玉嘆道你到比先越發出條了到像我的兒子賈璉嘆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宝玉嘆道你今年十歲賣芸道十八歲原來這賣芸最伶俐乖巧听宝玉這樣說便嘆道俗語說的提車的爷：住拐的孫子雖然歲數大山高：

不過太陽只恨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如若宝叔不嫌姪兒蠢笨認你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嘆道你聽見了認兒子不是好開父的呢說着就進去了宝玉嘆道明兒你兩了只管來找我我別和他們鬼祟崇崇的這會子我不得兩兒明兒你在書房里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里頑耍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圍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向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貼起來回了賈母話次後便喚人來帶哥兒進去大廳里坐着宝玉退出來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來先到站了起來請過賈母安宝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又問別人又命人倒茶來一鍾茶未吃完只見那賈琮來向宝玉好邢夫人道那里我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你美的黑眉烏嘴的那里像大家子

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請過安那夫人便叫
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宝玉同那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那夫人又百般
摸娖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和賈蘭便使眼色兒要賈蘭
只得依他一同回身告辭宝玉見他們要走也就起身要同回去那夫人咲
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明宝玉只得坐了那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
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們姑娘姐：妹：都在这里呢明蘭的我頭暈令
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并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宝玉咲道可是姐：們
都過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宝
玉道大娘方纔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咲道那里話不過是叫你
等着同你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兩個

說話不覺早又晚飯時節調羹棹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宝玉去
了辭別賈叔同姊妹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值不在話下
一段為五鬼壓 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听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
魔法引誘他 前兆到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嫌事再三求了我給了我許了我
說明免園里還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料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
賈芸听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罢叔也^{已得主意了}不必先在嫌子眼前得我
今免來打听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已說去手稿了}他作什麼我那里有這些工
夫說閑話免呢明兒一個五更还要到芭芭去走一湯瀆渴當日赶回來纔好
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的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閑說着便回後而換衣
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母舅卜

既云不是人如何肯共事想苦哥此來空了

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方纔從舖子裡來忽見賈芸進來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跑了來賣芸道有件事求舅幫襯：我有一

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多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里按數送了艮子

甥舅之談
如此嘆

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舖子里一個夥

計替他的親戚賒兒兩艮子的貨至今提來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

同再不須替親友賒欠誰要賒欠就要罰他二十兩艮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

個貨也短你說拿現艮子到我們這三不四的舖子里來買也還沒有這些

只好倒辦兒去這是一二則你那里有正緊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

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吃的我看著也喜欢賈芸笑道舅：

說的到干淨我父親沒的時候我年紀又小不知事後來聽見我母親說都還

虧舅：們在我們家去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就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如今我手里花了不成巧媳婦，做出沒米的粥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來纏着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也就沒有法呢！世仁道我的兒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錢兒，你但兀立的起來到你大房裏，就是他們爹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也美个事兒。管前我出城去撞見了你們三房裏的老四舅，有大叫驴帶着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秋極寫小人口角羨慕之言，往家廟去了。他那不亏能幹的事，到他了賈芸，听他詔刀的不堪，便起身告辭。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再去，要一句未完，只見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里買了半斤麵。」

這一節對水

原文方不契然石頭記筆法全在如此樣者

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說再買半斤米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个明兒就送過來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几个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离了母舅家門一逕回歸旧路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低頭只管來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汗身上把賈芸吓了一跳可是一口氣不省跳听那醉汗罵道臊你娘的瞎了眼睛碰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身早被那醉汗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聚鄰倪二原來這倪二是个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酒錢專管打降吃酒如今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醉回來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好氣掄拳就要打只听那人叫道老二佳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听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

游記楊志賣手寫之筆
刀遇沒毛大本無心之漢也
蟲一回看覺
好看多矣
已卯冬夜
脂硯

了趙趙首笑道原來是賣二如此稱呼可知我該死我該死此等事日行止是生氣這會子往那里去賣芒道告
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个沒趣本無心之漢也倪二道不妨有什麼平的事告訴我
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平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管叫他
人离家散賣芒道老二你且別氣可連一怕而來我告訴你這原故說自便把下世仁一段
事告訴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要不是令舅便罵不出好話仗義人豈有不來真氣死我倪
二也罷你也不用惹煩我刑了這里現有几兩良子你若用什麼只管拿去買辦但
只一件你作了這些年知也知做也的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却沒和我張過
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怕森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難纏利錢
重若說怕利錢這良子我是不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低了你的身
分之話我就不敢借给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果然從搭包里掏出一卷良子

來費心下自思素倪二虽然是潑皮無賴却因人而使頗有義俠之名
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燎了到廼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到
罷了想畢嘆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汗我何曾不想着和你張口但只是我
見你所相遇交結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無為的
你到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
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嘆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却听不上這話既
說與交結四十字如何放賬給他使他的利錢既把良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
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肯肯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
便拿去治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
的人使去費心听了一面接了良子一面嘆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着急的倪

理國辭金剛
一回務吃到
紅丹家山寺
危一付嘆
余卅年未得
遇金剛之機
不少不及
平剛者亦不
少惜書上
便歷注上
苦讀金不

二笑道這不是話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那邊有点事情去你竟請
回去我還求你帶个信兒與舍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
來我我一面說一面趑趄着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
心中也十分罕希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
明日加倍的要起來便怎處心內猶豫不決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
可加倍還他想畢一直走到個錢舖里將那良子秤一秤十五兩三錢四分二
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歡喜收了良子未至家門先到隔壁將倪二
的信稍了与他娘子知道方回來家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
那去了一日賈芸怨他母親生氣便不說起下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里等
連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已吃過了說出的飯在那里小了頭

是心事也

壬午孟夏

子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歇息一宿無語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看舖里買了水麝便往榮國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浚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有大高竿帶在那里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里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前笑問二媽：那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叫想必是我什麼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撮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排場的忙把手邊着恭敬：搶上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這里住：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到時常記着嬌：要來瞧：又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來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晚上還提起嬌來說嬌子身子

自任卜世仁的
去已安排下的
芸哥可用
已卯年夜

生的卑弱事情又多虧嬌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週全要是差一丁兒的果
的不知怎樣呢恩姐听了滿臉是笑不由的便止了步問道怎麼好的你
娘兒們在背地里啼哭我來賈芸道有个原故只因我有朋友家里有儿个
錢現開香舖只因他身上躑有丁通判前充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
齊去把這香舖也不在這里開了便把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
的賤發了像這細貴的貨都分着送與親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水片麝香我
就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而且誰家拿這些良子買這
個作什麼便是很有錢的大家也不過使了儿分儿錢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
也沒人配使這些到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因此我就想娶嬌子來往
年間我還見嬌子大包的良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个

端陽節下不用說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因此想來想去只
孝順嬌子几个人總合式方不笑這塌這東西一邊說一邊將一個錦匣拿起
來鳳姐正是要辨端陽的節礼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一來
听这一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便命置兒接過芸兒的來送了家去
交怡平兒因又說道看你这樣好知好歹怪道你叔常提你說你說話兒
也明白心里有見識看官酒知鳳姐所喜者是奉承之言打動了心不是賈芸
听這話入了彀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也曾提我的鳳姐見問他
要告訴他與他管的事情那話便忙又止住心下想到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
到叫他有自見不得東西似的為得了這點子看就混許他管事了今兒先
別提起这事想單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隱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

要緊的

了兩句沒話便往賈母那里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宝玉，叫他到外書房，拿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霞、書房里來，只見焙茗、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辯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又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踉，說道：「猴頭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賈芸進來，都統散了。賈芸進入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道：「二爺沒下來焙茗道今兒提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替何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里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別的小廝都走了。正是煩悶，只聽門前嬌聲嫩語的，叫了一聲哥。賈芸往外瞧時，看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了頭生的，到也細巧干净。那了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過去。恰至焙茗走來，見那了頭在門前便說道：「好，正執不着個信兒。」賈芸

見了焙茗也就趕了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
就是宝二爷房里的**好姑娘**們進去帶了信兒就說廊下的二爷來了那了頭
听說方知是本家的爷們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听
那賈芸說道什麼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說是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了頭爹哄了
一哄依我說二爺竟請回家去有什麼話明兒在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了
他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了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竟自然吃的飯晚早晚上
他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的二爺在這里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
正緊便是回來有人代信那都是不中用他不遇口里應着他到給茶呢賈芸
听這了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的名子因是宝玉房里的又不便問只得
說道這話到是我明兒再來說着便往外走焙茗道我到茶去二爷吃茶再去

賈芸一面走一面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里說話眼睛瞧着了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已這回家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總上了車見賈芸來使命人喚住偶窓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的眼前弄鬼怪道你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總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這事嬌子休提我昨兒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求嬌子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成望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里沒成兒昨兒又來尋我賈芸道嬌子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個意思昨兒還求嬌子如今嬌子既知道了我到要把叔、丟下必不得求嬌子好歹疼我一點光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說早告訴我一声兒什麼不成的多大點子事耽誤到這會子那園子里還要種花我只想不出一

個人來早來不早完了賈芸笑道既這樣嬌子明兒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
 個我有着不大好奇明年正月里烟火灯烛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
 道好嬌子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到
 會拉長線兒幹要不是你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也不過吃了飯就過來
 你到午錯的時候來領良子後兒就進去種樹說畢令人駕起香車一送去了
 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叢齋打听宝玉誰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里去了
 賈芸便呆的坐到晌午打听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
 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良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了
 賈芸接了看那批上良數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當身走到銀庫上交與
 收牌牌的領了良子回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個欢喜次日一個五鼓賈芸

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他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里賈芸又拿了五十兩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里去買樹不在話下至此便先推衍工程一著見河壩趕工程原非正文不過虛描當時光景借此以出情文二者又為避雅法若不如此了必曰其樹其價急欲買定几株豈不煩絮矣如今且說宝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省他進來說話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里还把這個放在心上因即便忘懷了這日晚上趁北靜王府里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宝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盥盥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養病垂還有幾個作粗活听喚的了頭估着叫不着他们都出去尋覓覓伴的頑去了不想这一刻的工夫則二字方是宝玉的眉中見清時：原有人的一利無人所謂湊巧共一也只剩了宝玉在房內偏生的三字不

宝玉

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声方見兩三個老嫗走進來

如文字細審一絲不漏非仇湯出者

宝玉

見了他們連忙搖手免說罷不用你們可

是宝玉

老婆子們只得退出

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听得說道三爷仔細

燙了手諒我們來到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過去宝玉到嘴了一跳問你

在那里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了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裏

從里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爷就沒聽見腳步响

六爷一面是神情並

不竟

仔細打量那了頭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到是一頭黑真真的頭髮

挽着个鬚容常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干净

与賈英目中可見不差

宝玉看了便咲問

道

神情寫你得出

他也是我這屋里的人么

妙問必如此問方是寵給前文

那了頭道是的宝玉道既

是这屋里的我怎忘不認得那了頭听说便冷咲了一声道

神理

認不得的也

怕紅細事俱用
常筆白描造火
章法也
丁亥夏
晴窗雙

多豈只我一個送來我又不連茶遞水拿東拿西服圍的事面商一點兒不作那里
認得呢這是下情不能一意意也寶玉道你為什麼不作那眼望的事不伏氣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非不可只是有
一句話回二爷昨兒有什麼丟兒來我二爷我想二爷不得空兒便叫焙茗
回他叫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剛說道這句話只見秋紋
碧痕啼：哈：的說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擦着衣裳趙：趙
趙潑：撒：的那了頭便忙過去接那秋紋碧痕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
个又說你瞞了我的鞋忽見走一个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四手接水紅
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瞧西望並沒个別人只有清整之云寶玉便心
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
到那邊房內使我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的只

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我手帕子去不想二爷要茶吃叫姐：們一個
沒有是我進去了繞到了茶姐：們便來了秋紋听了抖臉啐了一口罵道沒
臉的下流東西正驚叫你攪水去你說有事故到叫我們去你可等自做這個
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到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
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送東送西的事俗們
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不如我們散了單議他在這屋里呢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姑：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
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晒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攔
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說
什麼後廊立的下苦哥兒秋紋碧痕听了都不知道只當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听

時速法

見了心內却明白，作知是時光外書房所見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又是林

小名紅玉。

紅字切卦珠玉字則直通矣

只因玉字犯了林代玉，文玉便都把这个字隱起

來，便都叫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旧僕，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

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歲，因分人在大觀園的時節，把他便分在怡紅院中，到也

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人進來居住，偏生这一所兒又被宝玉占了。這紅玉虽

然是个不諳事的丫頭，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肖受屈况代玉等一千一貌者乎心

內着實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手拿者同每要在宝玉面前現弄，只

是宝玉身边一千人都是饑牙俐爪的，推說的手續在此那里又的下手去？余前批不想今兒有些消

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意，心內早灰了一半，手名尊利者奔木一哭正悶的忽然聽見

老媽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的回到房中，睡在床上，點盤笑

番來掉去正沒个抓尋忽听窓外低低的叫道紅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这里呢紅玉听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問道二爷在那里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門檻绊倒要知端的下面分解

紅樓夢寫夢章法總不雷同此夢更寫的新奇
不見後文不知是夢

紅玉在怡紅院為諸奴才更換亦可謂生不遇
時但看後四章供阿鳳驅使可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双真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晝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几个丫頭子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宝玉昨晚見了紅玉也就苗了心若要直點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

是宝玉心中想不是襲人妬嫉

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

不知好字是如

何儀答曰在何等行為四字上着便知玉免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

若不好起來那時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下

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窓子隔窗紗幌子向外看的
真切只見好几个丫頭在那里掃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

八字爲全套
却是爲觀紅

玉亦如用素素人家濃妝艷飾
神金帶良的觀室徽代玉也

獨不見昨兒那一个宝玉便靸了鞋晃出了房

門只粧着看花兒這里瞧、那里望、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進廊底下攔杆

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

余所謂此
善之妙皆

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現者
此非隔花人遙又深遠乎可知上几回余余安能只得又轉了一大步仔細一看

可不是昨兒那丫頭在那里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有忽見碧

痕來攔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

他

此處方寫出襲
人來足觀照法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这里的噴壺還沒有收什了

來呢你到林姑娘那里去把他們的借來使、紅玉答應了便走出來往瀟湘

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处都是攔着帷幙方想起今兒
 有匠役在里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處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賈芸正
 坐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向湘館取了噴
 壺回來無精打彩向房內倒省衆人只說他一時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論文
 到此一頓狡滑之甚 眠眼過了一日必云眠眼過了一日者是反襯 原來次日就是王子
 騰夫人的壽誕那里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自在也
 便不去所謂一單 到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賈家四個姊妹寶釵黛玉一齊
 都去了至晚方面可巧王夫人見賈母下了李衙役來同前 批紅 金剛咒紅 誦誦誦 誦誦
 賈母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上 人点灯拿腔作勢的抄寫小人乍得意 一時又叫
 彩雲到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兒來剪 蠟花一時又說金釧兒擋了灯影衆

此等世俗之言

亦因人而用安

極當極

壬午孟夏

丙寅

時分

了。你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還和他合的來。暗中也伏一到了一

鐘茶來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說話。他便悄悄的向賈環說道：「你安些分罷。」

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把

我不答理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自己的唇。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沒良

心的狗咬洞賓。不識好人心。」鳳月之情。皆係彼此素稔。所常云。怪怪怪。怪怪怪。但不知素稔而來。素婦配才。即也。因而不然。猶如素村夫者。猶多所謂素稔。素稔。不在才

論之兩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

今兒是那几位堂客。戲文好。多酒席。如何等語。說了不多几句话。宝玉也來了。

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矩。說了幾句。是大家子。有模樣。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

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使用手滿身滿臉摩挲。安撫

弄他。普天下幼年喪母。苦痛第一。宝玉也撇着脖子。說長道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

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你还只是揀^揀一會^子鬧上酒來还不^{快性}再那里靜的倒躺
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拿个枕头來宝玉聽說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
彩霞來替他拍着宝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湊湊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
向賈環處看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你也理我理免呢一面說一面拉
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環听的見素
日原恨宝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虽不敢明言
却每：暗中笑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离甚近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的眼睛
因而故意趁作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灯向宝玉臉上只一推只听宝玉
啞啞了一声滿屋裡衆人都唬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檯灯^檯挪過來又將里外
間屋的拿了三四盞看時只見宝玉滿臉滿頭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

面商人來替宝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
着。一面嘆道：「老三，還是這慌，^福是的是的，我說你上不得高招，扳趙姨娘時常也
誦教道：『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來，
罵道：『養出這樣惡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來，也不管。』」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論，
你們得了意了，越發上來了。那趙姨娘素日也雖然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
宝玉兩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
且还要走去替宝玉收什，只見宝玉左边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出來幸而眼睛
竟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賈母問，怎麼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
數落一頓。^{總是為楔緊五}然後又安慰了宝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
上宝玉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

鬼一四文字

看五鬼法作
耳非泛文也

兩首

笑

兩笑以

道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麼不小心有看叫你燙了橫豎

有一場氣生的到明兒憑你怎麼說去罷

極極總是調唆口吻越八字不覺十

王夫人命人好生

送了宝玉回房去後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宝玉出一天門就

寬悶的沒個可說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回來不曾這遍方

纔回來又偏生燙了林黛玉便趕着來瞧只見宝玉正拿鏡子照呢左边臉上

滿的敷了一臉的藥林黛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

瞧：宝玉見他來了忙把臉遮着摆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的癖性

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

寫黛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癖性

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知這件

癖性

寫林黛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癖性二人文字多如此有暗伏法滿處亦不必現者蓋：看不出者

知道宝玉

的心內怕他嫌臟

將二人一語真：寫他二人之心玲瓏已露

因嘆道我瞧：燙了那里了有什麼

遮着藏首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來強揪着脖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麼樣
宝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回悶悶的回房去了一宿
無語次日宝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稱認是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了得
那賈母又把跟賤的人罵一頓此原非正文
改作：寫去過了一日就有宝玉寄名的干娘
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宝玉唬一大跳問起原由說是燙的便點頭
嘆息一回向宝玉臉上用指頭画了一画口內都：壞了的又持頰了一回說
道官保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痰又向賈母道一經此術無不立愈老菩薩那里知道那經
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作者上家室一生長下來暗里便有
許多促狹鬼跟着他得空便撻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
來或走着他一趑所以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听如此

說便趕着問這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他多作些增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養者可以永佑免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崇撞客之災賈母道到不知怎麼個供養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麼不過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點上个大海灯这海灯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也好作这件功德的馬道婆听如此說便笑道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随心像我家裏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誥命供養的南安郡王府里的太妃他許多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也光光缸畧小些錦田度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过二十四斤油再还几家也有五斤的三斤的一斤的都不拘

點頭思忖是
量事之大小
非吝嗇也

壬午夏雨窗
吟

數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這些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點費母听了
點思忖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所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像
老祖宗如今為宝王若捨多了到不好还怕碍免禁不起到折了福也不当家
花、的要捨大則七斤少則五斤也就是了賈母說既是這樣說你便一日五
斤合準了每月打躉米喫了去馬道婆念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
命人來吩咐已沒大凡宝玉出門的日子拿几串錢交給他小子們帶着遇見
僧道宮苦好捨說畢那馬道婆又坐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問安問好了一
回一時來至趙姨媽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媽命小子頭倒了茶來与他吃馬道
婆因見炕上堆着些零碎袖緞灣角趙姨媽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
沒了鞋面子了趙姨媽你有零碎缎子不拘什麼顏色的美一双鞋面給我趙

姨娘聽說便嘆口氣說道你瞧：那里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不能到我手里來有的沒的都在這里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真便挑了兩塊袖將起來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口氣道何你陀佛我手里但兀惶客些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管放心將來熬的哥哥克大了得個一官半職那時你要作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聽說異子里嘆了一声說道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里那一個兒也不是有了宝玉竟是得了活龍他还是小狹子家長的得人意兒人人稱疼他味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出兩個指頭兒來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趙姨娘啼的忙

搥手先走到門前掀簾子向窗外看：無人方進來向馬道婆悄說道：不
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都不斗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
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
亏你們心里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
還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聽說裏面一哭半晌，說道：不是我說，白造孽的
話，你們沒有本事，也難怪別人明不敢怎樣，暗里也就笑計了。還等到這如今
趙姨娘聞聽這話，里有道理，心內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裏笑計我到有
這個意思？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的謝你。馬道婆
聽說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那里知道這
些事？罪過：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

的看人家來擺布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馬道婆所說
如此便嘆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委曲還由可若說謝我的這兩個
字可是你錯打算盤了就便是我希圖你謝靠你有些什麼東西能打動我趙
姨娘說法不聽這話口氣松動了便說道你這么個明白人怎麼糊塗起來了你若果
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麼
不得馬道婆听了低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了又無憑據你还理我呢
趙姨娘道這又何難如今我虽手里沒什麼也零碎攢了几兩銀已还有几件
衣服簪子你先拿些去下利的我寫個欠良子文契給你：要什麼保人也有
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還撒得說說自便叫
過一個心服婆子來耳根底下戚：啞：說了几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

寶玉係馬道婆寄
名乾兒一榻下此毒
手况阿鳳乎三姑
六婆之居客如此
即賣母之神也
所不免其他如
吃齋念佛之夫人
太君豈能防淫
未此係老太君一大
病昨者一片婆

果然寫了個五百兩欠契來趙姨娘便印了手模走到廚櫃里將梯已拿了

出來與馬道婆看：白花的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皂白滿口里

應着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搜起來然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里掏了半晌掏出

十個紙鈔的青面白髮的鬼票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的教他道把

他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並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

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驗千万小心不要害怕正總說着只見

王夫人的丫環進來我道奶可在這里太：奇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

却說林代玉因見寶玉近日湯了臉搥不出門到時常在一處說：話免這日

飯後看了兩遍書自覺無趣使同紫鵲雪雁做了一回針線更覺煩悶便倚窗

房門出了一回神
所謂閒倚綺窗
信步出來看階下新迸出的稚筍不意出

心不避嫌疑特為了精子無介見由也
寫出使看官再四
思之慎之戒之戒之

二宝答言是補
出諸飽俱領過
之文

乙酉年雷志
晴翁老人

院門一望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林代玉信步便往怡紅
院中只見幾個丫頭盥水都在迴廊上圍着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有嗟
聲林代玉便入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宝釵都在这里呢一見他進來
都笑道這又不來了一個林代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來的鳳姐道前
兒我打發了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去了林代玉笑道我可是到忘了
多謝云云鳳姐兒又道你嚐了可還好不好沒有說完宝玉便說道論理可到
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別人嚐着怎麼樣宝釵道味到輕只是顏色
不大好些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來的我嚐着也沒什麼趣兒还不如我每日
吃的呢林代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宝玉道你果然愛吃把
我這個你拿了去吃罷鳳姐笑道你要愛吃我那里還有呢林代玉道果真的

我就打發了頭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發人送來，就是了。我明兒還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來。林黛玉听了，笑道：你們听，这是吃了他們家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了。鳳姐笑道：求你到說這些閑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听了一齊都笑起来。林黛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裁笑向寶釵道：真，我們二嫂子的訴諧是好的。林黛玉道：什麼訴諧？不過是貧賤賤，討人厭，惡罷了。說着，便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別作夢，你替我們家作了媳婦，少什麼指寶玉道：你瞧，人物兒門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點還玷辱了誰呢？林黛玉抬身就走。寶釵便叫聲兒急了，還不回生坐着走了，到沒意思。說着，便站起來，拉住剛至房門前，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來。照寶玉、李宮裁

代玉念佛是
吃茶之語在
心故也然夢
寐神妙之極不
過如此已如夜

宝釵宝玉等都議他兩個坐獨鳳姐只和林代玉說笑正眼不看他們宝釵方
欲說話時只見王夫人房內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
李宮裁听了連忙叫着鳳姐等走了趙周兩個忙辭了宝玉出去宝玉道我也
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道林妹你且先略站一站我說一句話
鳳姐听了回頭向林代玉嘆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代玉往里一推
和李統一同去了這里宝玉拉着林代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着心里有話只
是口里說不出來此時林代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了掙着要走宝玉道
愛的好頑皮林代玉道諛阿彌陀佛王太太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縱兩地跳
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亂叫說起胡話來了林代玉並丫頭們都嚇慌了忙去
報知王夫人賈母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齊來時宝玉亦發拿

刀美杖尋死覓活的開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啼的料衣而顫且免一聲由一聲放聲慟哭于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琮賈政賈璉賈蓉賈

芸賈萍薛姨娘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外裏衆媳婦了

頭等都未園內看視登時園內亂麻一般正沒個主見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

晃作指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此處為用雞犬然輝煌富麗非他家之常

也雞犬聞始為史孫千年之業故于此衆人慌了周瑞媳婦忙帶着幾個有

力量的胆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來招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的泪天泪

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達里丟不下那里別人慌張自不必講独有

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家釵被人照見又

恐看菱被人爆皮知道賈琮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

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里

社中偶閱真大
手映大章法

當下衆人七言八

語有的說請端公送崇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荐玉皇閣的張真人

種：宣騰不一也曾有敝醫治祈禱問卜求神懸無效驗堪：日落王子騰夫

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未應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

眷屬都來應着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愈發糊

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

婦丫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間派了賈

芸帶着小廝們捱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娘等寸地不离只圍

着乾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坏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都

沒了主意賈赦還各處去尋僧覓道賈政見不靈效着寔懷惱因阻賈赦道兒

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于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
意訣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里見些效
驗者：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宝玉倘在床上亦發連氣都將沒了合家人口無
不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後世的衣服都治條下了賈母王夫人
賈璉平兒襲襲這几個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食費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
环等自是稱愿補明趙姨娘悲恸到了第四日早晨賈母等正圍着宝玉哭時
只見宝玉睜開眼說道語不尋人言不離地之用也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了丁發我走罷賈
母听了這話如同摘心去肝一般趙姨娘在傍勸道老太爺也不必過于悲痛
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當
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那里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

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裡受罪不安生怎麼見得不用了你應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做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著逼他寫字念書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不像個避貓鼠兜都不是你們這起娼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遂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里越發難過便喝退趙姨娘自己上來委婉勸偏言一語不了一又一語之文真步一時又有人來回說兩口棺槨都做齊了請老翁出去看賈母听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是誰做了棺槨一疊聲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鬧的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尸間得穩他看他不廢些事他強輕小狂數百言之文石頭記的木魚聲向念了一句南無解脫菩薩護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听

見這些話那里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進來賈政更不自在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想如此深宅何得听的這樣真切心中亦希罕命人請了進來衆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

僧因緣道因玉
一然不乳

見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卓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室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臉頰更有滿頭瘡

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嘆道長官不須多話因闔得府上

薛公舊法

人口不利故特來醫治賈政道到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
 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听這話有意思心中便
 動了目說道小兒落草時垂帶了一塊宝玉下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
 靈驗那僧道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色貨利所迷石
 能迷可知其害不小現者故不靈驗了現之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頌
 持頌只怕就好了賈政听說便向宝玉頤上取下那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
 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道青埂以別眼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
 此迅速塵緣滿目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驚不忍促再看矣可羨你當時的那段好
 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却因煅煉通灵後

便向人間見是非

所謂越不分明越快活是也

可歎你今日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汚宝光

綺幌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冤孽債清好散場

又是一番煨煉至清不成伴作祖

念畢又摩美一回說了些疣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美不可裏漬懸于臥室上

檻將他二人安一屋之內除親身妻母外是要緊話是不可不居之寶話不可使陰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後包

官身安病退復如初說回頭便走了賈政赶着還說話讓二人坐了吃茶要

送謝礼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管着人去赶那里有個踪影必不得

依言將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臥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身守着

不許別個人進來至晚間他二人竟漸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如得

想來玉除邪金
那百回只此一見
約再言僧道
雖虛寔幻筆
幻想馬幻人于幻
幻也去年五月丙寅

通靈玉听順和
高二偈即刻雲岩
抵却前四首千
歲子及海錄設
錄傷子正所謂
物者有主也
嘆不能得見空
五魁者推子文
字為恨
丁亥夏
晴窗記

吳天問極之恩如何得報哭投切而喪父母者

了珍室一般旋熬了米湯來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總
把心放下來李宮裁並賈府三艷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听信息
間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弥陀佛薛寶
釵便回頭看了半日嘆的一声笑衆人都不會意實惜春道室姐：好的哭
什麼室姐笑道我哭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渡衆生這如今
室玉鳳姐：病了又燒香還愿賜福消災今纔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說
忙的可笑不可笑林黛玉不竟的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
不知怎麼死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姐貧嘴爛舌的學一面說一面捧簾
子出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書因才幹重竟太露引出事來作者顯心為世之垂竟人為鑑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宝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宝玉病的肘節費芸帶首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里那紅玉同衆丫環也在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混熟了那紅玉見費芸手里拿着手帕子到像是自己送前日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通用不自一切男人費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情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鬼不定之際忽听窗外問道姐：在屋裏沒有紅玉聞听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

是本院的個小了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里你進來要佳蕙听了跑進來

就坐在床上嘆道我好造化絕剛在院子里洗東西宝玉叫住林姑娘那里送

茶葉又代并花大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那里給林姑娘送錢來正

分給他們的了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給我也不知多必你替

我收省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到了出來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

蕙道你這一程子心里到的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

來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紅玉道那里的話好：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想

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是病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閑言中敘出代玉之

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見又懶吃懶

喝的終久怎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净佳蕙道好：的

此等小事是四姨
大府門中常情
今特為恭賀錢
奴軍未作聲一
笑

多年夏心定

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事佳慧道我想了會子可也忍
 不得這不地万难站就像昨兒^{王爺}老太：因宝玉病了這些日子就跟着伏侍的
 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王爺}愿叫他跟着的人都按着^{王爺}兒
 賞他們我們笑年紀小上去我也不把怨像^{王爺}你怎麼也不美在里頭我心里
 就不服龍裏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王爺}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放比他呢別
 說他素日放動小心便是不放動小心也拚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
 都笑在上等里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到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
 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好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此時}
 言語合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
 人墮淚^不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
 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慧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的

玉一腔委屈憤懣
留存在怡紅不能
忘者官勿錯認
對甘先實相見也

已卯冬

獄神者四有
萬重紅玉一大
回文字惜迷
失矣稿嘆

丁亥夏
晴窗史

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却是昨兒。宝玉還說明兒怎樣收拾房子，怎
麼樣做衣裳，到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紅玉听了，冷
笑了兩聲，方要說話。大字又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來，手里拿着
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
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是誰的？也不說說。」說完，就跑。誰薰下饅頭，尋着
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的，抬起腳來，咕咚
咕咚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
毛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筆放在那里了？」想了一會，一時想不起來，一面說着，一而
出神。總是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
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還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罷。」

紅玉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懷透
紅玉道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室叙院內來劉玉沁芳
 亭畔只見宝玉的奶娘李媽：從那邊走來奇文真令人不得機關紅玉立住問道李
 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裏來李媽：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的
 又看上來了那個種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奇又神又這會子逼着我叫
 了他來明兒叫上房里聽見可又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了
 他去叫了是這心話李媽：道可怎麼樣呢妙的是老紅玉嘆道那一個要是
 知道好多就回不進來總是是紅心語神妙李媽：道他又不知為什麼不進來紅玉
 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是
私心語要直問又不敢只用這等語接：的套出有神理李媽：道我有那樣工夫和他交不過告訴了他

回來打發個小了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地來就完了說着拄着那拐仗一逕
去了紅玉听說便貼着出神且不去取筆

想是不言神情
另出花樣

一時只見一个小小

頭子跑來見紅玉站在那里便問道林姐：你在这里作什麼呢紅玉抬頭見

是小小頭子

墮兒者贅也人生天地間已也贅
况又生許多冤情孽債嘆

紅玉道那去墮兒道叫我帶

進芸二爺來

說省一逕跑了這里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墮兒引

着賈芸來了

說不說紅玉不遠亦不說也說則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定
不遠必定走到文字死板亦且雙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

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着和墮兒說話也把眼去

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

看官至此須接卷細想上三十四回中篇
篇目：點紅字處可無此處想如何

一扭身往蘅蕪苑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着墮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墮

兒先進

去

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有儿點山石

種着芭蕉那邊有兩支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帶着各色籠子各色
 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個匾額
 四个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傷我眼便紅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怎樣四个
 字稀綠瘦矣嘆正想着只听见里面隔着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罢我怎么
 就忘了你两三个月贾芸听的是宝玉的声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
 金碧輝煌不消說文章閃灼不消說却看不見宝玉在那里一回頭只見左边立有
 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
 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小小一
 張填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親自跣倚在床上
 拿有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堆着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

四週餘余比作奴輩等乃一知已余何幸也一笑

玉諫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宝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性書房裏來誰知接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

又遇着叔身上欠安叔如今可大安了宝玉道大好了我到聽見說你辛

苦了好几天賈芸道也是該當的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

只見有了丫環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裏和宝玉說着話眼睛却溜瞅着了

好細挑身材容長臉面穿着銀紅袄兒青緞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別个却是

襲人那賈芸自從寶玉病了几天他在裡頭混了兩日他都把那有名人口都

記了一半一路總是賈芸是个他也知道襲人在宝玉房中比別个不同今見

他端了茶來宝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怎麼替我到起茶來

我來到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到罷

總寫賈芸非尤一絲不亂

宝玉道你只管坐

看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賣苦味道雖如此說叔：房里姐：們我怎麼敢

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宝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妙極是極況宝玉又

有何正緊有句正緊文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了頭標緻

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凡个誰家自北靜王公

多屬盡統誇。角。脂現奇再草那賈芸口里只得順着他說：了一会見宝

玉有些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宝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

小了頭子賈免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停有些

走口里一長一短和賈免說話先問他几歲了名子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

上在宝叔房內几年了漸入一ヶ月多火錢共總宝叔房內有几个女孩子子那

賈免見向便一棒：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總到那个與你說話的他可是

叫小紅隆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向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向你什麼手帕
子我到揀了一塊隆兒听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
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這人真如此他還謝我呢纔
在蘅蕪苑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
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
在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問隆兒
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甚喜幸又見隆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
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隆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不許瞞
着我隆兒滿口里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面來找紅玉不在話下至此
一頓
收拾之甚原非事中正
文之人寫來詞色耳
如今且說宝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正在床上

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悶的狠
 你出去逛逛。」不是宝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
 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宝玉起來。宝玉道：「可往那去呢？」怪膩、煩、的
 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廝蕙然發心，里煩惱。賊宝玉無精打彩的，只
 得依他，悞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
 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宝玉不解其意，正自納
 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來。一見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
 道：「二叔，在家里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作什
 麼？」賈蘭道：「這會子不念書，闲着作什麼？」所以演習、騎射。宝玉道：「把牙栽
 了，那時候不演呢？」說着，順着脚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

典漫文落葉蕭：寒烟
細漠：一對可傷可嘆

舉目望門上

三三小出見其出處

一看只見匾上寫着滿湘館三字宝玉

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声走至窓前竟得一樓幽香從碧紗窓中暗

暗透出宝玉便将臉貼在紗窓上往里看肘耳內忽听不曾看見得细细的

長嘆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宝玉听了不觉内痒将起来再看時只見

黛玉在床上伸懶腰有神理真：宝玉在窓外笑道為甚么每日家情思睡昏

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林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红了臉拿袖子遮了臉

翻身向裡粧睡省了宝玉便走上來要搬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奴娘並两个

婆子却跟了進來說妹：睡覓呢弄醒來再清來剛說着黛玉便翻身生了起

來笑道誰睡覓呢妙極可知黛玉那两三个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

當姑娘睡省了说有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代

元明風流：此
吟細：八字一
透出仙長的長
其一声等句言到
出每日家情思
非恍惚工夫之
不能了見行
之難

二玉^{二玉}田^田更^更中^中作^作
者^者亦^亦在^在意^意上^上寫^寫
未^未所^所謂^謂信^信手^手拈^拈來^來
也^也

方^方才^才見^見著^著所^所令^令
主^主書^書二^二玉^玉見^見是^是病^病
不^不然^然何^何忘^忘情^情此^此

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髮一面咲向宝玉道人家腰覺你進來作什麼
宝玉見他星眼微飭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咲道你俚
說什麼代玉道我沒說什麼宝玉咲道給你个槌子吃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
話只見紫鵲進來宝玉咲道紫鵲把你們好茶到碗我吃紫鵲道那里是好的
呢要好的只是尋襲人來代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昏水去罷紫鵲咲道他是
客自然先到了茶來再昏水去說着到茶去了宝玉咲道好了頭若共你多情
姐同驚帳怎捨得疊被鋪床林代玉登時揭下臉來說道二哥：你說什
麼宝玉咲道我何嘗說什麼代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听了村話來說
給我听看了混書也來拿我取笑我成了爺們解渴的一面哭着一面下床
來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好妹：我一時訣死你別

若無如此文字，枉付二

玉馬鬚，無非玉再

哭，勸笑玉只以陪之

文意都算見也，想作者亦似玉玉

心求漫整二

一笑而止，且書

若此亦多矣，未

免有犯雷同之病

故同陰句結住

使二玉心中不得不

將現事拋却，若

一聲心意再作

下

下

下

下

告訴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長了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

不止玉兄一語即行轉也不先轉作者已預言來計玉

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宝玉听了不覺打了个雷的一般也催不的別的疾忙回

來穿衣服出國果只見焙茗在二門前守着宝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為什

么一笑而止且書

焙茗道爺快出來要橫豎是見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宝

玉轉過大所宝玉心里还自狐疑只听牆角邊一陣呵：大吠回頭只見薛蟠

拍手笑了出來嗟道要說姨夫叫你：那里出來的这么快焙茗也嗟道

爷別怪我忙跪下了宝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

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宝玉也無法了

只好嗟因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姨去評：这个理可

使得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其礼括

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道：越發談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禽
 的還跪着作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
 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里弄了來的這
 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大西瓜這麼長一尾新鮮的鯽魚這麼大
 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栢香燭的還請你說他這四樣禮可難得難得那
 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
 給你們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為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
 右想係我之外惟有你还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小兒又像來了
 我同你樂一天何如一而說一面來至他書房里只見唐光程日興胡恩素單
 聘仁哥並唱曲兒的都在这里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

閑事順筆
寫死
學之統
壬午雨窓
時第

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攪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
又一個寫法
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問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就先餞了薛蟠道可覓呢
明兒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有什麼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的穿的東西究竟
出沒過方說必
還不是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畫一張畫像算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
總想起來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畫的有塞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也沒個
看只着落的款是唐黃畫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
字畫也都見過那里有個唐黃想了半天不覺嘆將起來令人取過筆來在
手心里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是唐黃薛蟠道怎麼看不真空
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別是這兩字要其實與唐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
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嘆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

定心人

只充沒意思。嘆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宝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談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

如見如聞

如見其人

在家裡高興。丟了宝玉，薛蟠都嘆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

到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爲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

傷，便嘆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了。馮紫英嘆道：「從那一連把仇都」

尉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湮滅。如何又揮拳？這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

教兒，^{如打看想}描了一翅膀。宝玉道：「几时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

來了。宝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

怎麼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兒。」

紫英家快十三段
是為香園同主
之文
去年丙子

寫他二英湘蓮玉
面快文皆各得
傳真寫照之事

丁未夏
時節更

情衛若蘭射圃
文字迷失名偶

嘆：

丁未夏
時笈史

去罷了難道我肉瘋了俗們几個人吃酒听唱的不樂尋那了苦惱去這一次
大不幸之中又大不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說的
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几杯終是只是今免有一件
大要緊的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寔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里肯依死
拉着不放馮紫英嘆道這又奇了如前此見你我这些年那面免有这个道理的果然不
能尊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听說只得罢了薛蟠
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貼着一氣而尽寶玉道你到底把這个
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嘆道今免說的也不尽我爲這個還要特治
一東請你们去佃談一談一則還有可懇之處說有執手就起薛蟠道越發說
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統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猜疑馮紫英道多

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面方散宝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挂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宝玉醉醺醺的回來向其原故宝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挂肚的尋省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个信兒宝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只因禍世兒來了就混忘了正說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宝玉笑道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備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可到了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叫他省着請人送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說有了好到了茶來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听宝玉來了心里要找他問一是怎么樣了一步一行來見寶釵進宝玉的院內去了自己也便隨後去了來

時定道姑是常
事耳宮叙翠
二柳身上与路
觀人之文令人
子何延後悲有

筆
丁未夏
晴窗

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个个
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站住了時難法了一会再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闌有代玉
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襲痕正辯了嘴沒好氣忽見宝玉進來此寶物如此了那晴雯正
把氣移在宝玉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首此代玉如此叫我們三更半夜
的不得睡覺忽听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
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罢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要慣了恐怕
恐怕院內的丫頭沒听真是他的聲音想代玉言只當是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用門因
而又高聲說道是我还不開想代玉言晴雯偏生還沒听出來便使性子說道憑你
誰二爷分付的一概不許刺語批者一喝大江東的快人進來呢林黛玉听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
高聲向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旧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

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淘氣也竟沒趣
 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裡面一
 陣啜語之聲細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釵二人林黛玉心中亦發動了氣左思右
 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宝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
 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免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
 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連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
 悲戚戚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
 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栖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听真是花
 魂默默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回有一首詩道

況是清明時月夜花陰正三更的三夜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綉闥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代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嚶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
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葬花吟是大觀園諸艷之歸源小引故用在餞花日諸艷畢集之期
餞花日不論其典與不典只取其韻耳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等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門响震，只見宝釵出來了。宝玉襲人一群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向着宝玉，又恐當着衆人，向羞了。宝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宝釵去了。宝玉等進去，关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洒了几點淚，自充無味。
 方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雪鴈、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
 幽生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的，便自淚道不乾。
 的先時还有人解劝，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屈，用話自得寬慰，解劝誰知。
 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的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

病床前少孝子生也

前批得是定杯訣金龜出金剛提信因

人理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

本是情情此是金少有用得

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倦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

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

無法下之日也

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饒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眾花皆知花神退位須

要餞行然園中更與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

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倭錦似羅疊成干旖旎旌的都用綵線繫

數句得也

了每一顆樹上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等事物滿園里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

通

更這些人打扮得桃羞柳諫燕妬鶯慚一時也到不尽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

春李纨鳳姐等並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丫頭們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

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

寫鳳姐隨大衆一筆寫
紅玉一段則認爲注
何處不滿美時分

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下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
 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來向了好說了一回兩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里
 呢你們找他們去罷我叫林姑娘去就來說着便逕逕往瀟湘館來忽然抬
 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塊長
 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況且林黛玉素習猜忌好弄
 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惡罷了到是回
 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
 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跹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
 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往穿花度柳將欲過河
 去了到引的寶釵蹣手蹣腳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看汗淋漓嬌喘細細

原是無可無不可

這林風流

又一体寫法

甚當

己卯冬夜

宝釵也無心摸了剛欲回來只听滴翠亭裡邊噤：「啞：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蓋造在池中水上四面刁鏤隔子糊着低宝釵在亭外听见說話便煞住脚性裡细听只听說道你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塊你就拿有要不是就还芸二爷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来给我罢又听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难道白弄了來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又听說道我弄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麼謝他又問道你別胡說他是了个们家揀了我的東西自然該还的我拿什麼謝他呢又听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给你呢半晌又听答道也罢拿我這个給他算謝他的罢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个話来又听說道我要告訴一个人就長一个疔日後不得好

這是自利自法
好極！

死又听說道：「呀！俗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在外頭听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得，俗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走到跟前，俗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

慣用險筆也

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宝釵在外面听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奸婦狗盜的人，心机都不錯這一淘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况俺說話的語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頭等刁鑽。」

此
去年真面寫

古怪東西，今兒我听了他短兒，一時人急，連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赶着解了料，也解不及，不得要便个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釵便故意故重了脚步，咲着，嘆道：「罷了！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內的紅玉，誰兒剛一推窗，只听宝釵如此說，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宝釵更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里。」

此節定借紅玉
反寫宝釵也勿
得認錯作者
章法

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宝釵更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里。」

了怕他斗他。陸免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儼在河那邊看自林姑娘在這里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怕他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這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是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
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遞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寶釵這一句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陸免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里，一定听了話去了。陸免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樣呢？」陸免道：「便是听了話去了。」
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到罷了。」林姑娘嘴里又要虧薄人，心里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風聲，怎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看菱角棋侍書上亭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

笑只見鳳姐兒貼在山坡上招手叫王連忙棄了眾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
 奶便換作什麼事鳳姐打諢了一打諢見他生的干净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
 我的丫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換了人出去不知
 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
 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
 房里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我我好替你說的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里的
 鳳姐听了笑道噯的反說你原來是寶玉房里的怪道呢也罷了手他問我替你說
 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裏桌子上汝窑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
 銀子那是一百六十兩給繡匠的工價并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照了再
 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間有一个小荷包拿了來紅玉聽說徹身去了一回只

見鳳姐不在這山坡子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首繫裙小點銀一笑子便趕上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里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听了抽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宝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上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住你大奶奶院裏找去紅玉听了纔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紫鵲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群人來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癲上有此數句方引本意院子裏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壚子也不灑就在外頭低紅玉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壚子呢紅玉道今兒不該我灑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向我綺霞道你听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狂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我狂了沒有二奶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說有荷包得趣包舉給他們看方

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
 不放在眼里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典的
 這樣這一遭半遭兒的羞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听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
 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上上總笑得一面說着去了這里紅玉听說不便
 分爭說只得忍有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里和李氏說
 話兒呢紅玉上來回道平姐：說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攸了起來總張
 材家的來討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教我
 回奶奶總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就把那話按着奶
 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
 姐說我們奶奶向這里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爷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

奶奶放心尋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尋兩九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里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這些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的一大堆鳳姐道怨你不曉得這是四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蚊子你不知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幾了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他們說話他們必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交文咬字拿有腔兒呀、哪、的急的我胃火他們那里知道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么有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蚊子叮、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連繞好些兒了李宮裁嘆道都像你潑落戶纔好鳳

紅玉聽見了麼

紅玉此刻心內想「防晴雯等不在傍

姐又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听那口声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听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大几歲就作你的媽了你还作春夢呢你打听打听這些人頭比你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媽我不理今兒抬舉你你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个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他是林之孝之女鳳姐听了十分岔異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声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个天鰥一个地鰥那里承望養出這麼个伶俐丫頭來你十几歲了紅玉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子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室二爺如今只叫

吾那婢豈是怕紅
應著名奴即至
前良兒後家兒
便是都証作者更
不得可也 已如左
此係不見抄本
神石諸事故有
是此 已見時

紅免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很得了玉的恨他的你
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
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的挑兩丫丫頭我使他一般答應着他就不挑
到把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走又多心了
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免我和宝玉說叫
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紅玉笑道愿意不愿意
我們也不敢說只是眼有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
得見識：剛說有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
回怡紅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眠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
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

如頭記用載法念
 以交然法伏線注
 山近漸連法將
 以高法重作輕
 法虛敲定在法
 種、諸法提在
 意料之外且不
 而見一絲事理

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我了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
 便回頭叫紫鵲道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紗窗子未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
 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單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
 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
 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着起
 這个光景來不像是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
 有冲撞了他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猶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再那
 邊看鶴舞見黛玉去了三个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宝
 哥：身上好我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身上好我前兒还在大
 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宝哥：你往這裏來我和你說話寶玉听說便限了

所謂信手拈來
無不是也

已卯冬夜

若無此一箇二玉
和合則成嚼臘
文字石頭記
力盡正此

丁亥夏
時節雙

他离了釵玉兩丫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几天老爺可有叫你宝
玉笑道沒有叫探春說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宝玉笑道那想
是別人听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几個月我又鑽下有十來吊錢了你
還拿了去明兒出門往去時候或是好字画好鞋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宝
玉道我這座城裏城外大廟小廟的往也沒見个新奇精致東西左不過是那
些金玉銅磁沒處掇的古董再就是綉緞吃食衣服了探春誰要這些怎樣
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樞的香盒兒膠泥捏的風炉兒
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
宝玉笑道原來要這个這不值什麼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一車來探
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作者這些東西你多的替

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一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宝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爷：就不受用向是誰作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爷听了是舅母給的總不好說什麼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緊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諛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之人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婆一屋子怎麼報這些話給誰听呢我不過是淘氣沒事兒作一雙半隻愛給那个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氣宝玉听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里自

這一節特名
真利陳嬰一
回伏線

然又有丁想頭了探春聽說亦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
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麽想我只管認得老
拳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
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特昏憤的不像了還有笑話
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
錢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來了頭們去了他就報怨起來說我鎖的錢
為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呢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
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要顯見的是哥：妹：了
丟下別人且說梯已去我們听一句兒就便不得了原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
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

不因見黃雲五等他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丹各色落花錦重

山何突玉埋

不遇埋香塚，何事逐情思。

寫舞後吟石頭去時竟遇着他們只見寶釵笑着他們姓外所去室王道我就來說畢尋

無向方問字正此

丁亥夏

听笏史

是之聲一行數落着哭的好不傷感宝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里的了頭受

不工正五等第一等也包列天下也方來哭一面思二面終主却以所也便道是

田多生同史生更行

花謝花飛花滿天

是世非也

上上之品不又此也

古今通考

第一編 緒論

花謝花飛花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樹

落絮輕沾撲綉窗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綉蓮

思隨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白芳菲

金樓夢夢中凡三回其不言桃飄與李飛
清夢感懷今身世
兩忘夢筆再四不能
加批先生想身室室
何浮而下筆即字
後用料難逐聲兒
主意後乃已至兄
後文再批意甚客亦
石頭記化東之入故
柳華以持

三月香車已夢成
架道去綠窗裏也傾
明媚鮮妍能几時
堦前兩枝葬花人
杜鵑無語正黃昏
冷雨敲窗被未溫
憐春思至惱忽去
知是花魂與鳥魂
愿奴腸下生雙翼

桃李明年能再發
綠窗燕子太無情
一年三百六十日
一朝飄泊難尋覓
獨把花鋤泪暗洒
荷鋤歸去掩重門
怪奴底事倍傷神
至又無言去未圓
花魂鳥魂總難留
隨花飛到天盡頭

明年誰中知有誰
明年花發雖可啄
風刀霜劍嚴相逼
花開易見落難尋
洒上空枝見血痕
青灯照壁人初睡
半為憐春半惱春
昨宵違外悲歌發
鳥自無言花自羞
天盡頭何處有香垞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堆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拈污淖陷淖溝

而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疾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宝玉听了不覺痴倒要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茜香羅紅麝串寫于一回蓋琪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宝卿
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自瀾曲回以後回：寫藥方是白描筆免添病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不才餘句錦字珠滿
二指只想景想情事
想理反道相承悲
感乃為兄一生主天
性其聲兄之知己至
兄外室無之想昨
阻批蓋玉函之語
補是字為之記身

話說林代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名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後听到像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豈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叶兩不知尋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忖想林代玉的花顏月貌將來清到無可尋見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代玉終歸無可尋見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宝釵看菱鏡人等亦可到無可尋見之時矣

無移金鐵作金
為銀主人喜

宝釵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
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也代末因此一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
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代末有無所知逃天造出塵網代末便何解釋這段悲傷正
是花影不離身左右一句作聲鳥聲只在耳東西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听山坡上也有
悲声心下想道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難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想着抬頭一
看見是宝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道是誰原來是這个狠心短命的剛說道
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声不忍也自己抽身便走了這里宝玉悲慟了一回
忽然抬頭不見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見他躲开了自己也覺無味抖土起來
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
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後擺開手林黛玉回頭看見是宝

據開手句起
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後擺開手林黛玉回頭看見是宝

一說作者能管玉
 玉個折受委面後
 之春腸使代玉竟
 不能回春一說其心
 里為山如真令人
 嘆服手書初歷其
 境竟至有相違
 半句無一事子因
 深悔也。因此痛
 喜而仙。心身一如
 作者以此用心者
 不獨此也。且其
 一即情願辭
 在見中却道
 東腸之語
 已化在夜

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揭開手這話里有文章必不得站住
 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宝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听不听代玉听說回頭就走
 宝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听見這話猶不得站住回頭
 道當初怎麼緣今日怎麼緣宝玉嘆道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有頑笑惹
 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听見姑娘也愛吃連忙干淨淨收着尋
 姑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
 們想到如今我心里想着姊妹們從小長大親也罷熟也罷和氣到了免然見
 得此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到把外四路的什
 麼宝姐、鳳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到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个
 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隔母的我也是和你是的做出

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心，弄的有冤無冤，訴說着，不覺滴下眼淚。宋代玉耳內听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眼淚來，低頭不語。宋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惹氣，怎奈何？萬不敢在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道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越不理我，叫我摸着頭腦，必魂失魄，不知怎成樣。纔好就便死了，也是了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還得你伸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代玉听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成說，昨晚為什麼我去，你不叫了頭門？門宋玉說無道，這話從那里說起？我要是這成樣，立刻就死了。林代玉呼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

什麼誓呢。宝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
 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了。頭們懶待動，喪聲氣，也是有的。」宝玉
 道：「想必是這个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
 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只是我論理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倘或
 明兒姐姐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不大了。說着，狠着嘴笑。宝玉听
 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面來了。王夫
 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不過
 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宝玉道：「不知道林妹，是內症
 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就好了。散了風寒，還是
 吃丸藥的好。」王夫人前兒大夫說了个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宝玉道：「我知道

寫得不錯吟

魚丸方子

前王生書田中類

云他方子你有公

他方子你信不

該馬煖香進宮去

聖藥可配美今

藥兒之則若神

材料皆係海味也

性之藥藥有許多

奇效而尚未數名

何不貴以暖香

云以代補室玉之

人形藥菜參三百六十兩不足見大何首烏千年松根拔蒼胆諸如此類的藥

都不笑為奇口在群藥里笑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嚇人一跳前免薛大哥：求

了我一二年我總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

的銀子總配成了太：不信只問宝姐：宝叙聽說笑道攜手免說我不知道

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向我王夫人笑道到的是宝了頭好妹子不撒謊宝王

點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到說我撒

謊口里說有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宝叙身後抵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

上画着羞他恩姐因在里間屋裏看有人放桌子听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宝兄

弟不是撒謊這到是有的上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向他作什麼他

說配藥他还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里知道這成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

不足道不三不一
休矣

已解冬夜

說是宝兄弟的方子說了多日藥我也沒工夫听他說不然我也買几顆珍珠
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我尋他說妹：就沒散的花兒上也得摺
下來過後免我揀好的再給妹：串了來我没法免把兩枝珠花兒現折了給
他還要了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個面子呢鳳姐說一句那宝玉
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裏呢鳳姐說完了宝玉又道太：想這不過是得就
呢正算按那方子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墳里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
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里為這个去掘墳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
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沒當家花：的就是故里有這个人家死了几百
年這會子着尸盜骨的作了葬也不靈宝玉向林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
道二姐：也限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黛玉說話却拿眼睛瞞着宝釵黛玉

便拉王夫人道舅母听：宝姐：不替他圓諱他文吾着我王夫人也道宝玉
 狠會欺服你妹：宝玉笑道太：不知道這原故宝姐：先在家裏住着那薛
 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裏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
 妹：繞在背後羞我打諢我撒謊呢正說着只見賈母房里的丫頭找宝玉林
 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拉了丫頭走那丫頭說着宝玉
 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了俗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宝玉道我
 今兒還跟着太：吃罢王夫人道罢：我今兒吃齋你正緊你吃去罢宝玉道
 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丫頭去罢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
 釵等笑道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罢宝釵因笑道你正緊去罢吃不吃陪
 着林姑娘去一盞他心里打緊的不自在呢宝玉道理他呢过一會子就好了

一時吃過飯，宝玉一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他記裏着林黛玉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却笑道：「二哥，你成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忙碌碌的。」宝玉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他玉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弄些什麼。宝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門前，鳳姐兒正看門，攔子拿耳挖子剔牙，看有下來，丫丫們，柳花盒呢？見宝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替我寫几个字。」免，宝玉只得進了進來，到了屋裏，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宝玉道：「大紅綾，四十疋；蟒綾，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个。」宝玉道：「這算什么？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宝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裏有了頭，叫紅玉我要叫了來，使喚明白。」

我再替你挑几个可使得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的狠姐：喜欢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著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宝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又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宝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我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饭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麼好的宝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到多吃了一碗飯因向他姊妹：在那裏賈母道裏頭屋裏呢宝玉進來只見她下一个了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了頭打粉線代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宝玉走進來笑道：這是作什麼呢總吃了飯這座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代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了頭說道那塊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代玉便把剪子一擡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宝玉听了只是笑只見宝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

連重兩通計前
言是嫌玉氣
味相傲學非
偶然暗合相
符勿認作巧
過言小人也

回話宝釵也進來向林妹：作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因笑道妹：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宝釵笑道我告訴你个笑话先傳剛為那个藥我說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里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过会子就好了宝玉向宝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抹骨牌去罢宝釵听说便笑道我是抹骨牌来了說有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罢这里有老虎看呢你說有又裁宝玉見他不理只得还陪笑說道你也出去住：再裁不遲林黛玉越不理宝玉便问了頭们这是誰叫裁的林黛玉見问了頭们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管二爷的事宝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了頭說外頭有人請宝玉听了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何弥陀佛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罷了宝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爺家請宝玉听了知

着其有之事
則不感石頭記
文字也作者曰
三昧主此者
人得書中三昧
志在茲

壬午至

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里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尋人只見一個老婆子出來了焙茗上去說道室二爺在書房里尋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个信兒那婆子說放你娘的屁到好室二爺如今在園里住著跟他的人都在園里你又跑了來這里帶信兒來了焙茗听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有一送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角路底下踢球焙茗將原故說了小廝跑了進去半日抱了一个包袱出來連與焙茗回到書房里室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葉斐瑞双壽四个小廝去了一送到了馮紫英家門口有人報與了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里候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唱小旦的將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放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室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盡思想今夜想今日

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兄弟到都心裏前日不過是我的設
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
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
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酒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
把那梯已新樣兒的曲子兒唱了兒我听我吃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
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 想着你來又記挂着他 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
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 一丁偷情一丁尋拿 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
無回話

此唱一曲為直刺宝玉

唱畢笑道你歛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宝玉笑道

大海飲酒西

聖帝九台靈

芝日也批書

至此寧不悲

乎

壬子重陽日

听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飲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尊者連罰十
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米英將玉筍等都道有理、一宝玉拿起海米一
氣飲干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却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
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
或古詩舊對四喜五經成語薛蟠未尋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这
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麼這还亏你天、吃酒呢難
到你連我也不如我回來还说呢說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罰上几杯那里就醉
死了你如今一乱令到釵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说
無法只得坐了听宝玉說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候

女兒喜對鏡晨顏粧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羅衫薄

衆人听了都說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訣罰衆人向如何訣
罰薛蟠道他說的我痛通不懂怎成不訣罰雲兒便掙他一把哭道你悄悄的想
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訣罰了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苗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噯不下玉粒金尊

噎滿喉

照見菱花鏡里形容瘦

展不開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呀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宝玉飲了酒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完了

令下使馮紫英說道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園摘蟋蟀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了可人

你是了多情

你是了刀鑽古怪鬼灵精

你是了

神仙也不灵

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裏細打听

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

飲了門杯說道鷄鳴茅店月令完下詠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將來終身指靠誰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

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还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

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節不捨還家里 女兒樂住了簫管弄弦索 唱完
便唱道

葦葢開花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里鑽 鑽了半日不得進
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 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幺鑽

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的薛蟠道
綉房攆出了大馬猴衆人呵呵笑道諛罰、這句更不通先还可恕說着便
要師酒宝玉笑道押韵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淘什麼衆人聽說方才
罢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
的了听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烛朝慵起衆人听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大韵
薛蟠又道女兒樂一根毡毛往里戳衆人听了都回頭說道諛死、快唱
了罷薛蟠便唱道一个蚊子哼、衆人都怔了說這是什麼曲兒薛
蟠還唱道两个蠶蛭喻、衆人都道罷、薛蟠道愛听不听這是新
鮮曲兒叫作哼、韵你们要懶待听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
了罷、到別耽誤了別人家于是將玉函說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髮絲

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鴛鴦真也著

呀

看天河正高

听樵樓鼓敲

剔銀燈同入鴛

幃悄

唱畢飲了酒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付對子可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到都依了完全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談罰談罰這席上文沒有寶貝你怎麼念起寶貝來將玉函怔了說道何曾有寶

雲兒知怡
紅柳事可
想玉兄之
風情意也
壬午重陽

貝薛蟠道你还頼呢你在念來將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宝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訣罰多少薛蟠道訣罰：說有拿起酒來一飲而盡禍崇焚與將玉函等不知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將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刺宝玉出席解手蔣玉函便隨了出來二人貼在廊檐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宝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得意便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悶了住我們那里去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那里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宝玉听说不觉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个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

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
上還是簇新那可表我一点親熱之意說畢擦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
子解了下來遞與宝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文官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
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總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
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宝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
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東好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
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敢有酒不吃两个丫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
出來我瞧三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里首依还是滿紫英出來統解開了
于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宝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墜
兒沒了便問他往那里去了宝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里一條血點似

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宝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總是心里後悔口里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听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去也難為你心里沒了算計兒再要說几句又恐滙上他的酒來必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語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宝玉笑道夜里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宝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里呢便知是宝玉夜間換了忙一頓把解下來我不希罕這行子趑早免拿了去宝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在腰里過後宝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空箱子里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宝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襲人便面

說二奶：打發人叫了紅玉去了他原要尋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
主打發他去了宝玉道很是我知道了不必尋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
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雪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
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爷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
賞了說省命小子頭子來將昨日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尋宮扇兩柄
紅麝香珠一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簾一領宝玉見了喜不自勝向別人的也都
是這等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省一個香如意一個瑪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
只多省一個如意你的同室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
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二奶他兩個是每人兩把似兩足
羅兩個香袋兩個鏡子葉黛玉听了笑道這是怎樣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

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宝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罢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鴛首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屋里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說了明兒叫你一丁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盞說着便叫紫綃來拿了這了到林姑娘那里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綃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罢宝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望賈母那里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宝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宝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催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们不過是草木之人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里要有這個想頭

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听他這話便知他心里動了疑心又笑道好沒意思白日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宝玉道我心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了老太：老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了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就把妹：忘了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黛玉道昨兒宝丫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宝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宝釵分明看見只裝着不見低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宝玉在這里呢薛宝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和尚給的詩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提遠着宝玉昨兒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與他宝

玉一樣心里越發沒意思起來。幸玉被一個林代玉纏綿住了心，念只記掛着林代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宝玉便笑道：「姐姐，我瞧你的紅麝串子可巧。宝釵左腕上籠着一串兒，見宝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宝釵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宝玉在傍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想：『這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宝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代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飲了。宝釵褪了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宝釵見他怔了，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便要走。只見林代玉登着門檻，子嚙里咬着手帕子，笑呢。宝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跟在那風口里？」林代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的？」只因

聽見天上一聲叫喚出來瞧了瞧原來是丁默雁薛宝釵道雁在那里呢我也
瞧一瞧林黛玉道我僥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里說着將手里的帕子一
甩向宝玉臉上甩來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噯哟了一聲要知端的且听下回
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虛觀賈母鳳姐原意大適意大快樂偏寫出多少不適意事來此亦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

二玉心事此回大書是難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書之大旨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宝玉正自發怔不想代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崩在眼睛上到晚了一跳問是誰林代玉搖著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宝姐要着歡雅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宝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有宝釵宝玉代玉等看戲去宝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就^可不去鳳姐兒道他們那里涼快兩边又有樓借們要我去我頭几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樓打掃干净掛起簾子來一个闲人不許放進廟去便是好呢我已回了太太了你們

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裏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
聽說笑道既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乾淨好了就只是
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再正面樓上你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
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兒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而向宝
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裏也是睡覺宝釵只得答應着
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
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听賈母如今
這樣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目打發人去到園里告訴有要去的只管初一跟
了老太太去這話一傳遍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不得
出門檻子听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有般攛掇了去

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分付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份人馬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面得是賈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陽節向因此九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代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櫻八宝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翠蓋車然後賈母的了頭鴛鴦鸚鵡武珮玳瑁珠林代玉的了頭紫鵲雪雁春纖宝釵的了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了頭司棋绣橘探春的了頭待書翠墨惜春的了頭入画彩屏薛姨媽的了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的了頭臻兒李氏的了頭素雪雲姑麝月鳳姐兒的了頭平兒豐兒小红並王夫人兩了頭也要跟了鳳姐兒來金釧

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在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嫗、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烏壓壓的占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丫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丫說你壓了我們奶子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蹭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碰折了我的扇子咕、呱、說笑不覺周瑞家的^這查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覺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了宝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听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賈母在轎內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方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胎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駕鸞尋在後面赶不上來攔賈母

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揀可巧有个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兜拿着剪筒照臂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兜怀里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姨子打了一个筋斗罵道野牛食的切朝那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置宝釵并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个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声叫拿打打打賈母听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琏忙出來向鳳姐上去攔住賈母就回說一个小道士兒剪灯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姣生慣養的那里見的這了勢派倘或唬着他到怪可怜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琏去好生帶了來賈琏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來那孩子還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乱战賈母命賈琏拉起來叫他

別怕向他几歲了那孩子痛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怜見的又向賈環道環
哥兒帶他去罢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賈環答應領他去了這
里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現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
門忽見賈環領了一个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几百錢不要難為了他
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環站在階砌上同向管家在那里底下站的小
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袍了來到賈環
跟前賈環道虽说這里地方大今不承望來這座人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往
你的那院里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里去把小兒們多挑几个在這二層
門上同兩边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奶
們都出來一个兩人也到不了這里林之孝忙答應得又說了几个是賈環道

去罢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里跑了出來賈琏道你瞧：他我這里也還說沒熱他到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琏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有了小廝便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琏又道問著他那小廝便向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奇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托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瑞賈璉等也都忙了一丁：一牆根下慢的溜下來賈琏又向賈蓉道你省作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里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聲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作什麼的这会子尋噴我一面又罵小子捆着手呢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子去又恐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盪騎馬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琏方要抽身

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裏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老恐太問我要隨喜那里我只在這里伺候罷了賈母知道這張道士虽然是當日榮國府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府里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僧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得了呢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大笑限了賈母進來賈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這張爺進來請安賈母听了忙道挽他來賈母忙去挽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哈哈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安康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里請安老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

笑道老神仙你好快道士笑道托老太：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到
罷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四月二十六日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
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干淨我說請哥兒來住：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
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宝玉誰知宝玉解手去了纔來忙上前向張爺：好
張道士忙抱住向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里
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的把丫頭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
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
哥兒不大歡喜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丫形
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爷一个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
聽說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个像他爷

爷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爷；那張道士又向賈琏道當日公爷的模样兒
爷们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爷二老爷也記不清楚了說畢
呵；又一大笑道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到也
好了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这个小姐模樣兒聰智慧根基
家當到也配的过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士也不敢造次請了老太太的
示下終敢向人去說賈母道上面有和尚說了这頑子命里不早娶該定親再
大一大兒再定娶你可如今打听有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配的上就好
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过給他几兩銀子罢了只是模樣性格兒難得好
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爷；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亏
你還有那麽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鶯鶯假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

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大笑道你黑我眼花了也沒看見奶；在這里也沒道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指望娘；來作好事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免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款抱過大姐免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里拿出來罷了又用个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里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免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到^來就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到像是和我們化布施來了衆人聽說譏然一笑連賈珮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你不怕割舌頭下地獄鳳姐免笑道我們爷免們不相干他怎麼常；的說我詭積陰陽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為化布施到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

遠來的道友並徒弟徒孫們見識：賈母道既這們有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托老太的福到也健壯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了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到值多的賈母聽說便命宝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說：崇的用蟒褂子墊着捧了出去這里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了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琏回說張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寔在可罕都沒什麼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傳道法器都愿意為敬賀之礼哥兒便不希罕只留着在房里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見也有金璫也有玉玦或有事如意或有歲平安皆是珠穿寶貫玉琢金

錢共有三五十件目說道這何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裏來的何必這樣道斷不
 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心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若不留下豈
 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听如此說方命人接了宝
 玉笑道老太：張爺：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个也無用不如叫小子們捧
 了這个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到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
 兒虫要行好但這些東西虫說不甚希奇到底也是几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
 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到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
 宝玉听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罢了說畢張道士方退出去這里賈母
 與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占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
 候賈珍一時來回神前點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向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

玳瑁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笑道這是第二本上也罢了神佛要這樣也得罢了又向第三本賈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听了便不言語賈母退了下来至外边預備着伸表焚錢糧兩數不在話下且說宝玉在楼上坐在賈母傍边叫了小小頭子捧了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玉帶上的手鐲弄弄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了赤金點翠的其簪便伸手着弄拿了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簪子也帶着這麼小的寶釵笑道史大妹：有一個比這小些賈母道是雲兒有這小寶玉道他這麼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宝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代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聽沒聽見宝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

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里一面心里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飄人只見衆人都到不大理論惟有林黛玉睨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黛玉不覺心里沒好意思起來又掏了出來向黛玉笑道這東西到好頑我替你留省到了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黛玉笑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著說着又揣了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媳婦兩丫來了彼此見過賈母方說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句話沒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里打醮連忙預備了豬羊香燭茶飯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兒听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呀我就不防這丫兒說俗們娘兒們來鬧逛逛人家只當俗們大擺壽壇的來送禮都是

老太：淘的這又不得預備實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娘子上樓
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也有禮來了于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
醮女眷都在廟里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遇都來送禮賈母終後悔起來說
又不是什麼正緊要事我們不過閒住就想不到這禮上沒的驚動了人因
此重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
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住：那賈母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宝玉說親的
事來誰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嘆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
声声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
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實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
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宝玉因此見林黛玉又病了心里放不下飯也懶去吃不

時來向林代玉又怕他有了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里作什麼
宝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代玉如此說心里因想道
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
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林代玉說了這話到比往日
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林代
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白認得了我那里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宝玉听了
便向前來支向到臉上你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代玉一時解不過
這个話來宝玉又道昨兒還為這个賭了几回咒今兒你到底又准我一句我
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林代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
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顫：統：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

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緣你心里生氣來拿我熱性子原來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况從幼時和黛玉耳鬢斯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蘭秀皆不能有及林代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好說出來故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代玉偏生也是丁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你既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怨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不能為我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我可見我心里一時一刺白有你；竟心里沒我心里這意思只是口里說不出來

一個心裏成兩
個心之句期望
情殷每有是
事近兒疑兩集
中句云未形猜
妒情狀漸露
常嬌嘆愛收
其信不浮心
緣圖

那林代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說你豈是重這耶說
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有無間的方見得是待我重而
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時有金玉見
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
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宝玉心中又想自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
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見你
放和我近不知我遠那林代玉心里又想看你只管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
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
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如此之話皆他二人素習所存私心
也難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宝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个字越

發逆了已意心里乾噎口里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宝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撈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沒動宝玉見沒摔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吧物件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鵲靈雁等忙來解勸後來見宝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忙赶了來他奪了下來宝玉冷笑道我砸我的東西与你们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眉都變了從來沒氣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辯嘴不犯有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臉上怎麼过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里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

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鵑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一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提紫鵑道重然生氣姑娘到的也該保重着些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回和宝二爷辯嘴又吐出來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厝过的去呢宝玉听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代玉不如一紫鵑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宝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才諛同他教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泪來了襲人見他两个哭由不得攆着宝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冷待要劝宝玉不哭罢一則又恐宝玉有什麼委曲悶在心里二則又恐薄了林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泪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林黛玉輕輕的搵着見三个

人都鴉雀無聲各人哭各人的也由不得傷心起來也拿手帕子擦淚四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宝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談同林姑娘辯嘴林代玉听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鵲剛要奪已經剪了几段林代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說道何苦來這是我儂多嘴的不是了宝玉向林代玉道你只管剪我橫豎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裏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代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面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甘連了他們那王夫人賈母見他們忙忙的作一件正緊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鵲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

太紫鵲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宝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便將這福移到襲人紫鵲兩個人身上。說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淘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三人都沒話。只得听省。還是賈母帶出宝玉去了。方纔平服過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里擺酒唱戲。來了賈府諸人。宝玉因得罪了林黛玉二人。攪來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里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濕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里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諛萬不諛。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

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看戲他兩丁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
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里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麼兩丁不省事的小
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倍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几時我困了這
眼斷了這口氣憑着這兩丁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
不嘍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宝林二人耳內原來他二人竟是
從未听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
的一般都底頭細嚼這句的滋味都不覺潛然泣下且不曾會面然一丁在滿
湘館臨風洒泪一丁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
劝宝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厮們和他們的姊妹辯嘴或
是兩口子分爭你听見了你还罵小厮們蠢不能体贴女孩兒們的心今兒你

也這么省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們仇人似的老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緊下下氣陪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么也好那么也好那宝玉聽見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指扇槁双玉是偶宝釵金蟬脫殼

銀釵蓄學是癡女夢中說夢

脚踢襲人是斷無是理竟有是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双敲

椿靈副舊癡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與宝玉角口後也自懊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鵲度其意乃勸道若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宝玉那脾氣難道僇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到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鵲笑道好的為什麼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不是我着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終這么林黛玉欲答話只听院外叫門紫鵲听了一听笑道这是宝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林黛玉听了

道不許開門紫鵲道姑娘又不是了這么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宝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道我只當是宝二爷再不上我們這門了誰知这会子又來了宝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到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可大好了紫鵲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不大好宝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林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宝玉來由不得傷了心止不住滾下淚來宝玉哭着走近床來道妹：身上可大好了林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妹：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看到像是俗們又辯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劝俗們那時節豈不惱們到覺生分了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

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著又把好妹妹叫了幾萬聲林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
寶玉的這會子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他們辯了辯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
又可見得此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哭道你也不用哄我從今以後我也不敢
親近二爺：也全當我去了寶玉听了嘆道你往那去呢林黛玉道我回家
去寶玉嘆道我限了你去林黛玉道我死了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林黛玉
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來問道想是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到有几
箇親姐：親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几箇身子去作和尚明兒我到把這話告
訴別人去評：寶玉自知這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脹起來低着
頭不敢則一声幸而屋裏没人林黛玉直瞪瞪的瞧了他半天氣的一声兒也
說不出來見寶玉驚的臉上紫脹便咬着牙用指頭恨命的在他額額上戳了

一下噙了一声咬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箇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淚。宝玉心里原無限的心事，又無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可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雖然哭，却一眼看見了，見他穿有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着淚，一面回身將枕邊搭的一方綃帕子拿起來，向宝玉懷里一擄，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泣。宝玉見他擄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擄了林黛玉一隻手，嘆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姓老太，限前去林黛玉將手一擄，道：「誰全你拉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麼延皮賴臉的，連了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沒說完，只听好了，宝林二人不妨都啼了一跳，回頭看是鳳姐兒跳了。

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也沒見你們兩個人有些什麼可辯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天為什麼又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林代玉就走林代玉回頭叫了頭們一丁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作什麼有我伏侍你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後面跟着出了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合我及至到那里要說合誰知兩個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了對笑對訴到像黃鷹抓住了鷄子的腳兩個都扣了環了那里還要人去說合說的滿屋里都笑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

里那林代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宝玉沒甚說的，便向宝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个頭也不得磕去大哥。不知我病到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兒^也了姐，替我分辯。」宝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丟，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日一，一霎要存這心，到生分了。宝玉又嘆道：「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怎麼不着戲去？」宝釵道：「我怕熱着了，兩齣熱的狠，要差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宝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起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比楊妃原來也体豐怯熱。宝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到像楊妃，只是沒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靛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宝釵，嘆道：

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罢。宝钗指他道：「你要仔细，我合你顽，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说的了。」靛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他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全別人搭趣去了。林黛玉聽見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寔得意，便要搭言也趣，勢免取个笑，不想靛儿因找扇子，宝钗又發了两句話，他便改口笑道：「宝姐姐，你听两齣什麼戲？」宝钗因見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急，忽又見向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宗道江後，來又賠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連一齣戲的名子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麽一串子，這叫負荆請罪。宝钗笑道：「原來這叫作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他不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道什麼是負。」

荆請罪一句話還未說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拈這些上虽不通達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嘆着向人道你們大暑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詫異道既没人吃生薑怎麼這麼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見這話越發不好過了宝釵再要說話見宝玉十分討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嘆收住別人摸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宝釵鳳姐去了林黛玉嘆向宝玉道你也試省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口忤的由省人說呢宝玉正因宝釵多了心自己沒趣又見林黛玉來向省他越發沒好氣起來待要說兩句又恐林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有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時又當早飯已過各處王僕人等多半都困日長神倦之時宝

玉背着手到一處，鴉雀無聞。賈母這里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們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小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几了頭子手里拿着針線，却打盹兒呢。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打斜着眼，亂恍。宝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身上帶的墜子一滴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宝玉，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廝着。」金釧兒抿嘴一嘆，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見了他有些恹恹，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宝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嘆道：「我明和太討你偕們在一處，要金釧兒不答，宝玉又道不然，等太醒了，我就討金。」

釧兒睜開眼將宝玉一推，嘆道：「你忙什麼？金簪子吊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話，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訴你：「了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兒彩雲去。宝玉嘆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巴掌，口裏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你們都叫你教壞了。」宝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煙去了。這裏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聚了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來，帶出你姐去。」去。釧兒聽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要打罵只管罰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比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

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那宝玉見王夫人醒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空。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噎之聲。宝玉心中疑惑。便貼住細听。果然架下那邊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薇正是花葉茂盛之際。宝玉便悄的隔窗簾窺覷。只見一丫片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管頭的簪子在地下掘土。一面悄的流淚。宝玉心中想到。難道這丫片子又像嬾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嘆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為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限着那林姑娘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丫侍兒。到像是那十二个李戲的女孩子。之內的。却辯不出他是誰。淨丑那一角。

色來。宝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次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宝玉也多心，如今^再在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丫是誰。再由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目，眼顰^目，秋水面薄，腰纖嫩，婷婷^目，大有林黛玉之態。宝玉早又不忍棄他，相去^目，只管痴着。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睛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頭按着他方才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丫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丫描薇花的「蔷」字。宝玉想到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着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兒還在那里画呢。画來画去，還是「蔷」

字再看还是个膏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
 几千个膏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
 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話說不出来的大心事係这样形景外面既是这个
 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着他的模樣兒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得住熬煎
 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伏中陰晴不定屬雲可致雨忽一陣涼風过了喇
 喇的落下一陣雨来宝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来似衣裳登時湿了宝玉
 想道這時下雨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說道不用罵
 了你着下大雨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听说到啼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
 一个人叫他不要罵了下大雨了一則宝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
 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边臉那女孩子只當是个頭再不想是宝玉口裏道

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宝玉要啞了一聲，究竟渾身冰涼低頭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聲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里却還記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放了假，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被大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鵝彩鴛鴦捉的捉，赶的赶，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关了。襲人等都在走廊上嘻，嗟，宝玉見門便以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嗟，那里聽見叫了半日，拍的山响，裡面方聽見了，估諒有宝玉，这会子不^再回來的襲人，嗟道：「誰这会子叫門？」^叫說人開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聲音嬌愛，道胡說。」宝姑娘这会子做什么來？襲人道：「讓我隔門縫兒瞧一可。」

開就開要不可開叫他淋着去說着便順有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宝玉淋的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急又是可嘆忙開了門嘆的彎着腰拍手道這怎麼大雨里跑什麼那里知道爺回來了宝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里要把開門的踢几脚及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了頭子們便招腿踢在肋上襲人嘆啣了一声宝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招待你們得了益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我取笑兒了口里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嘆道啣是你來了踢在那里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大話的今兒忽見宝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有許多人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樣罵看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有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宝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嘆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是頭一遭兒

生氣打人不想就偏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一面嘆道我是了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小事好事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宝玉道我總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你素日開門闔門都是那起小了頭子們的事他們是惡頑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齦根兒他們也沒了怕懼兒你當是他們陽一下子啼；他們也好些總剛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有那雨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覓肋下疼的心裡發闹晚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到啼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嚶嚶之聲從睡中哼出宝玉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的也不安穩忽在間听得嚶嚶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悄；的來來照剛到床前見襲人嗽了兩声吐出一口痰

來嘍啣一聲睜開眼見了宝玉到嘴了一跳道作什麼宝玉道你夢里嘍啣必定踢重了我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裏又腥又甜你到照一照他下罢宝玉听说果然待灯向他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訴肺腑情迷活宝玉
手足耽二小動唇舌
情中情因情感妹二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林黛玉魁奪菊花詩
村嫵二：是信口開河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第三十回 至四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道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不肖種二大承管絃
錯裡錯以錯勸哥二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情哥二偏尋根究底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奴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

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情情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心里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洋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來宝玉見他哭了他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洋竟的不怎樣襲人勉強笑道好的不覺不怎麼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他的手嘆道你這一開不大緊關多少人來到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到關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就好了人不知



勉不覺的可不好。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宝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未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一文五更，宝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怎麼服，怎麼敷。宝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宝玉見宝釵淡_々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宝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里他。林黛玉見宝玉懶_々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_々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

已如何敢說嘆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便覺淡々的賈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虽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到不覺得到是宝玉心中悶々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將股子跌折宝玉因嘆道蠢才々々將來怎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事紀難道也是這般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

近來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
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
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了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麽着了何
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到不好宝玉听了這些
話氣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
忙赶過來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
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儿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一來就是你一
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
會伏侍的到明兒還不知是什麼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
說几句话又見宝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

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雯听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酸意冷笑道我到不知道你們是誰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祟幹的那事犯也瞞不過我去那里就擗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了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里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起來想一想原來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宝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宝玉的手他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這大的過事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里配和我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是和我辯嘴呢是和二爺辯嘴呢要是心里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安靜要是惱二爺不該這們吵的萬人知道我總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

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是惱二爺夾槍帶棒終久是了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好不好晴雯聽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為什麼我出去要嫌我度裏着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穀宝玉道我何曾經過這个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打發你去罷說着貼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嘆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襲人嘆道好沒意思真的去回你也不怕燥了便是他認真的要去的當作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犯疑宝玉道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

我一頓^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宝玉道：「這也奇了！你又不^禁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法。」^法不如去了，到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環見^如鬧，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听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襲人扶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把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情宝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嘆道：「大節下怎麼好？」的哭起來了。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宝玉和襲人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不告訴為我？」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嘆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兩丫頭辯了嘴了，告訴妹，替你們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

鬧什麼我們一了了頭姑娘只是混說代玉嘆道你說你是了頭我只拿你當
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閑話還擱的住
你來說他襲人嘆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到也
罢了林代玉嘆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就先哭了宝玉嘆道你死了我
作和尚去襲人嘆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代玉道把两个指頭一伸
拭嘴嘆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作和尚的遭數兜宝玉所
得知道是他点前見的話自己一嘆也就罷了一時代玉去後就有人說薛大
爺請宝玉只滑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滑尽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
几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榻上有了人睡着
宝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

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宝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宝玉將他一拉、在身旁坐下嘆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姣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談不談晴雯道怪熱的拉、扯、作什麼叫人來看見作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宝玉嘆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話說的又笑了說你不來便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洗叫了他們來宝玉嘆道我總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偕們兩了洗晴雯搖手嘆道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鬟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了時辰也不知道作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哭了

几天我也沒那工夫收拾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涼快那會子洗了可也^以不用我到^{再洗}盥一盆水來你洗^吃臉通^吃頭纔剛兒夾送了好些菓子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們打發你呢宝玉笑道既這麼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吃手來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狠連扇子還跌拆了那里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還更了不得呢宝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那用你愛這樣我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要撕着頑也^{响的}可以使用的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听^{响的}那^見声^見响就故意的^摔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听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宝玉听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声撕了兩半接着嗤^是又听

几声宝玉在傍咲着說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說只見麝月走過來咲道少作些
 孽罢宝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里的扇子也奪了遞与晴雯接了也撕了
 几半子二人都大咲麝月道這是怎应說拿我的東西闹心兜宝玉咲道打鬧
 扇子匣子你揀去什应好東西麝月道既這应說就把匣子搬了出來讓他儘
 力的撕豈不好宝玉咲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沒折了手叫
 他自己搬去晴雯咲着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罢宝玉咲道古人
 云千金難買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總換了衣
 服走出來了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
 宝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
 史湘雲帶領衆多了好媳婦走進院來宝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

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必細說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罷史湘雲忙起來寬衣王夫人因嘆道也沒見穿上這些作什麼史湘雲嘆道都是二嬸子叫穿的誰愿意穿這寶釵一傍嘆道姨娘不知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旧年三月里他在這裏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到像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隆子他站在那椅子後边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過來仔細那頭掛的灯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嘆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掌不住嘆了老太太總嘆了說到扮上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么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老太太了沒兩日就下起雪來老太太和旧母那日想是總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丁新的大紅猩猩毡斗篷放在那里誰知眼錯不

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个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了頭巾在後院子撲
 雪人兜去一跤栽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宝釵
 咲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还是那麽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咲了迎
 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里还是咕咕咲一
 陣說一陣也不知那里來的那些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
 相着眼見有婆家了还是那們着賈母因問今兒还是住着还是家去呢周
 奶娘咲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宝玉哥
 哥不在家麼宝釵咲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宝兄弟两个人好惹的這可見
 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只說着只見宝玉來
 了咲道雲妹來了怎麼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夫人道這里老太

薛湘雲問道宝玉哥

太總說這一了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代玉道你哥：得了好東西尋着你呢史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呀玉笑道你信他呢几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好宝玉道多謝你記置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了跣踏宝玉道什麼好的你到不如把前兒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了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是上年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色四了林代玉笑道你們瞧：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的就帶來豈不省事今兒已了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你是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才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太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们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得

我先告訴來人這是那一了了頭的那是那一了了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还好再糊塗了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了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罢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了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一个死央姐：一了金釧兒姐：一了平兒姐：一了這到是四了人的難到小子們也記得這們清白衆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說話他的金麒麟會說話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咲宝玉聽見了到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咲由不得也咲了寶釵見宝玉咲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話賈母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照：

你的嫂子們去園里也涼快同你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將三了戒指兜
色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了頭跟着到了鳳姐那里說
咲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
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
是了衆人听了自去尋姑舅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了人翠縷道荷花怎麼還
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怪他們家池子里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
雲道他們這了还不如僧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
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
就好翠縷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了頭來
的人湘雲听了由不得一咲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

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
 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廝說起來從古
 至今開天地都是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
 陽難道還有了陰陽不成陰陽兩字還只是一字陽盡了就成了陰、盡了就
 成陽不是陰尽了又有了陽生出來陽尽了又有了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
 死了我什麼是了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了樣免湘雲
 道陰陽有什麼樣免不過是了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
 陰火就是陽日就是陽月就是陰翠縷听了笑道是了了：我今兒可明白了
 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了理
 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伏剎：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罢了難

到那些蚊子虻蠅虫兜花兜草兜瓦片兜磚頭兜也有阴阳不成湘雲道怎
麼有後阴阳的呢比如那一丁樹葉兜還分阴阳呢那邊向上朝陽的便是阳
這邊背阴覆下的便是阴翠縷听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俗
們這手里的扇子怎麼是阳怎麼是阴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阳那邊反面
就為阴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我几件東西問因想不起來了什麼來猛低頭就
看見湘雲宮絛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了難道也有阴阳湘雲
道走獸飛禽雄為阳雌為阴牝為阳牡為阳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到
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阴阳
俗們人到沒有阴阳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丟越問越問
出好的來了翠縷笑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

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說着湘雲拿手帕子捂着嘴呵
呵的咲起來翠縷道說是了就笑的這樣了湘雲道狠是了翠縷道人規矩
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大道理也不懂的湘雲咲道你很懂的一面說一
面走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晃晃在那里翠縷听了
忙赶上拾在手里攬着咲道可分出阴阳來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湘
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咲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里來
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里沒見有人有這了湘雲道拿來我看翠縷將手一撒
咲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了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
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點點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宝玉從那邊來了
咲問道你兩了在這日頭底下作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湘雲連忙將那麒

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偕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堵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咲說一向別情況一時進來歸坐宝玉因咲道你該早來我得一件好東西需奇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摸掏了半天呵呀了一声便問襲人那了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宝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宝玉听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里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湘雲听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咲問道你几时又有了麒麟了宝玉道前兒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湘雲咲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你瞧：是這了不是宝玉一見猶不將欢喜非常因說道不知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于此回中所謂草蛇
灰線在千里之外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怀人詩一截讀之堪合此回故錄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盡却情多

情到無多得盡處

解到多情處

月中無樹影無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宝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来拿，笑道：「亏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了，明兒倘或把印也丟了，難到也就罷了不成？」宝玉笑道：「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了，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来，与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聽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答。襲人道：『這會子又害燥了，你还記得十年前，偕們在西邊暖閣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犯那會子不害燥？這會子怎麼又害燥了？』」史湘雲笑道：「你还說呢，那會子偕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

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还說呢先姐：長姐：短哄着我替
你梳頭洗臉作這了弄那了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出小姐的款
我怎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弥陀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
這麽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刻：
那一回不念你幾句話未了忙的襲人和宝玉都勸道頑話你又認真了還是
這麽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噯人到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
子將戒指遞與襲人：感謝不尽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們的我已得了
今兒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了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
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宝姑娘給我的湘雲笑道
我只當是林姐：給你的原來是宝姐姐：給了你我天：在家裡想着這些

姐，們再沒一了比宝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
 了親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無方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宝玉道罷，
 罷不用題^提這了話史湘雲道題^提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
 聽見又怪^嗔我讚了宝姐，可是為這了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咲說道雲姑
 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宝玉咲道我說你們這几了人難說話果然
 不錯史湘雲道好哥，你不必說話教^叫我惡心只合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
 林妹，又不知怎麼了襲人道且別說話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
 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双鞋捆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
 工夫替我做，史湘雲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思還有什麼針
 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教我做起來你的活計^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呢襲人

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了罢只是一件你的我總作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了什麼就煩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了今兒我到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到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較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了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拿了一了扇套子試一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个瞧

給那丫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來，他还叫着再做去。我總說：「是你作的，他後悔的什麼？」是史湘雲道：「越發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鉸，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作呢？饒這麼看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煩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吳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見寶玉，听了便知是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扣他坐着就罷了，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寶玉道：「罷了，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了人。」

並不^意愿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了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談常的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了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墜里攪些什麼。宝玉听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里坐；我這里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面也是宝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啞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里宝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到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了話來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越了一会子去了，我到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道後還是照旧一樣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了反到同他生分了。那林

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虧賠多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後來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宝玉又趕來，一定說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死契，或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跌帕，或鴛鴦，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宝玉亦有麒麟，便恐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他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事，宝玉又說林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了知已，果然是了知已。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已，自然

我亦可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相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談你我之則又何必來一室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豈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医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要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著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往那里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宝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笑道你瞧眼睛上的淚珠了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几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腳的宝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

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代玉道你死了到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宝玉說急趕上來問道你還說話到底是咒我还是氣我呢林代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嘆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的筋都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宝玉瞧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字林代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宝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到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代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宝玉嘆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

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代玉听了這話，如裏雷掣電，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竟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却是半了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宝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語，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代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代玉只嘆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泪來。四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說道：「好妹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代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可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里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宝玉貼着，只管發起獸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与他忽抬頭，見了林代玉，和他貼着一時代玉走了。他还貼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

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見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丟了一身的病遙里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只尋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終得好呢睡里夢里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這話唬得魄消魂散只教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里的話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時醒過方知是襲人送扇子乘羞的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這里襲人是他去見了自思方才之言一定是代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縫間忽有寶釵從那邊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邊兩丫雀兒打架到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宝兄弟這會子穿了衣

服忙的去了我纔着見走過去到要叫住向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
經緯我故此沒叫他可由他過去了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宝釵听了忙道噯
噯這着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他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
襲人笑道不是這了想是有客要會宝釵笑道這了客也沒意思這着麼熱天不
在家里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可是你說這罷宝釵因而問道雲了頭在
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總說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
兒煩叫他做去宝釵听見這話便兩面回頭看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了明白
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解人情我近來看雲了頭神情再風里言風里
語的听起來那雲了頭在家里竟一點兒作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
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幾次他來

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里累的狠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話他就連眼圈紅了口里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情景來自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父見說這話將手一拍說是了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打的粗且在別處能省使罢要勻淨的尋着明兒來往看再好生打罢如今听宝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里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宝釵道上次他就告訴^訴我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我們那牛心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要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我又美不鬧這些宝釵笑道你里他呢只管叫人做

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信他，總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宝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作些如何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了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吓了一跳忙問那了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里还有两了金釧兒呢就是太二屋里的前兒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里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劉總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里打水見一了尸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說知是他，們家里還只管亂省要救活那里中用了宝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宝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道安慰這里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宝釵來至王夫人處只見鴉雀無聞獨

有王夫人在里間房內坐着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傍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里來。寶釵道：「這園里來。」王夫人道：「你這園里來，可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終到着見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几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般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懸念了，腳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假借上豈有這樣大氣的理？雖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丫頭蠢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

我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娘也不必念，于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情了。」王夫人道：「劉總管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妹們的新衣服拿两套兒，他粧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一昨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一那孩子素日是心小的，況且他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粧裹去，豈不忌諱？因為這廬樣，我現叫裁縫趕两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几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里說着不覺淚下。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到做了两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嘆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

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來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傍邊坐着垂淚王夫人正纔說他因寶釵來了却掩了口不說了寶釵見此光景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于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再看下回便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之大承管絃

却說王夫人喚他母親上來拿几件簪環當面賞與^他又分付請几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宝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分權傷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宝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走自信步來至廳上剎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免撞着了滿懷只听那一人喝了一声站住宝玉啼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不覺的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貼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

些什麼方才兩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你纔出來了既出來全無一點慷慨揮
洒談吐仍是歲々姓々我着你臉上一團恩欲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唉声嘆氣
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宝玉素日多是口角伶俐只是
此時一心纔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
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呵々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
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
親王府里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听了心下疑惑暗々思忖道素日並不和忠
順府來往為何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令快請急走出來看時却是忠
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及叙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
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着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面

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听了這話抓不住頭腦忙陪
笑道詩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
辦那長府官史便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有一了
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二在府里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
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訪察這一城內十停人到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薛
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下官輩听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入索取因此
啟明王爺二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了也罢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變
謹甚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二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爺轉諭令郎請
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二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
畢忙打一躬賈政听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換宝玉來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

忙趕來時賈政便問談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宝玉听了吓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字不知為何物起更又加引逗二字說自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起不念公子之德宝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省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起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里宝玉听了這話不覺裏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

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听得說他如今在東郊
離城二十里有了什麼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畝田地几間房舍想是在那
里也未可知那長史府官听了嘆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里我且去找一回若有
了便罢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走了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呆歪一面
送那長史府官一面回頭命宝玉不許動面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才回
身忽見賈環帶着几个小廝一陣乱跑賈政喝令小廝快打且賈環見了他
父親喘的骨軟筋酥忙低頭貼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
管你不知往那里去由你野馬一般喝令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
盛怒便乘機說道方才原不曾跑只因沒那井邊一遇那井里淹死了一了了
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才赶着跑了過來賈政

听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沒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賴自然執事人操麈尾之教致使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令快叫賈璉賴大馬廐小廐們答應了一声方歡叫去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的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_公房裏的人別人一点也不知道我听見我母親說了道這里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_公意將眼一看衆人小廐小廐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_哥前在太_公屋裏拉着太_公的了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宝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里边書房里去喝令今日再有人劝我_我把這冠帶家私一症交与他与宝玉過去我免不得做

是了龔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罢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
早的完了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麼有不了事的宝玉急的跺脚正沒
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也不暇問
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踈孝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令堵起嘴來
有實打死小厮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宝玉按在櫓上奔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
政猶嫌打輕了一脚踢開長板字的自己奪過來咬省牙恨命蓋了三四十下衆
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里肯听說道你們同他幹的勾當
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明日
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總不功不成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又退
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

沒人忙：趕往書房中來慌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兩丫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總罷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到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亦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索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虽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了孽障必定苦我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

批得是

張母者
來細玩既

勸死我再勸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全怨到底在陰司里得了依靠未喪母者
來細玩既
勸母者說畢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听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上
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
皆是血漬讀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脉至脰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点好處
不覺失声大哭起來苦命的兒吓因哭出苦命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賈
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時里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
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子別人
还可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听了那淚珠更似滾水一般滾了下來
正沒開交處忽听了环來說老太太來了了一句話未了只听窗外頭崑崙的
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

忙迎接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了頭喘吁吁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
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談了^斗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
步喘息一回勵聲說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到有話分付只是可憐我一生
沒養了好兒子却教我和誰說去賈政听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
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說便
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宝玉就
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說省不覺
就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作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
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賭氣的你的兒子我也
不談當你打不打我猜省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趕早兒離了你大

家干净說省便令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
干答應省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紀小你疼他將來
長大成人為官作宰的也又必想省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到不要疼他只怕
將來還少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賈
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里
干净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令快打点行李車轎回去賈政苦叩
求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着宝玉忙進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
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了不了王夫人与鳳姐等解勸了一会方
漸止住早有了丫媳婦等上來要換宝玉鳳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
開眼瞧瞧打的這廝了樣兒還要換着走还不快進去把那藤屨子春橙拍出

來呢衆人听说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宝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隨了進去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王夫人兒一声肉一声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了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談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含淚你不去還在這里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听说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宝釵香菱襲人史湘雲也都在這里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揀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來到二門前令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

了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听原故却是為琪官金釧姐的事襲人道老爷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日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來在老爷眼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爷說的我也是聽見老爷的人說的襲人听了這兩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宝玉療治調停完備費母令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宝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乱了半日衆人漸特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扶特問他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記卷之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

錯里錯以錯劝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宝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
 到這步田地宝玉嘆氣說道不道為那此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
 你瞧：打壞了那里襲人聽說便輕：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宝玉畧動一動
 便咬着牙叫噯的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總褪了下來襲人咬看只見
 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寬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
 下般的這般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田地步田地幸而沒動筋骨倘
 或打出了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听了丫頭們說宝姑娘來了襲人

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衾紗被替宝玉蓋了只見宝釵手里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宝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听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心裏疼就是我們看的心里也疼劉說了半句又忙噤住自悔說的話急了不覺的就紅了臉低下頭來宝玉听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迥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噤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美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几下打他們一了了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

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息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索矣想省只听宝釵問襲人道恁麼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賠茗的話說了出來宝玉原來还不知道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才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沒來不這樣的你們混裁度不可宝釵听說便知道是怕他多心用話相撻襲人因心中暗：想道打的這了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我們身上也真是用心了你既這樣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谷也欢喜了也不能吃這樣亏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撻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素日安心縱欲毫無防犯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了一了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

利害了想畢因嘆道你們也不必怨這了怨那了據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終生氣就是我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宝兄弟來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寔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宝兄弟這么樣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麼口里就說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宝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宝玉又听宝釵這番話一半堂黃正大一半是去已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歡說話時只見宝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好生養着罷方才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赶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到費心了改日宝二爷好了親自來謝宝釵回頭嘆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

爷耳聒里虽然彼时不怎么樣将来对景終是要吃虧的說有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来心内省寔感激宝釵进来見宝玉沉思默想似睡非睡的模样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宝玉默想的倘在床上無奈脉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热如火炙暑展轉時禁不住啜啜之声那时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三兩了了环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替我叫時再来衆人听了也都退出這里宝玉昏昏迷迷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事宝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有人悲戚之声宝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宝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兩了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宝玉還欲看時

怎奈下半截疼痛難忍支持不住便啜的一声仍就倒下嘆了一声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說太陽落下去地上的餘熱未散走兩盞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這樣兒只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与老爺听其寔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林黛玉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尋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听了宝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句方抽^口噎^口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说便長嘆一声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句話^未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子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去罢回來再来宝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口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的跺脚悄^口的說道你瞧^口我的眼又該他取笑開心呢宝玉听说趕忙的放手

代玉三步两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宝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裏取去。接着薛姨娘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灯時分，宝玉只喝了两口湯便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龍登媳婦、鄭好时媳婦這儿，有年紀常往來的，聽見宝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道：「嬌兒們來遲了一步，二爺總睡着了，說有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裏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几了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劉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了婆子來口稱太夫人，叫了一了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告訴晴雯、麝月、檀雲、秋紋，并說太夫人叫你們好生在房裏，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逗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搥着芭蕉。

扇子見他來了說不管叫了誰來也罷了你又丟下他來了誰扶持他呢襲人見說連陪笑說道二爺總睡安穩了那四五了了頭^{裡有}如今也好了會扶持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分付打發他們來一時听不明白到耽悞了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宝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淌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两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着酸梅是了收斂的東西總劉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了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呢因此我劝了半天總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滴子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緊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不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

了兩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点子的我怕他胡遭過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了拿兩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兒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了也白遭過哥不殺再要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与襲人看了看時只見兩了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系銀蓋驚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了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店了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驚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別遭過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貼着我想起一句話來问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宝玉今兒捱打是环兒在老爷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了了你要聽見告訴我听了我

也不叫出來教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奴才到沒聽見這話中為二爺霸占着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了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了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奴才我今死在太跟前大胆說句不知好反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噤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嘆道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么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老爺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將來不知做出什么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的趕着襲人叫了一声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到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了原故如今我想我已快經懷五十歲的人通共刺了他一了他又長的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

有了好歹或是老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到好好所以就繼壞了他
我常三棚省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兒還是
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了若打坏了將來我靠誰呢說省由不得滾下泪來
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省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
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扶持一場大家落了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
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如才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
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如才們的到不好了今兒太太提
起這話果我如才還記省有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了主意只是我怕太
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內有因忙
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听见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

不過是在室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姍姍好所以將你合老
姨娘一併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和我的想頭一樣有
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教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麼別的說我想
着討太太一了示下怎麼變了法兒已後竟還教二爺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
王夫人听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室玉難到和誰作怪了不成襲
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
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室姑娘又是兩姨娘表姊妹豈說是姊妹
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裡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惡心便是外人看
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惱的事多半因
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坏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

好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里鬧倘或不防前後錯
了一点半点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
菩薩还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牲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
沒事若要叫人說出一了不好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
常小事但後來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爷俗語
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
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找^{奴才}為這事日復懸心
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灯知道罢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如雷裏電掣的一般正觸
了金釧兒之事心內越發感覺愛襲人^{奴才}不尽忙嘆道我的兒你竟有這了心胸想
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里只是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番

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了声名骸面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
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就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
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自然不辜負了你襲人連
連答應省去了回來正值宝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喜不自禁即令
調來嚐試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星省代玉滿心里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
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宝釵那里去借書襲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來^{前又}
放歸原有犯分付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他做什^么呢他要向我只說我好
相所恃也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么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宝玉道沒有什
么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么搭
起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攥与晴雯笑道也罢就說我叫

你送這了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旧的两條手帕子他又
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宝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
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摆手兒說睡下了
晴雯走進來滿屋賊黑並未点灯代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
代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代玉听了心中發悶做什麼
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
我這會子不用這了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林代玉聽見越發悶
惱省是細心搜求思忖一时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听了只得放
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里林代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
神魂馳蕩宝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

來如何又令我悲忽然好的送兩塊旧帕子果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
帕子又令我可嘆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可恨我自己每好哭想來也無
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代玉由不得餘意綿纏令
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旧帕上題筆
寫道

眼空蓄淚空垂

暗洒閑拋却為誰

尺幅綃裙勞解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点点与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旧跡已模糊

憲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代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萌起一時方上床睡去北拿省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宝釵誰知宝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尋至二更天宝釵方回來原來宝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調唆了人來告宝玉的誰知又听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一半據實竟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个名聲其寔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的定一口咬死是他

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宝釵在這里說了几句閑話因問聽見宝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東西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还粧憨呢人都知道是你說的还賴呢薛蟠道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宝釵忙勸道媽和哥且別叫喊消了停亡的就有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証到把小事兒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在外頭少去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下一處人家胡裡你是了不防頭的人過後免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也都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就先疑惑薛蟠本是了

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寶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乱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贓派我々把那囚攘的牙敲了纔罷分明是爲打了宝玉沒的敲勸兒拿我來作幌子難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几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爹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之治的好之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闌來就跑慌的薛姨媽一把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之的賴我將來宝玉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靜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

罢媽急的這了樣兒你不說來勸媽你还反鬧的這樣別說是媽便是傍人來勸你也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宝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了樣子別說多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我們見過十来次的我並未和他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急的說道还提這了可不是為這了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人了顧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為了一了宝玉鬧的這樣天翻地覆的宝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到說別人鬧薛蟠見宝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政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

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
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
總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宝玉有那撈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
了把了宝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你所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
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堵氣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這里薛姨媽氣
的亂戰一面又劝宝釵道你素日知那孽障說話沒道里明兒教他給你陪不
是宝釵滿心的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
自回到房里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乱整理：便出來
瞧母親可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里去薛宝釵因說家去口
里說着便只當走代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

可比便在後面哭道姐也得自保重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医不好
棒瘡不知宝釵如何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釧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置着母親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裏林黛玉還自立於花陰之下，遠處的却向紅怡院內坐首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紅怡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散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里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宝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聽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總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簇簇一群人又向紅怡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肩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了。

姪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
又泪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娘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
道：「姑娘吃藥去罷。」兩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樣？」只是催我吃不
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鵲嘆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忽然五月里天
氣熱到底也談，還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潮地方貼了半日，也談回去歇息
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省紫鵲
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
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双文」
誠為命薄人矣。然你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
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我一面想一面

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鴟哥見林代玉來了嘎的一声撲了下來到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搗了我一頭灰那鴟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代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鴟哥便長嘆一声竟大似林代玉素日吁嗟音韵接首念道儂今葬花人咲知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尽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时一朝春尽紅顏老花落入土而不知代玉紫鵲听了都笑起来紫鵲咲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么記了代玉便令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窓外的鈎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窓内坐了吃畢藥只見窓外竹影映入紗來滿屋內陰々翠潤几簾生涼代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窓調逗鴟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与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宝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在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

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了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
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
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面傷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替我處分他你有
了好歹我指望那一了哭薛蟠在外邊聽見連忙跪了過來進對着寶釵左一了
揖右一了揖只說好妹酒怨我這一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
上撞客着了來家酒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
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哭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
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兩了是要愛着法兒
叫我們離了你哭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哭道妹哭這話從那里說起來的
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哭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

又接眉道你只會聽見你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應該的
 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
 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閑逛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了薛姨媽道你要有
 這了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聽見了只管叫
 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苦來為了一人娘兒兩了天撮心媽為我生
 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
 多孝順媽多疼妹反教娘生氣妹煩惱真連了畜生也不如了口里說眼
 睛里禁不起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听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勉
 強笑道你鬧勾了這會子又拉着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泪笑道我何
 曾招媽哭來罷丟下這了別提了叫香菱來到茶妹吃寶釵道我也不

吃茶哥媽洗了手我們就通去了薛蟠道妹的項圈我瞧只怕談炸一炸
去了宝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
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宝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過了又做什麼一
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宝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薛姨媽和宝釵進園
來瞧宝玉到了紅怡院中只見抱厦里外迴廊上許多了环老婆貼着便知賈
母哥都在這里母女兩了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宝玉淌在榻上薛姨媽問他
可好些宝玉忙歛欠身口里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姨姐姐我禁不起薛姨
娘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宝玉嘆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
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宝玉嘆道也不想什
麼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还好些鳳姐一旁嘆道听

听味不^道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々的想這了吃了賈母便一疊聲的叫人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待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着呢因回頭分付了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姐兒聽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里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送了來薛姨娘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了小匣子里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這了也不認得這是作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尋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里曉得這是旧年餽他們想的法兒不知

美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省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
他了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麼想起來了說省接了過來遞與了
婦人分付厨房里立刻拿几支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來碗來王夫人道要
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了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宝兄弟提
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美些
大家吃托賴連我也上了俊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官中的錢
你做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了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
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補省做了在我的賬上未領銀子
婦人答應自去了宝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座几年留神看起來鳳丫頭憑他
怎麼巧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如今老了那里還巧什麼當日

我像鳳姐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罢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怜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是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宝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話的好宝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兒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裡頭也只是鳳姐兒和林妹妹可疼了。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萬莫沒我們家四丫頭女孩兒笑起來全不如宝玉了。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里和我說宝玉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到也意出。

望外便看自宝釵一咲宝釵早扭过头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
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又把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自鳳姐兒
讓自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并想什麼吃只管
告訴我：有本事叫鳳了頭弄了來偕們吃薛姨媽咲道老太太：也會湊他的
时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咲道姑媽別這樣說我
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
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宝玉在房里也掌不住笑了襲人咲道真
的二奶：的這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自襲人咲道你貼了這半日可乏了一
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咲道可是又忘了趙宝姑娘在院子裏你和他
說煩他鶯兒來打上几根絛子絲宝玉咲道亏你提起來說自便仰頭向窗外道

宝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几根絛子，可得閑兒。宝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閑兒？一会叫^兒來，就是了。」賈母道：「尚未完，真都止步。」問宝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几根。你要無人使喚，我那里閑着的了。頭多呢？你喜欢誰？只管叫了去^去，使喚薛姨媽。宝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閑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邁步，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石邊搥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竟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令了頭忙先去鋪^設會坐位。那時趙姨媽推病，只有周姨娘與衆婆娘，頭們忙^忙着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看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宝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奉與賈母、李

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說話
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太太的飯在這里放
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令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忙往外
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令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
兩丫來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黛玉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
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棹子鳳姐兒用手巾裹着一把牙
筋貼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娘媽不用讓還听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
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于是鳳姐放了四双上面兩双是賈母薛
姨媽兩边是薛宝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貼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
先忙着要干淨傢伙來替宝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

見玉釧兒在那邊便令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喜兒都來了寶釧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去打聽子你們兩了一同去罷鶯兒答應同着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恠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着便令一了婆子來將湯飯并物放在一了捧盒里令他端了跟着他兩了却空着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內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寶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了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兩了怎麼來的這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到他姐了金釧兒身上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

話罷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_下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里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裏麝月等預備了碗箸來伺候吃飯宝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親身子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日方說了一了好字宝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給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太太們宝玉見他还是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_說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兒便盡方法將人却支出去然後又陪_說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喜只管見宝玉一些性子沒有憑他怎沒_說喪謗他还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分喜色宝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拿了來我嚐嚐玉釧兒道我沒不會喂人東西并他們來了再吃宝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

了你好赶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悞時候你豈不餓坏了你
 要懶待動我少不了我忍了疼下去取來說省便要下床來拚掙起來禁不住
 啜嚙之声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說道淌下罢那世里造了來的孽這
 會子現世報教我那一了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声又咲了端過
 湯來宝玉咲道姐別你要生氣只管在這里坐罢見了老太太太可放和氣
 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捱要罵了玉釧兒道吃罢上不用和我甜嘴密舌的我可
 不信這樣話說省催宝正喝了两口湯宝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玉釧兒道阿
 弥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宝正玉道一点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
 道了玉釧兒真就賭氣嚐了一嚐宝玉咲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
 意原來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

吃了宝玉只管央求陪喫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
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傳二爺家的兩丫頭來了來請安來見二爺宝玉聽說
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姑太太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歷年來都賴賈家
的名勢得意賈政也着寒看待故與別了門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來走動宝
玉素習最厭男男蠢女的今日却如何又令兩丫頭來其中原來有了原
故只因那宝玉聞得傅試有了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了環園秀女常人有傳說
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觀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每進來恐薄了傅
秋芳痴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報發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聰
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有妹太太要与豪門貴族結姻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悞
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年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

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傳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了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見^進道來只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見生人來也不和宝玉厮湊了手裏端着湯只顧听話宝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面伸手去要湯兩了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燙着哪了一跳忙咲了這是怎麼說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宝玉自己燙了手到不斷的却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咲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宝玉聽說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了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了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了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了咲道怪道有人說他家

宝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鼓氣，他自己潰了手，到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了。鼓子那一了，又嘆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談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鼓氣，大雨淋的水難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嘆不可嘆？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嘆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里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見了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嚷嚷的。且是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了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眾人，回房去，不在話下。」

寶玉之為人，非此一論，亦描寫不盡。寶玉之不肯非此一節，亦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醜寶玉乎？是媚寶玉乎？試問觀者，是喜寶玉乎？是惡寶玉乎？

如今且說龍麝二人，去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縉子、寶玉、鶯兒才知，頑說就忘了你，煩你不為別的，却

為替我打几根絡子將各的都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絡。宝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樣打几了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宝玉笑道：「好姐！你闲着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里一时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了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的？」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湏是黑絡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笑道：「這才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是我最爱的。」宝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宝玉道：「共有几樣花樣？」鶯兒道：「一柱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宝玉

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叫襲人剗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的飯都有了
了宝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里我們怎好去的鶯
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里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聽說方去
了只留下兩丫丫頭听呼唤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絢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
十几歲了鶯兒手里打省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
姓黃宝玉笑道這个名姓對了果然是个黃鶯兒道我的名字本來
是兩丫丫頭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宝玉道姐姐
也真疼你了明兒姐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抵嘴一笑宝玉笑道
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丫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丫呢鶯兒
笑道你还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几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还在次

玉見鶯兒姣態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釵來，便問他道：「好麼？在那里好？」細細告訴我。鶯兒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宝玉咲道：「這了自然的正說着。」听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宝釵來了。宝玉忙讓坐。宝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宝釵咲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了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宝玉，便拍手咲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了什麼顏色才好？」宝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我想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宝玉听說喜之不尽，一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宝玉道：「今兒奇怪，才劉太太打發人。」

給我送了两碗菜来宝玉笑道必定是今兒^的菜為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
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的还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宝釵笑道給你的你
就吃了這有什麼應猜疑的襲人笑道這來沒有的事到叫我不好意思的宝
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比這了更叫你好意思的^{地方}還有呢
襲人听了話內有因素知宝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
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將菜与宝玉看了說洗了手来拿線說單便一直的
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与鶯兒打絡子此時宝釵早被薛蟠遣人
來請出去了這里宝玉正看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遣了兩丫丫環送了兩樣
菓子来与他吃問他可走得若走得動叫鶯兒明兒過來散心太太有寒
記室省呢宝玉忙道若走得必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

罢一回叫他两了坐下一面又叫秋紋来把才拿来的那菓子拿一盤送与林
 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散去时只听代玉在院内說話宝玉忙叫快請要知端
 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步位梨香院
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省寢將養几了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嬭襲人等來將此話說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殺戮禮服賀弔往还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益事發都隨他的便了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遇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就回來了却每甘心為諸了奴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宝釵輩有時見机導劝反生起氣來只說好的一了清淨潔白女兒也孝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禄兒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堅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闺綉閣中亦染此風真^有有負天地鍾靈毓^有毓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風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揚名弄語所以深敬黛玉闲言少述如今且說玉鳳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几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咲問平兒道這几家

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奶兒連這都想不起来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了頭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了大的一了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了一了月几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听了笑道是了了到是你提醒了我看這些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穀了苦事情又慢不着弄了了頭搪塞身子也就罢了又还想這了也罢了他們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了心所以自管遷延省着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子間薛姨媽母女两个与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這^金釧兒姐兒死了太太跟前必省了一了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了

了頭好就吩咐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了五了的殺使就罢了竟可以免了罢鳳姐笑道論理太說的也是這原是旧例別人屋里还有兩了呢太太到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罢這了分例只管闖了来不用補人就這一兩銀子給他妹玉釧免罢他姐伏侍了我一場沒了好結果剩下他妹跟着我吃了双分子不為過乎了鳳姐答應回看頭找玉釧免笑道大喜
玉釧免過來噓了頭王夫人問道正要问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利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环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案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怪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所見有人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

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這旧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丫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報怨不着我。到樂得給他們呢。他們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了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兩三面。仍旧添上這票的。他們說只有這丫頭數。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裏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先則在外頭關了月。不打飢荒。何曾順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裏凡了一兩的。凤姐道。八丫如今只有七丫。那一丫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是老太太房裏的人。凤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宝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

裁了這一兩子，斷然使不得。若說再添一了人給老太太，這了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湏得環兄弟屋裏也添上一了才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了大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了小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娘嘆道：「只聽風了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風姐嘆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嘆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風姐才要嘆忙，又忍住了。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風姐兒道：「明兒挑一了好了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的數兒}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裏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送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風姐一一的

答應了，唉，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這了，寔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里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熱，故後文連呼二聲我的兒。比我的宝玉強十倍。忽加我的愈令人墮淚。加我的二字者是時。襲人是被的，然做的何如此好？我則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恨。宝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淚，寫此一句，現者又不知有多少。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殼得他長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字，此批得出者。凤姐道：既這麼樣就鬧了臉，明放在他屋裏，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爷也不許，三則那宝玉見襲人是了，頭總有放縱的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談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省着，再過二三年再說。畢，畢日凤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到至

廊簷上只見有幾了執事的媳婦子正替他^着回事呢見他出來都嘆道奶子今
免回什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熬省了風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跼省那角門的門
檻子嘆道這里過^堂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
半日的話太把二百年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這今已
後還要幹几樣刻毒事了報怨^給太：听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
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
裁了了頭的錢就報怨了僧們也不想一想是奴兒也配使兩三了了頭一面
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寺這里吃畢西
瓜又說了一回閑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代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了代玉往
藕香榭去代玉回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

院意尋寶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來鴉雀無聞一並兩隻仙鶴在芭蕉

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了頭

們睡竟轉過十錦榻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說襲人坐在身傍

手里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塵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你嘆道也過于小心

了這了屋里那里還有蟾蜍蚊子還拿蠅帚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

寶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起那聲的嘆道姑娘我到也不防呢了一跳姑娘不知

道蟲沒有蟾蜍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蟲子這紗眼里鑽進來人也看不見

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蟥咬夾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小又都是

香花兒這屋子里頭又香這種蟲子都是花心里長的聞香就撲說有一面又

瞧他手里的針線原來是了白綾紅裏的兜肚上扎着兒央戲蓮的花樣紅蓮

綠葉五色妃夾宝釵道暖的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么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兜宝釵笑道這么大了還帶這个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的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寢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恒裡總蓋不嚴些兜也就不怕你說這一了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了呢宝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兜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低的恠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省便走了宝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躡身剎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与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里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窗窺往里一看只見宝玉穿着銀紅紗衫子

隨便^光省在床上宝釵坐在身旁做針線^傍。邊放省蠅帚子。林黛玉見了這个景况。連忙把身子一藏^用。手握省嘴不敢笑出來。招手見叫湘雲。一見他這般景况。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宝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讓人怕他言語之中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偕們那里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声。只得隨他走了。這里宝釵口^口。倒做了兩三了花瓣。忽見宝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宝釵听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過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宝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才確見林大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宝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左不過

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緊經說的宝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出去了一句話未完說只見凤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宝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丫丫環來一同到宝釵出怡紅院自往凤姐這裏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与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宝玉已醒了問起緣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直閨人靜襲人方告訴宝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哥要贖你又說在這里沒有落終久算什麼說了那麼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呢我嗚字妙尔果條明決子何謂畏女子嗚哉從今已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听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已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宝玉笑道就

玉兄此論大
夢痛快人
心傷園

便笑我不好你回了太竟去了叫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
襲人笑道有什麼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了死
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這一口氣本在^{沒了也}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宝玉聽見這話
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恠聽見
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听了尽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
忙咲着用語話截開只揀那宝玉素喜談者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
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宝玉談至濃快時
見他不說了便咲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
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
只顧邀名猛獍一死將來棄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獍一死他只顧

死時^亦大義
千古不磨
論
倚園

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于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懣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心濁氣一湧即時弃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談死于此時的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設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忍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直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

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篇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了女孩子中有小旦^的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特着意出角門來找時^也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咲嘻^々的讓坐寶玉因問齡官獨在那里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里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炕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寶玉素習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身傍坐下又陪咲央他起來唱裏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々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蓄微花下劃蓄字那一了又見如此景況沒來未經遇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々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遂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畧哥一哥蓄二分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所

了心下納悶因問蕎哥兒那去了寶官道才出去了一定還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听了已為奇特不時踮便見賈蕎落外頭來了手里又提省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了小戲臺並一了雀兒共頭了的往裡走省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貼住寶玉問他是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臺賈蕎笑道是省頂金豆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蕎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里來寶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着他和齡官是怎樣只見賈蕎進去笑道你起來瞧這了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蕎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的無了開心我先頑了你看說省便拿些穀子哄的那了雀兒在戲台上亂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蕎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的的人

弄了來，闖在這牢坑里學這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了雀兒來也偏
 生幹這牢什子，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璉听了不
 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香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
 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道這上頭罷了，放了生免，你的灾病說着果然將
 將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不如人，他也有了老雀
 兒在窩里，你拿了他來弄這牢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两口血來，太
 叫大夫來細問，你且弄這牢什子來取笑，偏生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說
 着又哭起來，賈璉道：「昨晚我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
 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省便要請去，齡官又叫貼住，這會
 子大都日頭地下，你賭氣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璉如此說，只得又貼住。
 主事

宝玉見了這般景況不瘋了這才領會了虧蓄深意自己站不住他抽身走了賈薈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宝玉一心裁奪盤算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代玉和襲人坐省說話呢宝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恠道老爷說我是管窺蠡測昨^現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潯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潯眼淚罢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煩話已竟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來便嘆道你可真有些風了宝玉默々不对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々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忘擬且說林代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省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才在旧母跟前^說的明兒是薛姨娘的生日叫我順便來

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声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淌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么怕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爷這里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那里磕了頭吃鐘茶再^就來起^坐不好看宝玉未說話代玉便先笑道你看省人家赶蚊子分上也談去走之宝玉不解忙問怎麼赶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竟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宝玉听了忙說不談我怎麼睡省了襲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省忽見史湘雲穿的齊整的走來辭說家里打發人來接他宝玉林代玉聽說忙貼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兩丫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

薛宝钗赶来，愈竟继续难捨，还是宝钗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嬌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宝玉還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忘却嚴父可知。前云：為你死也情愿不嫁。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时常提省打發人接我去。宝玉連連答應了，眼望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興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纔放筆寫詩寫詞作扎者他詩復詩詞復詞扎又扎總不相犯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甯不離閑人數語數語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復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點了學差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諸事宝玉諸子弟并送至洒泪亭却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宝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直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來手里拿着一付花箋送与他宝玉回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了三妹去的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省一点兒宝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謹奉

二兄父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徘徊于桐檻之下未妨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惠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向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瘳痼患愛之深哉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改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贈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魚一時之偶與遂成千古之佳談婦魚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枝風庭月榭惜未讎集詩人常杏溪挑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連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推會讓余脂粉若蒙掉雪而來婦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竟喜的拍手笑道是三妹之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剎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里

拿着一了字帖走來見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只等省叫我送來的宝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男

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復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

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

直欲噴飯真好新鮮文字

並認得許

多名園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

男是親男一般

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

便留卜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

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白安

男芸

跪書宝玉看了笑道「獨他來

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

省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蕪齋來只見

宝釵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

却因芸之一字夫已將諸艷請來省却多少

有犯宝玉終成重復之文矣

衆人見他進來

進來都笑說又來了一了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

起了念頭寫了几了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談起

了社的代玉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上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

还敢呢

必得如此方是快文

說則不是代玉矣

宝玉道這是一件正緊大事大家鼓

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自主意自管說出來大家平章

這是正緊大事已快且曰平章更妙

的是宝玉的眉

宝姐也出了主意林妹也說了話兒宝釵道你忙什麼人还不全

呢

宝釵自有主見真不誣也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荐

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了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會作詩瞎亂些什

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妹高且我就帮你作興起來

着他又是

分叙單傳之法也

代王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偕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并嫂的

字樣改了才不俗

着他寫代玉真可人也

李統道極是何不大家起了別号彼此稱呼則

雅

未起詩社先起別号

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

最好一个花樣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蕪

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瘰癧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

芭蕉起了到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罢眾人都道別致有

趣代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煩了脯子吃酒眾人不解代玉笑道古人曾云

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做了鹿脯來眾人听了都咲起

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中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了極當的美号了又

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

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

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抵了頭方不言語

妙極趣極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彼人侮之者因一譁便勾出一笑名來何奇妙文苑另一花樣李執道我替薛大妹了也早

已想了好的也只三字惜春迎春都問是什麼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揀

他二人同試思近日諸豪宴集雄詔傳綢之時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談然偏好向亦真可厭之事李執道我是封他蘅蕪居

了不知你們如何探春笑道這个封号極好宝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

必有宝釵笑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真恰當形李執道你还

是你的旧号絳洞花王就好妙語又点前文通都中沒頭至末前文已道者怨

然或先伏一線皆行又之妙訣也宝玉笑道小時候幹的营生还提他作什麼報言如聞不知大則又有何營

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省就是了妙

若只管換次一丁一丁乱起宝釵道還得我送你个号要有最俗的一丁号却

則成何文字 另一花樣

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宝玉笑道當不起一一到是隨你們混叫去

黑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了什麼号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作白起了号作

什麼假斯文守錢虜探春道如此也起了才是宝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

叫他菱洲四了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蔭

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了人起社我和二姑

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湏得讓出我們三了人去我們三了各分一件事探春

笑道已有了驛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了罰約才好

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虽不能作詩

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了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要我

作社長我一了社長自然不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美洲藕榭二位李
究來一位出題限韵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人不作若遇見
容易些的題目韵脚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了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
起若不依我々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賴于詩詞又有薛林在前听了
這話便合已意二人皆說極是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
得依了因笑道這話也罷了只是自想好咲好好的我起了了主意又叫你們
三了未嘗起我來了宝玉道既這樣偕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
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宝釵道也要議定几日一会才好探春道若只管會
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才好宝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穀
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了主意更好探
 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湏得先作了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與李統道既
 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此刻就很好你就出
 題菱洲限韵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韵竟是拈園公
 道李統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招進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
 咏起他来真正好題妙在未起
詩社先得了題目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寶釵道不遇是白
 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都是寄
 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說自走到書
 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首竟是一手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談作
 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了小了頭道你隨口說一了字未那了頭正倚門

立着便說了个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頭一个韵定要這个字
說省又要了韵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屈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拿四塊那
了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宝玉道這盆門两个字不大好作呢待書一樣
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独代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
和了环們嘲笑着他單寫代玉迎春又合了环挂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
三寸來長有灯草粗細以其易炷故以此炷為限如香炷未成便要罰好看此能撰此
新奇字樣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与迎春因問宝釵蘅
蕪君你可有了宝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
因向代玉說道你听他們都有了代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見宝釵已謄寫出
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代玉道香就完了只

管贖了那潮地下作什麼代玉也不理宝玉道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
 罷說省也走在案前寫了李執道我們要看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
 的宝玉道稻香老農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理豈不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
 服的衆人都道自然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門
 苔翠盈鋪雨後盆
 玉是精神難比潔
 雪為肌骨易銷魂
 芳心

一点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

次看宝釵的是

珍重芳姿盡掩門

宝釵詩全是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

為也最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得一丁點稿

自携手甕濯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
 永雪招來

露砌魂

着他清潔自厲終不肯作一輕浮語

淡極始知花更艷

好極焉情巨眼能凡人哉

愁多為

得玉無痕

看他諷刺林

欲償白帝憑清瀟

看他自己收到身

不語婢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的是衛蕙君說省又省宝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

不散愁千點

這句直是自

宿雨還添泪一痕

她在終不

獨倚窗櫺如有意清砧

怨笛送黃昏

宝玉再細心作只怕還有好的只

大家省了宝玉說探春的好李

紈才要推宝釵這詩有身分因又推代玉道你們都有了李紈尋着他寫

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

且不說花且說看花

碾冰為土玉為盆

極妙料定他自

看了

這句宝玉先喝起彩來只說這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試啼痕

靈敲勝比喜逸才也且不脫落自己

嬌羞點點同誰訴僂倚

西風但已昏

着他終結道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掣兒溫雅沉着終是宝釵今日之作宝玉自處居末

衆人看

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統道若論風流别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衡

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統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

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

話內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

又笑道只是衡

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統道原是依我評論不与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宝

玉听說只得罢了李統道沒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

韵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你們只管另擇子補開那怕一了月每天

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

要起了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鬧端就叫了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一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一路慙不大寫薛林與頭可見他二人並不有意于此不板腐套全且說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解着他如何終此詩社之文因見宝玉看了字帖兒便慌了張之同翠墨去了也不知是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两盆海棠花來襲人問是那裏來的婆子便將宝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擺好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与那兩了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拍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罢那婆子們貼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

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談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_二有回了原預
 備里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有什麼差使今兒宝
 二爺要打發人到小候爺家与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
 叫後門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里拿錢不用叫他們又往前頭混
 鑲去婆子答應省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与史湘雲送去線頭却
者執不理。不知是何却見榻子上碟槽空着樣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
碟何物令人犯忌奪
空器忘却前因回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了
之此句不解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眾人見問都你看我_二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
 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已_二
 的拿這_二去晴雯道我何嘗不也這樣說他說這了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着

自然好看原該如此可恨今之
有一二好花者不背象景而用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省
就沒帶來你再瞧那隔子俚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
瓶來我又想起笑話我們室二爺說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
手呈園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揀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的
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來親自澆水揀好了叫了人
拿省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与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都得
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
到底是我^{我的}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到的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
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
百錢給我說我可怜見的生的單^弱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几百錢是小事

難得這了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趙姨奶、周姨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給那一了、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玉又是怎麼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自衆人太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橫聖也得却不像這彩頭晴雯笑道呸沒見識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才給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里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下的才給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給这屋里誰的我因為前兒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給誰的好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還太去不成秋紋？秋紋道：「胡說我白听了喜歡。那怕給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的恩典，也不犯當別的事。衆人听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兜一了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得了我，是在不知道我陪了不是。罷罷，笑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緊經着他忽然爽罵。不脫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中却有無限事件，或有一語遠至一回者，或有反補上面者，錯綜穿插，注不一氣，真起真落，至於爲了。

麝月道：「那纔得空兒也該收來了。老太屋裏還罷了，太屋裏人多手雜，別人還可以趙姨奶奶一點的人，見是這屋裏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才罷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緊晴雯听说便擲下針，帶道：「這話到是

尋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呢
 去是巧踪兒你们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了頭得了
 一遭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自然碰不見
 衣裳或者太_々看見我勤謹一了月也把太_々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
 我也豈不得說省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_兒道一面說
 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來襲人打点齊備
 東西叫過本處的一了老宋媽_々來_{宗送也隨}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
 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与史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_{事生文狀}道姑娘只管交
 給我有話說与我_々收拾了就好一頓去的襲人聽說便端過兩了小搨絲盒
 子來先揭開一了里面裝的是紅菱和鵪鶉_妙兩樣鮮果又那一了是一碟子

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这都是今年偕們這里園里新結的果子宝二爺

送來与姑娘嚐々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罢

秋隱這一件公案余

想藝人必妥瑪瑙碟子盛去何必驕奢輕蔑如是耶固有此一索則羞惟矣

這絹色兒里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

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省罢替我們請安替二爺问好就是了宗姑娘道宝二爺

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々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才可

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紋道他們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

沒話你只去罢宗姑娘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咐他從

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馬省呢宗媽去後不在話下宝玉回來先忙省看了一

回海棠堂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宗媽々与史湘雲送車

西去的話告訴了宝玉々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免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不得他^來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省家媽已經回來面復道生受與襲人道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兒了不的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天^兒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兒了回來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來宝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詩看先說與他的他後來先罰他扣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了東道

再說史湘雲道你們忘了請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韵來我坐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韵史湘雲一心只顧尋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省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可見起是好文字不覺越講完畢墨先嘆說道我却依韵和了两首更奇想前四律已將形容盡矣一終成塗雅首犹恐重犯不知二首又沒句家

着好多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省通与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美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美了兩首那里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们一面說

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

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

種得藍田玉一盆

好盆字押得更穩總不落彼三套

自是霜

娥偏愛冷

又不脫自己將來情景

非關情女亦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

拍案叫絕壓倒羣芳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人吟不倦詩宣令寂寞度朝昏真好其二 衡芷塔

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

更好

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

乾風里泪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

二首真可壓卷詩是好

詩文是奇：惟：王文提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末壓卷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

了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談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了東道就讓

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

詩

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

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安歇去湘雲灯下計議如何說東擬題寶釵听他說

了半日皆不妥當

却于此刻方寫寶釵

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虽然是頑意免也

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

作不得主一了月通共那几串錢你还不勾盤纏呢这会子又幹這沒要緊的

事你嬌子聽見了越發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了東道也是不勾
難道為這了家去要不成就還是往這里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躇起來
宝釵道這了我已有了主意我們當舖里有了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
肥螃蟹前免送了几斤來現在這里的人沒太太起連上園里的人有多少
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太太在園里賞桂花吃螃蟹因為
有事還沒有請呢你如今且把詩社別題起只管普通一請哥他們散了俗們
有多少詩作不得的我和我哥說要几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里
取上几罈好酒再脩上四五掉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听了心
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週到宝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
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俗們兩了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

去的湘雲忙笑道好姐，你這樣說到多心待我了，憑他怎麼糊塗，連了好歹也不知還成了人了。我若不把姐，當作親姐，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惱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宝釵聽說便叫一丫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簞菜，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叮嚀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这里宝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韵了。若題過于新巧，韵過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分。一時閑了，到是于你深有益的書看几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里想省昨日作了

海棠詩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詩如何宝釵道菊花到也含景只是前人太多了
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省恐怕落套宝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
宿以人為主竟擬出几个題目來都是两个字一个靈字一个實字：便用
菊字靈字就用通周^{人事}閨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
套賦景詠物兩闕省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靈
字才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宝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
我也有了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釵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这个也
真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雲道快說出來宝釵道向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
接說道我也有了一个訪菊如何宝釵也讚有趣因說道越性擬出了來寫上再
來說省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宝釵便念一時湊了十个湘雲看了一遍又

嘆道十了還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了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
 釵听說又想了兩了一共湊成十二了又說道既這樣越性編出他了次序先後
 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了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
 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
 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
 便是咏菊既入詞辭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
 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之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
 便是簪菊如此人事盡猶有菊之可詠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
 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這便是三秋の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說將
 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談限何韵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善限韵的分明有好

詩何苦為韻所縛，偕們別李那小家派子頭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邦难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偕們五了人，這十二了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宝釵道：「那也太难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了，就作那一了，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赶，省又作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到也罷了。」二人商議要貼方才息灯安寢，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螃蟹詠偽自太君前何風若許板諧中不
失体死央平免寵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寫來
似難入題却輕之用美水戲魚之看花尋遊玩事及王夫人
云這里風大一句收住入題並云纖毫牽強此重作輕抹
法死妙極好看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宝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賈母并賞桂花賈母等

都說道是他有興頭湏要提他這雅興

若在在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舍下怎麼反捧你的呢一何可笑

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凤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位好

必如此同方好

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

必是王夫人如此答方妙

凤姐道藕

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當

中亭子上豈不

下廠亮着有水眼也清亮智者樂水貴其然乎

賈母听了說這話很是說省就

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岬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風姐忙上來接有費
母口里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如
其勢如臨其上飛走
過者必形容不利一時進入樹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了上面
設着杯筋酒具一了上頭設着茶筴茶盃各色茶具那邊有兩三了了頭煽風
爐煮茶這一边另外兒了了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費母喜的忙問這茶想的到
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宝姐幫着我預備的費母道我說這
了孩子細致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數對的对子
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靨

菱藕香深寫竹橋

秋極此實忽有補出一處不入賈政試才一回
皆錯綜其事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遍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里也有这店一个亭子叫做什店枕霞閣我那也時只像他们这店大年紀時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沒淹死就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这髻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話活不得誰知竟好了風姐不尋人說先嘆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这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這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了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孝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嘆軟了看他忽用賈母數語兩三

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敘的一般令人遺憾不能一覽余則時歇補出枕霞閣中十二敘來空不足添一部新書

賈母嘆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風

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_宗笑一笑鬧鬧心一高興多吃

兩了就不妨了賈母笑道明兒叫你日晷跟着我到常笑笑的鬧心不許

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賈老太太因為喜欢他才煩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兒

越發無_禮了賈母笑道我喜欢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_低的孩子家

常沒人娘兒們原談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沒的到叫他提神兒似的作什

麼_近之暴發專講理法竟不知禮法此似去禮而禮法并_{所謂整頓不動半毫接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說省一着進入亭子

獻過茶風姐忙省搭棹子要盃筋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寶釵代玉宝玉車邊

一棹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棹李紈和風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

不放_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風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

蒸籠里拿十了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_母跟前剥蟹肉頭次讓

薛姨娘^上道我自己^剖省吃香甜不用人讓风姐便奉与賈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說把酒燙的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了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的菜豆面子來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省吃了一了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令人盛兩盤子与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风姐走來道你不惱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着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令人在那邊廊上摆了兩棹讓妃央瑋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妃央因向风姐笑道二奶^上在這里伺候我們可吃去了风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省史湘雲仍入了席风姐和李紈也胡乱應了景兒风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妃央等正吃的高興見他來了妃央等站起来道奶^上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会子风姐笑道妃央小蹄子越發杯了我替你當差到不領情還報怨我還不

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死央咲省忙斟了一杯酒送至凤姐唇边。凤姐一揚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凤姐唇边。那凤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黃子送來。凤姐道：「多到此薑醋一面也吃了。」咲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死央咲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凤姐兒咲道：「你和我少作恠。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死央道：「啐，這也是作奶了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美不得說着。趕來就要抹凤兒。」死央道：「好姐，饒我這一遭。免要璉珀咲道：「死了頭要丟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着。他沒有吃了。兩了。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美不會攪酸了。平兒手里正搥了了滿黃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省螃蟹照省璉珀臉上抹來。口內咲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璉珀也咲省往傍边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

恰的抹在凤姐儿腮上。凤姐儿正和死央嘲笑，不妨啼了一跳，爰啲了一声。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哭罵道：「噫！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過來替他擦。」親自去端水。死央道：「阿彌陀佛，這是什麼報應？」那邊聽見一疊聲，向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哭哭央，奇忙高聲哭回道：「二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哭起來。賈母哭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脰子給他点子吃也就完了。」死央奇哭，省答應了。高聲又說道：「這滿棹子的腿子，二奶？只管吃就是了。」凤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代玉独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平兒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

說這里風大才又吃了螳螂老太，還是回房去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
狂，賈母听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们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们的性，既這
麼說，俗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讓你宝哥、林姐，多吃了。湘雲答
應省又囑咐湘雲宝釵二人說你兩了也別多吃那東西，虽好吃不是什麼好
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省，送出園外，仍舊回來，令將殘席收拾了。另摆宝
王道也不摆，罢俗們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棹就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省，也不必
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大家去吃。不愛的散坐，豈不便宜？宝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虽如
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摆一掉，揀了熟螳螂來請襲人、紫鵲、司棋侍書入画
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丫
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上。

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韵的原故說了一番宝王道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林代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令人撥了一了綉簪倚欄杆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宝釵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搖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中看鷗鷺迎春又独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

簪独本則有攢三聚五等之
密且是一幅百異圖

宝玉又看了一回代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宝釵傍

看他各人各處
亦如画家有孤

边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剥一壳

肉給他吃代玉放下釣杆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

寫壺非寫壺
也寫代玉

揀了一了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

杯能寫杯玉寫代玉揀字有
神理盖代玉不善飲此任其

了环着見

知他要飲酒忙省走上來斟代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斟這才有趣免說
省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螞蟥覺得心口微微的
疼湏得熱熱的喝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便令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
來傷哉作者犹記睡頗筋筋以合
吹花釀酒手屈指二十年矣代玉也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來

另拿了一支杯來也飲了一口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勾憶菊勾了底下又蘸

了一了蘅字妙極
韻極宝玉忙道好姐兒第二了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

宝釵笑道我好不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代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八

了句菊勾了接着把十一了菊夢也勾了也贊一了滿字這兩了妙題料定代
玉必喜豈讓人作去

宝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了訪菊也勾了也贊上一了絳字探春走來看

道竟沒有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省宝玉笑道才宣過總不許帶

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省只見史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了都勾了也贅上一了湘字探春道你也談起个号湘雲笑道我們家里如今虽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省借了來也桃露沒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戶道方才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这个水亭叫秋露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虽沒了你到底是旧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了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与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号李紈等這頭着到

憶菊

蘅蕪居

真用此号
收極

帳望西風抱悶思
蓼紅葦白斷腸詩
空籬旧圃秋無跡
瘦月清霜夢有知
念々

心隨歸雁遠寥々坐听晚砧知誰憐為我黃花病慰語重陽会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
遠來情得々冷吟不盡興悠々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惜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々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
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迥絕塵埃

對菊

枕霞旧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斜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
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旧友

彈琴酌酒喜堪憐，几案嬈々點綴幽隔座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
紙帳來新夢園冷斜陽憶旧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敲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腦霜湧口齒噙香對月吟滿紙
自怜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画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濃
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晚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问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圓露
庭霜何寂寞。鴻歸望病可憐思。休言幸世無談者，解語何妨片語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髮
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旧友

秋光疊々復重々，潛度偷移三迳中。窗隔疎灯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
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滿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旧還尋陶令盟。睡去

依、隨雁斷驚迴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
宴賞才過小雪時
蒂有餘香金淡泊
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月蛩聲病
萬里寒雲雁陣遲
明歲秋風知再會
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已李紉笑道尋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滿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宝玉聽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代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于纖巧此李紉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代玉道拋我看來頭一句好底是圓冷斜阳憶旧遊這句背面傳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

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李純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齒噙香也敵的
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笑蘅蕪眉沉有秋無夢有知把个憶字竟烘染出来
了宝釵笑道你的短髮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縫兒也沒了
湘雲道偕誰隱為底遲真了把了菊花問的無言可对李純笑道你的科頭坐
抱膝吟竟一时也不能别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宝玉笑
道我又落第難到誰家種何處秋蟬屐遠來冷冷吟不尽都不是訪昨雨今朝
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对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髮葛巾
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这几句就是還疊了堪寫宝玉又道明免閑了我一
个人作出十二首來李純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
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蠟來就在大圓棹子上吃了一回宝玉笑道今日持蠶

賞桂亦不可無詩

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秋極

我已吟成誰还敢作呢說自便忙洗了手提

筆寫出

且莫看詩只看他偏于如許一大四詩
注又寫一回詩豈是人想的到的

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
潑醋搗薑共飲狂
饕餮王孫應有酒
橫行公子却無腸
臍間積冷饒忘忌
脂上沾腥洗尚香
原為世人笑口腹
坡仙賈咲一生忙

代玉咲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一

看他這說

宝玉咲道你这會子才力已尽不

能作了还貶人家代玉听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

衆人看道

鉄甲長戈亮未忘
堆盤色相喜先嘗
鰾封嫩玉双双滿
殼凸紅脂塊塊香
多肉更怜卿八足
助情誰劝我千觴
對斟佳品酌佳節
桂拂清風菊帶霜

宝玉省了正嚼彩代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燒去因咲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燒了

他你那了狠好比方才的菊花詩还好你由省他給人看宝釵接省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罷說省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是桂靄桐陰坐峯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看到這裏衆人不禁叫絕宝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談燒了又看底下道酒未敵惺还用菊性妨積冷空須薑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螬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省只見平兒漫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九回

村姥是信口開河合

情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里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兒了拿了家去吃黑湘雲道有多省呢忙令人拿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兒了團圓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頭兒見得只有風了頭就不听我的話了說省又命娘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由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說叫奶和姑

娘們別咲說要嘴吃這了盒子里是方才旧太那里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
攪兒給奶々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你来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劝你少
喝一杯兒罢平兒咲道多喝了又把我怎店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
李執攬着他咲道可惜這店了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裏便喚不
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々太々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
頭咲道奶々別只摸的我怕臊的李氏道噯啲這硬的是什店平兒道鑰匙李
氏道什店鑰匙要繫掛已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咲
有了唐僧取經就有了白馬來馳他刘智遠打天下就有了瓜精果送盔甲有
了風了頭就有了你々就是你奶々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作什店平兒
咲道奶々吃了酒又拿了我來打趣省取咲兒了宝釵咲道這到是直話我們

沒事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兒了都是有里頭挑不出一了來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執道大小都有了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裏要沒那了死央如何使得沒太起那一了敢駁老太太的因現在他敢駁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了人的話老太太那些穿的別人^的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常省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免還到不依勢欺人的惜春嘆道老太太未免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好的我們那里比的上他宝玉道太屋裏的彩霞是了老寔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寔心里有數免太是那麽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由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他提省太行連老翁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忘了他背地里告訴太李執道那也罢了指省宝玉道這一了小谷屋裏

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了什麼田地風了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支膀子好牽千斤鼎他不量這了頭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笑道先時賠了四了了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了孤鬼了李執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風了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了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只見他兩了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越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了守得住我到有了膀背說省滴下淚來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省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了頭打掃亭子收拾杯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裏坐便問道這月的月錢為什麼还不放平兒見問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月的月錢我們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了哥利錢收着了才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了人去襲

人嘆道難道他还短錢使何苦還操這心教平兒嘆道這几年拿省這一項銀子他的月例公費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嘆道拿省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歡教的尋省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了平兒道你倘若要有要緊的事用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时要用起來不獲教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省一逗出了園門來至家内只見凤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刘姥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里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省又有两三了了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

秋交上四景先見平兒沒見凤姐此時先見凤姐沒見平兒也何錯絲巧妙得

情潯理之
至耶

刘姥：因上次来过知道平兜的身分忙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說家里都问好早要来請姑奶奶的安着姑娘来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豐盛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沒敢賣呢鱼的尖兜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嚐了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这个吃了野意兒也笑是我们的窮心平兜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嬌子周大娘坐又令小丫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奶奶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圈兒都紅了平兜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省死灌不得已喝了两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到想省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了去罷說有大家都哄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那螃蟹一斤只好秤了两个三个这店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

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勾平兒道那里勾不过都是有名
 免的吃两分子那些散衆的也沒有摸省吃的也少刘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
 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二兩五三五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
 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我們庄家人過一年了平兒因問想是
 見過奶子了寫平兒伶俐如此刘姥姥道見過了叫我們省呢說省又往意外看天
 氣是是八月中當面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
 瑞家的道這話到我替你瞧瞧去說省一遲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
 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
 在老太太的眼前呢我原是悄悄告訴二奶刘姥姥要家去呢怕完了晚赶
 不出城去二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了那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

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聽見了又向刘姥
是誰二奶便回明白了老太說我正想了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免請了
果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說有權刘姥下果前去刘姥
道我这生像免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免道你快去罷不相干
的我们老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了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
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自周瑞家的引了刘姥往賈母这边來二門口
談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免出來都點起來了又有两个跪上來赶省早免叫姑
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南俗曰娘此姑
娘字是姑之娘之称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称少主婆曰姑之娘之者按
此書中若干人說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
娘之称亦南北相兼而用無疑矣

平免問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会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了省自我去請大

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的符平兒道你們到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了一告假

又不回奶了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省我應起來了

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來了

分明几回沒寫到賈璉今忽閑中一語便補得賈璉這半天二爺熱令人却如看見聽見一般

所謂不寫之寫也劉姥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

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

他應省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來听省我还要使你呢再睡の日頭晒省

屁股再來你这一去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的話問省他那剩的利錢明

兒若不交了來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罷

交代過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鳳姐又甚一層李纨

之語不謬也不知阿鳳何奇福得此一人

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尋來至賈母房中被時

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

妙極連宝玉一併笑入姊妹隊中了劉姥姥進去只見滿屋

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子身

後坐省了一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一了了。坏在那里搥腿凤姐兒站省正說

哭奇了。惟多文章在刘姥之眼。中以為阿凤至尊至貴。普天下人独談站省說阿凤。独坐才是如何。今見阿凤独站。我其妙文字。

是村店中人刘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省。哭道了萬福口里說請老壽星安。更妙賈母之号

母特增一。日老菩薩在刘姥之口中。則日老菩薩者。却似有數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

呼反生切。亦善應接。賈母亦欠身问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省。那板兒

者羞寫四。仍是怯人不知問候。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

了。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何

不能。有這刘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店大年紀

了。還這麼健壯。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店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

刘姥。哭道。我們生來是受著的人。老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

美
體
重

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道：「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道：「唉，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我們想這店省也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了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聽見鳳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地裏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裏的好吃。劉姥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了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省了，親別空，兒的就丟下，嫌我這里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二里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一帶些家去，你也

笑着親戚一淌风姐兒見賈母喜欢也忙道我們这里虽不比你們的場院
大空屋子还有兩間你住兩天罢把你們那里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
太太听賈母笑道風了頭別會他取笑兒他是鄉屯里的人老實那裏糊的
住你打趣他說省又命人去先抓菓子与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
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刘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
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与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风姐兒便令人來
請刘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与刘姥吃风
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兒央忙令老婆子帶了刘姥
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令給刘姥換上一段兒央身小權勢
心机口寫賈母也換上心机口寫賈母也
那刘姥那里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上又搜尋些話

出來說彼時宝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裏坐省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寬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听那刘姥，魚是了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了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听便沒了說的也編出些話來請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里雨里那有了坐省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麼奇，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听外頭柴草响我想省必定是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省窺戶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刘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了什麼人原來是二了十七八歲的極標

緻的一丫小姑娘梳着油油光的

頭

穿着大紅袄兒白綾裙子

劉姥口氣如此

劉說道

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嚇省老太賈母等听了忙問

怎麼了了二回說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

听了這了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等的

口內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

下去了老太請進房去賈母的看省火光息了方領衆人進來一段為後回作

引然偏于金玉受時難性

宝玉且忙省問劉姥那女孩兒大雪地作什麼抽柴草倘或

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还問呢別說這了了再

說別的罷宝玉聽說心內並不樂也只得罢了劉姥便又想了一篇說道我

們庄子東边庄上有了老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

感動了觀音菩薩夜里來托夢說你這樣度心原來你談絕後的如今奉了玉皇給你了孫子原來這老奶只有一了兒子這兒子也只一了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了今年才十三四歲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有的這一夕話寔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寶玉心中只記着省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他昨日擾了史大妹了僂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大妹的席叫僂們坐陪呢省吃了老太太的僂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僂們省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僂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僂們雪下

此後遂魂記
在夢中
可憐
難至

吟詩依我說还不如美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呢說自宝釵哥都咲了宝玉聽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里宝玉^{到底}拉了刘姥_子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刘姥_子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了小詞堂里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了什麼老爺說省又想名姓宝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刘姥_子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愛如珍宝可惜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嘆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刘姥_子道因為老谷太太思念不尽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魚死不死的刘姥_子道阿弥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

當他成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闹狂我才說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还商議省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廟呢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刘姥道幸亏哥兒告訴我明兒回去告訴他們就是了宝玉道我們老太太太都善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兒做一个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这廟脩盖再粧滿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刘姥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錢使了宝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刘姥便順口胡謔了出來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茗烟几百錢按着刘姥說的方向地名省茗烟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宝玉左尋也不來又尋也不來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

瘟神之說
作者爲色
中人也能不
云妙
鑑堂

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與頭頭的回來宝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
听的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我到東
北上田埂子上才有一了破廟宝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刘姥姥有年
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道是朝南開
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氣一見這了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哪
的我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嘆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
茗烟拍手道那里有什麼女孩兒究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碎
了一口罵道真是了無用的殺才這点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
看了什麼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碼頭怎
麼說我沒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俯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

他唔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之的賞你正
說省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老太之房里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釵央三宣牙牌令

話說宝玉听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着你說話呢。宝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家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宝玉因說道：「我有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几樣，也不要按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桌，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了什錦攢心，盒子自斟，豈不別致？」賈母听了說：「狠是忙命，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果早飯也擺在園里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先

起來看省老婆子

了頭們掃那些落葉

是八月

並擦抹掉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

豐兜帶了刘姥

板兜進

說來大奶

到忙的緊李統嘆道我說你昨兜去不成

只忙省要去刘姥

嘆道老太

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兜拿了几把

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

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殼使不如開了樓把那叔省

的拿下來使一天罢奶

原諒親自來的因和太

說話呢請大奶

開了帶省人搬罢李氏便令素雲接了鑰匙又令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厮叫了几

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令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

往下拍小厮老婆子了頭一脊動手拍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統道好生省別荒

張

鬼趕來似的仔細確了牙子又回頭向刘姥

嘆道姥

你也上去瞧

刘姥

听說爬不得一声兜便拉了板兜樓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

的堆省些圍屏

佛念了幾聲
佛經抄
能盡

必係大紅者
喻要母心在
意灼時也決
知

棹椅大小花灯之類，魚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然，後銷上门，一齊纔下来。李執道恐怕老太太高升，越性把舡上划子，稿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来，預備省衆人答應。又闹了色色的搬了下来。令小廝傳駕娘們到舡塢里，撐出两支船来，正乱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来了。李執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升，到進来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終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过一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来，里面盛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簪上，因回頭看見了刘姥，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凤姐便拉过刘姥来，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省得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揀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刘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还不拔下来，捧到

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了老妖精了刘姥々笑道我虽老了年輕时也風流愛了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笑之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了丫頭們抱了一了大錦褥子來鋪在欄干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刘姥々也坐在傍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刘姥々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去逛逛想省那了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里有這了真地方呢誰知我今兒進這園里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省這了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了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便指省惜春笑道你瞧我這了小孫女兒他就會畫哥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刘姥々听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天紀兒又這了了好模樣還有這了能幹別是了神仙脫生的罷賈母

才克嘴就
打嘴非完感
後者不能道
鑑重

少歇一回自然領着刘姥，都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刘姥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却沒趕土地琥珀拉着他說道姥，你上來查仔細蒼苔滑了刘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綉鞋別沾臟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底下果晒滑了咕咚一跤跌倒衆人拍手都哈哈的咲起來賈母咲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挽起來只貼着咲說話时刘姥已爬了起來了自己也咲了說道才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頭們撻一撻刘姥道那里說的我這厖姣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撻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代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

代玉聽說便命了頭把自已憲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刘姥因見憲下案上設省筆硯又見書架上滿的書刘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代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刘姥苗神打量了代玉一番方笑道這那像了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还好賈母因問宝玉怎麼不見衆了頭們答說在池子里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執忙回說終南樓拿兒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歛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到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會賈母因見憲上紗的顏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了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這了院子里頭又沒

有了挑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俗們先有四
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風姐兒忙道昨兒我鬧庫
房看見大板箱里還有些足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出
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
了兩疋去來作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吓人也都說你
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
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听了風
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紗比你們的年
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緊
名子叫作軟烟羅風姐兒道這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店大了紗羅也見過

利嫌之者乃作
物不識不知
子也
假重

几百樣沒听说过這了名色賈母笑道你能鼓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沒處放
的東西就說嘴來了那了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
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寢廬遠處的看就似烟
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
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風了頭沒見連我也沒听見過鳳姐兒
一面說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了先時原不過是糊寢廬後
來我們那^拿這了作被作帳子試了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几疋來拿銀紅的替他
糊寢子鳳姐答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贊不已劉姥也觀看眼看了不了念佛
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寢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
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袄子襟兒拉了出來向賈母薛

姨媽道着我的這袄兒賈母薛姨娘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
內造的竟比不上這了鳳姐兒道這了薄片子還說是上用內造呢竟連官用
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拿出來送這劉親家
兩足坐（再）了帳子我掛子刺的條上里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奴省
壞了（雷）鳳姐忙答應了仍令人送去賈母起身嘆道這屋里窄再往別處罷去
劉姥太念佛道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正房配上大箱大
櫃大棹子大林果然威武那屋子比我們那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
里有了梯子我想並不上房晒東西預備了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
為開頂櫃收放東西非高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
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里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

得离了这里风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着已經離了瀟湘館遠了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撐舡賈母道他們既預下船船們就坐一面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几了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捏絲餞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风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摆王夫人道向老太太說在那里就在那里摆罷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那里就好你就帶了人摆去我們沒这里坐了舡去风姐聽說便回身同了探春李紈特死央瑤瑤帶着端飯的人尋超省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鬧棹棹死央瑤瑤帶着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了篋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們今兒也得了一了女篋片了李紈是了厚道人听了不解风姐兒却是說的是對姥了了也咲說道們今兒就拿他取了咲兒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議李紈咲

勸道你們一点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兒还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嘆道恨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省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省了環端遞兩盤茶來大家吃畢凤姐手裡拿省西洋布手巾裏省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故數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棹子抬過來讓刘親家近我这边坐省衆人聽說忙抬了過來凤姐一面遞眼色与死央央便拉了刘姥^了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刘姥^了一夕話又說这是我们家的規矩若錯了我们就說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边吃茶^{妙若只管罵薛姨媽}賈母帶省宝玉湘雲代玉宝釵一棹王夫人帶省迎春姊妹三子人一棹刘姥^了傍省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使小丫在傍边拿省漱盂塵尾巾幅之物如死央央是不當这差的了今日死央央偏接過

塵尾來拂着了，你們知道他要撒弄劉姥，便躲開，讓他死央一面侍立，一面悄悄問劉姥，說道：「別忘了劉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死央商議定了，單拿一雙老年四楞象牙廂金的快子與劉姥，劉姥見了，說道：「這义爬子比俺那里鉄掀還沉，那里忙的過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媳婦端了一盒子貼在當地，一了了，坏上來，揭去盒蓋，里面盛著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掉上賈母，這邊說，請劉姥，便貼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食量大似牛，吃了一了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着腮，不語衆人，先是發証，後來一上一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嗳啞，寶玉早滾了，賈母那里，賈母笑的接

省宝玉叫心肝王夫人哭的用手指省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了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太躡着哭去的也有忍省哭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儿夹二人掌省还只管讓刘姥姥……拿起箸来只竟不听使又說道这里的鸡兒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俊的我且商榷一了衆人方住了哭听見这話又笑起来贾母哭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後捶省贾母笑道这定是风了頭促^快切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刘姥姥正誇鸡蛋小巧要商榷一了凤姐儿笑道兩兩昆子一了呢你快嚐罢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姥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来滿碗里闹了一陣好的好容易撮起一了来纔伸省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

下忙放下箸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刘姥道：「嘆道：『兩艮子也沒聽見响声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看他』」賈母又說這會子又把那筷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凤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凤姐和死鬼拿了來的听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双烏木廂良的刘姥道：「去了金的又是良的到底不及俺們那了伏手凤姐兒道：『菜里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刘姥道：「這個菜里若有毒俺們那菜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了老媽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說閑話這里收拾過殘掉又放了一棹刘姥看首李紈與凤姐兒對坐看吃飯嘆

道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說礼出大家风姐儿忙笑道你可别多心才别不过大家取笑儿一言未了死央也進來笑道姥：别恼我給你老人家賠了不是刘姥：笑道姑娘說那里話僭們哄着老太：闹了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付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了笑兒我要心里惱也就不說了死央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吃刘姥：道劉才那了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凤姐兒便拉死央你坐下和我們吃了罢省的回來又闹死央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刘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亏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死央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这里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死央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屋里平了頭送去凤

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兒央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貓婆子听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兒央道：「素雲那去了？」李執道：「他們都在这里。」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兒央道：「這就罢了。」風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兒央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兒央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沒有}婆子道：「想必还得一回。」^合兒央道：「催省些兒。」婆子應諾了。風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滴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有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設着斗大的一个汝窯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畫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詞云：

烟霞閣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大個蜜的大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懸着一白玉比目盤，傍邊掛着小鎚那板兒，~~累~~^熱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了，~~好~~們忙攔住他，又要佛手吃，探春揀了一了，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西，東邊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蔥綠雙綉花卉草蟲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個甚麼？」這是媽，昨劉姥忙打了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到叫你進來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說道：「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听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尋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這是僭們

的那十几了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是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姪一姪們可又樂了凤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分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來偕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听的見衆人都說那里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偕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省怕曠了屋子偕們別沒眼色正緊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省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里的話求省老太太、姨太太來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这三了頭却好只有兩了玉兒可惡因^說回來吃醉了偕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省衆人都咲了一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蕪選來的几了駕娘早犯兩支索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死央玉釧兒上了這一支落

後李執也跟上去。風姐兒也上去。立在舡頭上。也要撐舡。賈母在艙內道。不是頑的。雖不是河^大里。也有好深的。你快^着不給我進來。風姐兒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省便一篇。點鬧到了池當中。舡小人多。風姐兒只覓亂恍恍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支。隨後跟來其餘老嫗散衆了。奸俱沿河隨行。宝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几月。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天。旺那里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省殘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偕們就別叫人拔去了。說省已到^了花溼的蘼港之下。竟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舡。順省

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寔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又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了土定瓶，中供着數支菊花，並兩部書，茶壺、茶杯而已。床上只有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道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來說省命，死夾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省風姐兒不送些玩器來，与你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風姐兒等都咲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他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咲說：「他在家里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或來一了親戚，看省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裏這樣素淨，也怎諱我們這老漢子越發談住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

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豈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兒樣到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有這些閑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色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宝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省^他叫過兒央來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裱屏還有^他墨^他凍石鼎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勾了再把水墨字畫白菱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兒央答應省咲道這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他箱子里還得漫^他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省^他坐了一回方出來一迤來至綴錦閣下文官尋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

習几套裏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凤姐兒已代省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之上都鋪着錦裯蓉簾每一榻前有两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乙了上面放着爐瓶一分攢盒一了上面空設着預脩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刘姥刘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紈凤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櫺二層紗厨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鑲自斟壺一了十錦瓊瑤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階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才有意思薛姨娘等笑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

了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就便多吃一杯酒醉了且竟去還有誰笑話偕們不成薛姨娘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賈母笑道這自然說省便吃了一盃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姨太太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姨太太提省故听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姐兒便拉了姨太太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貼省的理回頭命小了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姨太太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姨太太開口劉姥姥便下了席摆手道別這樣捉弄人家我家去了衆人

都咲道這却使不得驚驚喝令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也咲着果然拉入席中刘姥只叫饒了我罢刘姥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刘姥方住了声刘姥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兜從太起順領說下去至刘姥止比如我說一付兜將這三張牌折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付兜的名子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咲道這令好就說出來刘姥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刘姥道當中是了五与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刘姥道剩得一張六与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刘姥道湊成便是了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鐘馗腿說完大家咲說極妙賈母飲了一杯刘姥又道有了一付左边是了大長五薛姨娘道梅花朵風前舞刘姥道右边还是了大五長

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妃央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今
七夕妃央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娘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
了酒妃央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么兩点明湘雲道双悬日月照乾坤妃央道
右边長么兩边明湘雲道闲花落地听無声妃央道中間还得么四来湘雲道
日边紅杏倚雲栽妃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
一杯妃央道有了一付左边是長三寶釵道双々燕子語梁間妃央道右边是
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妃央道當中三六九点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
天外妃央道湊成鉄鎖練孤舟寶釵道慶々風波慶々愁說完飲畢妃央又道
左边一个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听了回頭看自他代玉只顧怕罰
也不理論妃央道中間錦屏顏色俏代玉道紗窓也沒有紅娘報妃央道剩了

二六八點着代玉道及瞻玉座欵朝儀妃央道湊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仗香
秘批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妃央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
道談罰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咲省飲了一口原是凤姐兒和妃央都要听
刘姥的咲話故意都令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妃央代說了了下便談刘姥
刘姥道我們庄家人閑了也常會几了人弄这个但不如說的这麼好听
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咲道容易說的不相干只管說妃央咲道左边四
是了人刘姥听了想了半日說道是了庄家人黑衆人鬧堂咲了賈母咲
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刘姥也咲道我們庄家人不过是現成的本色衆位
別咲妃央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刘姥道大火燒了毛虫衆人咲道這是有
的還說你的本色妃央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道一了蘿蔔一頭蒜衆人

又咲了。死央咲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刘姥：两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了。
大倭瓜衆人大咲起來。只听外面乱嚷。

石頭記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歎霸王調情遣苦打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瑤瑤世界白雪紅梅
蘆雪爭暎即景詩

第四十一回 要書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怡紅院劫遇母蝗蟲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死央女誓絕死央女
冷郎君恨禍走他鄉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
暖香塢創製灯谜
庚辰秋月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此回櫛翠品茶怡紅過劫蓋妙玉雖以清淨無為自守而怪潔之癖未免有過老嫗只污得一盃見而勿用豈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無復加而不自知故老嫗眠其床卧其蓆酒旣燠其屋却被人襲遮過則仍用其床其蓆其屋亦作者特為轉眼不知身後事寓求作戒衲袴公子可不慎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一回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過母蝗蟲



話說劉嬌娘嬌娘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開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逗趣笑道實告訴罷我的手腳子粗棒又敲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酒杯取個子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就取了來可有一句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便得劉嬌娘嬌娘聽了心下故激道我方才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村庄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來沒見有木頭杯之

說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誰我多歡兩碗別管他橫豎這
酒蜜水兒似的多歡點子也無妨為登廁伏緣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
兒到前面裡間屋書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來豐兒聽了答應才就要去
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這十个杯還小況且你才說是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
根的子來到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里的苗楊根整樞的十大套杯拿來灌他
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嬌姓嬌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
一連十个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第十个極小的還有手里
的杯子两个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
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怎麼這樣多鳳姐兒笑道这个杯沒有款一个
的理我們家因沒有這大量的酒所以沒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尋了出來

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姥：唬的忙道：這个不敢好姑奶：饒了我罷。
 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
 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姥：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
 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
 大杯劉姥：兩手捧着歡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噎了。薛姨媽又命鳳姐
 兒佈了來鳳姐笑道：嫌嫌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撫了喂你劉姥：道：我知道
 什麼名兒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你把茄蕪撫些喂他鳳姐兒聽說撫
 些茄蕪送入劉姥：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吃茄子也嚐：我們的茄子弄的
 可口不可口劉姥：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道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
 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姥：詫意道：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鳳姐兒來，
放入口內劉姥：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
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
的茄子把皮剝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肉並香菌
新笋蘑菇五香腐乾各色乾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
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劉姥姥
听了搖頭吐舌說道我的佛祖到得十來支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說
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鳳姐笑道還不足興再吃一杯罷
劉姥：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範虧他怎麼作了鴛鴦
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的劉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

你們在這金門綉戶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見他耳聾裡天：聽他口兒裡天：講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杯体重新不是楊木這一定是黃松的衆人听了闕堂大笑起來只見一个婆子走來請問實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貴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们就叫他們演罷那个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蕭管悠揚笙笛無聲正值鳳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移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才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燂酒室玉連忙將自己的杯

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

妙極忽寫室玉如此便是天地間母子之至情至性歎
芥之民之意令人酸鼻

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

壺下席來衆人皆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立起來身寶玉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

來讓你姨媽姑媽坐了大家總而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提與鳳姐自己歸坐寶

玉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自寬有趣說自擎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室釵道

你姐妹兩個也喝一杯你妹說雖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自己已乾了湘雲室

釵代玉也都乾了當下劉姥說聽見這般音樂且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

蹈起來室玉因下席過來向代玉笑道你瞧刘老說的樣子代玉笑道當日

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終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出席

笑道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說再坐罷賞母也正要散於是大

家出席都隨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姥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姥老一一的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里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講話劉姥老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黑老鴿子怎麼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听了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了環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到也不餓也罷就拿這饅頭大家隨便吃些罷了環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盤個盒內兩樣這盒內一樣是藕粉桂糖糕一樣是松穰鷄油捲那盒內一樣是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麼餡兒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

聽了皺眉說這油膩的誰吃這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果也不
喜歡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賞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嚐了一
嚐剩的半個遞與了環了劉姥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便揀了
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那里最巧的姐兒們也不能鉸出這麼个
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到好衆人
都笑了賈母道家去我送你一罈子金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
過揀各人愛吃的一兩點就罷了劉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作的
小巧不題堆滿子盤堆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
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
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自一个大柚子頑的忽見板兒抱

自一个佛手便也要佛手

小兒常情連成千里伏線

了環哄他取去大姐先等不得便哭

了衆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

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果子吃又忽見这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

當毬踢着頑去也就不要佛手了

柚子即今香園之屬也應與緣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兒之戲暗透前後通部脈

絡隱之約之毫無一絲漏洩豈獨為劉姥之

徑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

當下賈母等吃過茶又吃了劉

姥之至攏翠菴來妙玉忙接了接去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

們修行的人沒事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

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才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

里坐之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喝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來寶玉

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

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鐘，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回：「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着遞與劉姥：「說你嚐。這個茶，劉姥：便一口吃盡，笑道：「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官窑脫胎填白蓋碗。妙玉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另泡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拂已茶，吃了。」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來，餐茶吃。」這裏並沒你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杯別收了，攔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為劉姥：吃了他嫌臟，不要了。又

見妙玉拿出兩支杯來一個傍邊有一耳杯上鐫着詠爬聲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壺遞與寶釵那一支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杏犀盃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支綠玉盃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哥兒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這座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概貶為俗器了妙玉^玉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支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盃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沒茶遭塌^{茶下遭塌二字成案杯已不}肩再要妙玉真清潔高雅然

亦怪請孤僻甚矣定有

此等人物但罕耳

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

飲牛飲驢了^的你吃這一海便成什麼^呢說的寶釵代玉宝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

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宝玉細吃了果覺輕浮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止色道

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兩個福獨你未了我不給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

知道的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听了方說這話明白代

玉因問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个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

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

一鬼胎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

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如何

吃得代玉和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輕^完茶便約着寶釵走了出

來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藏了白攪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我就^{弄破}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你快拿了去罷宝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也藏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使命人^會都來進與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几个小么兒來河里打几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吩咐他們抬了水桶擱在山門外頭牆根^{那里}別進門來宝玉道這是自然的說有便袖有那杯盞與寶母房中小丫頭拿着說明日劉姥姥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寶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寶母自覺身上乏倦使命王夫人和迎春

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
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麝李紈和衆了環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
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了環們吃去
自己便也來空歇着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着的榻上命一丫頭放下簾子
來又命他捶着腿吩咐他老太：「那里有信你就叫我說有也歪着睡着了」
玉湘雲等看有了環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
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
帶着劉姥：各處去逛衆人也都赶着取笑一時未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
劉姥：道「噯呀！這裏還有個大廟呢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笑彎了腰劉姥：
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里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

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姥：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衆人笑的拍手打腳還有拿他取笑劉姥：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小了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工去了那婆子指與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姥：因喝了些酒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飲了几碗茶不免通瀉起未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未酒被風禁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眩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里去的了只得認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未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姥：心中自忖村道這裏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兒走了未得了一個

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裡面碧瀏清
水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姥便度石過去順着石子
角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一房門於是進了房門只見迎面一個女孩
兒滿面迎笑迎了出來劉姥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來了要我碰頭碰頭到
這里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姥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
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劉高兒劉姥自付道原來高兒
有這樣活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燕頭嘆
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有蔥綠撒花軟簾劉姥掀簾進去
抬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壺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
光連地下砌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我門出去那有門左一架

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門轉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劉
姥：說意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几日沒家去虧你我來那一位姑娘帶你
進來的他親家只是笑不還言劉姥：笑道你好沒見識面見這園裡的花好
你就沒死活帶了一頭他親家也不答便心下忽然想起常听見說太富貴人家有
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呢罷說畢伸手一摸再細一看可不是四
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
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開合不意劉姥：亂摸之間其
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姥：又驚又喜邁步出來忽見有
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
只說歇：不承望不由已前仰後合的朦朧有兩眼一歪身就睡着在床上且

說衆人等他不見叔兒見浸了他姥：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吊在茅廁里了快叫人去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教其道路是他醉了迷了路順有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了頭們知道若不進去花障子再往法西南上去若繞出去還好若繞不出去可教他繞回子好的我且去一面想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房子里小了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真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榻子就听的麝麝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姥：扎手舞腳的仰臥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趕上來將他没死活的推醒那劉姥：驚醒睜眼見了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失錯了並沒弄臟了床帳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担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宝玉知

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鬲內貯了三四把塊兒合的餅兒香仍用單子單上些
須收拾收拾所喜不曾嘔吐忙消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姥
二趕了襲人出至小了頭們房中命他坐了向他說道你說醉倒就在山子石上打
了个盹兒劉姥兒答應知道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个
小姐的綉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笑道這個麼是
宝二爺的臥室那劉姥着嚇的不敢作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
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熟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
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的也不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
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釵玉名雖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請看代王逝後室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滿湘子雅謔補餘香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姥_子常着板兒
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難住了兩三天日却不多把古往
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過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_子和姑奶奶並
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_子看我這一回去後
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_子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_子我
的_子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_子也被風吹病了_子睡_子着說不_子好
過_子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在那里發熱呢_子劉姥_子听了忙嘆道老太_子有年紀

的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天高興往常進也園子逛去不過到一二處坐坐就來了昨天因為你在這裏要叫你侄兒一個園子到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我我去太遲了一塊給他誰知風地里吃了就發起熱來列嫖道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個坡園子里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崇書本子仔細攪客看了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兒記看着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東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錢紙來叫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崇一個與

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豈真送了就安穩哉？蓋婦人之心意昏如此，即不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個什麼原故。」劉姥道：「這也有，有的事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太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曲，再他小人兒家過于尊貴了，也禁不起。」後姑奶奶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一則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懼，到底貧苦些，你貧苦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一篇愚婦無理之談劉姥道：「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几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禁日，劉姥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他是巧哥兒。」這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一定要依我這名字，他必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

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凶化吉却從這巧字上來鳳姐兒听了自是歡喜忙道謝又笑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偕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把送^送姑^姑的東西打點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利^利姑^姑忙說不敢多破費了已徑遭^遭擾^擾了几日又拿着^拿越發心^心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過隨^隨常^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鬧此也是上城一次只見平兒走來說姑^姑：過這邊瞧^瞧利^利姑^姑忙^忙起^起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他瞧着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寔地子月白紗作裡子這是兩個蘭紬作秋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

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
是你昨日裝灰菓子來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杭米熬粥是
難得的這一條裡頭是園子里菓子和各樣干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
這都是我們奶^給的這兩包每包裡頭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給的叫
你拿去或者作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几畝地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
又悄^二笑道這兩件袄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姪
二的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不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
劉姥^二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几千聲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東西又
如此謙遜忙念佛道姑娘說那里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也
沒處去買這樣的呢只是我怪燥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

平兒笑道休說外話道，偕們都是自己。我終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
要東西吃，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晒的那個灰條菜根子乾和豇豆扁豆茄子葫
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我們末飯是了，這里工工下下都愛吃。個就笑，別的一緊不
要別因費了心。劉姥：千恩萬謝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
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里。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
不用你費一點心的。劉姥：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
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
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媽：請
賈母進慢子去坐。賈母道：我不用這們着我也老了也走不那里。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
不成？不要放慢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听了，便拿過一張小桌來放下。

一个小梳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个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牆邊跟着賈珍到了階台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導引進去又見宝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着青緞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環都拿着蠅帚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嫗：雁翅擺在兩傍碧紗櫺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宝簪珠的人王太醫使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醫了也便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道當日太醫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听了笑道原來這樣也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的伸

手放在小枕上，^頭老嫗端着一張小梳，連忙放在小桌前，畧偏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着頭，^頭疼了半日，又疼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了几个是，復領王太醫出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涼，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畧清淡些，煖着，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裏。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待吃，也就罷了。說着，吃過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一瞧。」我們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抱着大姐兒的^把手，右手^左疼了一疼，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一瞧，笑道：「我說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淨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

就是了說畢作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葯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葯方放在桌上出去不在話下這里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櫥後出來王夫人畧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姥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問了再未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姥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姥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死央指炕上一个包袱說道這是老太的几件衣服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都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是送人或是自己家裡穿罷別見笑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麝果子這包子裡是你前兒說的葯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

裡頭了這是兩個荷包代着頑罷說着便抽簪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鏤子來給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姥已意出望外早又念了几千聲佛听死矣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死矣見他信以為真仍與他裝上笑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拿了个成窰鍾子來遞與劉姥這是宝二爺給你的劉姥道這是那里說起我那一世修了来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了過來死矣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几件也送你罷劉姥又忙道謝死矣果然又拿出兩件來與他包好劉姥又要到_中辭謝宝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死矣道不用去了他們這回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開了再來又命

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两个小厮来帮着挑：拿了東西送出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刘姥：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厮們搬了出去直送刘姥：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過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代玉道：「釵兒，我未有一句話問你。」代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院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我跪下我要審你。」代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我。」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便罷。」代玉不解，只管發笑，心里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裡只說：「我何曾說什麼？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到說出來我听。」寶釵笑道：「你還裝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里來的？」代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

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接着宝釵笑道好姐
：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交給我再不說了宝釵笑道我也不知道听
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代玉道好姐：你別說與別人我已後再不說了
宝釵見他羞得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拉他坐下吃茶款
：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就勾勾人纏的我
們家也笑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都
在一處都怕着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
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的背着我們看我們却也偷^的背
着他們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終丟開了所以偈門
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

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這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讀塌了所以竟不如耕讀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緊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這等字}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話說的代玉垂頭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榮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在那里等着呢寶釵道又是什麼事代玉道偕們到了那里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里李納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的^兒了四丫頭要告

一年的假呢代玉笑道都是老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画什麼園子圖兒
惹得他樂得告假了嘆探春笑道也別要怪老太：都是劉姥卿卿：一句話林
代玉忙笑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姥：真叫他是个母
蝗虫就是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宝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
裡也就盡了情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緊是市俗取笑更有
顰兒這促快切嘴他用春秋的法子等市俗的粗話撮其將其繁再加潤色比方
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此形容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
到也伏衆人听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李紈道我
請你们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呢我給了他一个月他嫌少你们怎麼
說代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終蓋了一年如今要画自然得

二年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着顏色又要剛說到怎樣代玉也自己拿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樣光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衆人听了都拍手笑个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個慢慢的畫這落後一句最妙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几句話雖是淡的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

看他劉姥二笑後復一笑亦想不到之文也听空御之評亦千古定論

惜春道都是宝姐二讚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拿我也取笑兒代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圈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工頭呢惜春道原說只畫這圈子的昨兒老太太二又說單畫了圈子成个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工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棲臺又不會画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為這個為難呢代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工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

了這個上頭那里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代玉笑道別的草虫不画罷了昨兒母蝗虫不画上豈不缺了典衆人听了又都笑起来代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画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个名字就叫作攜蝗大嚼圖衆人听了越發開然大笑前仰後合只听咕咚一聲响不知什麼倒了急忙看時原來是湘雲伏在椅子背後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提防兩下里錯用力了勦力向東一歪連人帶椅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檔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个不住宝玉忙赶上扶了起來方漸止了笑宝玉和代玉使个眼色光代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一照只見兩鬟略鬆了些忙開李紈的粧奩拿出抿子來對鏡抿了仍就收拾好了方出來指着李紈道這是你帶着我們作針線都你反招我們來

大頑大笑的李紋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引着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的恨的我只保佑^着明兒你得一個利害婆；再得幾個千叮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你那會子還這么刁不刁了林黛玉早紅了臉接道宝釵說俗門放他一年的假罷宝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听；藕子頭雖會画不過是几筆寓意如今画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几副丘聲的纔能成画這園子却是像画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少恰；的是這樣你及照樣兒往紙上一画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樓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劃的一點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

也倒豎過來，堆砌也離了縫，甚至于桌子擠到牆裡，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到成了一章笑話？^張第三要揀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手指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跣了腿，染臉，搨髮，都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張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為寶兄弟知道教着他，画那就更悞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拿出去問：「那會画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听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去。」等省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裡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画，寓意，画。

免或是會求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披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
 又難^然漸^染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交你一个法子原先蓋這圈子就有張
 細致圖樣雖是近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二要了出來也
 比着那紙^的大小和鳳了頭要一塊重絹叫相公^的替了叫他照着這圖樣刪補着
 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
 們配去你們也得另雇工風爐子預備化膠洗筆還得一張粉油大案
 鋪工毡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得從新再^置湊一分免^分總好惜
 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寫字^的筆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
 赭石廣花藤黃^的輕^的救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支白色筆就完了宝釵道
 你不該早說我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給你也白放着如

令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这个时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画扇子若画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今先替你開个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宝兄弟寫宝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託着听宝釵如此說喜的提起筆來靜听宝釵說道頭号排筆四支二号排筆四支三号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蟬爪十支小南蟬爪十支鬚眉十支大着色十支小着色十支開面十支柳條二十支箭頭硃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管黃四兩廣花八兩蛤粉四兩胭脂十斤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勾膠四兩淨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们你只把絹交出去叫他们礬去這些顏色僭門淘澄飛趺着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倍

子都勾使了再要頂細絹羅四個粗絹羅四個担筆四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粗碟十個三寸粗白碟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罐二口新水桶四支一尺長白布口袋四條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斤三斤木箱一個直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斤代玉忙道鉄鍋一口鍋鏟一個宝釵道這作什麼代玉笑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鉄鍋來好炒顏色吃的衆人都笑起來宝釵笑道你那里知道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了一徑了火是要乍的衆人聽說都道原來如此代玉又看了一回車子笑着拉探春悄的道你瞧這画个画兒又要這些水缸箱子來了想必他糊塗了把他的嫁妝車子也寫上了探春噯了一聲笑个不住說道宝姐：你還不

掙他的嘴你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掙他的臉黛玉笑道忙央告好姐二饒了我罷顰顰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作姐二的教道我姐二不饒我還求誰去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伶見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他頑忽听他又拉拉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廝鬧放起他来黛玉笑道到底是姐二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伶俐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握髮籠一籠代玉果然轉過身来寶釵用手籠上去宝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不覺後悔頭不該令他抵上髮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抵去正自胡思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

太三去若家裡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了些錢去買了來我幫着你們
配宝玉忙收了單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
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涼溫存了一日又吃了一
劑藥跡散一跡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進去的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請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鷄的湯我嚐了一嚐到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裡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了頭孝敬老太太的羹他的孝心度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為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

只不對稀飯鳳姐听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里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請你來不為別的初二是鳳丫頭的生日工兩年我原早想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偕們大家好生樂一日

賈母猶云好生樂一日可見避日惡業暫還不趁心也所以世人無論貧富各有愁腸終不能

時：遂心如意此是至理非不足語也

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

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我想往年不拘誰作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

禮這個也俗了也覺生狼的是似的今兒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

取笑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着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

想着偕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原來請分子是小家的事近見多少人家紅白事一出且籌

算分子之多寡不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頑不好頑看他寫與如何說寶釵作生

日後又偏寓無鳳姐作生日何鳳何人也豈不為彼之華誕大用一回筆墨哉只是虧也如何想來特寓于寶釵之後較姊妹勝而有餘于賈母之前較諸父母相去不遠一部書中若一个一个只管寫過生日復成何文哉故起用寶釵盛用阿鳳終用賈母各有妙文若有妙景餘者諸人或一筆不寫或偶因一語帶過或豐或簡其情當理合不表可知豈必諱之死筆

王夫人笑道這丫頭很好但

按數而寫衆人之生日哉

迴不犯寶釵

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亦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等並寶玉那府裡珍兒媳婦並賴大家的等有頭臉管事

的媳婦也都叫來了衆丫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的各自

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下的下的烏壓壓擠了

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

寶釵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地下滿丫頭站了一

地賈母忙命拿几个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几个高年有体的面媽

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体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个老媽：告个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听了衆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的情愿這樣的有畏惧鳳姐兒的巴不得來奉承的况且都是拿的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太也是二十兩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纨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纨道你寡婦失業的那里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必如是方妙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笑一笑賬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

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
 免又說都是為鳳了頭花了錢使个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分子來
 暗裡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鳳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又
 阿鳳一詳更妙若一筆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
 直下有何趣哉
 用了我一個錢饒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一分我替
 他出了罷了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听了都說
 很是費世方允了鳳姐免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子兩又
 有林妹、宝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宝妹、的一分子這到也公
 道只是二位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
 了虧了費母听了忙笑道到是我底鳳姐免向着我這說的狠是要不是你

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姐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多派少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狠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點起來，笑說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邊？」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侄女兒到不向著婆子姑娘，到向著別人，這兒媳婦成了陌路人，內侄女兒竟成了個外侄女兒了。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鳳姐全付精神，雖一戲亦人想不到之文。

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该磕一等了。」賈母聽說，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磕一等我，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

果位雖低，錢却比他們多。

驚魂奪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書全是老婆舌頭。全是諷刺世事，反而春秋也。所謂痴子弟正照風。

白鑑若單看了家常老婆舌頭，豈非痴子弟乎？

你們和他們一例，總使得衆媽子听了連忙。

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

又回頭叫死來來你們也湊几个人商議湊了來死來答應自去不多時成
 會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几个小子環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問
 平兒你難到不替你主子作生日還入在裡頭平兒笑道我那个私自另外
 有了這是官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總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
 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平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
 又該說只又該說管小看了他們了以純寫阿鳳賈母听了忙說可是呢怎麼到忘了他們只怕
 他們不得閑兒叫一个了頭問去說有早有了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
 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元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你
 你這沒足厭的小蹄子這麼哄婆子來湊銀子給你過生日你還不足又
 拉工两个苦歡子作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總和

你笑賬他們兩個為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別人不如拘來偕們

案統寫阿鳳以襯後文二人情景如見
語言如聞真描畫的到

說自早已合算共湊了一百五

十兩有餘賈母道一日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
日的用度都費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頭上賈母道鳳丫頭說那
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兒道偕門家的班子都听熟了到是花几个錢叫
一班來听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性叫鳳丫頭別操
一點心受用一日終笑

所以特受用了總有建卿之變案極
生悲自然之理

尤氏答應着又說了

一回都^結和賈母乏了終漸^結的都散出來尤氏等送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
便往鳳姐房里來商議怎處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着
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特行了大運了我

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為這個出了錢不美還要我來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你別拉燥我又沒叫你来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樣兒我勸你收有些兒好太滿了就潑出來的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了環們回說是林大娘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了環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了環們說那府里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們尚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

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了你何嘴里當正緊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了。環應自忙進了進來，一共兩封連宝釵代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道：還少老太太太太姑娘們的，和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道：奶媽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有尤氏已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鳳姐免笑道：笑字就有神情都有了。快拿了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更有信不及到要當面點一點，說自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份。尤氏笑道：我說你禽鬼呢？怎沒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免笑道：那麼些還不夠使，短一分免也罷了。等不勾了，我再給你。可見何鳳姐心機尤氏道：昨天你在人跟前作

人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要去鳳姐兒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般的也怕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終是不依你呢說有把平兒的一分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妝起去等不勻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因說道奶：先使着若剩下了再商當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那主子作弊就不許我作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著你主子這麼細致美這些錢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此言不假伏下後文短命尤氏亦能干事矣惜不能功夫治字惜哉一面說有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緊說了兩句話便走到死央房中和死央商議只听死央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的喜歡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也把死央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有一經出

來又至王夫人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阿鳳聲勢亦甚矣

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里有這些閑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有

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方收了尤氏亦可謂有才矣論有德比阿鳳高十倍惜乎不能諫夫治家所謂人各有雷也

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

張眼已是九月初二

日園中人都打听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男女

先尤全有都打點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紅紫社日可別

忘了看書者已忘批書者亦已忘了作者竟未忘怨寶玉也不求想必他只圖

寫此事真忙中愈忙緊處愈緊也

熱鬧把清雅就丟開了此獨寶玉手亦罵世人余亦為說着便命丫環去瞧作什

寶玉忘了不無何不來耶

麼快請了來了環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二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奇衆人听

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雲去一時

翠墨面來說可不真出了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奇文信有之乎
花開錦簇之日
偏如此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
寫法我問他剛說有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
 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娘如的生日老太太都這等高興兩府上下衆人來湊
 熱鬧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
 嘆道昨晚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起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里去就趕回
 來的勸他不要勸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
 王府里的要緊絕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也只是也該
 回來了說有大家又商議偕們只當作筍等回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
 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來了廳裏人回明宝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

去接原來宝玉心裡有件私事於頭一日就地方時若煙明日一早要出門備下兩
匹馬在後門口等著不要別一個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里去了倘或
要有人找我叫他攔住不用我只說北府里留下了橫豎就來的若煙也摸
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地方等着天
亮了只見宝玉遍体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話不發跨上馬一灣腰順着街
就趲下去了若煙也只得跨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里去宝玉道這
條路是往那里去的若煙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地方沒有可
頑的宝玉地方听說點頭道正要冷清地方的地方好說有越性加了鞭那馬早
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若煙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地方跟着地方一氣
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煙漸地方稀少宝玉方勒住馬回頭問若煙道地方这里

可有賣香的若煙道看到有不知是那一樣宝玉想道別的香不好湏得檀
 甚降三樣若煙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宝玉為難若煙見他為難因問道要
 香作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我一句題醒了宝玉便
 回首手向衣襟上拉出一個荷包來摸了一摸竟有兩星塊沉素心內歡喜只是不恭
 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到化買的又好些于是又問炉炭若煙道這可罷
 了人荒郊野外那里有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宝玉道糊塗
 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奇怪不知為何若煙想了半
 日笑道我得了个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二爺不止用子這個呢只怕
 還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和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了宝
 玉听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裡更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

四道向若煙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僧門家去僧門這一去到那里和他
借香炉使。他自然是肯的。若煙道別說他是僧們家的香火就是平
白不認識的廟裡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三爺最厭這求
仙菴的何如今元又這樣喜歡了。宝玉道我素日應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
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
个神就蓋起廟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
近廟內廟又有三教菴以未為尊太上為次先師為末
真教有餘事所謂此書救世之術不假
比如這水仙菴里面國
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並沒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說
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竟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说說着早
已求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宝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龍來的

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宝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官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練波日映朝霞之姿妙極用洛神賦語洛神本地風光愈

覺新宝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宝玉因和他借香炉那姑子去了半日連

香供紙馬都預備了来宝玉道一際不用說道命若煙捧着炉出至後院中揀一

塊干净地方充克揀不出若煙道那井台死上如何宝玉點頭一齊来至井台上

將爐放下

妙極之文宝玉心中揀定是井台上了故意使若煙說出使彼不犯發指天宝玉亦有欺人之才蓋不用耳

若煙點過一傍宝玉掬

出香来焚上含淚施了半禮

奇文云只施半禮然不知為何事也

回身命收了去若煙答應且不忙忙

爬下轎了几个頭口內祝道我若煙跟二爺這几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

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也不敢問只是這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

想求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邊極聰明極俊雅的一位姐妹了二爺心事不

能出讓。我待祝若芳魂有盛靈香魂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常未望。候三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三爺未生也。要个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說畢又磕几个頭。終爬起來。忽掉入若

言粗看則小兒戲語亦甚無味細玩則大有深意誠思宝玉之為人豈不應有一極

矜俏弄巧小童哉此一祝亦如西廂記中雙文降香第三柱則不語紅娘則待祝教語

直將雙文心事道破此處若寫宝玉一祝則成何文字若不祝直成一誣誕如何散場故

寫若煙一戲直戲入宝玉心中又發出前文又可收後文又寫若煙素日之乖覺可人且

視出宝玉直似一个守禮待嫁的女兒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氣不待寫而全現出笑令看

此回直欲將宝玉當作一个極輕俊羞怯的女兒

看若煙則極乖覺可人之了環也

宝玉听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

方一笑蓋原可發笑且說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听見笑話也更奇和人笑若煙起來收

的合心愈見可笑也過香炉和宝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三爺還沒用飯叫他隨便收拾

了此東西三爺勉強吃些我知道今兒偕們里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三爺

為此總躲了出來的橫豎在這里清淨一天也就債到禮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
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素的吃與何妨若煙道這便總是還有一說僭門求了
還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了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三爺湏得進城
回家去總是第一老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進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
吃酒也並不是二爺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進孝道二爺若單為了這個不顧老
太太太惡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宝玉笑道
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自只你一个跟了我出來你怕担不是所以拿這
大題目來勸我亦知這個我總來了不過為儘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
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愿赶着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進其道這是大通的意見
世人不及的去處
若煙道這更好了說着二人未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宝玉

胡乱吃了些茗煙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茗煙在後面只馮付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沒大騎的手裡提緊着

看他偏不寫鳳姐那樣熱鬧却寫這般清冷真世人意料不到這一篇文字也

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裏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說阿弥陀佛可來了把花姑娘急瘋了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宝玉聽說忙將素服脫了自去尋了華服換上問在什麼地方坐席老婆子回說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宝玉聽說一徑往花廳來自內早已隱隱聞得歌管之聲剛至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

總是十奇百怪的文字

一見他來便收淚說道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會

不求都反了

是平常言語却是無限文章無限情理看至後文再細思此言則可知矣

宝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

里去了玉釧兒不答只管擦淚無限情理宝玉忙進所里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聚

人真如得了鳳鷄一般。宝玉忙赶着與鳳姐行禮。賈母王夫人都說他不知道好歹。怎麼也不說聲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老爺回家來，必告訴他，打你說看。又罵跟的小廝們都偏听他的話，說那里去就去，也不回聲。一面又問他到底那去了，可吃了什麼，可唬着了。奇文一面說北靜王的一个爱妾昨日沒了，給他道惱去。他哭的那樣不好，畢下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会。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宝玉答應着，因又要打跟的小子們。衆人又忙說情，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慮了。他已經回來，大家該放心樂一回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發狠。見他今竟來了，喜且有餘，那里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飽，路上着了驚，怕反百般的哄他。襲人早過來伏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

薛娥媽等都有心酸落淚也有嘆的也有罵的要和瑞的下面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姪

話說衆人看演荆釵記宝玉和姐妹一處坐着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_江齣
 工便和宝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罷了必定跑
 到江邊子上來作什麼俗語說觀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里的水盍
 一碗看着哭也_盡也就這情了宝釵不答宝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
 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叫鳳姐痛樂一日本來自己懶待坐席只在裡間屋里
 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几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着說話
 免將自己兩棹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差听差的婦人

等命他們在憲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飲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標上坐着外面設席是他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坐在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為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曰說道他坐不慣首席坐在_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听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_着再不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盞盞斟了酒笑道二年到頭難為你孝順老太太_座太_座和我_座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杯酒_座乖_座兒的在我手裡斟一口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飲

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好不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不得了今兒又體石趁着儘力灌喪兩鍾罷雨二戲語伏下後文全人可傷所謂盛筵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有衆姊妹也來鳳姐兒也只得益再人的喝一口賴大媽二見賈母尚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着些姪二們也來敬酒鳳姐兒也難推脫只得飲了兩口死央等也來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二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死央笑道真个的我们

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大二跟前太二還賞个臉兒呢往常到有些体面今兒當有這些人到拿起主子的款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着真个回去了鳳姐兒忙趕上拉住笑道好姐二我款就是了說有拿過酒來滿二的斟了一杯款死央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

沉了心裏突突的似往上撞往家去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我要洗臉去。尤氏點點頭。鳳姐兒瞧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曲心也忙跟了來。鳳姐兒便扶着他走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裏的一個小丫頭正在那里站着。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粧作不見。無奈後面連平兒也叫只得回。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堂。叫那小丫頭也進來。把楊扇關了。鳳姐兒坐在小院子的台磯上。命那丫頭子跪下。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把那眼睛裏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自只管磕頭求饒。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說規矩。站住怎麼到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

原沒有見奶。來我又託住着房裏無人所以跑了鳳姐兒道房裏既沒人誰叫你的你便沒有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你才來。我呌越跑越明又不逮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有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了頭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了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了頭子先還強嘴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鉄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里打發我來這里瞧着奶。的若見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兒去的不承望奶。這會子就來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叫你瞧着我作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有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了頭嘴上亂戳唬

的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傍面推他叫他快說了頭便說道二爺也是從來房里的睡了一回金子醒了打發人來瞧奶奶說候坐席還得好一回金子來呢二爺就開了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根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艷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衙門屋里來了二爺叫我來瞧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來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个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其形鳳姐兒提着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索性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兒道告訴我什麼那小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作什麼了末着這會子

我看見你了你來推干淨死說着也揚手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趑趄便攝手攝腳的走至窓前往里听時只听裡頭說笑那婦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閨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到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說我命里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鳳姐听了氣的渾身亂戰又听他見他倆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憤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了上來也並不付度身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三脚踢開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揪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唱罵道好淫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淫婦忘了一條藤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自又把平兒打几下奇極先打平兒可是世人想得着的

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干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說有也把斃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作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見打死打絕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好說的令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娼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怕怯打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里說話，為什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上來打，自平兒偏叫打絕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這裏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里，叫道：「你們一條藤兒，害我被我聽見了，到都唬起我來，你也勒死我賈璉氣的。」^{上元}璉^{下元}身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齣。」

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群小兒說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小人大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發了天下奸雄妬都如是如是只是恨無丟下衆人便哭有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出鳳姐跑到賈母阿鳳之才耳跟前爬在賈母懷里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照他稱呼

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鳳姐兒哭道我婆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我不敢進去在窗外頭听了一听原來是和鮑二家的媳婦口角說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氣了又不敢和他吵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為什麼害我他燥了就要殺我賈母听了都信以為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

子未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首劍趕來後面許多人跟着賈璉明仗首賈
母素習疼他們連母親又有也無耐故逞強開了來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
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種子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里呢賈璉也斜着眼
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也終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
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涎言語的還只亂說賈世氣的
說道我知道不把我们放在眼睛里叫人把他老子叫來賈璉聽見這話
方趑趄着脚免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里邢夫人
王夫人也說鳳姐兒賈母笑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饒嘴獃
似的那里保的不這麼看從小兒世人都打這處過的都是我的不是
他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等

明兒我叫他來替^替你賠不是你令兒別要過去躲着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
 素日我到省他好怎麼暗^暗地里這店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鳳
 了頭拿着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煞性子平兒羞的
 什麼是的呢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到不像
 那狐媚魔道的既這店着可伶見的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你出去告訴
 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屈明兒我叫鳳姐兒替^替他賠不是今
 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
 了^{可知吃辯一回非開文也}平兒哭的哽咽難抬宝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必用宝釵評出方是月分}
 素日鳳了頭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到
 二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吃醉了你只管這會子委屈素日你的

好處豈不都是假的了正說有只見琥珀盞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
面上有了光輝方才漸一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坐敘等歇息了回方
來着賈母鳳姐宝玉便讓平兒到怡紅中院來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
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二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
說多謝因又說道好三免的從那里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
笑道二奶三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三到沒說的只
是那淫婦治了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就有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到打我說
着便又委曲禁不住落泪宝玉忙勸道好姐二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不
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宝玉笑道我們弟兄姊妹都一樣他
們得罪了我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

沾了這裡有花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
 梳一梳洗臉面洗洗面便吩咐了丫頭子們盥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習
 只聞人說宝玉端能和女孩兒們接交宝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
 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廝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今見他這般
 心中也暗，的故毀果然話不虛傳件。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的開了箱
 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來與他換便趕忙的脫下自己的衣服忙去洗了
 臉。宝玉一旁笑勸道姐，還談擦上些脂粉不然到像是和鳳姐，賭氣子似
 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听了有理
 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宝玉忙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窑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
 排十根玉簪花棒見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向他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

花種研碎了，用上香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有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攤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肌膚，不是別的粉青重澁，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成張都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玫瑰膏子，一樣，宝玉笑道：「那市賣的鞭枝，都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揮出汁子來，淘澄淨了，渣滓配了花露，蒸疊成的，只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里，用一點水化開，抹在唇上，心里就發打結，腮了。」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略香，滿頰宝玉又將盒內的一枝並蒂秋蕙，用竹剪刀撚了下來，與他簪在髻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去了。忽使平兒在絳芸軒中梳妝，非世人想不到。宝玉亦想不到，省也作者費盡心機了。別致文章，則至玉不成，宝玉未免照要寫，又不便特為此費一番筆墨，故忍及借入發端，然借人又無人名，襲人章則逐日皆如此，又何必揀一日細寫，似覺無味。右室叙畢，又添姊妹，更不便來細搜襲人之粧奩，況也是自幼知道的了。因

左想右想，想不得一個，又甚親，又甚疎，又可唐突，又不可唐突。又和襲人，并極親，又和襲人，并不大常履，又得襲人輩之美，又不得襲人輩之修飾。一人秉方可發端，故思及平兒一人，方如此，故放手細寫。絳芸閣中之什物也。

宝玉因自來淚，未在乎兒前盡

過，必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蠢拙物，深

為恨。怨今日是金釧兒的生日，故一日不樂。

原來為此宝玉之私祭玉釧之潛哀，俱針對矣。然于此刻補明又一

法也。真十變萬化之文，萬法俱備，毫無脫漏，真好書也。

不想落後，開出這件事，本竟得在乎兒前，稍盡

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

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

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依，鳳姐之威，他竟能週全妥

貼。今兒還遭塗毒，想來此人薄命。

比

似黛玉，猶甚。想到此間，便又

傷感起來，不覺洒然泪下。因見襲人等不在房內，儘力落了幾

點痛淚復起身又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熅斗
熅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漬又拿臉盆中洗了
晾上又喜又悲悶了面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閑話掌灯後方散平
兒就在李執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着賈母賈璉晚間歸房冷
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
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挂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
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
賈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陪笑說昨日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
太的駕了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
分守己的抵尸去到打起老婆來了罵了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

的一个入昨兒唬得可怜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
 怎麼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那鳳了
 頭和~~平兒~~還不是个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或~~是~~^還家偷雞摸狗賊的真的
 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起淫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人你還巧是大家
 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的方你眼睛里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的乘的
 替^給你媳婦陪个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
 也不敢受你的賤賈璉听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粧哭
 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的臉兒^{大妙大奇之文此一句便伏下病根了}
 比往常更覺可怜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
 的喜歡了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

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為^金冲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白自然也作^白你降伏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來是我的不是二奶^白饒過罷^我滿屋里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丫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兩個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鬧不得了所謂妻不如妾^白不如偷^白賈母一說便趕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屈^委了都是我的不是奶^白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陪了不是不是笑外還替你奶^白賠个不是說着也^作了一个揖引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兒來安慰他平兒忙走上来給鳳姐兒磕頭說奶^白的千秋我惹了奶^白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

日酒吃多了，愈素日之情，浮躁起來，為听了傍人^{的話}，故給平兒沒

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淚來，平兒

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頭，就是昨兒打我，也

不怨奶奶，都是那淫婦治的，願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

了。婦人女子之情，卑有但世之大英雄，羽翼偶推，高接劍生悲況，阿鳳與平兒見我所謂此書，真是哭成的。

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事，即刻來回我

我，不啻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沒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

磕了頭，老嫗^像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

道：「我怎麼樣，神閻王又係夜叉那淫婦呢？我死我也幫着咒我，千

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个淫婦也不如了，我還有什

底臉來過這日子說着又歿了

轄治丈夫此是首計儒夫來看此句

賈璉道你還不足你

細想、昨兒誰的不是多

妙不敢自說沒不是只論多少儒夫未者

今兒當着人還是我號了

一跪又賠不是你事足了光了這會子還叨、難道還叫我替

你跪下僕罷太要足了強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

兒嗤的一教又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真、我也沒法了正說着

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乾二媳婦吊死了

到也有氣性只是又賈璉是惜累一個可憐

姐兒都吃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

驚小怪的

寓何鳳如此

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悄回鳳姐道乾二媳婦吊

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笑道

偏于此處寓何鳳嘆懷我阿鳳

這倒好了我

正想要打官訟呢林之孝的道我僕和衆人勸了他們又感赫了

一陣又許了他幾兩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兩錢有錢也不給
 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震嚇他只管諫他告去告不成到
 問他你移尸訛詐寓何鳳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見賈璉和他使眼
 色兒心下明白便出來尋着賈璉道我出去照看是怎麼樣鳳姐兒
 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連出來和林之孝東商議着人去作好事
 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將番
 役作人尋叫了幾名來幫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恁要
 復讐亦不敢辦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
 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別添補用消過去大做小做又梯已給鮑二
 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个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体面又

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買^妻璉為天下夫不在話下裡面鳳
姐心中雖不要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
我昨兒灌^喪傷了酒了你必^{中氣}憤^怒打了那裡讓我瞧^們平兒道也沒
打重只听得說奶^們姑娘都進來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麼齊到像下帖請了來的探春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我想必得你去作个監社御史缺面與私總好再四妹爲西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沒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

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笑道我又不會作什麼濕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爲^會作也不要你作你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必哄我^也猜着了那里是請我作監社御史分明是叫我作个進^退錢的銅商你們丟什麼社必是要輪流作東道的你們的月錢不發花了想出這個法子來^拉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个主意一夕話說的衆人都哄起來了李執事笑道真^是你是作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兒笑道虧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們原教給你帶着念書學規矩針線的他們不好你要勸這會子他們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是

老封君你一个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銀子老太太
 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穀用又有个小子足^{拉着}的又添
 了十兩和老太太、太太、平昔又給你園子地各人取租子年中分
 年例你又是上二分見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湊沒十個人吃的穿
 的仍舊是官中的一年通共湊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
 每年拿出二三百兩銀子來貼^着他們頑，能几年的^遠限期們各人出了
 閻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調唆他們來鬧我，樂得去
 吃一個河^落洞海乾我還通不知道呢李執笑道你們听，我說了一句他
 就瘋了說了兩車的無賴泥腿市俗高會打細美盤分斤撥兩的話出
 來^{心直口拙之人急了恨不得將萬句話來併成一句說死那人畢肖}這東西虧他托生在詩書大宦名門之

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這樣他還是這店着若是生在貧寒小戶人家作個小子
還不知怎麼下作貪嘴惡^呢的兒天下人都被你笑訛了去昨兒還打平兒呢虧
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傷了狗肚子裏去了氣的我只要給平兒打報
不平兒時奪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已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安用
因此沒來究竟氣還本平你今兒又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不要你們兩個只
談換一個過子總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兒忙笑道竟不是為詩為畫
來找我這胎子^樣竟是為平兒來報仇的竟不承望平兒有你這一位仗
腰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了平姑娘過來我
當着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个不是招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又都
笑起來了李纨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定要給你爭氣你罷平兒

笑道：「如此奶子們取笑我，禁不起。李氏道：「什麼禁不起？有我呢！快拿了
 鑰匙，叫主子開了樓房，找東西去。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
 園子里去，纔要把這米賬和笑一笑。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
 知有什麼話說，湏得過去走一過。還有年下你們添補的衣服，還沒打
 點給他們做去。李氏道：「這些事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
 好歇着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
 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
 事情雖多，也該保養身子，揀點着偷空兒歇一歇。你今兒反到逼我的
 命了？況且候了別人的年下，衣裳無碍他姊妹們的。若候了平兒，
 責任老太，豈不怪你不管閑事？這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

瞎不是宣統帶累^你李統笑道你們所說的不好把他^金說語的
我且問你這詩社你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
花幾個錢不成？大觀園的反叛了，還想在這里吃飯不成？明兒一早就
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作會社東道。^金
過^{些日子}後，及我又不作詩作文，不過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
罷，有了錢了，你們還^要揮出我來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過
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都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
留着使着，少什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
我就裁出來，那圍樣沒有在太，張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里呢。
說給你們，別確釘子去，我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

公們替去如何李執点头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
 你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閑他説着便帶了他姊妹
 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兩個人都去寶玉生出來的李執听
 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爲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誤了我們
 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
 把你們各人屋里的地罰他掃一遍饒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説
 着就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嬭進來鳳姐兒忙站起
 來笑道大娘坐又都向他道喜賴嬭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
 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們這喜沒何來昨兒奶子又打
 發彩哥兒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執笑道多年

晚上任去賴姑，嘆道我那里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見在家裡，
我磕我沒好話，我說哥，見你別現你是官兒了，橫行霸道的，你今
年活了三十七歲，雖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
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識
字，也是了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里知道那奴
才兩字是怎麼寫的，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爺和你老子受的那
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熬出你這麼个東西來，沒小兒三災八
難，花的銀子也照樣打出你這麼个銀人兒來了，到了二十歲上，家
主子的恩典許你蠲个前程，在官上你看那正根正苗的恩饒，換錢
的要多少？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

麼弄神弄鬼的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州縣官兒雖小事情却大爲那一州的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纨鳳姐兒都嘆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了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裏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到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官正該你樂呢反到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父親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闌了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問一日牌說一天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所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姑、忙站起來接了嘆道姑娘不管叫那個

孩子到來罷了又折受我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不知道這些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未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要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名教也不好恨的。」我沒法見常把他老子叫來罵一頓，饒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太太護在頭里當日老爺小時挨你爺的打，誰沒看見的？」老爺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還有那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打還有東府里你珍哥兒的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裏看着耳躲裏听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到也像當老祖宗的規

矩只是管的到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侄
 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里明白。^{要說}喜歡我說，^{這話要}不明暗裡不好意思，心里
 不知怎麼罵我呢。正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
 材家的都進來，問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子，來了賴大
 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到是打听。』」奶子、姑娘們賞臉不
 賞臉，賴姑奶奶听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說着，^{經特來}的話且不說，且說
 陳穀子、瀾芝蔴的混搗，^鬼因爲我們小子，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
 他賀喜，少不得家里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也不是，請那個也
 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洪福，想不到的這樣榮耀，就傾了家，我也
 是愿意的。因此分付他老子連擺三日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裏擺

幾席酒一台戲請太太們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所上
一台戲擺几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去爭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
日再把我們兩府里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
場光輝李執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先
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
們奶的老臉罷了鳳姐笑道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
我是沒有賀奶禮的規矩之家的道要賞我們三三萬銀子就有了賴姪笑道我
纔去請太太太太也說去可笑我這臉還好說畢又叮嚀了
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
還有一句問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

用鳳姐兒听了，嘆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事情，却也忘了。」賴嫂
 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里不許收留他，小子叫他各人去罷。
 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姑，忙道：「
 什麼事說給我評？」鳳姐兒道：「前日我生日，裡頭還沒吃酒，他小
 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說在外頭張羅，他倒坐着罵
 人，我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總帶着，小公們往里招，小公們到好，他
 掣的一盒子，到夾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打發彩明，若說他，到罵
 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不撞了，作什麼賴姑？笑道：「我
 當什麼事情，原來為這個奶子。」听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揮
 了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僭們家的家生子，見他現是太太的陪房，

奶：只催擇了他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他。^他總是不看他娘也看太：鳳姐兒聽說便問向賴大家的說道：「這樣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家裏^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磕頭起來，又要與賴姑：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纨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又開了匣子，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簪了綳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里幫忙。^{自忙暇又加工一幫字何笑可笑}所謂春秋筆法。

探春李纨迎春寶釵等也^常往那里閑

坐。一則觀畫，二則便于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復字妙補出寶釵每年夜}長之事，皆春。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些針線，來日間及。至賈母處，王

夫人處客省後兩次不免又承敬色陪坐閒話半時園中姊妹處也要度光景時閒話

一面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

代下收夕 寓針線下 商議二字直將寡母訓女多

少溫存活現在飲上不駕何歎兄已見阿歎兄終日

醉飽優游怒則吼喜則羅家務一舉無間之形景畢露矣春秋筆法 代玉每歲至

春分秋分之後必犯嗽疾敬今歲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

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已房中將養有

時悶了又盼個姊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

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太態弱禁不得一些委屈

所以他接待不週礼數粗忽也都不苛責這日寶釵來望看他回說起這病

症來寶釵道這里走錢的个太醫雖都还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

不如再請一个高明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開一春夏又

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不是個常法代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這樣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日子我是怎麼形容就可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代玉嘆道生^有死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建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煑上芽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鉗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代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心里藏奸從前日你說看禱書

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悞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代玉總十五歲記清

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雲了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見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悞了若不是從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說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回身上不好了每年犯這個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開了個天翻地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鳳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的婆子丫頭們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着這里這些人

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丫頭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里言
三語四的何況我況我又不是他們這里正緊主子原是無依無靠
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了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
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代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
母親又有哥：這里又有買賣地土家里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
過是親戚的情分白住了這里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
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紙皆是和他們家
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
費得一付嫁妝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里寶釵此一戲直抵過通部
又真情又平和又雅緻又不穿鑿又不牽強代玉因說得寶釵後方吐真情寶釵亦
識得代玉後方肯戲也此是大關節大章法非細心看不出細心二人此時好看之極真

是見女小意
中喝也

代玉聽了不覺紅臉，笑道：「人家總嫌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裏

的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

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裏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煩難，只

管告訴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雖有個哥，你也是知

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畧強些。偕們也笑同病相怜，你也是個明

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

通部衆人必從寶釵之評，方定然寶釵亦必從釵兒之評，始可何妙之至。

你總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說了，只

怕我們家里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

又不驚師動衆的。代玉忙笑道：「東西事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

釵道：「這有什么，放在口裏的，只愁我人，跟前失手應候罷了。只

怕你煩了我且去罷代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
便去了不在話下這里代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本
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脉脉陰晴不定那天漸
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有那雨滴竹梢更覺恹涼知寶釵不
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
離怨等詞代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別離
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意風雨夕其詞曰

秋悲慘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意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秋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意秋更綠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移泪燭

泪燭搖搖短檠

亭愁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窓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脉脉復颼颼

燈前以伴離人泣

寒烟小院轉蕭條

疎竹虛窓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淚洒窓紗濕

吟罷憫筆方要安寢

丫奴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完只見寶玉

頭上帶着大簪

斗

笠笠身上披着簾衣代玉不覺笑了那里來的漁

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

一句

吃了藥沒有

兩句

今兒一日吃了多少

飯

三句

一面說一面摘了笠

脫簾

忙

一手舉起燈來

用手

遮住燈光

向代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眼細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

些代玉看脫了簾衣里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着綠汗巾

子膝上露出撒花褲子底下是描^金繡的錦紗襪子，靸著蝴蝶
落花鞋。代玉問道：「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到乾
宝玉笑道：「我這一套是金的，有一隻索木屐，終穿了來，晚在廊
檐上了。」代玉又看那紫衣斗笠，不是尋常^{市上}事賣的，十分細緻，輕
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下，不像那刺^是絹似的寶玉。」
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了下雨時，在家里也是這樣。
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
有趣，竟是活的。頭上的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帶上帽子，就
把竹信子抽去，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
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帶代玉笑道：「我不要他。帶上那個^就。」

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漢婆兒及說了出來方想起話未付奪與方纔

說寶玉的話相連後悔不及羞的臉飛紅便伏在桌上嗽個不住子妙極之文使代

夫妻來却又云畫的扮的本是閒談却是暗隱不吉之兆所謂畫兒中愛寵是也誰曰不然寶玉却不留心必云不留心方好方是

一時三撇色一賊矣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

禁叫好代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向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背熟了燒

也無碍代玉道我也好了許多謝你一天來幾次瞧我下雨還來送會了夜深

了我也要歇着你且請回去明兒再來寶玉聽說回手向懷中掏出一個核桃

桃大小的一個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

道原該歇了又機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簾帶笠出去了又翻身進來

問道你想什麼吃告訴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

直與後部寶釵之文遙：針對 想彼姊妹房中婆子了，却皆有隨便皆明白，可遣使令寶玉獨云：婆子而不云了，坏者心內已度定了，坏之為人一言事，無論大小是方無錯謬者，也一何可笑。

代玉笑道：「等我夜里想着了，明兒早起

告訴你，你聽雨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着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拿着傘，點着燈籠，呢代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代玉聽說，回首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綉毬燈，架了下來，命點一支小蠟，來通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里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代玉道：「跌了燈，值錢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照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樣，忽然又變

在這里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說連忙接了過來前頭兩個婆
 子打着傘提着明瓦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了奴打着傘寶玉
 便將這個燈籠與一個小了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送去了就
 有蘅蕪苑的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上等燕
 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姑娘說
 了姑娘先吃着吃完了再送了來代玉道去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吃茶
 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代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
 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見痛賭兩場子婆子笑道
 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就大沾光見了橫豎每夜各處有幾個上
 夜的人誤了便是也不好不如會夜局又坐了更又解悶見今兒又是

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閉了，就該上場了。凡句開話將渾：大宅夜間所值秋冬之夜，豈不寥落哉？今用老姬數語更寫得每夜深人定之後，各處光燦爛人烟簇集，那陌之巷之中，或提燈同酒，或寒月烹茶者，竟仍有絡繹人跡不絕，不但見寥落且覺更勝于日間繁華矣。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寫出，又伏下後文，且又趁出後文之冷落，此閑話中寫出正是，不寫之寫也。脂硯齋評。

代玉聽說笑道：難為你悞了，你發財冒雨送來，令人給他几百錢，打些酒吃，避雨氣。那婆子嘆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鵲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代玉睡下。代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釵一時又羨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宝玉雖素習和睦，然有嫌疑，又聽見意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泪來，直到四更將闌，方漸的睡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許石頭記

此回亦有本而筆非泛泛之筆也

只看他題綱用魑魍二字于邢夫人可知包藏含蓄文字之中
莫能量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地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
 曰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帶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
 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来不為別事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
 托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曰看上了老太太使的鴛鴦要他
 在房里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平常有的事只是怕老太太
 不給你可有法子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
 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里就捨得了況且平

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作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裡沒的耽誤了人家放在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聽這話很喜歡老爺呢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到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妥太：該勸纔是比不得年輕作這些事無碍如今兄弟姪兒：子孫子一大群還這麼鬧起來怎樣見人呢那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妻的也多偏偕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然就是老太：心愛的了頭這麼鬚子蒼白了又作了官的一

個大兒子要了作房里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
商議：你先派上我一篇不是也有叫你要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
你到說我不勸你還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圖了鳳姐兒
知道那夫人稟性愚強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娶財債
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務
一經他手便剋賈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湏得我就中儉省
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邢夫人
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子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
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少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相又
母跟前別說一個了頭就是那麼大的話寶貝不給老爺給

誰背地里的話那里信得我竟是個獸子璉二爺或有日得了
不是老爺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
見了面也罷了依舊笑着老爺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
老太太代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
要計今兒就計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發笑等太過去
我搭趣着走開把屋子里的人我也代開太好和老太太說的
給了更好不給也沒方碍衆人也不知道邢夫人見他這般說便
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要老太太要
說不給這事便作死了我心里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
燥我細細的告訴了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

太說老太：雖不依攔不住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安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太：有智謀，這是千安萬安的，別說是死夾兜，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這半個主子，不做倒愿意做個丫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那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死夾兜，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愿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死夾兜素習是個可惡的，雖如此說，保不嚴，他就愿意我先過去了。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話說，倘或不依，太：是多疑的人，只怕就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掙腔作勢的。那時太：又見了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到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方纔臨來，^{的時候}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餛飩，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晚飯上送。

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_二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生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到好邢夫人聽了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着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_二過老太_二那里去我若跟了去老太_二若問起我過去作什麼的到不好不如太_二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托往夫人房裡去從後門出去打死央的卧房前邊只見死央正然坐在那裏做針線見了邢夫人忙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瞧_二你揀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接他手內的針線瞧了一瞧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丰新的藕合的綾袄色兒緞褲子兒背子兒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面烏油頭髮高_二的鼻子兩邊腮上微_二的幾點雀班鴛鴦見這般

看他自已到不好意思起來心里便覺詫意因笑問道太：這回子不早不晚
 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去邢夫人便坐下拉着死央的
 手笑道我特擗來給你道喜了末死央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臉低了頭不
 發一言听邢夫人道你知道你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想開口一句不
 知如何說如此則妙極是極如聞如見心里再要一個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來的不干不淨
 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要命鬼吊猴的因滿府裏要挑一個
 家生女兒收了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了好處
 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道是你是了夫兒模
 樣兒行事作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討了你去收在屋
 裡你比不得外頭新買的你這一進去了進門就開了臉就封你姨娘又体面

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强的人俗語說的金子終得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重了你如今這一來你可遂了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死央紅了臉奪手不行那夫人知他害燥因又說道這有什麼燥處你又不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死央只低了頭不動身那夫人見他這般使又說道難道你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個傻頭了放着主子奶不作到愿意作了頭三年二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了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客的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下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里人要使喚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這個機會後悔就遲了死央只管低了頭仍是不語那夫人又道你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粘起

來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管你遂心如意就是了。死央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此事未必安^當。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着照罷了。鳳姐兒道：太不必。這屋裏商議依了還可，若不依白討個臊。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他們炸鵝雞，再有什麼配几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着去了。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給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往園子里來。這里死央見邢夫人去了，必在鳳姐兒房里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他的，不如躲了這里。
終不免女兒氣，不知躲在那里。方無人來羅皂罵，可憐可愛。因找了琥珀說道：老太太

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里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死也往園子里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因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死央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聽了自悔失言便拉他到楓樹底下隨筆帶出妙景正愁園中草木身子千霞萬錦絳雪紅霜之中矣坐在一塊石上越性把方纔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死央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這是偌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余按此一笑亦是十二釵真鏡中花水中月雲中豹林中之鳥遠譬近影迷離烟灼縱橫隱現千奇百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眼目移神現千手千眼大遊戲法也脂硯齋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作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去了此語已可傷枕末各自幹各自

去後日更有各自之處也知之乎。然我心裏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且放在你心裏。且別和二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笑答道。只聽山石背後哈二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疼。二人聽了不免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石背後找尋。不是別個。却是張人笑着說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張人。听道真。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畧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子。不用費事就完了。死矣道。什麼法子。你說來。我聽。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死矣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的。誰知應到今兒了。張人

笑道他們兩個都不愿意我就和老太：說叫老太：說把你已經許了寶玉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死矣又是氣又是燥又是急，因罵道兩個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着你們當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你們到替換着取笑兒你們自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如意你們且收着些兒別特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央告道好姐：別多心，偕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死矣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房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樣，將來難道你跟老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到不好了死矣冷笑道老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

這里若是老太_二婦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繞死了他先放
 小老婆的等過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為難我可
 了頭髮作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_畢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湊得干淨呢平
 兒襲人笑道真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_{有筋}兒都說出來了死_二道事到如今燂
 一會怎麼樣你們不信慢_二的看看就是了太_二繞說了找找老子娘去我看
 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
 還有你哥_二嫂子在這里可惜你是這里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人是單
 在這里死_二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找不願意難道救我的老
 子娘不成正說着只見他嫂_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_{保晴大驚是此}當時找不着你的爹娘一
 定和你嫂_子說了死_二道這個娼婦當營是個九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

個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里沒找到姑娘跑了這里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他坐道他嫂子說姑娘們請坐我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道什麼這樣忙我們這里猜謎兒贏手批子打呢等猜了這個再去死夾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里我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死夾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兒夾聽說立起身來晚他嫂子臉上死勁啐了一口指着他罵道你快夾着你那嘴離了這里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宋徽宗的鷹鷂子昂的馬都是好畜兒什麼喜事狀元痘兒誰的漿又滿是喜事怪知道成日家羨慕人家女兒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

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裏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在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爺了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一面說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嫂子臉上不下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說不犯着牽三掛四的俗語說當着矮人別說短話姑奶奶罵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有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得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到別這麼說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到別牽三掛四的你聽見那但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婆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兄弟在這門子裏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有他罵的我們犯不着多心死夾道他見我罵了他：燥了沒的羞臉又拿話挑唆你們兩個辜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

了死氣得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纔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里
藏着做甚麼的我們竟沒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里瞧我們寶
去的誰知^去遲了一步說是來家里來了我疑惑怎麼不遇見呢想要往林
姑娘家里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里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
你從那里來了我一閃^閃他^閃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頭^後走到山子石
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听身後
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們六個眼睛竟沒見我^{有精}三人唬了一跳回身一看
不是別個正是寶玉走來^{通部情業皆必從石兄挂}果然各有各稿穿褲神妙襲人先笑道要我好找你^得
那里來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去那里出來迎頭看見你來了我就知道是我^{末了}
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低越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就出來了逢人就

問我在那里好笑只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
 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逃到你
 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里了平兒笑道僇們再往後找去只怕還
 找出兩個人來也未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了死央已知話俱被寶玉聽了只
 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僇們回房里去睡豈不好說着
 拉起死央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坐吃茶平兒和襲人都勸死央走死央方立起
 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自然不快快只默
 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外邊那夫人因問鳳姐兒死央的父母鳳
 姐因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姓金名彩由死央二字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
 子從不大上京他哥名明金文翔更現在是老太太那邊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

太：那邊漿洗的頭兒只死一家寫的榮府中邢夫人便令人叫了他嫂子
金文翔媳婦來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與：頭：找死央只望一說
必妥不想被死央搶白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几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
說不中用他到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傍不敢提平兒說了襲人也幫着他
搶白我也說了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因不得主子的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
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造化大邢夫聽了人因說道又與
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
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那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他就去了回家來連
一個影兒也摸不着他：尤定也幫着說什麼唬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
遠：的看着到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打了

他來告訴他我來家了太二也在這裏請他來幫個忙兒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請了三四次他才去了奶一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你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二煩他有些什麼事那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殼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賣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便是活着人事不知教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听了喝了一聲又罵下流囚樣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裏唬得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兒們直帶入二門里去隔了五六頓飯的工夫才

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死了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二回賈母接他home去狂二賈母允了命他出去死意欲不去又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作姨娘死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二無法少不得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這話告訴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賈璉果有此心叫他早歇了心我要他不來此後誰還敢收此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將來自然往外聘作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想他嫁到誰家去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

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般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還打發你太：過去問兒央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再依了仔細你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不尋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批只話把個兒央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便愿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教老太太：去他哥嫂聽了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勝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兒央喜之不盡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說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園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越性說我恋着實王不然要尋着往外聘我到天上這一輩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

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里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逼着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從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之先若沒造化談討吃的命伏侍老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去我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尼姑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來支吾日後再圖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臊子臊子里頭長疔爛了出來爛化成醬在這里原來他一進來時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左手打開頭髮右手便鉸衆婆娘了鬟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緒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賞母听了氣的渾身亂战口內只說我通共剃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傍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敬暗地里盤算我

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要刺了這麼個毛了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千奇百怪王夫人亦有罪乎老人家必應如此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犯央的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曲如何敢辯薛姨媽也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的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槩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意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是與太什麼相干老太想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裏的人小嬌子兒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猶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

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道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看你娘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娘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娘在這里不認却推誰去我到認是我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到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寶玉听了忙走過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來說快起來快起來斷乎使不得終不成你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寶玉亦有罪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阿鳳也有罪鳳姐兒笑道我到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到尋上我了賈母听了與衆人都笑道這人志奇了到要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教老太太：會調理的水葱兒似的這人志這廢怨得人要我牽虧是孫子媳婦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尋到這會子呢賈母笑

道這到是我的不是了鳳姐兒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
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份子衆生托生男人我再
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琏兒放在屋里看你那沒臉的公婆還要不要了
鳳姐兒道琏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胡了的棒子和他混罷說的
衆人都笑起來了了襲回說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七回

獸霸王調情遣苦打

冷郎君懼駝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死喪之事，正還要來打听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然的回了他：「方知道待要回去裏面已知。」通是來了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般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死喪，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碍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的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到也三從四德。」只是這賢慧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

勸兩句都使不得，還由着你老爺性兒鬧。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賣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得多病多痛上：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着也是天：去下芭兒美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都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一些不到的去處，有死失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談要去的，他就要了來談。添什麼^的，他就^曉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里不惹畧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到自己操心去不成，還是天：盤算和你們要東西去。我這屋裏有的沒的，刺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几百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二則，他還投主子們的緣法也並不指着我。和這位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

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几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嬌和你媳婦起以至家下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嬌媳婦也都省心我有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和孫子媳婦有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弄個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里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就這個了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你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你姑娘們來說個話兒繞高興怎麼又都散了頭們忙答應着去了衆人忙赶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了釵道我纔來了又作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覺了那了頭道好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生氣呢你

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嫌乏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
姨媽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几句完了說着只得和這小了頭子走
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偕們鬪牌姨太太的牌也生嗒們一處坐着別叫鳳姐
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偕們娘兒四
個鬪呢還是再添個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夾寔人言語鳳姐兒道再添一個
人熱鬧些賈母道叫兒夾來叫他在這下手里坐着姨太太眼花了嗒們兩個
的牌都叫他瞧着些兒鳳姐兒嘆咳子一般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到不覺
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到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
鳳姐兒道我正要算今命兒談輸多少呢我還想贏呢你瞧這場子見上下左右
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兒夾來了便坐在賈母下手

犯央之下便是鳳姐兒紅毡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闖了一回犯央見賈母的牌
 已十嚴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
 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里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再頂不下
 來的薛姨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察的薛姨媽道你
 只管察你且發下來我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
 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這不稀罕他只怕老太：滿了鳳姐兒聽了忙笑道我
 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
 是我要笑一笑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埋別人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誤打着
 你那嘴問着你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器愛贏錢原是個彩頭
 兒薛姨媽笑道可是不這樣那里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愛錢呢鳳姐兒正

數着錢听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殺了我的了竟不為贏錢單
為贏彩頭兒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死夾代洗牌
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死夾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慳了也牌也不替我洗死夾
掣起牌來笑道二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了頭
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了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笑
道賞我罷我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是鳳丫頭小器不過是頑兒
罷了鳳姐聽說便站起來拉着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匣
子笑道姨媽瞧：那個里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
辰那里頭的錢就招手兒他斗了只拚把這一吊也斗進去了牌也不用問了老
祖宗的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說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

不住偏有平兒怕錢不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到省事不用做兩次箱子裏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兒爽快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面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里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呢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趙阜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趣兒纔畧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的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取錢去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不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

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得
有理也使跟了過來賈璉到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往里間探頭只見那
夫人站在那里鳳姐兒眼光先照見了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那
夫人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
不防便沒躲伶俐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到像個小子一伸頭鳳姐兒忙起
身說我也恍惚看見一個人影兒讓我瞧去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
忙進去陪笑道打听老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
麼不進來又作鬼作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玩牌不敢驚動不過叫
媳婦出來問：賈母忙道這那位一時替他家去你問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
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作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作探子的鬼：崇：的到

唬了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脾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
 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死央笑道範二家的
 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里記得什麼拖着背着提
 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作重孫子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
 了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
 經了些後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教兒不敢說忙退了
 出來平兒站在窗外悄悄的笑着我說着你不聽到底確在網裡了正說着只
 見邢夫人也出來賞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搬在我太太身上邢夫人
 道我把你沒孝心雷打的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你幾句你就
 抱怨了你還沒遇見他時候不生氣的呢這情幾日生氣仔細他捉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

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几句賞救無法又含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構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來名喚嫣紅叔在屋內不在話下這裏鬪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間無話展眼到了十四日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與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到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閣亭軒也好幾處驚人駭目的外面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很遠的也沒來賈赦也沒來賴大家內也請了几个現任的官長並幾個世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串的都是生旦風

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悞認他作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無可無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此說彼那柳湘蓮原是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無物管位等事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却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習交好故他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他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死也不放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付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付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

我一個老婆子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盞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寶玉}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把他交給我張羅人去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坟上去了。^{忽提此人使我墮淚近几回不見提此人自謂不表矣}乃怨于此處柳湘蓮提及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也。湘蓮道：怎麼不去前^前我們几個人放鷹去離他坟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衆人走去，照了一照，果然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几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道：怪^道，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茗烟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不冲，且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着不過是這几个朋友新築了我，只恨我天：因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

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攔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湘蓮
 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呢你只心裏有了就好就是眼前十月一我已
 經打點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的積聚有提有幾個錢更
 隨手就先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千撒着宝玉道我也正為
 這個要打發着烟找你：又不在家知道你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
 處湘蓮道這也不用我：這個事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
 外頭住個三年五載再回來實玉听了忙問道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你不
 知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先走別過了宝玉道好容易會着
 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
 迴避了到好宝玉想了一想道既是這樣到是迴避他為是只是你要果

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教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道：「自然要解的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說着，便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們進去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里亂嚷亂叫，說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顏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趑趄着上來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里去了？」湘蓮道：「？」就果薛蟠笑道：「好兄弟，你一去都沒興了好歹，坐一生你就疼我了。罷，你又什麼要緊的事交給我哥？你只別忙，有你這個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便拉他到過人之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這話，喜的心癢難撓，也斜着眼忙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話來？」

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你眼。湘蓮道：「既如此，這裏不便寄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下處，偈們替另喝一盞酒。」我那裏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去，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里。伏侍的人都是現成的。薛蟠听如此說，喜得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到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獸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里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笑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偈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心了。」薛蟠听了，連忙答應。于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發樂款。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已八九分。

了湘蓮便起身出來，瞧人不妨去了。至門外，命小廝告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沒頓飯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望遠處，照不曾留心。近處反騎過去了。湘蓮又是笑，又是恨，便也撒馬隨後趕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有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找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便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緊跟着來。湘蓮見前面人跡已稀，且有一帶荒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偕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了。」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

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語未了，只聽噹的一聲，頭後好似鉄棍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逆身不由己，便倒下來。湘蓮走上來，瞧着知道他是個體面家，不憤捱打，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掙扎起來，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兩點，仍旧跌倒口內，說道：「原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好說着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瞎了眼的，你認着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至臀，打了三四十下。薛蟠酒已醒了大半，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嗟喲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朝帶中薄皮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湘蓮又擲

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搗了几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
是正經人應為我錯聽傍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別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
道現在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
薛蟠哼着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噯了一殺道好哥子湘蓮又連
兩拳薛蟠忙噯喇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以後我敬你
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皺眉道那水賊得狠怎
麼喝得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着說着只得俯頭向蒂根下
喝了一口犹未噯下去只听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
好賊東西你快吃盡了饒你薛蟠听了叩頭不迭道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
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癆到癆壞我說着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鑒去了

這里薛蟠見他已去心內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掙挫起來，無奈遍身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們素日是懼他的，他吩咐不許跟去，誰還敢找去？^{亦如泰}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廝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着玩薛蟠的馬拴在那里，^未衆人都道可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听當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了一看，只見薛蟠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深的似個泥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九分了，忙下馬令人撓了出來，笑道：「薛大叔叔，天不調情，今兒調到爺子坑裏來了，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戩^招戩馬去，你就碰倒龍牆角上，薛蟠羞的恨沒地縫兒鑽，不進去，那裏爬的上馬去？賈蓉只命人赶到閨廂里，催了

二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撻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央告又命他不要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也知為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外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尋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得眼睛腫了問其原故忙趕來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有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之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偕們家無法無天也是人所共知的媽不過是心疼的緣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養好了出的去時那邊珍大爺連二爺這手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手自然脩個東道叫了那人來當

着衆人贊給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先當伴大事告訴衆人到顯得媽
 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遭次虧媽就這樣與師動衆倚仗着
 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听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
 了宝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怕媽又不听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
 虧他到罷了薛姨媽睡在炕上痛罵柳湘蓮又命小廝們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
 和他打官司司薛姨媽禁在小廝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
 不及懼罪逃走了薛姨媽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

題曰柳湘蓮走他鄉必謂寫湘蓮如何走今却不寫反細寫阿猷兄之游藝了心却湘蓮之分內走者而不細寫其走反寫阿猷不應走而寫其走文牽岐路令人不識者如此

至情小妹回申方寫湘蓮文字真神化之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且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疑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鋪面夥計內有某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年過六十自幼在薛家當鋪內攬總家內也有二三十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某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鋪內照管自己趕端陽前裁順路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銷亦可以剩得几倍利息薛蟠听了心中忖度我如今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他個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_二粧病也不

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又不文武又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戥子算盤
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些本錢和張德輝
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着去二則^旺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
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
訴了他母親薛姨媽听了雖是欢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到是末
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好歹你守着^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做這買賣
也^等不着這幾百銀子來用你在家裏安分守己的就強似這幾百銀子了薛
蟠主意已定那里肯依只說天^又說我不知世事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
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業學着買賣又不准
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个了頭把我悶在家里何日是個了日^天況且那

張德輝又是個年高有德的僧們和他世交我同他去怎麼得有舛錯我就一時半刻有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問他何尋順利到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裏私自打點了一走明年發了財回家那時纔知道我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听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果然要經歷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兩在家時說着好听到了外頭舊病復犯越發難拘束了可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听天罷了命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閏在家里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就打諒着丟了八百一十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們幫着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

了左右沒有助興的人又沒了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着舉眼無靠他見這樣^只怕比在家里省了事也^此未可知^{作書者曾吃此}吃此虧故特于此註明使^{後人深思默戒貽硯齋}薛姨媽听了思忖半晌說道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了商議已定一宿無語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窻子向裏千言萬語祝^德托^德管薛蟠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刺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媽便和宝釵香菱並兩個老年的妯娌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薛蟠之乳父老蒼頭一名當年諸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人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三担行李使物又僱了四個長行

騾子薛蟠自騎一疋家內養的鉄青大走騾外備一疋坐馬諸事完畢薛媽寶釵并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脩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舅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媽寶釵并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淚眼着他去了方回來薛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嫗：小了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幔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命那兩個跟去的男子之妻一並也進來睡寢又命香菱將他屋裏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既有這些作伴不如叫菱姐：和我作伴去我們園裏又空夜長了我每夜作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媽聽了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還同

你哥：說文杏又小道三不着兩驚見一個人不殺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
來使使宝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小事沒的淘氣到是慢
的打听看又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

聞言過耳無跡然已伏下一事笑

一面說一面命香菱

收拾了衾褥套被命一個老嫗：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宝釵和香菱

同回園中來

細想香菱之為人也根基不讓迎探客貌不讓鳳秦端雅不讓甄
為側室且雖曾讀書不能與林湘輩並馳于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豈可不入

園哉故欲令入園終無可入之隙等畫再四欲令入園此歎兄遠行後方可不

何歎兄又如何方可速行日名不可利不可重事不可老污萬人想不到目已

忽一發機之事方可因此思及情之一事及試素所恨者故借情悵二字生出

一事使阿歡游藝之志已堅則菱卿入園之際方安回思因欲香菱入園是

為阿歡情悵因欲阿歡情悵先為一類尚華定委婉嚴密之甚也惜現辭評香

菱道我久要和姑娘作伴兒去又宝怕奶：多心說我今在園里來還誰知你

竟說了宝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了只是沒個空

兒就每日來一犒荒：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機會有速性住上一年我也

多個作伴的你也遂了心香菱笑道好姑娘你趁着這個工夫交給我作詩罷

■ 詩何其有趣全憑見菱卿此司合奉從絃上另走出一較小美人來豈不是湘林探鳳等一樣口氣板色真神駿之技雖馳驅萬里而不見有倦怠之色

寶釵笑道我說你詩罷望蜀呢我勸你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

太：起各處各人都瞧：問候一般兒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說搬進園來

若有提起因由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作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

各姑娘房里走：香菱應着繞要走時只見平兒忙：的走來忙：二字奇不知有何妙文

香兒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帶了他來作

伴兒正要去回你奶：一教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里話我竟沒話答言

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也有個主人廟裏也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

馬得陪笑
相同
有
無限驚慌
作者夢桐
神傷

告訴一般便是園裏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
 回去告訴一般罷我不打發人去了平兒答應着因又向香菱笑道你既來了
 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是極恰是戲言寔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
 你且不必往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裏呢香菱答應着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
 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忙說道姑娘所見我們的新文了聞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什麼因連日打發我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裏的事一槩也
 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也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箇動不得難道
 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
 去呢不想你來了又是為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賈雨村什麼風
 村半路途中那里來的餓不死的野雞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

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了几把舊扇子回家看家里的所有收着的
 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一個不知死的冤家
 混號兒姓世人叫他作馱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
 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人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把二爺
 請到他家里坐着拿出這扇子畧照了一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有的全是
 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因來告訴了老爺老爺便叫買他
 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馱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
 不賣老爺没法子天、罵二爺沒能為已經許了他五百兩先兌銀子後拿扇
 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兩村
 那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個法子託他拖欠了官銀拿他到衙門里去說所

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作了官價送了來那石默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拿着扇子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丟了來二爺道說了一句為這點子小事弄得人坑家敗業也不笑什麼能為老爺听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几日還有几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拿什麼混打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裏有一種丸藥上棒瘡的姑娘快尋一丸子給我宝釵听了忙命鶯兒去要了一丸來與平兒宝釵道既這樣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過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宝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滿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欢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也得了空兒

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代玉笑道既要作詩你就拜我作師我雖
 不通大畧也還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作師你可不許賦煩
 的代玉道什麼难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
 敵對仄敵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
 得的香菱笑道怪知道我常弄一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
 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
 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錯：疑惑如今听你一說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
 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代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主
 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
 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

重簾不捲留香久

古硯微凹張墨多

說的真有趣代玉道斷不可^學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听我說你若真想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把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庾鮑等人的^又一看你^又是一個極聰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听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裏念几首也是好的代玉听說便命紫鵲將王右丞的^有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

拿了詩回至蘅蕪院中諸事不顧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
 數次睡寢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代玉方梳洗完
 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代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代玉
 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代玉道可領畧了滋滋味沒有香菱笑道領畧了
 些滋味不知是不是說與你听代玉笑道正要講完討論方能長進你且
 說來我听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却是
 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情的代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
 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聯云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到

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 潮來天地青

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繞形容得盡念在嘴裏到像有
几千斤重的一個橄欖還有

渡頭餘落日 墟里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難為他這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下晚便灣住船岸上
又沒有人只有几棵樹遠處的几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碧青連雲直上
誰知我昨日晚上讀了這兩句到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
探春也來了也都入坐听他誦詩宝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着詩會心處不
在多听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代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

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保我給你這一句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

暖：遠人村 依：墟里烟

翻了出来，遞與香菱看，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宝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越發倒學雜了。」你就作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來，求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不過是心裏羨慕，繞學着頑罷了。」探春代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作詩呢？」若說我們認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倒了。呢？宝玉道：「這也笑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話兒，他們所見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我就寫了几首給他們看，誰不真心嘆服他們？」

却抄了刺去了探春代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宝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的
鸚哥代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們的筆
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宝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傳出去如
今也沒有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人盪來請宝玉宝玉方去了香菱
又逼着代玉換出杜律來又央代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謫去謫了來替
我改正代玉道昨夜的我最好我正要謫一首竟未謫成你竟作一首來十四
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听了喜的拿回詩來又苦思一回作兩句
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卧不定宝玉釵道何苦自尋煩惱
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笑去你本來顰頭顰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
個顰子了顰頭顰腦的有趣之至最恨野史有一百个女子皆曰顰顰伶俐究竟
竟看來他行為也只平之今以顰字為香菱定評何如顰顰之至也

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如聞一面說一面隔窗聽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作法你別怕燥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着他是怎麼說香菱听了便拿了詩找代玉代玉看時只是廬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圓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代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丟開再作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作香菱听了默然的回來越性連房也不入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土來往的人都詫異李執室

釵探春寶玉等听得此信都速速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要瘋了昨夜啣：嚷：直鬧到五更天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一回來了歎了一日作了一首又不好這會子自然另作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笑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頭：的又往代玉那邊來了探春笑道偕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滿湘館來只見代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衆人因問代玉作的如何代玉道自然笑難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于穿鑿了還得另作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作道

非銀非水映窓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梅花香欲染

綠：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客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到還使得你看句：到是月色這也罷了原來詩從胡說來再遲几天就好了香菱自為這首詩絕听如此說自己掃了興不肯去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堵前竹下閑步捫心搜胆耳不停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窓笑說道你閒：香菱忙：答道閒字是十五刑的你錯了韻了衆人听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是詩魔了却是顰兒引的他代玉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

豈有不說之理李執笑道偕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裏去引他瞧：「盡兒叫他醒一醒繞好說着真個出來拉了他過藕香榭至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
上歪着睡午覺盡繒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
停方有了三停香菱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着笑道這一個是我們姑娘那
一個是林姑娘探春笑道凡會作詩的都畫在上頭伏學罷說着頑笑了一回
各自散着香菱滿心中還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後上床
卧下兩眼鰓：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特天亮宝釵醒了听了一听他
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作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
着只听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宝釵听了又是可嘆
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你這誠心都通了倦了李不成詩還

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果香菱苦志李詩
 精血誠聚日間做不出忽于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錄出來自己並不
 知好歹便拿來又找代玉剛到沁芳亭這見李紈與眾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
 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作詩說夢話一部大起是夢寶玉情是夢賈
夢今作詩也是夢一並風月樞亦從夢中所自故紅樓夢也索
今批評亦在夢中特為夢中之人特作此一大夢也脂硯齋
 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且聽下回分解
 衆人正笑抬頭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此回係大觀園集十二正釵之文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

話說衆人見衆大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一首若使得我便還學
若還不學我就死了這作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
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簾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借問

緣何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請你了香菱听了心下不信料着是難瞞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代玉宝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了頭並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子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子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里的話你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了頭都笑道奶子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子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宝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來了不成李紈也笑道我們嬌子又上京來了不成他們也不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納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烏鵲：一地的人原來邢夫人之兄嫂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

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打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正遇見李執之寡孀帶着兩個女兒大名李紋次名李綯也上京大家叙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宝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婚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帶了妹子隨後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于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一面收着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李執之叙自然和孀母姊妹叙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又後想起衆人皆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個親眷不免又去垂淚宝玉深知其情平分功勳了一番方罷然後宝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等笑道

你們還不快看人去誰知宝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弟兄形容舉止另是一樣了到像是宝姐：的同胞弟兄似的更奇在你們成家只說宝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照：他這妹子更有大嫂：這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几个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自嘆襲人見他又有了魔意便不肯去照晴雯等早去照了遍回來又笑向襲人道你快照：去太太：的一个姪女兒宝姑娘一个妹：大奶：兩個妹：到像一把子四根水蠅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來找宝玉因說道偈們的詩社可興旺了宝玉笑道正是呢這是

你一高興起詩社所以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這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作詩不曾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他們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衆人笑道他們說薛大姑娘的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話據我看連他姐：並這些人抵不及他衆人听了又是嘆意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里再好的去呢我到要照：去探春道老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已經逼着太：認了乾女兒了老太：要養活纔到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果然的探春道我几時說過說又笑道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到不妨原諒多疼女兒些纔是正理明兒十六偕們起社了社：探春道林：頭到起來了二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又不大作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

道越性等几天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偕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別好了人，不合式。不如等着雲了頭來了，^這几个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了，大嫂子和寶姐，心也閑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咱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里去听。除寶姐的妹，不笑外，他一定是在偕們家住了的，倘或那三个要不在偕們，這里住偕們，央告着老太太，留下他們在園子里住，下偕們豈不多添几个人？越發有趣了。宝玉听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來。說着，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寶琴作乾女兒，賈母歡喜非常，連園中也不命住。晚上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賈母便和邢夫人說你

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裏住几天罷；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帶盤纏听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笑笑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那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若那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笑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敲敲音顯奪心內忖度也岫烟心性為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是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又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到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曰素喜李紈賢惠且輕年守節令人敬伏今見他寡孀來了便不肯令他外頭去住那李紈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

住下來當下安排既定誰知保齡侯史勇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了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與寶釵一處住因此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更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代湘雲李紈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宝玉一共十三個叙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他十二個人皆不過十五六歲或有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或有這兩個同年同日那兩個同刻同時所差者大半是時刻月分而已連他們自己也不能細三分晰不過是弟兄姊妹而已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作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又是極愛說話的那里禁得起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晷夜高談闊論起來

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作正緊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听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沒開清偏又添了你這个話口袋子滿嘴里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渾雅又怎麼是溫八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放着兩個現成的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麼湘雲听了忙笑問道是那兩個好姐：你告訴我宝釵笑道歎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多湘雲香菱听了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宝琴來了披着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宝釵忙問這是那里的宝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作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樣疼宝玉也沒給他穿宝釵道真俗語說各人有緣法他也再想不到他

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裏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不在屋里你別進去那屋里人多心壞都是要害他們的說的宝釵宝琴香菱鶯兒等都笑了宝釵笑道說你決心却又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就有些像你：天：說要我作親姐：我今兒竟叫你認他作親妹：罷了湘雲又：了宝琴半日笑道這一件衣裳也這配他穿別人穿了定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宝姑娘別管繫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去別多心宝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裏來的福氣你到去罷仔細我們要：着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代玉

都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你這話雖是頑話，恰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這是他口裏說，手指着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到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着代玉。」湘雲便不則聲。是不知道代玉病中相送燕窩之事也。琥珀道：「寶釵忙笑道：『更不是我的妹。』和他的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里還惱你信口呢。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實據。寶玉素習深知代玉有些小性兒，且尚不近知日。代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費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代玉神色亦不似往時，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心中悶，不樂目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好，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十倍。一時林代玉又赶着寶琴做妹，並不提名道姓，真是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四字通蓋不犯且本性聰

敏自初讀書識字

我批此書竟得一秘訣以告諸公凡塾史中兩云才貌俱全佳者細心通審之只得一粗知筆墨之女子耳此書凡

云知書識字者便是上等材料不信時只看他通部行為及詩詞語皆可知妙在此書從不肯自下評註云此人係何等入只借書中人閑評一二語故不得有未審之嫌被看書者指出真狡猾之筆耳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已知又見諸姊妹都不

是他輕薄脂粉丑又和姐二皆和契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代玉是個出

類拔萃的便更與代玉親敬近異常宝玉看着只是暗三的納罕一時宝釵姊妹

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代玉回房歇着宝玉便找了代玉來

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几回說了反笑你曾惱過如今想來竟

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我听说代玉听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未

听：宝玉笑道那閨閣上有一句說得最好是几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句最

妙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他這是几時三個虛字

問的有趣是几時接了你說：我听：代玉听了禁在^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
 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宝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
 我反落了^{摸不着頭腦}代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
 了酒令起^送連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告訴了宝玉宝玉方知緣故因笑道我
 說既正納悶是几時孟先接了梁鴻業原來是從小孩兒口沒遮攔就接了案
 了代玉曰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你又
 自尋煩惱了你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的你必是
 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笑完了這一天的事代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覓心酸眼
 淚恰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淚恰不多宝玉道這是你哭慣了
 心里^起起的豈有眼淚會少的只^正說着只見他屋里的小丫頭子送了猩：毡斗

蓬來又說大奶：繞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作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執的了頭走來請代玉宝玉便邀着代玉同往稻香村來代玉換上描金描雲紅香羊皮小靴褂罩子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狸裏的竊鼈裘一條金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絛頭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都在那邊都是一色大紅猩：毡與羽毛緞斗蓬獨李執穿一件青哆囉呢呢對襟褂子薛宝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氍毹的竊鼈那岫烟仍是家藏旧衣並無避雪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着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裡外煮燒大褂子頭上帶着一頂挖雲鵲黃片金裏大紅猩：毡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代玉先笑道你們黑：孫行者來了了他一般的他拿着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

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銀領袖秋香
 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袖小袖掩衿銀鼠短袄裡面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膽
 褶子腰裏繫着束着一條蝴蝶結子長總五色宮絛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
 越顯的蜂腰猿背竊勢柳近之拳譜中有坐馬勢使似卿之蹲立昔人愛輕捷使俏閑取一卿觀其仰頸疊胸之勢今四字無出處却屬盡笑脂硯齋評衆人都笑道偏他這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
 更俏麗了些湘雲道快高議作詩我听：是誰的東家李執道我的主意想來
 昨兒的正日已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大家湊個社又替他
 們接風又可以作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宝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晚了晚了若
 到明兒晴了又無趣衆人看到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勾費了李
 執道我這裡雖好又不如蘆雪庵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借們大家擁

爐作詩老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偕們小頑意兒草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
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發了送到我這裏來指着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
五個不笑外偕們裏頭二丫頭病了不笑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笑你們四分子
送了來我色再會出總五六兩銀子也儘發了宝釵等一齊應諾曰又擬題限韵李紈
笑道我心里自己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閑話了一回
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記掛着這事一夜沒好
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来掀開帳子一看雖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
內早躊躇起來憤怒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簾從玻璃窗內
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
絮一般宝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人起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

皮袄子單一件海龍皮小；鷹膀褂束了腰披了玉針綈戴上金藤笠登上沙
 棠殿忙二的往蘆雪广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二的是青松翠竹
 自已却如裝在玻璃盒內一般子是走至山坡之下順着山脚剎轉過去已聞
 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恰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有十數株紅梅花開的如胭脂
 一般映着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宝玉便立住細二的賞玩一回方走
 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傘走來是李執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
 來至蘆雪广只見了蠟婆子正在那里掃雪開筵原來這芦雪广蓋在傍山臨
 水河灘之上草一帶几間茅簷土壁橫離竹牖推牕便可垂釣四面都是芦葦掩
 覆一條去逕遙逕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了鬟婆子見他被
 簑戴笠而來却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个漁翁如今都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

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宝玉听了只得回來。到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來圍着大紅猩猩斗篷戴着觀音兜抹着小頭後面一個婦人打着青油細傘。宝玉知他往賈母處去便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宝琴正在裏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來齊。宝玉只嚷餓了。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來。頭一樣菜便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的人的葷菜。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們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鹿肉。你們等着吃。衆人答應了。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着野雞瓜齏忙忙的咽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了。便叫留着鹿肉與他晚上吃。鳳姐忙說還有呢。方纔罷了。更相雲便悄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偕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裡弄着。又頑。又吃。寶玉听了巴不得一般兒便真和

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芦雪广來听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宝玉二人代玉個再到不了一處若到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這會子一定笑計那塊鹿肉去了聯詩極雅之事偏于雅前寫出小兒咬體茹血極醜之事未為錦心繡口作正說着只見李嬌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麼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商議着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衆人听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兩個來代玉笑道這可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母不錯李紈等忙出來找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吃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替我作禍呢宝玉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們拿了鉄炉鉄叉鉄

絲縷來李執道仔細割了手不許哭說着同探春進去了鳳姐打發了平兒來
回覆不能來為發放年例忙忙湘雲見了平兒那里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
素日跟着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曰而褪去手上的鐲子三
個圍着火爐兒便要燒三塊吃那邊寶釵代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寶琴
等及李嬌深為罕事探春與李執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笑道你聞：香氣這
里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着也找了他們來李執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門還
吃不穀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
鹿肉今兒斷不能作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氍毹裘站在那里笑湘雲笑道傻
子過來嚐：寶琴笑說怪賊的寶釵道道你嚐：去好吃的你林姐：弱吃了
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听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竟好吃便也吃

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了頭來叫平兒說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走罷
 小了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也披了斗蓬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
 我說着也湊着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裏找這一群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
 芦雪广遭劫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广一大哭大約此話不獨代
現書者亦如此
 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
 們這迴子會猩猩膽大吃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繡口宝釵笑道你回來若作的不好
 了把那肉也搗了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芦葦子搥上些以完此劫說着吃畢洗浴
 了一回平兒帶鐺子時却少了一箇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跡全無衆人都
 咤噫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鐺子的去向你們只管作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
 管前頭去不出三日色管就有了說着又問你們今兒作什麼詩老太：說了

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作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听了都笑道可是到忘
了如今赶着作幾個^好的預備正月裡頑說着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
菓菜俱已擺齊牆上已貼出詩題韵脚格式來了宝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
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韵後面尚未列次序李執道我不大
會作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清了誰先聯宝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
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回

蘆雪廣爭聯即景詩

暖春搗創製春燈謎

句出者似是批
語不宜混入

話說薛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令人拈闌為序起首恰是李氏一定要按次序恰又不按次序似脫落處而不脫落文章岐路如此然後按次各開出鳳姐兒說道既是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說道更妙了寶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諱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只有一句粗話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了一夜的北風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可使得

眾人听了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
而下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快馬上續下去鳳姐和
李嬌兒又吃了兩盃酒自去了這里李執便罵了一夜北風驟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

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

有意榮枯艸

探春道

無心飾萎苔

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梁饒

葭動仄飛管

李紱道

陽回斗轉杓

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聞潮

易掛跼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

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

光奪窓前鏡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

斜風仍故：

寶玉道

清夢轉聊：

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

驚愁坤軸限

李純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
寶釵命寶琴續牒只見湘雲起來道

龍鬬陣雲銷

野岸迴孤棹

寶琴也站起道

吟鞭指瀟橋

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里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

加緊念征徃

均堽審夷險

寶釵連教讀好也使聯道

枝柯怕動搖

鱗鱗輕起步

黛玉忙聯道

窮三舞隨腰

煮芋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宝玉命他聯宝玉正看宝釵宝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里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撒鹽是舊話

蒹葭猶泊釣

湘雲笑道你快下去你不中用到耽擱了我一面只听寶琴聯道

林斧不聞樵

伏象千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蛟一逕遙

花緣經冷緒

寶釵與衆人又忙讚好探春又聯道

色豈畏霜凋

深院蘼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道

空山泣老鴉

堦墀隨工下

湘雲忙丟了茶盃忙聯道

池水任浮漂

照耀臨清曉

黛玉聯道

續紛入永宵

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

僵卧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

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蛟螭

林黛玉不容他出再說接着便道

寂寞對臺榭

湘雲忙睨道

清貧懷筆瓢

宝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冰漸沸

湘雲見這般自為得趣又是笑又忙睨道

煮酒焚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宝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的灣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到底說的什麼湘雲喊道

石樓閑睡鷗

黛玉笑的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罽煖親猫

宝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宝釵笑稱好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宝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時凝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脉々

宝琴又忙笑聯道

不雨亦滿々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願作詩顧看着也只是笑代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之時我听還是什麼古根嚼了湘雲只伏在宝釵懷里笑个不住宝釵推他起来道你有本事把二蘭的韵全用完了我纔伏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到你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便早駕出來目說還沒收住呢李紈听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殺了殺了雖沒作完了韵腳的字勝的實若生扭用了到不好了說着大家果

細二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宝玉又落了第了宝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擔待你的又說韵險了又整悞了又不會聯句了今日必罰你我才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挿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去取一枝來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宝玉也樂為答應着就要走湘雲代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狠你且吃盃熱酒且去湘雲早執起盞來代玉通了一個大盃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的酒你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宝玉忙吃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着跟着代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說是一面命了襲將一箇美女簪兒瓶好來斟了水準備挿梅紈又笑道回來詠咏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宝釵

忙道今日斷手不容你作再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鬧着也沒趣回來還罰室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想到此室玉已到庵中笑代玉笑道這話狠是我還有個主意方才聯句不穀莫若揀着聯的少的人作紅梅室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三個人也搶了許多我們一概都別作只讓他三個作纔是李執因說綺兒也不大會作還是讓琴妹作罷室釵只得依允想此刻二玉已會不知肯見賜否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作韻每人一首七律邢大妹作紅字你們李大妹作梅字琴兒作花字李執道饒過寶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作衆人問何題目湘雲道命他就作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听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室玉笑吟吟勸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了發忙已接過擲入瓶內衆人都笑稱謝室玉笑道你們如今賞

罷也不知費了多少精神我呢說着探春早又遞過一鍾煖酒來衆了襲走上來
接了簾笠裨雪各人房中了襲都添送衣服來冬日午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
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
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作室
玉道姐：妹：們讓我自已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隨你作去罷一面說
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
五六尺長其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如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花吐
胭脂香欺蘭蕙一篇紅各：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紈薛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
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是

咏紅梅花 得紅字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冲寒先已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浮羅夢未通

綠萼添粧融寶炬

綈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咏紅梅花得梅字

李紋

白梅懶賦：紅梅

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

寄言蜂蝶漫疑猜

咏紅梅花得梅字

薛寶琴

疎是枝條艷是花

春粧兒女競奢華

閑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臺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稱賞了一番又指末一首說更好宝玉見宝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深為奇異代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盃酒齊和寶琴宝釵笑道三首各有各好你們兩個天二捉弄厭了我如今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宝玉你可有了宝玉忙道我到有了才一看見那三首又嚇忘了等我再想湘雲听了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着手炉笑道我擊鼓了若鼓絕不成又要罰的宝玉笑道我已有了代玉提起筆來說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杯笑道一鼓絕宝玉笑道有了你寫筆衆人听他念道

酒未開樽句未裁

代玉寫了搖頭笑道起的平：湘雲又道快着宝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代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宝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為乞嫦娥檻外梅

代玉偏了又搖頭道湊巧而已湘雲忙催二鼓宝玉又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代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時只見几个丫鬟跑進來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着遠近見賈母圍了大斗篷帶着麝鼠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每人都是打着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去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在那里就是了來至跟前賈

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坐着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們來晒雪衆忙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撓扶着一面答應着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果着了說着李紈命早拿了一個大狼皮褥來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頑笑吃喝我因為天短了不敢瞞中覺抹了一回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探看另拿了一付盃箸來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子里是什麼東西衆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鵝鶉賈母道這倒罷了撕一兩點腿子來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又道你們仍舊坐下笑說我听又命李紈你也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去了衆人听了方依次坐下這李紈便挪到儘下邊賈母因問作何事未衆人便說作詩賈母道有作詩

的不如作些燈謎大家正月裏好頑的衆人答應了說笑了一回賈母便說這里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受了潮濕因說你四妹：那裏煖和我們到那里照

：他的畫兒赶年可看完不完了衆人笑道那里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有了還算早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子因還費工夫了說着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

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有過街門：樣上裏外皆嵌着石頭

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外的鑿着度月兩字來至

當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裏邊遊廊過去便是

惜春卧房門斗上有煖香塢三個字

看他又寫出一處從起至末一筆一部之文也有千萬筆成一部之文也有一二筆

成一部之文也有如試才一回起若都說完以後則索然無味故留此几處以為後文之點染也此方語潑不板眼目屬新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紅瓊簾已覺溫香拂臉各處皆如此非獨因煖香二字方大家進入房中

賈母並不歸生只問画兒在那里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澀不潤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托懶兒快拿出果給我快盪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着紫羯褂笑吟吟的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叫我要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自是喜悅道我怕你們冷着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灵精兒到底找了我來以理論理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裏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曰爲到了老祖宗那里鴉沒在靜的這四個字俗語中常聞但不能落紙筆身便欲寫時究竟不知係何四字今如此寫來真是不可移易問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說叫我找到園裏來我正疑惑忽然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裏纔明白我想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如今來回老祖宗債主已去不用躲着了已預備下

希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笑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使命人撻過轎子來賈母笑着撻了鳳姐的手仍舊上轎帶着衆人說笑出了東門一看四面粉粒銀砌忽見寶琴披着鳬屬裘站在山坡上遙着身後一個丫嬛抱着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少了兩個人他却在這裡背着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照這山坡上配上他的這個人品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艷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里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一語未了這兒只見寶琴背後轉出一個披大紅猩猩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兒兒鳳姐兒笑道我們都在這兒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道我纔又到

了櫳翠庵妙玉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說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雪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到不高興正談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我放了他們姊妹們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工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聞得女兒說老太太心下不大爽同此今日也沒敢驚動早知如此我正該請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裡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費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笑我的孝心處了鳳姐兒笑道姨媽仔細忘了如今先秤了五十兩銀子來文給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子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麼說

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鞋
心里不快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丫頭到得了實惠鳳姐將手
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
着竿子爬上去了你不要說姨太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談請姨太太纔
是那里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子真不害臊鳳
姐兒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着氣呢拿出五十兩來就
和我分這會子估着不中用了翻過來拿我做漢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
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
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是將我個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眾人
已笑倒炕上賈母因又說及雪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因又細問他的年

庚八字并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宝玉求配薛姨媽心中固也遂意^只是已許過梅家了因賈母尚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賈母道可惜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到多跟他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過了他父親^是好樂的各處回有買賣帶着家眷這一省住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住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把他^就辭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也不等說完便噙酸^酸腳的說偏不巧我正要作了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兒說道老祖宗別管我心裏看准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所見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賈

後賈母又親囑惜春不管冷暖你只盡去赶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丫頭梅花照模照樣一筆別錯快；添上惜春听了雖是為難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畫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偕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作燈謎回來和綺兒紋兒睡不着我就編了兩個四畫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衆人听了都笑道：「這到該作的先說了我們猜。」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四畫一句湘雲接着就說在止于至善。^{湘雲}笑道：「你也想一想要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是了。」是雖善無徵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道：「一池青草。」何名湘雲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為你猜。」紋兒的是水向池邊流出去。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問道：「可是山濤？」李紈笑道：「是。」

李執又道綺兒的是個螢字打一^个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笑道這個^{意思}却
深不知可是花州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道妙
得狠螢可不是州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道螢與花說好宝釵道這些雖好不
合老太^太的意思不如作些淺近的事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
作些淺近的俗物纔是湘雲笑道我編了一枝點絳脣恰是俗物你們猜^二說
着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繼衆人不解想了
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宝玉笑了半^日
道都不是我猜着了一定是要的猴兒湘雲笑道這個^{正是}了衆人道前頭都
好末後一句怎麼解湘雲道那一個要的猴子不是剃了尾巴去的衆人听了
都笑起來說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執道昨日^日戲媽說琴妹見的世

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談編^凡趣兒正用着了你的詩且又好何不編幾個我們猜一猜宝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宝釵也有了一個念道

鏤檀欒梓一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敲

打一物

衆人猜時宝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驚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唏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是

駭駢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狰狞

主人指示風雷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過來笑道我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今揀了十個地方的古蹟作了十首懷古的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們請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說這到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

石頭記

第五十一回 至六十回

石頭記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倘平兒情挽蝦鬚獨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辱親女愚妻爭閨氣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柳葉渚邊嘆鶯吟燕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王熙鳳戲彩班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特寶釵小惠全大體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晒紗牕真情揆癡理
絳雲軒裏召將飛符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五十一回 至六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庚辰秋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衆人聞得寶琴將素習所經過各省內的古跡為題作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着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其一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其二

銅鑄金鏞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劳大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汝身

誰牽連大抵難休絕

誰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寄言世俗休輕鄙

廣陵懷古

蟬噪鴉栖轉眼遇

只緣占得風流號

鉄留無煩說子房

其三

無端被詔出九塵

莫怨他人嘲笑頻

其四

三齊位定蓋棺時

一飯之恩死也知

其五

隋堤風景近如何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其六

衰草閑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樑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其七

黑水茫茫咽不流

冰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嘆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其八

寂寞脂痕漬汗光

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其九

小紅骨賤最身輕

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硯懷古

其十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拾画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衆人看了都稱奇道妙宝釵先說道前八首都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都無
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兩首為是如何必得宝釵此駁方是好文後文若
真另作亦必無趣若不另作又有何法
省之看他下代玉忙攔道好極非代玉这宝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
文如何
是这两首雖于史鑑上無考俗們雖不曾看这些外傳不知抵理难道俗們連兩

本戲也沒有見過不成那三歲孩子也知道何況俗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
余謂顰兒必有尖語來諷不望竟有此飾詞為為解釋 李執又道況且他原是
此則真心以待望叙也

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
 這古蹟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候薛單是關夫子的坟到見了三四處
 關夫子一生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坟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
 前為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戲與記上下止關夫子
 的坟多自古來有些名望的坟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雖無考
 九說書唱戲甚至于求的籤上皆有註批老小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
 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牡丹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俗語只受着室
 釵聽說方罷了此為三渠無痕也妙極 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冬天天短不亮
天花無縫之文

又是前頭吃晚飯之時一齊前來吃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听了便道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兒來告訴了鳳姐兒命酌量去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了頭子跟了襲人去外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坐要一輛小車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才要去鳳姐兒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几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被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炉也要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來我瞧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帶來了兩個了頭與周瑞家的拿着手炉與衣包鳳姐兒看襲

人頭上帶着几枝金釵珠釧到華麗又看身上穿有桃紅百子刻銀鼠袄子
 葱綠盤金彩綉綿裙外面穿有青緞灰鼠褂鳳姐兒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太
 太的賞了你到是好的但只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有也冷你該穿一件大
 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只給了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赶年下再給大
 毛的還沒有得呢鳳姐兒笑道我道有一件大毛的我嫌封毛兒出不了好了正
 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作的時節我再作罷等你還我
 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这話成年家大手大腳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裡
 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的賠的是說不出來那里又和太太裏去偏會子又說
 这小氣話取笑兒鳳姐兒笑道太太那里想的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緊事
 再不着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体統了寧可

我得個好名也罷了一個一個像燒糊的^子揸^子似的人先笑話我當家到把人弄出了花子來衆人听了都嘆說誰是奶奶^明這樣聖名在上体貼太太在下又疼^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兒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色褂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紬裏的夾色褂里面^子色省兩件半旧棉袄與皮褂鳳姐兒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子紬裏的^兒咳羅呢的色褂拿出來又命色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半旧大紅^子襪^子一件是大紅羽紗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程程粘的把這件^子順手^子拿將出來叫^子人給那大姑娘送去昨日那件大雪人人都是有的不是程程粘就是羽緞羽紗的十来件大紅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齊整就只他穿着那件旧粘斗蓬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怜見的如今把這件

給他罷鳳姐兒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勾再添上你提省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為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里還敢這樣了鳳姐兒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若好了就罷若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人家的鋪蓋和梳頭的傢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也知道这里的也不用我囑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里總叫他們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省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这里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姘姘喚了兩個來分付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你們素日知道那大了頭們那兩個知好歹派出來在

寶玉屋裏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宝玉胡鬧兩個姑娘去了一時來
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裏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鳳姐兒
听了點頭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姑奶奶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
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兒說襲人之母業已已停挺床不能回來鳳姐兒回
明了王夫人一面有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宝玉看晴雯麝月二
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袄晴雯只在薰籠上
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盡
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
穿木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判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了
玉鋪床晴雯嘆了一聲咲道人家總坐暖和你就來鬧此時宝玉正坐着納

悶想聚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所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都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的我又想起来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婆子你們那薰籠上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這個話你們兩個都在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这裡晴雯麝月在他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灯炷香伏侍宝玉卧下二人放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的外邊坐三更已後宝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咲起來晴雯已醒因咲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個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個哈氣咲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

相干因問作什麼。宝玉要吃茶。麝月忙起來，身穿紅袖小棉袄兒。宝玉道：「披上我的袄兒，再去仔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宝玉披着起夜的一件貂襖子，貂襖子襟煖被披上，下去向盥盆內洗手。先到了一鍾溫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一口。然後纔向茶榻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瀉了一瀉，向煖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子也，賞我一口兒。」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倒了半碗茶，與他吃過。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着你。宝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門，揭起粘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歎唏他頑，要仗着素日比別人氣。

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躡手躡腳的下了一薰籠隨後出來宝玉
哄勸道看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
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森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
風吹這一冷果利害一面正要哂罵月只听宝玉高聲在內道晴雯出去了晴
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裡就哂死了他偏你慣會這歇歇整整老婆寒像的宝
玉笑道到不為哂坏了他頭一則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妨不勉一喊倘或哂
醒了別人不說僭門是頑意到反說襲人纔去了一直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
來把我的這邊被掖一掖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掖伸手進去渥一渥時宝玉
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
覺冰冷宝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听咯噔的一声門响麝月慌慌

張張的笑了進來說道嚇了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
躡着我總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鵲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總看真了
若冒冒失失一嚷到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晴雯出去我怎麼不
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宝玉笑道這不是他在这裡呢我若不叫_他快_未可是
到_你嚇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怪自驚的了一面說一
面仍回自己被中去了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_是打扮得伶伶俐俐的出去
了不成宝玉笑道可不就這麼_{樣子}麝月道你死_{要也}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站一站把
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省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鏃重將熟炭埋了一埋
拈了兩塊素香放上仍旧罩了至屏後重刮了灯方纔睡下晴雯因方才一冷
如今又一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宝玉_說笑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

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吃飯他這會還不保養此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
 叫他自作自受宝玉問頭上批不熱晴雯嗽了兩聲說省只听外間房中十錦隔上的
 自鳴鐘叮當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嫗聲嗽了兩因說道姑娘們睡要明兒再
 說罷宝玉方悄悄的嘆道俗們別說話了又惹他們說話說省方大家睡了至
 次日起來晴雯果竟有此鼻塞聲重懶急動靜宝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
 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去雖好到底冷此不如在這裡你就在里間屋裡倘
 着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如此說你到底
 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宝玉听了有
 理便換一個老嫗吩咐道你回太太去大如就說晴雯白冷了些不是什麼大
 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

進來瞧瞧別回太太罷了。老嫗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吃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恐沾帶了別人。事小，別娘們的身子要緊的，晴雯睡在暖閣裡，只管咳嗽，听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里就害瘟病了，只怕過了我，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別都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真要起來。」宝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惟孔太太知道了，說他不是白說一句。你素習好生氣，如今肝火是然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宝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之後，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嫗，代了一個大夫進來，這裡的了環都迴避了。有三個老嫗放下暖閣上的大紅綉帽，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去，那大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三寸長，尚有金鳳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忙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嫗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

那大夫方脰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間向姁姁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還意冥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血氣原弱，偶然沾帶了^染些吃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執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了，好迴避那大夫。知見了園中的影致，^景並不曾見一子^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姁姁道：「你老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說。」大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一樣，又是放下慢子來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姁姁悄悄笑道：「我的老爺性道小廝們纔說令兒請了一位新大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爺兒的那人，是他屋裡的了。」頭到是個大姐，那里的小姐若是小姐的綉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

了說自拿了藥方進去。宝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荊芥，為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宝玉道：「談死談死，他拿這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得？」^他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熱的來。老婆子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這理。」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到容易。只是這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來的，這轎馬錢是要給他的。少爺子道：「少了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總是我們這門戶的。礼宝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大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人新來了一次，湊得給他一兩銀子去。」宝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奶奶還不知攔在那里呢。」宝玉道：「我常見他在^小櫃子里取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宝玉堆東西的

寫痴子
半首
鑑雲

房子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摺子都是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物下一
榻却是几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簸羅內放着几塊銀子到也有
一把戲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戲子來問宝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宝玉
笑道你問我有趣你到成了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宝玉道揀那
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作買賣美這些做什麼麝月听了便放下戲子揀
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
子說話不說偈們不識戲子到說偈們有心小器是的那婆子貼在外頭台磯
上笑道那是五兩的銀子夾了半邊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
剪姑娘收了這塊再揀一塊小些的罷麝月早掩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
多了些你拿了去罷宝玉道你只快叫茗烟再請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

市忙也
銀堂
善風亂響
響點子
子沒一絲風
他也是亂響
你偏比他也
太下流了
宝玉笑道
松柏不敢比
連

銀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烟果請了王太醫來診了脉後說病症與前相做只是方上果沒有枳實麻黃芍藥到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之分量較先也減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兒們的藥虽然疎散也不可太過旧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內里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的狼虎藥我和你們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園子里長的几十年的棵老楊樹你們就如秋天雲兒進我的那繞開的白海棠連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坟只有楊樹不成难道就沒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楊樹那麽大株樹葉子只一

孔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怕羞燥的才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宝玉命把煎藥的銀盆子找了

詳細

繼聖

出來

找字神理乃不常用之物也

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緊給他們茶房里煎去

弄得這屋裡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神仙採

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

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好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東西

遣老嫗去看龍衣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

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

們在園子里吃飯一樣等天長煖活和了再來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

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到便宜吃些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安心走來一肚子冷

風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後園門里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在

的挑兩個厨子女人在那里單給他姊妹們弄飯新鮮菜蔬是有例的在總

管房里支去或要錢或要東西那些野鴉彈鷹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
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一個厨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
分例這里添了那里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冷風朔氣的朔字又妙朔
作韶吐音也
想用比音奇想想音想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堂兄弟也禁不住況象
位姑娘賈母道正是這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太多了如
今又添出這些事來要如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卷之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賈母道正是這說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多如今又添出這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省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說出來更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嬌都在座那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向王夫人等說道。今兒我才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伏。今日你們都在这里。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的。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嬌尤氏等齊哄說真个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

妙緒續紛
此是書中
筆路雲
有交不可
沒也

鵬至

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嘆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得人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双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才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下你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記掛着晴雯襲人等事，便先回園里來。到房中，蘭香滿屋，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獨卧于炕上，臉面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盪手忙，又向炕上將手烘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燒。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撵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才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

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室王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時來瞧，你想來一定是廚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畢竟取和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我是疑他為什麼忽然間瞞起我來。室玉一篇推情度理之後，室玉笑道：「讓我從門出去，那窗根下听些話，此什麼以射正事不知何如。」

來告訴你，說着果然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听。廚月悄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妙道：「這才有神理，是平兒說過一半了。若此時從室玉口中從頭說起，一原一故，直是二人特尋室玉來听方說起也。」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里各處的媽」

媽們小心查訪。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了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了起來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裏的幸，而二奶沒有在屋裏，你們這裏

的宋媽，的去了金手這夫婿子說是小了頭子墜兜偷起來的被也看見來回

二奶；的

妙極紅玉既有歸結淫兒豈可不表我可知奸賊二字是相連的整情字原非公道墜兜原不情也不過愚人耳可以傳姦即可以為盜三次小雷皆出于金玉房中亦大有深意在焉

我赶省忙接了獨子想了一想宝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
那一年有一个良兒偷玉剛冷了一二年間還有人提起來起慮這會子又跪
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房家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
嘴所以我到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宝玉只當沒有這事別和一個人題起
第二件老太：太：听了也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着所以我回二奶
奶只說我往大奶；那里去的誰知獨子褪了口掉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着
見今兜雪化尽了黃澄澄的映着日頭還在那里呢我就練了起來二奶；也
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以後防着他此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

回來你們商議自變个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婦也見過些家
 面，怎麼這麼眼皮子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奶說的，這叫
 做假鑽鐲，到是這顆珠子還罷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是
 忍不住的一時^{他住}氣，或打或罵，依旧嚷出來不好。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
 說着便作辭而去。宝玉听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
 氣的是隆兒^小窩囊的是隆兒。那樣一個伶俐人，作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
 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是個要強的。如今病着
 听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等^你好再告訴你晴雯听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
 睜。即時就叫隆兒、宝玉忙勸道：「你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帶你我的心了？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就完了。」晴雯道：「如此說，只是這口氣

如何忍得。宝玉道：「這有什麼氣？」生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嗅些，痛打几个嚏噴，就通了。閨淑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廂，双扣金星玻璃的一個扁盒來，遞與宝玉。便揭開盒翻，蓋裏面有西洋珞珈的鬚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金裏面盒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汪恰西洋一晴雯只顧看，画兒。宝玉道：「嗅些，麗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怎樣便有多，挑了些，嗅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顙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眼淚鼻涕登時奔流。寫得出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不得好爽快，拿紙來。」早有小子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宝玉笑問：「如

何晴雯嘆道果竟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宝玉嘆道越性尽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和二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作依弗哪找尋一点兒麝月答應了去了半日果拿了半郎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火了兒替挺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乾鏡兒貼在兩太陽上麝月嘆道病的連頭鬼一樣如今貼了这个到俏皮了二奶：貼慣了到不大顯說畢又向宝玉道二奶：說了明日是旧老爺生日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才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点齊備了省得明兒早起費手宝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了一年關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宝琴的小丫頭名小螺者從那邊過去宝玉忙赶上問那去小螺嘆道我們二位姑

娘都在林姑娘房裏呢我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轉步也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圍坐在簾櫳上序家常紫鵑到坐在暖閣里臨窗作針黹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可沒了你的坐處了宝玉笑道好一付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遲來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暖這椅子坐着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氍毹的一張椅子上因見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白長子里面攢三聚五栽着一盆單瓣水仙点着宣石便極口讚好花這屋子越發暖這花香的越清香昨日未見黛玉口說道這是你家的大樁官賴大娘子送薛二姑娘的兩盆臘梅兩盆水仙他送了我一盆水仙他送了蕉了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宝玉我道我屋里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送的如何又轉

送人这个断使不得代玉道我一日染孟子不離火我竟是染培着呢那里还
欄的住花香来煉越發弱了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藥香反把这花香掩坏了不
如你掐了去这花也清淨了沒雜味来掩他宝玉笑道我屋里今兒也有病人
煎藥呢你怎厖知道的代玉笑道這話奇了我原是無心的話誰知你屋里的
事你不早來听說古記讀这会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宝玉笑道僧們明兒幼下一社
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代玉听了笑道罷了我再不敢作詩了作一回
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来宝玉笑道何苦来又奚落我作什
么我还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宝釵因笑道下地次我邀一社四个詩題四
个詞題每人四道詩四闋詞頭一个詞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
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許剽宝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不是真心起

此等豪氣
令人着急
鑑雲

社了这分明难人若論起來也強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
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時郎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个
真_色國的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
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的都是珊瑚猫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身上穿着金絲
織的鎖子甲洋錦袂袖帶着倭刀也是廟金嵌寶的實在画兒上的也沒他好
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
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他作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真寶玉忙笑道
好妹：你拿出來我瞧瞧：宝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里去取來宝玉听
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这世面代玉笑拉宝琴道你别哄我們我知道你
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里自然都是要帶了來的这会子又扯谎

米語也

奴作頓挫
以免直率
不
儘量

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語寶釵笑道偏這個顰兒慣說這些白話把你就伶俐的代玉道若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裡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我們听听寶琴答道記得是首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听：說着便叫小螺來分付道你到我那里去就說我們這里有一個外國美人來了你的好詩清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們詩賦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听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果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忙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序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听：寶琴因念道

清好便
無吐
之玉
鑑堂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為得不關心

衆人听了都道雅為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
太打發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回那里去就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
親自來宝玉忙站起来答應道是因何宝釵宝琴可去宝釵道我們不去昨兒
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宝玉讓諸姊妹先行自己落後代玉便又
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宝玉道自然送了殯纔來呢代玉還有
話說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宝玉也竟心里有許多話只是
口里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嘆道明日再洗把一面下了階磯低頭正歎
返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的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此皆好
笑之極

無味杜淡之極，回思則皆淚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豈別部偷寒送暖，私奔暗約一味淫情浪態之小說可比哉？

代玉道：「昨夜里好夢，^夢嗽了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就再不能睡了。」

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这会子總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過身來。」

悄悄道：「我想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了進來，照代玉問。」

姑娘這兩天好代玉便知他是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代玉忙陪。」

笑讓坐，說難得姨娘想有怪冷的親身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与宝。」

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他早去宝。」

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

邊，又命將薰櫥抬至暖閣前，麝月便在薰櫥上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時，晴。」

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快醒了，只是睡不殺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

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僭們叫起他來，穿好衣裳，抬過這大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嫗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僭們擠在一處，又該唠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呢。」二人才叫時，宝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拾妥當了，才命秋紋、檀雲等進來。一同伏侍宝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了，只怕有雪。」穿那一套毡的，罷了。宝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了頭，使用小茶盤捧了一盞，建蓮紅棗兒湯來。宝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宝玉齏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犹未起來，知道宝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宝玉進去。宝玉見賈母身後，宝玉琴面向里也睡，未醒。賈母見宝玉身上穿有荔色哆羅呢的天馬箭袖，大紅毡毯盤金彩綉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子。賈母道：「下雪呢。」鹿宝玉

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麝兒來把昨兒那一件烏雲豹的氅衣給他罷

麝兒答應了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爛灼又不似寶琴

所披之氅屬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作雀金呢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

線織的前兒把那一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

也 小字更妙蓋王夫人之末女

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去再

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麝兒跪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麝兒發誓哭絕

之後他提不合寶玉講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來迴避寶玉便上

來笑道好姐：你瞧：我穿着这个好不好麝兒一棒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

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房中與晴雯麝月

看過後至賈母房中回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遭擗了他

賈母道就剩下了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沒了这会子特給你做这个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他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宝玉應了几个是老嫗：跟着所上只見宝玉的媽嫗：奇兄李貴和王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啓周瑞六个人帶着着烟伴鴿鋤藥掃紅四个小廝背有衣包抱着坐褥龍有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嫗：又吩咐了他六人些話六个人忙答應了几个是忙捧鞭墜鐙宝玉慢：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榮競肩轡環錢啓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宝玉後身宝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偕們打這角門走罢省得到了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翁不在家書房天：鎖着的爺可以不用下來罢了宝玉笑道雖鎖着要下來的錢啓李貴和都笑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

也功兩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爺礼了周瑞錢戚便一直出角門來正說話時項頭果見賴大爺來走宝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宝玉便在鐙上站起來哄携他的手說了几句話接肩又見一个小厮帶有二十个拿掃帚簸箕的人進來見了宝玉都順牆靠手立住独那為首的小厮打千兒請了一个安宝玉不識名姓只微笑点了點頭兒馬已過去總為後文伏線那人方帶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門外又有李貴和等六人的小厮並几个馬夫早預備下十来匹馬伺候一出角門李貴等都各上了馬前引傍園的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这里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乱罵大夫說只会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奇文真狡猾女兒之語也麝月嘆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

有這樣靈藥你只淨養几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了頭子們那里鑽沙去了聽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个一个的總揭你們的皮呢嗚的小了頭子家免忙進來問姑娘你什麼此姑娘亦姑之稱亦如賈璉處小厮呼平兒皆南北互用一語也晴雯道別人都死絕了就刺了你不成說有只見墜兒

也鑽了進來晴雯道你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里又放月錢了又散果子了你該跪在頭里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前攀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是病臥之時向枕邊取了一丈青向他

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爪爪子作什麼拈不得針拿不動線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瓜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哭亂喊麝月忙拉開墜兒按晴雯睡下嘆道總出了汗又作死苦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的這會子

開什麼暗雯便命人叫宋城、進來說道：「二爺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陸兒很懶，二爺當面使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背後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二爺親自回太、就是了。」宋城、听了心下便知錫子事發，因嘆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暗雯道：「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道：「草姑娘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去，晚也去，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城、听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点了他的東西，又來見暗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侄女兒不好（侄女二字妙，余前注不）。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箇臉兒。暗雯道：「這話只等宝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們的調停，他聽依了。

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是背地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听说亦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撒野也攆我去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代了人出去有話再說这个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奶奶林大娘也得担代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恐怕難養活已的罵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万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他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子回話難道也称爺那一日不把宝玉两个字念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过一日嫂子聞了在老太太

太：跟前听：我們當面見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跟前當此，体統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我們里頭的規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证話，且代^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裏上干的人，你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有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听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立，堵氣帶了隆兒就走。宋媽：忙道：怪道你這妹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這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便有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了心，怎麼說走就走。隆兒听了，只得翻身進來，給他兩個磕了兩個頭。又我秋紋等他們也不睬他。那媳婦嚙聲嘆氣，不敢言^多，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着了氣，反覺更不好。

了翻騰至掌灯剛安淨了此只見宝玉面來進門就嚙聲慙脚麝月忙問原故
宝玉道今兒老太太喜歡的給了這個褂子誰知不妨後襟子上燒了一
塊幸^而兒天晚了老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說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見有脂
頭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里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着叫人悄
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使用色袂色了交與一個媽
媽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縫好千萬別給老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
仍舊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人能幹就連裁縫繡匠並作女工的問了都
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宝玉道
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說了還叫穿這個去呢偏頭一日燒了豈不掃
興晴雯听了半日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罷沒個福氣穿就罷了這

會子又着急宝玉笑道這話到說的是說着便遇與晴雯又移過灯來細看了一會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織的如今俗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得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裏除了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拚命罷了宝玉笑道這如何使得總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進實掌不住若不做起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比笑道這豈不狠像若補上也不狠顯宝玉道這就狠好那里又找哦囉嘶國的裁縫去妙談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的一個竹子釘牢在背向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針紉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

法先界出地子後依本末之紋來回織補；兩針又看；織補兩針又端詳；

無奈頭暈眼黑氣喘神虛補不上三五針伏在枕上歇一會宝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命拿个拐枕與他靠着急的情更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個明兒把眼睛搥揉了怎麼處宝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鳴鐘已敲了四下

按四下乃寅正初刻當此樣法避諱也

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毡

毛來麝月道這就狠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說道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几陣好不容易補完了說了一声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声便身不由主倒仆到地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宝玉見晴雯將雀巢補完，已使得的力，盡神危忙命小了，頭子來替他捉省彼此，捉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傳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診了脈，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微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到清了這汗後，失于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宝玉看時，已將跡散，驅邪諸藥，減去了，到添了茯苓、地黃、當歸、薏苡、神、養血之劑。宝玉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處？倘或有个好友，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嚙道：

好太爺你幹你的去罷那里就得勞病了。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習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素習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的風俗秘法，無論上下只一畧，有些傷風咳嗽，捉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于前日一病時，嚼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治。如今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几日便漸太便於的好了。近日園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亦便。寶玉自不太便於要湯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平兒所說宋媽墜兒一事，並晴雯擇逐出去尋話。一也也曾回過寶玉。龍衣人也沒別說，只說太性急了。此只因李執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又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妙在一人不落事，皆到李嬌之弟又接了李嬌和李紋、李綺家去住几日。來的也有理去的也有情寶玉又見龍衣人常

思母含悲晴雲未大愈因此詩社之日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几社當下
 是臘月高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治办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
 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恭讚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
 有人掃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
 府内外上下皆是忙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問賈蓉之進打點送
 賈母這邊針線礼物正值了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銀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
 奶前兒那一色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頭成色不等共
 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銀子說自追上尤氏看了看只見也有梅花戒的也
 有海棠式的也有必錠如意的也有八宝聯春的尤氏命收起這個來叫他
 把銀鏢子快、交了進來了奴蒼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

自可鄉死
後未見賈
蓉懷要此
回有芳妻
迴避語是
書中遺
漏去

傷園

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俗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回去了賈珍道俗們家雖不寄這几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边老太太見過^賈了祖宗的供^物上領皇上恩^的下則是托祖宗的福俗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又体面又是沾恩錫福的除俗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此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大想的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報兒來了賈珍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面說今兒不在札部關領又分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統領了下來光祿寺的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都那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

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印就是
 皇恩永錫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記又寫有一行小字道是
 寧國公賈演等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
 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丞人下向一個硃筆花押賈珍吃
 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著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
 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
 蓉道你去問：你連二孀子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
 書房里明白開了單子來偕們再請時就不能重^後托了旧年不^後留心重了几家
 不說偕們不^後神到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一樣賈蓉忙答應了過
 去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

請人別重這上頭日子因在所上看有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
見小廝手里拿着個稟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的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
個老^坎頭^坎的今兒終來說有賈蓉接過稟帖和賬目忙展開捧自賈珍倒背有
兩手向賈蓉手內只看紅稟帖上寫有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方福金
安併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咲
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咲說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罷了一面忙展開
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有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麋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
羊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
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鯽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鴨鴨鵝各二
百^隻風鴨鴨鵝二百隻野鴨兔子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

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鯉干二十斤榛松栲杏糖各二口袋大对蝦五十对干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已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衙田胭脂米二石在國雜字曾有此說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車外賣梁穀牲口各項之銀共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免姐免頑意活鹿兩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錦鴉兩对西洋鴨兩对賈珍便命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他起來笑說你還硬郎烏進孝咲道回托爺的福還能走得動賈珍道你兒子也大了該叫他走也罷了烏進孝咲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愿來見竟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失再過几年就可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几日烏

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的狠耽擱了几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因日有限了怕爺心懸可不敢有米了賈珍道我說呢怎的今兒終來我終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擗台來了烏進孝忙進前了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起接連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日九月里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一千三百里地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終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說賈珍歎眉道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兩銀子來這穀作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刺了八九個庄子今年到有兩處报了旱^澇你們又打擗台真是又教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里只一百多里誰知竟大差了他現

管着那府里八處庄地比爺這邊多省几倍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多
 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飢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都可已沒
 有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廢用廢費些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
 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學此可省也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這几年添
 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移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
 年到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嘆道那府里如今豈添了
 事有去有來娘和萬歲爺豈不賞的是在頭中賈珍听了嘆向賈蓉
 道你們听他這說話可咲賈蓉等忙咲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
 知道這道理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了我們不成他心里揣有這心他也不
 長敢作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到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總賞銀子不

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了一千兩銀子發一年的什麼這三年那一年不多賠出
几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
了再兩年再一回省親只怕就淨穹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老實
人外頭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磬提子外頭体面裡頭苦新鮮趣語賈蓉
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穹了前免我所見鳳姑娘此亦南北互用之文前注不謬
和儿央悄又商議要偷出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有又是你鳳
姑娘的鬼那里就穹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太多了實在賠的狠了不知
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此法使人知道說穹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一個
美盤還不至如此田地說省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好生待他不在話下
這里賈珍分付將方纔各物出供祖的來將各樣取了此命賈蓉

送過榮府里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例來一分；
的堆在月台下命人將族中的子侄喚來與他們接省榮國也送了許多
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着收拾完備供器鞍着鞋披肩捨獅獅大
裘命人在所桂下石礮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腹圍着各子
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作什麼也來
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里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
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閑着無事的無進益的小叔；兄
弟們的那二年你閑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家庙里
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艮子都從你手
里過你還取這個太也貪了你自己瞧；你穿的像個手里使錢办事的

先前說你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此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里原人口多
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還支吾我你在家庙里幹的事打諱我不知呢你到
了那里自然是爺了沒人敢違拗你、手里又有了錢甯省我們又逮你就
為王称霸起來直、招聚匪類賭錢這一回文字斷不可少養老婆小子這會子
花的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才罷等過
了年我必和你璉二叔說換回你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應人回北府水
王爺送了字聯荷包來了賈珍听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
家賈蓉去了這里賈珍看領完東西回房由尤氏吃畢晚飯
一宿無話至此日更比往日更忙都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
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大

門儀門大所煖閣內所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
 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照^燈点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誥封者皆按品級
 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代領着衆人進宮朝賀行礼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國府
 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
 且說室琴是初次一面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
 里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懸一塊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衍聖公
 孔繼宗書兩傍有一付長聯寫道是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亦衍聖公所書

此聯宜掉轉

進入院中白石甬路西邊皆是蒼松翠柏月台上設着青綠古銅鼎彝等器

厦前上面懸一九龍金匾寫道是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付對聯寫道是

勲業有光照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亦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副龍旗書

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邊一付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裡邊香爐輝煌錦幃繡幙維列着神主却着不真切只見

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葛賈菱展拜稟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拜畢焚帛奠酒礼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着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幔高掛彩屏張護香爐輝煌上面正居中懸着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龍腰玉兩邊還有几軸列祖遺影賈蔣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蔣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上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內每賈敬捧菜至傳于賈蓉，便傳于他妻子又傳于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棹前方傳于王夫人王夫人傳于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点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

下階歸入賈芹階位之首几從丈傍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在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眾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所三間抱厦內外廊檐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園錦簇塞的無隙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啷金鈴玉珮微一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礼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前候與賈母行礼尤氏上房早已襲地鋪滿紅毡当地放有象鼻三足鯢沿流金瑤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新猩紅毡設有大紅彩綉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外另有黑狐皮的杌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棹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那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

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讓室琴等姊妹坐了。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蓉妻捧與衆老祖。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蓉妻又捧與衆姊妹。鳳姐、李執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與老妯娌閑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忙上去挽起來。尤氏咲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了頭不成。鳳姐兒挽着賈母，嘆道：「老祖宗快走，偕們家去吃飯。」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里供着祖宗，忙的什麼似的那里攔得住我。況且每年我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去，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的重人都笑了。又分付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裏看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是出來至暖閣前上了轎。尤氏等^肉過屏風，小廝們

終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那夫人等同至榮府這裏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舍面卷一設列省寧國府的儀仗執事樂器西一面舍面卷一設列省榮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所直開到夜如今便不在暖閣下轎了過了大所便轉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所上下轎中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繡綉屏喚然一觀當地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嫗、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礼賈母忙又起身要迎只見西三個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咲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價准為你們不行礼罢一面說着卷一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俱行過了礼左右兩傍沒下交椅然後又

按長幼挨次归坐受礼兩府男婦小厮了杯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畢散
押歲錢荷包金良鏤摆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婦坐獻屠蘇酒合歡湯
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東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
炷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有天地紙馬香俱大觀園正門上也挑
省大明角灯兩溜高照各處皆有路灯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
人聲嘈雜語笑喧闐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又按品^級大粧^飾
摆全付執事進宮朝賀^並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
來受礼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聚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嬪
二人說話取便或者同室玉寶琴釵玉等姊妹^設趕圍棋抹牌作戲王夫人與鳳
姐是天忙^請有情人吃年酒那边所上院內皆時^設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

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_近道寧榮二府皆張灯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雪_珍又請賈母皆去隨便領了半日王夫人和凤姐兒連日被_人請去吃年酒不能_全勝記至十五日之夕賈母便在大花所上命擺几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掛各色佳灯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茹酒也不去請他于後十七日祖祀已完他便仍出城去修養便这几日在家內亦是淨室默處一際_{不見不}無聞不在話下賈赦畧領了賈母之賜也便告而_退去賈母知他在此彼此不便也就隨他去了賈赦自到家中与東門客賞灯吃酒自然是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便快樂另与这边不同的_{又交代一个}这边賈母花所之上共摆了十來席每一席傍边設一几之上設炉瓶三_事色焚有御賜百合宮香又有

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的点眉山石佈滿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內放着白窑茶杯並十錦小茶盞裡面泡着上等名茶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紅沙透绣花卉並草字詩詞的瓔珞原來绣这瓔珞的也是个姑蘇女子名喚慧娘回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他原精于書画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針線作耍並非市賣之物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做的而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從雅本梨非一味濃艷匠工可比每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句或詩詞歌賦不一皆用黑絨绣出草字來且字跡勾踢得折輕重連斷皆与筆草無異亦不比市繡字跡板強可恨他不仗此技護利所以

天下豈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貴之家無此物者甚多當今便
稱為慧綉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做其針迹愚人獲利偏這慧
娘命天十八歲便死了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
總有一兩件皆珍藏不用有那一千翰林文麈先生們因深惜慧
綉之佳便說這綉字不長^能盡其妙這樣筆跡說一繡字反似乎
唐突了便大家商議了將綉字便隱去換了一個紋字所以如
今都稱為慧紋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則無限賈府之榮也
只有兩三件上年將那兩件已進了上目下只剩這一付璆珞一共
十六扇賈母愛如珍寶不入在請客各色陳設之內只留在自
己這邊高興擺酒時賞玩又有各色旧窰小瓶中都點綴着

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草上面兩席是李嬌薛姨媽二位賈母于東邊設一綉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之上頭又設一個極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盃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笑一回又自取眼鏡向戲台上照一回又向薛姨媽李嬌笑說恕我老了骨頭疼放肆容我歪着相陪罢因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捶腿榻下並不摆席面只有一張高几却設着瓔珞花籃盞香罍物外另設一精緻小高掉設有酒杯箸將自己這一席設於榻傍命宝琴湘雲代玉宝玉四人坐有每一饌一菓未先捧與賈母看了喜則啣在小掉上啞一啞仍撒了放在他四人席上只

算他四人是跟有賈母生故下面方是那夫人王夫人之位在下便是尤氏李纨姐風韻蓉之妻面边一路便是宝釵李纹李绮岫烟迎春姊妹等两边大梁上挂有一对聯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灯每一席前豎一柄漆杆倒垂新葉荷葉上有燭信揮有彩燭這荷葉乃是整琉璃的活信可以扭轉如今皆將荷葉扭轉向外將灯影副挂全向外照看戲分外真切窓隔門戶一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灯廊簷内外及两边遊廊罩棚將各色羊角玻璃戳秋料絲或綉或画或堆或摺或絹或紙諸灯掛滿廊上几席便是賈珍賈璉賈杯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菱賈菖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平族中男女來他們或有年

迂懶于熱鬧的或有家內沒有人不便來或有疾病淹纏欲來竟
 不^能長來的或有羞^又一哥妬富愧貧不來的甚至于有一哥憎畏
 風姐之為人而賭氣不來的或有羞口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
 因此族中虽多女客來者只不过賈茵之母姜氏帶了賈茵來
 了男子只有賈芹賈芸賈藹賈菱四个現是在風姐麾下辦事的
 來了當下人豈不在家庭間小宴中數來也笑是鬧熱的了當
 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棹每一張上搭有
 一條毡毡上放有選淨一舫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彩繩串
 着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指示將那兩張擺至薛姨
 媽李嬌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來賈母便說放在當

地，這媳婦們都素知規矩的，放下棹子，並將小都打開，將彩繩
抽去，散堆在棹上，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曰：「賭氣去了。」
那文豹便發科，渾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崇國府中老
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果引
的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个鬼頭孩子，可憐見的。」
凤姐便說：「这孩子纔九歲子，賈母笑說：『難為他說的巧。』」便說了一
个賞字，早有三个媳婦已徑手下預備下簸籬，聽見一个賞字，走
上去，向棹上的散錢堆內，每人便撮了一簸籬，走出來，向戲台說：「老祖宗
嫡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着，向台上便一撒。只
聽得「啷啷」，滿台的錢响。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抬了大簸籬的錢

來暗處的預備在那里聽見貢母一賞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首回楔子內云古今小說子部共成一套云猶未洩真今借老
 太君一寫是功後來胸中無机軸之諸君子不可動筆作書
 鳳姐乃太君之要緊陪堂今題班衣戲彩是作者酬我阿
 鳳之勞特貶賈珍璉輩之無能耳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旧套

王熙鳳做戲彩斑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裏預備下大簇籬的錢，聽見賈母說賞他也忙命小廝們快撒錢。自听滿台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隨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海捧在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里面。賈珍先至里^李牆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有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滿了，席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曰：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先捧杯，賈璉在後捧，壺盞止，二人奉酒，那賈環弟兄等却也是

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下了。史湘雲悄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又幫跪下作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宝玉悄悄笑道：「再等一會子再斟去說，有等他二人斟完起來方起來。」又與邢夫人、王夫人斟過來。賈珍笑道：「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你們去罷。」他們到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中「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宝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因說：「你往那里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了。宝玉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于是宝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並几个小丫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子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

回道他媽前日沒了日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覲母听了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与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難到这会子也不在這里不成皆曰我們太寬了有人使不查這些竟成了倒了风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兒晚上他便沒孝那园子里也須得他看着灯燭花炮最是耽險的這里一唱戲园子里的人誰不偷來照_白他還細心各处照看，况且這一散後宝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備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只看屋子散了又齊備我們這里也不耽心又可以全他的礼豈不三處有益老祖宗要叫_{要叫他}他來就是了賈母听了這話你_的說你這話狠是比我想的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几時沒了我怎麼不知

道鳳姐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到忘了？」賈母想了一想，咲說：「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咲說老太太，那里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了我一場，又伏侍了云兒一場，末後給了一個魔王、宝玉，亏他魔了這幾年，他又是不僭們家的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僭們什麼大恩典，他媽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几兩銀子發送，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也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死央的娘前兒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走，守孝如今叫他兩個一处作伴兒去，又命婆子將些菓子茶饌點心之類，與他兩吃去。」琥珀咲說：「還等這會子呢？」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宝玉一進來，至園中，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里烤火和管

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鬧得寶玉至園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偕們悄悄進去，唬他們一跳，於是大家躡足潛踪的進來，鏡壁一省，只見襲人和一人二人對面都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三個老嫗；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听死央嘆了一聲，說道：「可知天下事，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里，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个定準，想來你是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里，你道出去送了終，襲人道：「也是我想不到，能教看父母回首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到也罷了。」不關緊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听了，忙轉身悄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偕們回去罷，讓他和兩個清靜。」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人他幸而來的，好說着仍情；的出室，未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擦衣。麝月秋

紋皆跣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
了頭子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預備去了這裏宝玉剛轉過來只見兩個媳
婦子^走過來了問是誰秋紋道宝玉在這里你大呼小叫仔細啼着罷那媳婦們
忙咲道我們不知道太爺^二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了跟
前麝月等向手里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吃
的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來了宝玉
唉命揭起來我瞧了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
子^{細膩極一都大規因文皆若食肥蟹至此一句則又三月}
^{子鎮江江上喚出網子解網矣}宝玉看了兩個盒
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菜蔬点了一点頭迈步就走麝月忙忙
胡乱擲了盒蓋跟上來宝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到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

了到說你們連日辛苦到不是那矜功自^代的麝月道這好的也狠好那不知禮的也太不知禮宝玉笑道你們是明白人^代就代他們是粗犷可怪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來至園門那兒个婆子只吃酒鬧脾却不住出來打探宝玉來了也都跟上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了頭一個捧着小沐盆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溫子壺在那里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一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的這冷水小了頭哭道姑娘瞧：這个天我^代把水冷巴：的倒的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小了頭便說^好：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兒這是太：泡茶的勸你走了去罷那里走大了脚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茶盃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是秋紋忙提起壺來就倒秋紋道殺了你這麼大

年紀也沒個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婆的水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婆子。又道我眼花了，設認出這姑娘來。宝玉洗了手，那丫頭子拿小壺倒了些，漚子在他手內。宝玉漚了秋紋麝月也趑趄水洗了一回，漚了跟進宝玉來。宝玉便要了一壺煖酒，也從李嬭斟起。二人也讓坐。賈母便說他小，讓他斟去。大家到要干過這杯，說有便自己干了。那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讓他二人。薛李也只得了賈母又命宝玉道：「連你姐姐妹妹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干了。」宝玉聽說答應，省了一按次，斟了至代玉前，偏他不飲，拿起杯來放在宝玉唇上。邊宝玉一氣飲了。代玉嘆說：「多謝宝玉，玉替他斟上一杯。」鳳姐兒便笑道：「宝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打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宝玉忙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嘆道：「我知道沒有不逼白嗎？你然後宝玉將里面斟完，只除賈母之妻是

了頭們斟的復出至廊上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归旧坐一時上湯後又接獻元宵來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滾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色菓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去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生兒進來放兩張杌子在那一邊命他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向李薛听何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有添些什麼新書那兩個女先生兒回說道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生兒道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一個名字到好不知因什麼起的先大聚說原故若好再說女先生道這書上乃說殘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過兩朝宰後宋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听了笑將起來賈母

嘆道：「這重了我們鳳了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這是二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嘆道：「你說：女先生忙嘆着點起來說我們談死了不知是奶；的諱。」鳳姐兒嘆道：「什麼？你們只管說罷。」重名重姓的多呢。」女先生又說道：「這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見大雨，進到一個庄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里。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作雛鳳，^高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這叫作鳳求鸞，不用說我猜着了。」自然是這王熙鳳要求這雛鳳小姐為妻。女先生嘆道：「老祖宗原來听過這一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没听過，便没听過也猜着了。」賈母嘆道：「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那樣坏，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

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個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点兒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做出這些事來也笑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滿腹文章去作賊難道那王法就饒他是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上手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便是告者還家自然子這樣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了奴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了奴你們白想！那些人都是管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衆人听了都咲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咲道這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

有一等妒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污穢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省了這些書者魔了他也想一個佳人所以編了出來取樂何嘗他知道那世官讀書家的道理別說他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有這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子可^那諱掉下³巴的話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了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几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問了說几句听；他們一來就忙歇了李薛二人都咲說這正是大家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這些雜話給孩子們听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咲道罷；酒³_了老祖宗喝一口潤；_了嗓子再辨³說這一回就叫作辨³說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祖說兩家話花前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祖說且不表再整那規³灯者戲的人老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一

杯酒肴兩出戲之後再從昨朝語言辨起。何他一箇斟酒一箇咲說未曾說完衆人俱已咲倒兩個女先生也咲個不住都說奶：好剛口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也浸了薛姨媽咲道你少吳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咲道外頭的只有一位珍大爺我們還是論哥：妹：從小兒一處淘氣了這到麼大這几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的兄妹便似伯叔論即二十四孝上班衣戲綵他們不長來戲綵引老祖宗咲一咲我這里好容易引的老祖宗咲了一咲多吃了一点兒東西大家喜勸都該謝我終是難到反咲話我不成賈母咲道可是兩日我竟沒有慟這的咲一場到是亏他終一路咲的我心里通快了些我再吃一鐘酒吃酒又命宝玉也敬你姐：一杯鳳姐兒咲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

酒
拿起來將半杯剩酒吃了將杯遞了俗坏另將溫水浸的杯換了一個上來于是
各席上的杯都撤去另將溫水浸的杯冷換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
生回說老祖宗不听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听罷賈母便說道你們兩個對
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和弦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几更了衆婆
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來早有衆了坏拿了添換的衣裳送
來王夫人起身咲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暖閣里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
戚也不是外人我們賠着就是了賈母聽說咲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
去豈不暖和王夫人道恐里面坐不下賈母咲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
桌子只用兩三張併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着又暖和衆人都道這終
有趣說着便起了未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里面直順併了三張大桌另有添換

了菜饌擺好賈母便說這都不要拘札。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終好說着便讓
 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代王湘雲三人皆紫依左右坐下向寶
 玉說你挨着太太。于是那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姊妹在西邊
 挨次下去便是姜氏帶着賈茵尤氏李執中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菱之妻
 賈母便說珍哥兒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忙答應又都進來賈
 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終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
 忘答應了又咲說道下卷兒斟酒終是賈母咲道正是忙了他賈珍答應了一
 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
 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里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
 人取樂竟沒一對双全的就忘了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就合你媳婦坐在一處

到也團圓了。因有媳婦回說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的興頭，又要炒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叫他們且歇歇，把偈們的女孩子們叫了來，就在這台上唱兩句，給他們瞧。」媳婦听了答應了出來，忙的一面有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的夫人一概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抱着幾個軟氈，因不及招廂，故料着賈母愛听的是三五齣戲的緣由，色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去，來，你等唱什麼？」綱目八齣。八義鬧得我頭疼。偈們清淡些好。你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看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都比偈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見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兒們，都比大班

還強借們好反別落了果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案
 琴至管簫合笙笛一樂不用文官笑道這也是使得我們的戲自然不長入姨太
 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听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听一個喉嚨罷了
 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嬌薛姨媽喜的都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他也跟着老
 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去做買賣所以
 竟不大合時說着又道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
 他們听個跡勝罷了若省一點力我可不休文官等听了出來忙去扮演上台
 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都鴉雀無聞薛姨媽自笑道實在虧他也看過几百
 班戲從沒見用簫管的賈母道有只是像方終西樓楚江晴一支多有小生吹簫
 合的這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主人講究不講究罷了這套什麼出奇指湘云

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節他爺了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奏了來即如
西廂記的听琴玉簪記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个更
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便命個媳婦果呀呀文官等叫他們吹一套
灯月圓媳婦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遞鳳姐兒因見賈母十分
高興便笑道趣着女先兒們在這裡不如叫他們擊鼓傳梅行一個春喜
上眉梢令如何的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對景忙令人取了一面黑漆銅
釘花腔令鼓來与女先兒們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誰手里
住了吃一杯也要說个什麼終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
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誰輸了誰說个笑
話罷中人听了都知道素日善說笑話最是他肚內有無限的新鮮趣談今兒

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欢喜那小了頭子們都忙出去找姐喚妹的告訴他們快來听二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了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命將些湯点菓菜与文官等吃去使命响鼓那女先兒們皆是貴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疾或如驚馬之乱駢或如疾電之光而忽暗其鼓聲慢傳梅亦慢鼓聲疾傳梅亦疾恰恰至賈母手中鼓声忽住大家呵々一笑賈母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該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終托賴此喜賈母笑道這話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到有此個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的比鳳姐兒的還好還多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兒賈母笑道並沒有什麼新鮮發笑的少不得老臉皮子厚的說一個罷了因說道一家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惟有第十個媳婦聰明伶俐心巧嘴乖

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委屈便商議說偕們九個心里孝順只是不像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婆一老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大媳婦有主意便說道偕們明光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向叫我們托生人為什麼單一的給那小蹄子一張乖嘴我們都是体的衆人听了都喜欢說這主意不錯第二便都到閻王廟里來燒了香九個人都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帛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帛便要拿金箍棒打呀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原故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听了把腳一跺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閻王来了他也不知道的九個人听了就求說大聖發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這却不准那日你們妯娌十個那

日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里去的因為撒了泡尿在地下你那小嬌子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垂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了就是了說畢大家都哭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幸而我們都体嘴体肥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姜氏都哭向李執道僧們這里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枉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不在好反只要對景就發哭說着又擊起鼓來暗多了頭子們只要听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為討暗多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里小了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別太逗的人哭的腸子疼鳳姐兒想了一想哭道一輩子也是過正月半合家賞燈吃酒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太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侄孫子重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搭的孫子

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愛啲！真好無兩中人听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听數負嘴又不知編派那一個呢尤氏哭道你要招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費力說你們混我就不說了賈母哭道你說：！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哭道底下就團：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別無他話都怔：的還等下講他附說只覺冰冷無味史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半的几个人抬着個房子大的炮燂往城外放去引了上万的火張着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結了只听得一聲衆人哄然一笑都散了這抬炮燂的人報怨賣炮燂的撐的不穩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他本人沒听见响鳳姐兒道這本人原是聾子中人听说一回想不覺一齊失声都大笑起

來又想省先前那一個都完的問也先一個怎樣也該說完鳳姐兒將桌子一拍說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看人忙著收東西還鬧不清那里還知道店下的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將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偕們也該聾子放炮燂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子握着嘴咲的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金數貨嘴賈母咲道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回說一回吩咐道他^提炮燂來偕們也把烟火放了解！酒賈蓉听了忙出去帶着小廝們就在院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皆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夾著各花炮林代玉稟氣柔弱不禁礮燄之聲賈母便接他在懷中薛姨媽接著相雲：，笑道我不怕宝釵等咲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炮燂还怕這個呢王夫

人便將室玉撲入杯內鳳姐兒笑道我們是沒有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樓着你也不怕燥你這孩子又撒嬌了聽見放炮燄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起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偕們園子里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的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的滿天星九龍入雲一聲雷飛天响之類的零碎小爆竹方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了滿台錢命那孩子們滿台搶錢取樂又上湯時賈母說道直長寬的有些餓了鳳姐兒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東兒熬的杭米粥預備太了們吃齋的賈母笑道不是油膩的就是甜的鳳姐兒又忙道還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賈母道這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又命人撤去殘席外面另設上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便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十六

日方散一早又過寧府行礼伺候掩了祖宗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姨媽
 請吃年酒十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舅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
 家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二十二日便是吳新登家這几家賈母也有去的也
 有不去也有高與真帶衆人^{到晚上}散的也有吳氏半日一時就來的九諸親友
 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衆怕拘束不會自那夫人王夫人姐兒三人料理連
 宝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會只說賈母留下解悶所以倒是家下
 人家來請賈母可以自便之處方高與去逛閑言不提且說當下元宵已過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閨氣

欺幼主刁奴蓄陰心

且說元宵已過，只因當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宮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嬪妃皆為之減膳謝妝，不獨不能省親，亦且將宴樂俱免。故榮府今歲元宵亦無灯谜之集。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策，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听。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背，一人能有許多的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執協理。李執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執裁處，只說過了一

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与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
爭強鬥志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著寔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復添了下血之
症他謙不肯說出未衆人着他面目黃瘦便知失于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
服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
時復旧如常誰知一直服藥調養到八九月間終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
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保養着李執事難謝事園
中人多有恐失于照管因又時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老婆子們不中
用得空免吃酒刺牌白日里睡覺夜里刺牌我都知道的鳳姐頭在外頭他
們還有個惧怕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要當人你兄弟妹
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

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終好室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孟春代王又犯了嗽疾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于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人等亦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於午錯方回房這三間廳原係預脩省親之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之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值扣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畧畧的鋪陳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所上也有一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見午正方散九一應執事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办各心中暗喜以為李紈素日原是個厚道多惠

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擔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却想自不過是才未出閨
閣的較年小姐且素日也最早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更懈怠了
許多三三四日後几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兒只不過事言語
靜性情和順而已這是小姐身分耳何鳳未出閨想亦如此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世襲官

員十几處皆係榮寧非親即友或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降或有婚喪
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他二人便一日皆在所
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值間針線暇時
之先坐了小轎帶領園中上值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埋更覺
比鳳姐兒當差時刻更謹慎了此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了的
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性連在里偷着吃酒頑的上

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統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死了昨日回過太太；太太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來說畢便垂手傍侍；且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办得妥當大家則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俱不畏伏出二門還要編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旧例來任鳳姐兒揀擇施行才知雖有羽翼有羽翼方可如今他藐視李統老寔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統李統想了一想便道前兒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听了忙答應了是接了

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年老太；屋里的几位老嫗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頭的這兩樣有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听；一向吳新登家的便都忙了忙陪笑回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到好若不按例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回賬去此時却記不得探春笑道你必事办老了的还记不得別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还不笑利害也就是美寬厚了还不快我了來我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反相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眾媳婦们都伸舌頭這里又回別的事一時

吳家的取了旧賬來探春看時兩個家里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百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墓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執着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執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鬧便說道這屋里的人都晒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他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才是一面說一面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解誰晒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晒我；告訴誰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豈敢李執也點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听我說我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和你兄弟這會子連梨人都不知

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陸則說我了探春笑道原來為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理一面便坐了拿賬審與趙姨娘看又念與他所又說道這是祖宗手里旧規矩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也不但襲人將來怀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的數才我是接着旧規矩辦說办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的恩典若說办的不均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太：

滿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着重我終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到
 先來作踐我倘或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終正緊臉連姨娘之真
 沒臉一面說一面不禁滾滾下來。道：「姨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太疼你
 你越發拉扯。』我們你只催討太疼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
 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問你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
 好人用人拉扯的李執在傍只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
 里有拉扯口里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
 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友你們該知道。而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
 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如今現說一是一
 說二是二。如今你回：『死了你多給了三四十兩銀子。』難道太就不依你分

明太：是好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有恩無靈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兒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着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听完已氣的臉白氣噎抽：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旧：我旧：年下終進了九省檢點那里又死出一個旧：來我遇着習按理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說（兒）環兒出去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旧：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賤娘養的必妥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審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也不知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九糊塗不知理的早急了李執急的只管勸趙賤娘只管還吩咐忽所有人說二奶：平姑娘說話來了趙賤娘聽說方托口止住只見平兒進來趙

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統見平兒進來因問道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說趙姨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奪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下來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不心疼的錢樂的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或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听這一番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間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值室釵也送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半刻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總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了環捧了沐盆巾

帕靴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已盥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了環走至跟前便
雙膝跪下高捧沐盆那两个小了環也都在傍屈膝捧着巾帕並靴鏡脂粉之
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里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
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那媳婦便回道回奶奶姑
娘家學里支環爺^合和蘭哥兒的一年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着眼睛見
姑娘洗臉你不去伺候着先說話來二奶：跟前你也這麼沒眼色來着姑
娘雖然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只說們^你眼里都沒姑娘你们都吃了虧可別怨
我啼的那個媳婦忙陪笑道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
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避了一步還有可嘆的連吳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
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憐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你主

子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兜等他去我平兜忙笑道
他有这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倆那是他們瞧有大奶
：是个菩薩姑娘又是个胸脯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道又向門外說道你
們只管撒野等奶：大安了階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
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笑小姐如今小姐是姣客
若認真惹恼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兜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
道姑娘知道二奶：本來事多那里照看的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修觀
者清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眉或有添添減減的去處二奶：没行到姑娘竟一
添減■一件于太：的事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的情義了話未
說完
說完宝釵李執皆笑道好了頭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的事

如今听你一说，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不事负你这活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气没人煞性子，正要拿他奶子出气去，偏他碰了来，说了这些话，叫我没了主意。」一面说，一面叫进方纔那媳婦来，问环儿和蘭蓀家學重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说：「一年學里吃點心或者買筆墨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九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領了月錢的，環兒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里人領二兩，蘭哥兒的事大奶奶屋里領，怎麼學里每人又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從今兒起，把這一項獨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我的活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旧年奶；原说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來侍書，素雲早已招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看

上某探春笑道你说完了话幹你的去罢在这里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没事的二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里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幫着妹、們伏侍奶、姑娘的探春問室姑娘的飯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了環們听说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說室姑娘如今在房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里來探春听说便高声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里點着你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忙悄、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揮石硯上說姑娘點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影里且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裏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罢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个又捧了一碗

精緻新茶出來也悄；哭說這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目指衆媳婦悄；說道你們太困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个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撒姣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胆了都是趙姨奶；悶的平兒也悄；的說罢了好奶；們牆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原有些倒三不着兩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里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几年難道还不知道二奶；若是^男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治倒了饒這麼省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声声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

就不算不怕你们呢前儿我们还議論到这里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个姑娘你们都橫看了他二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頭也就只單畏他五分你们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一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尋得說着便直腰上所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麼外圓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回宝玉的月銀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總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釵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听了忙問這是為什麼了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我几件利害事與有

体面的人開創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来碰在这釘子上
你这一去说了他們若拿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太：若不拿
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太：威势的就怕也
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鼻子頭你听：罢二奶：的事他还要駁兩件總壓的
衆人口声呢秋紋听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在这里沒的燥一鼻子灰我趁
早知会他們去说着便起身走了接看宝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
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宝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東衆媳婦皆在廊
下静候里頭只有側室^也跟常侍的了奴伺候别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婦們
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罢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終都討了沒
意思僭們又是什么有臉的他們一边悄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鴉雀無声

並不聞碗箸之声一時只見一个丫环將簾櫳高揭又有两个將標招出茶房
 內早有三个丫頭捧著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
 盆盥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个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一時
 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了頭子好生伺候著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別又偷坐
 著去衆媳婦們方慢的一个一个的安公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
 春氣方漸平日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商量如今可巧想起
 來你吃了飯快來宝姑娘也在这里偕們四个人商量了再細細問你奶可
 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这一日平兒便笑著將方纔的原故
 細細說與他听了鳳姐兒笑道好一个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
 薄沒托生在太肚里平兒笑道奶也說糊塗活了他便不是太養的難

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那里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除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了。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桃^正庶悞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我這几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此，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里出去的多，進來的少，九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喫活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几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个小爺一位老太太，這

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这里到也勾了宝玉和林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太；自有梯已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爺那边的也不算剩了三四万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环哥娶親有現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里省抵也就勾了老太太；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在儉省些陸續也就勾了只怕如今平空又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偕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听他商議什麼這正確了我的机会我正愁沒个膀臂雖有个宝玉他又不是這里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太奶；是个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环兒更是个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灶火坑讓牠鑽去罷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个天懸地隔

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這裡就不伏再者林了頭和宝姑娘他兩了到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偕家務事況且一个是美人灯兒風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已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問他到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東的又是偕家^的人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樣呢比不得环兒實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个膀背^{阿鳳有才処全在擇人收納膀背羽翼並非一味憐才自恃者可知}我

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偕們有他这个人挈着偕們也省些心于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了看再要寫這若剋人狠極了暗地里笑里藏刀偕們兩了幾四了眼睛

兩心一時不防到弄坏了趣着緊湊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托往日僭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里却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先擒王他今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辨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没臉和他一惱就不好了早兜不著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總已經行在先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槩沒有別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口里你我起來平兒道偏说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子像罷着我

病的這樣還來漚我過來坐下橫豎没人來偈們一處吃飯是正緊說着豐兒等三四個小了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鳳姐之才又在能罵人心伏侍漱盥漱畢囑咐了豐兒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六回

敬探春與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了環、婆子、園執事、執事在意外听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腳踏上位，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目的，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了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纔剛學里的八兩一樣重；疊疊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要當你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了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

自然是該有公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與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
娘們使用就罢了沒有一中裁們天各人拿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脂粉去的
理所已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接房交與裁們的姑娘們的每月這
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太太或不在或不得閑
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幾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原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
可知這了錢並不是買這個總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們的姊妹
都是現金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日子
就是買的不是正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執都笑道你也由
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來
不過是个名兒甚是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

子的或是弟兄哥子的兒子買了來總使得若使了閨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鋪子里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來單預脩給我們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好的來買辦豈肯^合他善開交又說他便^要壞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能可得罪了里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能可使奶媽們他們也就不敢^順閑活了探春道目此我心中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通算起來反費了兩折子不如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偈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偈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同和他家女兒說閑話兒誰知那麼个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吃的筍菜魚蝦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送

那日我總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膏粱執倚之談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看過那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里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都是有的你總、辦兩天時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子書當曾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克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敏人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也可惜遲了反點題文法中又一變休也李紈笑道叫了人

家來不說正事且你們對講學問道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
 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事俗
 去了三人只是取笑之談說了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作者又用金蟬脫探春
 目又接說道偕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
 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偕們這樣人家的事若
 派出兩個一定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戲也似乎暴殄天物
 不如在園子里所有的老媽中揀出几个本分老誠能知園圃的事準派他
 們收什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
 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
 二則也不至作踐白晝費了東西三則老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

平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听如此說一則便点一回頭說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笑道好主意這果一行太必喜觀省錢事小第一有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湏得姑娘說出來我們才信惟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在園里住着不能多美些頑意免倍添上褻罵叫人去監管修理園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你說好了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

豎三姑娘一套說出你就有一套話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也想
 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办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
 令人去監管你們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候人自然是一枝花也
 不許搯一個葉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與小姑娘們就吵
 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便不是和偕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
 要自愧的變好了不和也變和了採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
 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便生了氣誰知他
 來了避貓鼠兒是的點子半日怪可怜的接著又說了那麼些話不說他主子
 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到
 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

那里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里不免流下淚來李執等見他說的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道趣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枉太；委說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湏得回你奶；一聲我們這里搜剔小過已經不當皆因你奶；是個明白人我終這樣行若是糊塗多處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牽一般豈可不商議了行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說着去了半日方來笑說我說是白走一淌這樣好事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執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忖度大槩定了幾個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執大概告訴與他們眾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一

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筍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終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得去接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幸于始者急于終緒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便問冊上指出幾人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稈之類雖有

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湏得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填豈不更好採春
又笑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執忙笑
道蘅蕪院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
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单只說春夏天一季玫
瑰花共下多少花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室相金銀藤单這沒要緊的草
花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幾個錢採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
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宝姑娘黨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
還採了些晒乾了辦成花籃葫蘆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成宝釵笑道我終
讚你：到來捉弄我了三人都叱意都問這是為何宝釵道斷：使不得你們
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個：：闲着沒事办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

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若
 烟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
 媽他有不知的不必俗們說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曾竟
 交與那一個那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閑也就怨不到俗們身上了如此一行
 你們辦的又至公了道事又甚妥李執平兒都道是極室釵此等與鳳姐一樣
 瑜瑜臨探春笑道維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這是探春敏智過人處此諷亦平
 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補好的
 狠呢夾寫大觀園中多少兒女家常閑景此亦補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全斟
 酌出几人來俱見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
 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

李執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年例終筭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筭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里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蹉過他們的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們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家里的舊禮人所共知的別的偷着的在外如今這園子裡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手每年歸賬竟歸到里頭來才好室釵笑道依我說里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到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里的人的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几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了頭都是有定例

的再者各處宮帚撮簾擗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色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錢了也省的下四百兩銀子宝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取租的房錢也能看得几間薄地也可添几畝雖然還有輻餘的但他們既辛苦鬧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奢總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体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狼狽^狠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管生的媽：們也寬裕了園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添長蕃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時那里不搜尋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里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

体如今這園里几十个老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刺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終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几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園中這些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却日直也是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閑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撐船拉水床一應粗^活糙^活計都是何^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里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豈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借私的多摘你們几个菓子多插几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補審訴他們也沾帶了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們就替你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

拿出若干貴錢來各：歡喜異常都齊說愿意強如出去被他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的聽見^{見利}每年終又無故得分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坐吃三注的寶釵嘆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一般聽見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免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我們奶奶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個街坊隣居也要幫着些何況是親姨娘托我：免不得去小就大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沾名^名弟譽那時酒醉賭博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日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麼

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着皆因看得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最是循規導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面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就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番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體統面他們如何得來作踐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里週全得謹；慎；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伏也不用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又可以省不能無易之並費之分他們之憂你們去細想；這話家人都欢声鼎沸說姑娘說的狠是從此姑娘奶；只管放心姑娘奶；這樣疼顧我們；；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

進來說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礼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官絨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絨綾二十四疋李紈也看過說上用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回了賈母；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宝釵等也都過來將礼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分付內庫上人說等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賞封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的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別請安问好畢賈母命拿了四個腳踏來他四人謝了坐待宝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

日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令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都笑回道：「正是今年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在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嘆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們終走親密。」四人嘆道：「這是老太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著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著老太太。」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嘆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狠疼，自幼陶氣異常。」太太近陶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嘆道：「也不成。」

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教什麼名字四人道因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太太便叫作他寶玉賈母便向李紈等道偏也叫作個寶玉李紈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狠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親感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似曾有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這來却記不得不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了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几步賈母笑道園里把偌們的寶玉叫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听了忙去了半刻園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笑道身哂了我們一疏若是我们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只道我們的寶玉後趕着也進了京了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忙也笑問道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終一說可知是模

樣相訪了賈母，嘆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的奴才，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爺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和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姨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免強忍耐。一時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氣。禮教來的，若他不還正氣，禮教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見人禮教竟比大人行出

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怜背地里所以終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里沒外不與大人爭先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宝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教更比大人有禮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除不知他在家里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迷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未說了一會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里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

一个宝玉却也一般行景衆人都為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愛孫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足什麼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宝玉是個迂闊默公子的性情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街基死去將這話告訴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他你放心鬧罷先是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我那一個去寶王道那里的說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宝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蘭相如漢朝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没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却不同性相如蘭相如相如司馬雖同名而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与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

說必無然亦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覩心中悶了回至房中榻上點盤
 箕不覺就忽忽的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宝玉詫意道除了我們大
 觀園更又有這一個園子如正疑惑間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兒都是了不
 寶玉又詫意道除了死央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千人更人可知妙在
 字只見那些了不笑道宝玉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宝玉只當是說他自己忙來
 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好姐們帶我逛逛衆了
 奴都笑道原來不是俗家的宝玉他生的到也還干淨妙在玉卿身上只落了
 嘴兒也到垂覺宝玉听了忙道姐們這裏也更還有個宝玉了環們忙道宝
 玉二字我們是夢弄老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的我叫他聽見喜
 勸敬你是那里迷方來的臭小廝也乱叫起他來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

一個了環笑道僧們快走罷別叫宝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廝說了話把僧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宝玉納悶道從未沒有人如此塗毒我如何更這樣真亦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宝玉又哂意道除了怡紅院也更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磯進入屋內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了环笑道宝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為你妹了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宝玉聽說心下也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听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宝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終作了一個夢都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里頭遇見幾個姐姐妹妹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里頭偏他睡覺室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宝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宝玉來到這里原來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原來你就是宝

玉這可不是夢里了。宝玉道：「這如何是夢？真切又真了一路，來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宝玉。』」啼得二人皆慌了。一個宝玉就走，一個宝玉使忙叫宝玉快回來。快回來，襲人在旁听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宝玉在那里？」此時宝玉雖醒，神意尚忽，因向門外指說才出去了。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宝玉向前照了一照，原是那妝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捧盞過漱盂、茶、酒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屋子裡不可多有鏡子。』」小人兒說：「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夢。」如今列在大鏡子那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淌下照着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看着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

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說此下緊接慧紫鵲試

忙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影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來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者代王正值代玉終歇午覺宝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裏做針黹便來問他昨日夜里咳嗽可好了紫鵲道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弥陀佛寧可好了

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宝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袄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模了一模說穿這樣單薄還在風■里坐着看天風飢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偕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里說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宝玉見了這般景況心中想了一盆水一般只聽着竹子發了一回默因祝媽正未挖竹修竿便怔^的走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鼓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

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寶玉畫出寶玉來却又不畫何輩何筆力使不從鵲寫却寫一雁更奇是仍歸鵲

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生在這里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都犯病敢

是他犯了鼓病了寫妍態女兒之心何一邊想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

這里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孩

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

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代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代玉未醒將

人參交與紫鵲因問他太做什麼呢雪鴈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這半

日姐你听笑話兒我因等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坐在下房里說話兒

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何太告了假出去

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了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祇兒我想他們一般也省兩件子的往贓地方兒去恐怕弄贓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贓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慙他素日有些什麼好處到偌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鵲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一早終去雪鴈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點頭雪鴈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釵氣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鵲听了忙問在那里雪鴈道在沁芳亭後頭芭蕉底下呢紫鵲听说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鴈好生听叫若

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經來尋寶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羞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里來哭作出病來嗚我宝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_生的都不理我了所以我_著想自己傷心紫鵲也便挨他_生着宝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有紫鵲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終听见他不在家所以_你我來问你正是前日_你和他終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提沒提起我正想问你宝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有宝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太也托實雖不便和太要我已_在在老太跟前暴露了个風声只怕老太和鳳姐說了_我我告訴他的饒沒

告訴完了他如今我所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每人每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宝玉哭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裏有這^些錢吃這個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個家去這句不成爲細讀細嚼方有身限神清味紫鵲道你妹妹回蘇州家去宝玉哭道嗟字奇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終就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此論在是不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介意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

几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
 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官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
 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里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
 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
 叫你都打点出來還他；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里呢宝玉聽了便如
 頭頂上响了一個炸雷一般紫鵲看他怎樣回答只不作聲忽見晴雯找來說
 老太太叫你呢誰知道在這里紫鵲嘆道他這里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
 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默的一
 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只說
 時氣所感熱汗被風撲了無奈宝玉發熱事猶少可更覺兩個眼珠兒值的

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到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他這般，一時忙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出去請李媽。一時李媽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門，摸了摸，嘴啓人中，上邊着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表深竟也不覺疼。李媽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接着放聲大哭起來。急的衆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媽：槌床搥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衆人等以他年老多病，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真也。都哭起來。晴雯便告訴衆人，方纔如此。這般衆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鵲正伏侍代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鵲道：你纔和我們宝玉說

了些什麼你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代玉忽見
 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便不免也慌了忙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
 回哭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獸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
 也不說了李媽描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奇怪之語後急怒奴態口
中描出不成話之語來方
 是千古奇文五字連李媽都說不中用了那里放教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
 了代玉一聽此言李媽乃是經過的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了噫的
 一散將腹中之藥一渠嚥出料腸搜肺熾胃扇肝的痛散大噉了几陣一時面
 紅發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鵲忙上來褪背代玉伏枕喘息半晌推
 紫鵲道你不用褪你經好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鵲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
 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都頑話說

了其代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醒過了來紫鵲聽說忙下了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賈母一見了紫鵲眼內出大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鵲忙道並沒說什麼不過說了几句頑話誰知宝玉見了紫鵲方嘆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方都放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鵲只當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鵲命他打誰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鵲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鵲道你這孩子素日最是個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獸子病平白的哄他作什麼薛姨媽勸見寶玉本來心寬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了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熟判、

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寬心的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
 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因林
 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
 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字的人接他們來了快
 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
 都死絕了沒有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二都
 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一面吩咐衆人已後
 別叫林之孝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聽我這句話罷衆人
 忙答應又不敢咲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格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
 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里呢賈母忙命婢

下來襲人忙掣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遮過寶玉便被在被中笑道可去不成
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鶯鶯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
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
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掣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鶯鶯少不得低了頭王
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幾樣
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慍惱中痰迷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
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
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咲說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
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然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
外預備好謝禮叫_他親自捧來送去磕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

大堂王太醫只躬身咲說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道倒咲了一時按方煎了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伏侍代玉代玉不時遣雪鴈來探消息這邊事務盡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衆人都知寶玉原有些獸氣自幼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鵲之戲語亦是常情寶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別事去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來問訊詢幾次李奶母帶領來嬖：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鵲繫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代玉已去便是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

命將祛邪守灵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
王太醫藥漸次好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鵲回去故有或作伴狂之態紫
鵲自那日也着寔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
紫鵲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鼓子聽了風就是兩往後
怎麼好轉且安下因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過來瞧着見寶玉明白了便將
他病中狂態形容了與他照到的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
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鵲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
麼唬我紫鵲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認真了寶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
如何是頑話紫鵲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寔沒了人口總有也是極
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必不放去的

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裏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里還有誰了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了}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什子你都沒勸過說我瘋的^了的這几日總好了你又來逼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顧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還有形跡不如再化一股烟：還可凝聚人還看見湏得一陣大亂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說道你不用着急

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來試你寶玉聽了更有晚意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鵲
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死灰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
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這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
離不開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
里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
這說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來是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
別^提題了我只告訴你一句^打話^的活着偕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偕們一處化灰化
烟如何紫鵲^{寶玉}聽了心下暗^想：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
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鵲笑道你也好該放我回
去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

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鵲聽說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旁邊睡著好照明兒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鵲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下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場今見紫鵲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在間人定後紫鵲已寬衣卧下之時悄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到底聽見偕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鵲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里就寢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問道你這几天還不去^這會子^{也該}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鵲笑道到不是白嚼蛆我到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几年了

父母下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人起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
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
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
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丟在脖子後頭了
甚至于為妻為了頭反目成讐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还好些若是姑娘這樣
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晚人去欺負了所以說早
婢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
難求代玉听了便說道這丫頭今兒可不瘋了怎恁去了几日忽然變了一個人
我明兒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鵲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
你心里留神在不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

說着竟自睡了。代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進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自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代玉亦早備了西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獨有。宝玉與代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舅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荆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為妻。因薛蟠素習行止浮奢，又恐遭過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知我們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

母去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表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這是極好的事等我和你婆子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將机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愛管個閑事今兒又管成了一個事件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其自然的總怕了十萬良子來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賈母嘆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

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偕們家的規矩你是盡
 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礼爭面的如今我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奢也不
 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
 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敬管無奈賈母親囑
 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到遲
 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
 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
 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香呢邢夫人方罷岫烟二
 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
 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閑語又兼湘雲是個愛取戲的更覺不

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有女兒身分还不是那種佯羞詐愧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子女兒分中平常那夫人也不過是面臉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個有氣^{老實}的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照管到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他不與人張口寶釵到暗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閑話之故耳如今却^人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來瞧代玉恰值岫烟也來瞧代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麼到全換了袂的岫烟

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到想着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得什麼體面？」有二姐：「的東西能着些兒搭着就使了。」姐：「想二姐：也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媽：了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里不說的。」我雖在那屋里，都不敢狠使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到得掣出錢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終好因一月二兩銀子還不敷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兒，我情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室敘聽了，愁眉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來，若果在這里，琴兒：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

今到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再商議有人欺負你、只管耐些煩兒千萬別自己熬煎出病出來不如把那兩銀子明兒也麪性給了他們到都歇心你已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們去尖刺狠聽不過了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麼你別那學小家兒女氣只管找我去並不是作親後方如此你一來時僭們就好的便怕人閑話你打發小了頭悄悄的我說去就是了岫烟低头答應了宝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佩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給的宝釵點頭笑道他見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你一個这是他聰明細致之處但還有一句話你要知道這此粧飾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脚可有些富麗閒粧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的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

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我這你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沒有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比他們纔是岫烟笑道姐：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宝釵忙笑道你也太听說了這是他好意送你：不佩着他豈不疑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問姐：此時那里去宝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了頭送來我那里消：的取出來晚上再消：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知當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宝釵笑道這間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過來了岫烟听说便知他家的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宝釵就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閒話呢宝釵

嘆道：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这几天連日忙，總沒來。瞧：寶玉和他所以今兒瞧他^{兩個}人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麼想的到姨媽和大舅母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官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曉得你們家隔著海，隔著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想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在一處的，已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著他母親懷里笑說，偈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這么大了。

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用手摩弄着宝釵嘆向代玉道你这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和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有這樣多^有愁不散的代玉聽說流淚嘆道他偏在这里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刺我的眼宝釵笑道媽瞧他輕狂到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娑代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你傷心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親哥：这就比你強了我每：和你姐姐說心里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来的你这里人多口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疼你了我們也^也伏上水去了代玉嘆道姨媽既這廝說我明日就

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張就好宝釵忙道認不得的代玉道怎麼認不得宝釵問道我且問你哥哥：還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那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代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局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宝釵嘆道非也我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纔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嘆代玉聽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忙也接他笑道你別信你姐：的話他是頑你呢宝釵嘆道真個的媽明兒和老太太：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代玉便拘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宝釵道連那女兒我還怕你哥：遭遇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別說這

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因要把你妹、說給宝玉偏生又猜人家
 不然到是一門好親前兒我說定了我們的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到有
 些意思我想宝琴雖有了人家我雖没人可給難到一句話也不說我想着你
 宝兄弟老太、那樣疼他、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斷不中意不如竟把
 你林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林代玉先還怔、的聽後來見說道自己身
 上便叫了宝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宝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
 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宝釵笑道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鵲忙也跑來
 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說去薛姨媽哈哈、笑道這孩子急
 什麼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去了紫鵲聽了也
 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起來說着便轉身去了代玉先罵又與

你這蹄子什麼相子後來見了這樣也笑起來說阿彌陀佛該一一也燥了一
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內婆子丫環都笑起來婆子們因也笑道姨太太
雖是頑話却到也不差呢到閑了時和老太太一商議太太竟做媒保成這
門親事是千妥萬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這主意老太太必喜歡的一語未了
忽見湘雲走來手里拿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個賬篇子代玉照了也不
認得地下婆子們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奇貨這個非不是白教人的寶釵忙
一把接了看時就是岫才說的當票忙揭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定是那
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的他們找那里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
眾人都笑道真是個獸子連個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
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這個那里去有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

他如何見^聽別笑他歎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了也都成了歎子衆婆子笑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此刻宝玉他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代玉二人聽了方笑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舖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歎子^了羞下老鴰一狀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裏^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宝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拾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里大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里屋內無人時宝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了頭家兒情：的趣與當兒：便隨手夾在書里只當我後^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就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这里所以嫁來大家

認得代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去宝釵見問不好
隱瞞他兩個遂將方終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代玉便說免死狐悲物傷其類
不免感嘆起來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
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宝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
不給我坐着呢代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板不平兒又充什麼荆
軻聶政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把他科在園們你苑里一處住去
豈不好宝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了忙掩
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聽下面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撥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會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初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日不得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內偏宮二
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光陵地名曰孝慈縣隨事命名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的工夫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定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連到細膩之至真細之至不獨寫侯府得理亦且將
 皇宮赫赫寫得令人不敢坐閱
 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

命名句似批語

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無主少不得又大家計議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體因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環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紋處自今李孀母女雖去然有日亦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咛万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葯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姊妹禁約得了頭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不遇來

也不過應名点卯亦不肯乱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剩他一個料理再
 者每日要^還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料務忙應接}也是操
 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
 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踴躍下處的也都各忙乱因此兩處下人
 無了正經頭緒也^却偷安或乘隙結党與權勢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得
 賴大並幾個管事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几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
 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賄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荐無因種不
 善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官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聚蠲免遺發^尤氏
 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遺發^唱十二個女孩子又說这些人原是買
 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

戲的到此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事耽誤美
兔的几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几兩銀子盤費令他們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
里都是有這例的們們如今損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几个老的還在那
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終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們們家的小廝們
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他們的父母
來親自來領回去給他們几兩銀盤纏方妥當若不叫上他們的父母親人來只怕
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
就留下王夫人嘆道這話妥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訴他任意鄙俚
一個礼字還清足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
是太家形景
應物件查清註册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面問到有一多半不

急急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悲思不捨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八^的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主不愿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宝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宝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代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蕙官送了宝琴將老外艾官送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野鴛鴦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去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用過

早飯畧歇片刻復入朝待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里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帶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一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中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園中遊玩更又將梨香園內伏侍的衆婆子一聚攸撒併散在園內听使更覺園內多添了添幾十個因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蜂芒大槩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衆婆子無不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証如今散了學大家稱了了意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就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

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璉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樞燒帝亭府賈蓉也同族中几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宝玉未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眾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鞭鞭着鞋步出院外画出病勢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池的中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香菱湘雲寶琴與了環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宝玉也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咲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的的衆人都笑起來宝玉紅了臉也咲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咲兒湘雲咲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咲兒及說起人來說有宝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里有瘋石頭上又冷坐風去罷

宝玉便也正要去照林代玉便起身挂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那那岫烟已擇了夫婦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兩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几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未免爲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會對杏流淚嘆息近之流書滿紙傷春竟不知傷春原委看他並不提傷春字樣却艷恨穠愁香流滿紙矣正悲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宝玉又發了獸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能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問他但來

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了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宝玉吃一大驚又聽那邊有人喊道竊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去回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宝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竊官滿面淚痕蹲在那里手里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宝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里燒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姓名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竊官見了宝玉只不作一聲宝玉教問不答忽見一婆子惡恨恨走來拉竊官口內說道我經回了奶：們了奶：氣的了不得竊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你們在外頭隨心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宝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

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

如何必是含怨之人又拉上宝玉画

出小人得意來

宝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叫他来燒那爛字紙的

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惧忽聽他反掩飾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眼着真是紙錢了麼我燒的是林姑娘罵壞了的字紙那婆子聽如此亦發狠起來便彎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盡的遺紙揀了兩點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據有証在這里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就拽着要走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那個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個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個生人替我燒了我的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這白錢已兒的和林姑娘煩了他來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

個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起來偏你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
冲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見了他們你就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太回
來我就說他故意來冲神祇保佑我早死藕官聽了亦發得了主意反到拉着
婆子要走那婆子聽了這話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宝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
若回了老太太我這老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們去就說是爺爺神我
看錯了宝玉你^道也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叫我來帶他
我怎好不回去的也罷就說我已經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宝玉想一想
方點頭應允那婆子只得去了這里宝玉問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來若
是為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這里燒這幾張必有私自的情
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于衷^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

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宝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
被你遇見又有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人言講又哭道我
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道說畢佯常而去宝玉聽
了心下納悶連規書者亦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問代玉亦發瘦的可憐問
起來比往日已是大愈了^{好若只管病}代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
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談便催宝玉去歇息調養宝玉只得回來因記起
着要問芳官那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說笑不好叫他恐人
又盤詰只得耐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
女兒洗過了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剩水給洗^我
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住着沾我的光不笑反到給我剩東剩西的他干娘羞

愧變成惱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甚麼好人入了這一竹都弄壞了這一点子底崽子也挑么挑么賊灰淡話咬犀的驢子似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嚷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連句要靜話也不說晴文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是會兩出戲到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自來經語未道如是他少親失眷的在這里沒人照看了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肯事襲人道我要照着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錢總照着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並些鷄卵香皂頭繩之類叫

一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干娘亦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是辦我^解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芳官便哭起來宝玉便走出襲人忙勸作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干娘說道你老人家太不省事你不給他洗頭的東西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燥^燥還有臉打他：要還在學里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辯嘴晴雯性太急^子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听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里誰在主子屋里教道過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地方}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們打得罵得誰許老子娘又半中間管閑事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

前兒墜兒的來娘吵你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老太
 又不得閒心所以我沒回等兩日消閒們痛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兒纔好
 宝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不敢大聲說話你反打的人狼狽鬼免叫的上頭能出了
 几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睛里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
 不要送里干娘怕棄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門檻子說道這
 些老婆子都是些鉄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哥的事不能照看反到折挫天長
 地久如何是好画出來 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
 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有海棠紅的小棉袄底
 下紵紬撒夜衫四字奇想寫得紙上跳出禪廠着褲腿一個女優來一頭烏油似的頭髮
 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嘆道把一個鶯鶯小姐反弄成拷打紅娘了

這會子又不妝扮了，還是這麼鬆怠古卿的，宝玉道：「他這本來面目極好，到別弄緊襯了。」晴雯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擗乾，鬆了的挽了一個慵妝。警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了，接着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味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由心聽鐘几下，了晴雯道：『那撈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什子，說着便拿過來，瞧了一瞧，說：「畧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几下。昨兒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点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只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着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蘇笋湯，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

就桌上喝了一口画出病人說好邊發人嘆道菩薩能几日不見葷飯的就這樣
 起來一面說一面忙端起鞋、用口吹西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嘆道你
 也學着些伏侍別一味歡歡嘖口勁輕着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
 几口甚妥他丫娘也忙端飯在門外伺候向日芳官等一到時原從外邊認的
 就同往梨香院去了這丫婆子原係榮府三等人物不過令其與他們漿洗皆
 不曾入內荅應故此不知內幃規矩今亦托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
 子先領過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做丫娘便有許多
 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來嘆道他不老仔
 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
 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在這這裡裡桶子裏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

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了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笑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堵下幾個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婆子也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好了仔細傷了氣你嚐一沒有可好了芳官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說好了遞與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几碗粥就罷了衆人揀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使個眼色與芳官：「本自作例又學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說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飯你就在屋里作伴兒把這粥給你啣着」一時會兒餓了再吃說着都去了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

將方才從火光裡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說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叫我問你
 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他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滿面含笑又
 嘆一口氣說道這事說來可嘆又可嘆宝玉聽了忙問如何芳官嘆道你說他
 祭是誰祭的是死了的蘅官宝玉這是友誼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
 誼他竟是瘋傻的頭說他自己是小生蘅官是小旦常做夫妻雖說是假的每
 日那些曲文排場皆是真正溫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做戲尋
 常飲食起坐兩個人竟是恁恩我愛蘅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安所
 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蓋官我們一般的溫柔体贴也曾問他得新棄舊的他
 說這又有個大道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弦者也必要續弦為甚麼
 只是不死的去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動

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戇說來可是可笑宝玉聽說了這篇戲話獨合了他的戲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稱奇道絕說天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囑道既如此說我也有一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對面與他講未免不便洵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宝玉已後斷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已後逢時按節只備一個爐到日隨便焚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鬼人原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樣的除不知只一誠心二字為主即值蒼皇流離之日雖連香亦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為祭不獨死者為祭便是神鬼佛也來享的你瞧我那案上只設一爐一不論日期時常焚香他們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隨便有新茶便供一鐘茶有新水就供

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葷羹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
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敬不在虛名也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
便答應着「一時吃過飯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回來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嘆鶯聲燕

絳雲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室玉多添了一件衣服著物挂杖前邊來都見過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
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駕駕瑪瑙翡翠玻璃四人都
忙著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并皆打疊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
的管事媳婦們的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環十個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美連
日收拾馱轎器械駕駕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先打預發帳幔
鋪陳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婦並几个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几輛車遠道先至下
處鋪陳安插時候臨日賈母帶着賈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

轎賈珍騎馬牽了衆家丁護衛又有几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生並放些隨換的衣色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趕上賈母王夫人駝駝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所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罷便命关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閉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內院不必閉鎖里面兒女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关了目領了丫鬟等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來帶領十來個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寧下榻微覺輕寒啟戶視之見園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几點微雨于是喚

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癰癰因問宝釵要些薔薇硝來宝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回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繞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照了了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向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繞吐淺碧綠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着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嘆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汚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個花籃兒採了各色花放在裡頭繞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的嫩條命蕊官拿着着顰兒恰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樑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

的葢官笑道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偌們送林姑娘回來偌們再多採些編几个大家頑說着來至滿湘館中代玉也正晨粧見了簋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笑道怪道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見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命紫鵲掛在那里鶯兒又問候了薛姨媽方和代玉要頑代玉忙命紫鵲包了一包遞與鶯兒代玉又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來瞧我梳了頭同媽往你那里去連飯也端了那里去吃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鵲房中找葢官只見鶋官與葢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因說姑娘也去呢鶋官先同我們去等着豈不好紫鵲听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到是他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代玉的匙箸用一塊洋巾包

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笑一邊差使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
 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
 蕊官先送了硝去耳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里捨得去鶯兒只顧催說你你
 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收回來二人方去了這里鶯
 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來笑問姐：織什麼呢正說着蕊官二人也
 到了春兒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
 你到被宝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這
 二三年積了些什麼讐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讐恨他們不知
 且反怨我們恨了在外頭這兩年別的東西不笑只笑我們的米菜不知賺多少
 家去閤家子吃不了還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邊我們使他們一使兒

就怨天怨地的你說：可有良心春燕嘆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室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却没有光彩室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話到也有些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姊妹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時老祖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沒個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他排進來可巧把我^分和到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笑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殺後來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几年着實寬裕了如今挪進來也笑散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我姨媽到和藕官吵了

接着我媽為洗頭就和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也不給他洗昨日得月錢推不
 去了買了東西先叫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自錢就沒錢要洗時不管襲人晴
 雯麝月那一個跟前和他們說一教也都容易何必借這個光兒好沒意思所
 以我不洗他又叫我林：小鴉兒洗了才叫芳官果然就吵起來接着又要給
 宝玉吹湯你說可笑嗎？人我見他一進來我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
 強做^{知道}知道的^{一定}討個沒趣兒幸虧園里的人到後人^{一定}記的清是誰的
 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有我們一家人吵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去了美這個
 一^這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娘管着得一得了這地方比得了永遠基業還利
 害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了還不笑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着生恐有人連逼
 又怕誤了我的差使如今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着^謹謹：慎：一根針也不

許人動你還摘這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驚見道別人亂折亂摘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每日里各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筭單管花柳頑意見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還有插瓶的惟有我們說了一聲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們要究竟沒有要過一次我今便摘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拉了拐^棍走來驚見春燕并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竊官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內便不受用看着驚兒編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得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做隱身符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撈做八瓣子不成驚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

的煩我給他編我揮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兒老人家就
 認真了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燕之年近昏眊惟利是命一槩情面不管正心
 疼肝斷無計可施听鶯兒如此說便以老實老拿起拄杖來向春燕身上擗上
 几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的牙根癢要撕你的
 肉吃呢你還來和我強柳子似的打的春燕又愧又急哭道鶯兒姐：頑話你
 先就認真打我：媽為什麼恨我：又沒胡^{有說}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
 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去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我
 豈不愧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為姑娘在這里不許我管孩子
 不成鶯兒听見這般蠢話便堵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老人家要管那一
 刺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老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

籃子偏又有春燕^的出來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昏水在那里做什麼呢那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照：你的女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那里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了頭眼里沒娘罷^連姑媽也沒了不成當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里客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照道你瞧：你女兒這座大孩^兒頑的他先領着人遭遇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床幾年你也跟那起輕狂浪小娼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你管不得你是我房里吊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該死在那里伺候又跑出來浪汗一面又掀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你叫^這作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屁鶯兒忙道那是

我們編的你老別指桑罵槐那婆子深妒襲人情愛一千人_亦知凡房中大些
的了襲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見了這一千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
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令姊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怒
氣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又說出自己打
他又要受晴雯等之氣不免着起急來又忙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
那里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又拉他：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
赶他不防脚下^滑倒引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便賭氣將花柳皆
擲于河中自回房去這里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狭小蹄子遭運了
花兒雷也是要打的自己且插花與各房送去不提却說春燕一直跑入
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代玉處去問安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

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實裏你女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不孝不仁，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鬧事，都是你們縱的。』這會子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趕着打襲人氣的，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瞭手巾，听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別管着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會意，便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沒有的事？』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熬一熬，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下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別怕，有我呢。』春燕又一行哭，又一行說：『把方才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里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

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伏口伏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叫小了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們叫來平兒不得閑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了頭應了就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你那个平姑娘來也憑个理沒有娘管女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屋里的平姑娘他有情呢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話之間只見小了頭子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問我作什麼我告訴了他：說既這樣且擇他出去告訴了林大娘在角門外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听如此說自不捨得出去便又淚流滿面央告衆人等說好不容易我進來了况且我是寡婦家里沒人正好一心無^掛的在裡頭

伏侍姑娘們姑娘們也便宜我家里又有些較過^攪我這一去又要去自己生火過活將來不免又沒了過活襲人見他如此早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里又不守規矩又不听說又亂打人那里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來天二開口也叫人笑話失了體統情要道理他呢打發去了是正經誰和他去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夾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我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色^好積德一面又夾着燕道原是我為打你起的究竟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你也替我說二宝玉見如此可憐只得留下吩咐他不可再開那婆子走來一一的謝過了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省的將就着些事也罷了罷了罷了凡日只听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

的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里反了原來還有几處平兒笑道這笑什麼正和玳大奶二笑呢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來了八九件了你這里是極小的笑不起數兒來還有大的可氣可笑之事不知襲人問他果來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話說襲人回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几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閑兒一語來了只見李紈的了襲人來了說平姐可在這里奶子等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子病了他又成了香餅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你媽去到宝姑娘房里給鶯兒几句好話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宝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着宝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壁走着一面說閑話

兒春燕同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才罷他娘
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說來
問着我春燕笑道媽你若安分守己在這屋裏長久了自有許多的好處且
告你想你句話宝玉常說將來這屋裏的人無論家裏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
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補前文不足處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
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這謊做什麼婆子听了便念
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代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沏茶春
燕便和他媽一送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了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
罪等語鶯兒忙笑讓坐又到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赶
出叫媽：姐：各站一站一面走上來遞了一個紙包與他們說是薔薇硝帶

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里沒這個與他巴三的你
又弄一色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的好姐三千萬帶回去罷春
燕只污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璉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繞進去春燕
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便百依百隨的不敢低
強了春燕進來宝玉知道回復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畧站了一
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
與了他硝宝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里是什麼芳官便忙遞
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癩的薔薇硝宝玉笑道虧他想得到賈環听了便伸着
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攆着腰向執桶內掏出一張紙來把着笑說
好哥：給我一半兒宝玉只得要與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與別人

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索玉會意忙笑色上說道快取來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妝看時奩內已空心中疑惑早間還剩了些如何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里人一時短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他們那里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僭們好吃飯芳官听了便將些茉莉粉色了一色拿來賈環見了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確興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色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蓄薇硝擦癬比外頭的銀硝強你且看可是這個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鼓笑了說道你是合誰要來

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呢這不是硝
 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然比先的帶些紅色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
 也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自是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媽
 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怨他們要^要你依我要依我今了去照
 臉擦給他去趁着這回子撞麝的撞去了挺牀的便挺牀吵一出子大家別心
 淨也笑是報仇莫不是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便問你
 也有話說宝玉是哥、不敢冲撞他罷了他道他屋裡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
 問、不成賈環聽說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何苦生事不管怎樣忍耐些罷
 了趙媽娘道你快休管橫豎與你無干乘着抓住了理罵給那些浪淫婦們一
 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劉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崽子的氣

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到會扭頭暴筋
瞪着眼毆摔娘這會子被那起屁崽子耍弄也罷了你明兒還想這些家里人
怕你呢你沒有屁本事我也替你羞賁環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
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也不敢去指使了我去鬧倘或往學里告去捱了打你
敢自不疼呢遭：兒調唆了我鬧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
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去鬧鄰們去鬧你不怕三姐：你敢去我就伏你只這
一句話便戳了他娘的肺便喊說我腸子爬出來的我再怕不成這屋裡越添
有句話个話頭兒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色子便飛也似往園中去求彩雲死勸不住只
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
頭正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見趙姨娘走來恨的走來同問姨奶奶：那

去趙姨娘又說你瞧：這屋裏連三日兩日追來的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分兩放小茉莉了。若是別一個我还不惱，若叫這些小娼婦扭弄了，還成了什麼？夏婆子听了正中己懷，忙問回何趙姨娘，悉將芳官以粉作硝，輕侮賈璉之事說了。夏婆子道：「我的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笑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門私自燒紙錢，宝玉還攔到頭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的忌諱。這燒紙到不忌諱，你老想一想，這屋裏除了太：誰還大似你：老自己掌不起來，但凡掌起來的，誰还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乘著這幾個小粉頭兒，恰不是正頭債得罪了他們，也有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攪着，攪扎個筏子，我在傍作証據，你老把威風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禮便是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的。趙姨娘听了這話，亦發有理。」

便說燒紙的事不知道你却細細的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還有我們幫着你呢趙姨娘听了越發得意仗着胆子便一連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宝玉聽見代玉在那里便往那里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便都起身笑讓姨奶奶吃飯有什麼事這麼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着芳官臉上撒來指着芳官罵道小淫婦你是我銀子錢買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的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宝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里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恐他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

去唱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是粉頭麵頭的嬌奶；犯不着來罵我；又不是嬌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幾呢；衆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衆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嬌奶；別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里肯依便；抬頭打滾潑哭潑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得起我麼？你且；那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你去；還活著便撞在懷里；叫他打衆人一箇勸一箇拉他；晴雯悄悄拉衆人說；別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為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着趙姨娘來的一干的人；聽見如此心中各；稱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稱愿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作耍；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蕊官兩個聞了此信慌忙

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侮，偕們也沒趣，湏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場方爭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蓋官先便一頭幾手，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跌。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衆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有委曲，只好說這沒理。如何使得？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蓋官竊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蓋官前後頭頂住四人，只說你只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倘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來，將四個喝住，問起原故。趙姨娘便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是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這

是什麼大事，姨娘也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了頭說不知在那里。原來在這里生氣呢。快同我來。尤氏李氏都笑說：「姨娘請到廳上來，偕們商量。」趙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們原是些頑意，喜歡呢和他說，笑，不喜歡便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了也如同貓兒狗兒，扳咬了，下子可怨就怨不^來過時也。只該叫了管家媳婦們去，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不見人欺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然，性兒別听那些混帳人的調唆，沒的惹人笑話。自己默白給人作^{笑話}。活心里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几天等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夕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里探春氣的和尤氏李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提不叫。」

人敬伏這是什麼意思值得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躲又軟心里又沒有計
算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的調停作弄出個試人替他們出氣越
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
海里那里尋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眾人沒
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之訪查凡有口舌不安的一概來回了責罰
探春氣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之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和我們素日
不對每之的造言生事前兒賴藕官燒紙章虧是宝玉叫他燒的宝玉自己應
了他總沒話今兒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喊
之噓之的見了我纔走開了探春听了雖知情樂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
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為實誰知夏婆子的外孫女兒蟬姐兒便

是探春處當後的時常與房中了。襲們買東西呼喚人衆女孩兒都和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蟬姐出去叫小兒買糕去蟬兒便說我纔掃了個大圍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個別的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話告訴了他蟬姐听了忙接了錢道這一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閑之時都坐在階砌上說閑話呢他老娘亦在內蟬兒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之話告訴與夏婆子听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欲往探春前去訴冤蟬兒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得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到這一時兒正

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室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涼的酸的東西只別攔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麼遣你來了告訴這麼一句要緊話你不嫌臟進來^的兒不是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里托了^些糕來芳官便戲道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兒^個輝兒一手接了道這是誰家買的你們還稀罕^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喜吃這個我這里有纔買下給你姐吃的他不曾吃還收在那里乾淨沒動呢說着便拿了一碟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進去替你頓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頓茶芳官便掣着熱糕問到輝兒臉上說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個頭我也不吃說着便將手內的糕一塊一塊的^弄了擲着打雀兒頑口內笑說柳

嫂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小蟬姐兒氣的怔怔的聽着冷笑道雷公老爺
 也有眼睛怎不打這作弊的他還氣我呢我可拿什麼比你們又有人
 進貢又有人作乾奴才溜。你們好上好兒為的幫襯着說句話兒衆媳婦
 都說姑娘們罷呀天：見了就叫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對了口
 怕又生事都擎起腳來各自走了開了當下蟬兒也不敢十分說他一面咕唧着
 去了這裏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兒那話兒說了不曾芳官道
 說了等一二日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兒那玫瑰露姐
 吃了不成他到底可好些曾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的什麼是的又不好
 問你再要的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與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
 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却生的人物與平襲黛鶯皆類因他排

行第五回叫他是五兒五月初春色可知回素有病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宝玉房中的了幾差使人爭且又聞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他到那里應名兒正無頭路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亦待他們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見事多尚未說得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宝玉正在聽見趙姨娘廝吵心中自是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得等吵完了打听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從蘅蕪院回來勸了芳官一陣方大家安靜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宝玉忙道有還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去罷說着命襲人取了出来見瓶中亦不多遂連瓶與了他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

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上一帶地方兒，住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吃茶歇脚兒。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看裡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道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錠子盪滾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都給你們罷。」五兒聽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謝了。又謝芳官，又問他好些。五兒道：「今兒精神些進來。」住。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見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兒托你攜帶他，有了房頭，怕沒有人帶着他。住。住。只怕住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暖，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

到了茶來芳官那里吃這茶只漱了一口就走了柳家的說道我這里占着手
五了頭送五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
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听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
一個是紅玉的理二奶要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鬚兒的也還沒補如今要
你一个也不笑過分皆因平兒每和和鬚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
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掣人扎筏子呢連他屋里的事故都駁了兩三
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里的事故沒尋着何苦來往經里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
那時老到了到難回轉不如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心開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
老的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難如此說我却性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來
了一則給我罵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母二則添上月錢家里又從容些為

家中三則我的心開一開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里的錢芳官道我都知道了你只放心二人別過芳官自去不提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回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珍貴物兒却是吃多了也最動熱竟把這個到些送個人去也是個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舅二的兒子昨日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如今我到半盞與他去五兒听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子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家伏厨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到又是一場事了他娘道那里怕起這些來還了得了我們幸苦三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賊偷的不成說着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家中他外甥子正倚着一見了侄舅他哥嫂姪舅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粉吃了一碗心中一

暢頭目清涼刺的半盞用紙覆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廝同他外甥姪兒素日相好的走來問候他的病內中有一小夥名喚錢槐者乃係趙姨娘之內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有些錢勢尚未娶親素日看上了柳家的五兒標緻和父母說了欲娶他為事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却行止中已帶出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料此事去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來自向外邊擇婿了錢家見他如此也就罷了怎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狠定要娶配方了以愿今也同人來瞧望柳侄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忽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閑起身便走了他哥嫂忙說姑媽怎麼不吃茶就走到難為姑媽記掛柳家的因答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閉了出來瞧姪子罷他嫂子因向抽簪內取了一個紙包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牆角邊遇與柳家的又

笑道這是哥^姊。昨兒在門上談班兒，誰知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兒有魯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著作門禮。你哥分了這些，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所以單取了這茯苓的精液和了藥，不知怎麼弄出這怪俊的白痢兒來。說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第二用牛奶子，萬不得已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宜外甥女兒吃，原是上平日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的。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他，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甚麼差使，有要緊些什麼，況且這日風聲聞得，裡頭家反宅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的姑娘來的，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生受作別，回來到了局門前，只見一個小丫兒笑道：『你老人家那里去了？裏頭三次兩遍叫人傳呢。』我們三四個人都找你老去了，還沒來你老人家，却從那里來了。這條路又不是

家去的路我到疑心起來那柳家的笑罵道好猴兒崽子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

投鼠忌器室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歎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七回 至七十回

內缺六十四回
六十七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庚辰秋月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臟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孀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奴？有什麼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槁子蓋似的，几根灰毛撈下來，還不閉門讓我進去呢？這小廝且不閉門，且拉着笑說：『好孀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里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你，應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這比東西都分給了衆奶子，了一個个的不像抵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鷄似的不動。」^許他的菓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個蜜蜂

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處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搗李子呢就戾聲浪噪喊起來說又是還說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到像誰害了饒癆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沒好話說槍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當着怎不和他們要的到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鴿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有小廝笑道愛呦：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便呼喚着的日子多也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這個小猴精又搗鬼平白頭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他們有內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我雖在這裡听哈裏頭却也有兩個姊妹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

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柳嬌子去罷再不來可就悞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廝說話忙推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等也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了頭那去了衆人都說終往茶房里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听了便將茯苓霜攔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茶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了頭蓮花兒走來總是爲春

景將殘 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碗鷄蛋頓的嫩嫩的柳家道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這鷄蛋短的狠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終添二三个來我那里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餛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來一面說

一面真个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麽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里的計活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里混受噓你娘終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几个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米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都沒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此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起餉醬蘿卜炸兒敗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到別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罷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說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為便宜却
 為什麼前兒小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雞炒小燕
 說葷的因不好總另叫你炒個麵筋的少攪油纔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赶
 著洗手炒了狗頭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眾人听柳
 家的忙道阿弥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來
 凡各房里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
 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听說我單當姑娘廚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笑起賬來
 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來個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笑：勾作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攪的
 住這點這樣個點那樣子買來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

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吃到一個月，現筭道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兒，表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來給我。我到咲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看这三二十个錢的事，送預備的起，赶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在里頭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一盞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这个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听了又氣，不忿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子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到好咲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里^了，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拿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代了小小的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唱命小了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來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了頭子們扒不得，一声七手八腳，搶上一頓亂翻亂擲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悞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終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了頭們也沒得拌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中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捧碗盪盪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炒蛋。

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來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個至跟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才便了他從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閨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來正走蓼溆一帶忽見

通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之孝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五兒陪笑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悶緣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爲了方纔我見你媽出來我纔開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里呢竟出去讓我開門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話回答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接到這時我總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了所以沒和~~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辭鈍色虛又目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几个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几个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到要審他這兩日他往這里頭跑的不像鬼唧唧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事^是昨兒玉釧姐姐說

太太耳房里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連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確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沒聽見。今兒我到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此事，沒生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姐兒催逼他。」此「嘗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宝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芳官，圓官現有了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有偷的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並拿了帶了五兒，未回李執與探春。那時李執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丫頭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兒那邊先找着了平兒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歇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五兒啼的哭喊給平兒跪着細訴苦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苦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送的這一節說了出來平兒听了嘆道這樣說你竟是个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奶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自便去了這理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
他說不該做這沒行之事也有報怨說正緊更^經還坐不上床又丟個賊
來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
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起慮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
委屈竟無處可訴且今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睡
枕鳴：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已不得時攆出他們
去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一的都應
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
便說露却是給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听了

天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室玉室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門上得的他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僭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姐：好你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容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的露也是無辜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問着他：應了玉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难道我們好意攪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擗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里

發炮先炒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輕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今嚇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陽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平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這着把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說^話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業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個到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煩出這里來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不^相管^都不

官了。衆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的屋里，你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三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我好的一个姊妹。當主却是平常裡面有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三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他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三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別冤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_此發便說道：「姐，放心也，別冤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哥哥，是情真連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能

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之竟帶了我回奶之去我一聚應了完
事衆人听了這話一个都叱意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之果
然是个正人^性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之偷的啼你們頑劣鬧
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之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之來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干净但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素到太之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要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
芳官往前面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之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贈五兒感謝不尽平兒代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几个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勾多特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他來恐園里没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併回明奶。他到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平兒道秦顯的女是誰我不大想熟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工夜的白日里沒什麼事故姑娘不大相識高。派揚大。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嬌娘司棋的父母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却是偕們這邊的平兒听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如今這事。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屋裏丟的也有了主兒是金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業障要什麼的偏這兩個業障

逼他頑說太三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兩個不限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聽見帶累了別人給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找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但園內人有連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們的私情各相來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還擺在議事所上好三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再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宝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攪攪事情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个炭簍子帶上件^什店事他不應承偕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便荷人還要細三的追求總是依我的主意把太三屋里的了頭都拿來算不

便攪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吃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當招了又道是蒼^蛇不抱沒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無不^加賊刑也草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候的到也不等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若未操這心得放手時湏放手什麼大不^懷的事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搃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偕們是那^邊屋裏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林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兼早兒見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到^了嘆了說道馮^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罷我纔精爽些了沒的淘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來一發教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釵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得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是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上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與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攢了素日與頭上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自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缺。素說梗米短了，兩后常用米又多支了，不月

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家禮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邊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禮又預備了幾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多大家照顧正乱着忽有人來說與他過同漢這早飯就出去罢柳嫂兒子原無事如今还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撻蘼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到要折變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王釧兒吵出生恐查考詰出來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詰訴說都是宝玉應了這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未誰知賈環听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的臉摔了去說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更要這了，也沒趣。見彩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買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粗心業障氣的彩雲哭个泪乾腸斷。趙姨娘百般安慰他，好孩子，他喜負了你的。了總素白我看你的真，讓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頓包起來，來人不見時，來至園中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漂的漂，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內暗哭。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索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鬧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几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與兒并壽星紙馬跪頭并奉命皇宮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筵一百束上用銀系掛起薛姨娘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教堂搶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詩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所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而處行畢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礼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回方進

團來情愛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二挨着所長^{比他}的房中
到過復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其中人要行礼也
不曾受面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今年莊人受礼
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母與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
坐便去了宝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咕咕一
陣了頭笑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樓入画邢岫烟的了頭家兒並奶
子抱巧姐兒彩鶯綉鴛八九个人都抱着紅毡笑着走來說拜壽的擠破
門了快拿麝月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
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勁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
等捧過茶來總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

說我方才到鳳姐之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之的平兒
笑道我正打發你姐之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之那里禁當
的起所以將^{特趕了}敬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禁經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
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終
起來又下了一福宝玉又還了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
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你^他來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你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壽宝玉听了忙^又作下揖去就^說原來今兒也是姐之的芳誕平兒還為福不
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總是探春忙問原來
那妹之也是今兒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之趕着補了一分礼与
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

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探春笑道到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有幾個
 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日兩個）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大姐去
 去應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過了灯節就是老
 太太和宝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初九日是璉二哥三月沒人
 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就不只是偕家的人探春笑道我這個記性怎麼
 了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笑原來你兩個到是一
 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終
 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壽禮職
 分可吵鬧什麼可不悄悄的過去（通）今兒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們回房我再
 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裏（里）過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就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頭裏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罰忘了二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嘆了探春，回道：「說可巧今兒裏頭廚房不豫，飯一應下趙美蓉都是外頭收拾，他們就湊了錢就^叫柳家的來攪了去，只在櫃裏頭收拾到好，衆人都說是極探春一回，這人去問李執事，執事代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廚房中快收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嘆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我們^到探春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和我那裏領錢。」柳家的嘆道：「原來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

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所上去吃麝等到李紈宝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与代玉因天氣和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園錦囊擗了一所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四色壽礼與宝玉宝玉于是過去陪他吃麝兩家皆沽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宝釵帶了宝琴過來與薛蝌行礼把盞畢宝釵曰嚼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盞盞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了宝玉忙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進角門宝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姊妹都在裡

頭倘或家去取什店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道的你熊，你們那邊這
几是事？人事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閥的有功効了。若是聞着保
不住那起人團順脚起起路，從這里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角
些，大家別走。」繼丟有了東西，丟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且命
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除不知還有几件，比這兩件大的呢。
大家別走，」總有事就賴不有這边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也知道我
若已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
『憑』是不管事的人，我總告訴你平兒是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
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來，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
里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個人講說自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倚書素雲
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个人都在那里看戲作要見他們來了都
說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携了他們同到了芍藥欄中紅香
園三間小廡所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沒平兒原來平兒裏
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禮的不算兒
忙有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的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几樣也有不收的
也有收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麝方換了衣裳圍
裙來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園中只見筵開玳瑁
設芙蓉衆人都美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辭
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到覺拘的慌不如我到所上隨便淌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到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厨上歪着自如比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到自在且前頭沒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所上眼着省命了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結縶媽趙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來送了東西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別出了這里出去不了頭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無^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鵲鴛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

一開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有人要听那些野話你所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出宝玉便說雅座無趣須要行令才好中人有說行這令令好那个又說行那个令好代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全都寫拈成閨兒們拆出那个來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拿了付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冬字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坐說我寫大家應了面共得了十來个念着香菱二的寫了援成閨兒擲在一个瓶中間拆春使命平兒揀平兒向內撓了一撓用箸拈了一个出來打開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全都難这里頭列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
他們行出^去偈們行这个說着又着襲人拈了一个都是^却拈战史湘雲笑自說
这个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这个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
只判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
一杯探春道我喝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我所分派命賤了令散令盆裏
琴妹擲起扶下擲去對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个三岫烟宝玉
哥皆擲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
若說到外頭去可^就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
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說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
滿說^座滿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便也乱看

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團三个字便知宝琴要的是吾不如老圃的
 圃字見香菱射不省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
 字代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問的衆人都
 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
 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對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釵笑道这个人字
 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字而射一爰也不泛了說有便又說了一个寃字宝釵
 一想因見席上又難有鷄肉便爰有他是用難寃雞人二典故因爰了个𦵏字
 探春知他爰有用了雞栖于𦵏的曲爲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酒杯湘雲等不得
 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刺起拳來那边尤氏和邢夫人隔帘席也七八乱叫
 刺起來早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刺拳叮叮噹噹只听得碗上的鐺子

尤氏藏了犯去

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三个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这个也等想一想你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這一串子到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搗衣声

令完死央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个寿字的不能多贅大

家輪流亂割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對了來（喜）李紈和岫烟對了子（子）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覆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捧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的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烹湃 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鉄鎖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个謔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棟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內有半鴨頭遂棟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牽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了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咲起來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
開心兒拿着我們取咲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到
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
怕挂誤着打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
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釵忙暗、的瞧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
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罰拳鬪
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對了点子宝釵覆了一個宝字宝玉想了
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服灵玉而有便咲道姐、拿
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表姐、別恼就是姐、的諱釵字就
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宝玉道他說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

曰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
 使不得兩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時事這也有出處湘雲道
 宝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記載並無等不
 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麼你
 到忘了後來人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还笑
 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
 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談對点的對点劉奎的刺奉這些人因賈母王
 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所中紅飛
 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悠然不見
 了湘雲只想要顧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
 尋他手情

我我
我那里我得着接眉林之孝家的同有几个老婆子來生恐有正事呼喚
二者恐了你们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婆意痛飲
失了体统故未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
你们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
作个引子媽們別耽心李纨尤氏都也笑說你们歇有去罷我們也
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叫姑娘們
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何況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
事來打听的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点補些小食兒素日
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
媽們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点心來兩傍了斟茶

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自去罢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
我們即刻打簇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
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自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覺
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罢別惹他們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
干橫豎他們不認真喝酒就罢了正說有只見一個小了頭笑嘻嘻
的走來姑娘們快無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
石凳上睡有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有都走來看時果
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个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
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的扇子裡在地下也半被落花
埋了一群蜂蝶鬧穠的圍着他又用簪兒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

衆人看了又見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
●噤說衆香而酒到玉盞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却為
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吃飲去這潮釐上還睡出病來
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低頭看了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
納涼避靜的不覺的頭多罰了兩杯酒妓嫗不勝便睡有了心中反覺自
愧連忙起身紅鬧鬧有同人來至徑香圃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灑茶
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湯方
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風姐送去風姐兒也送了幾樣
來寶釵等吃過悉柳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堆花的也有扶
欄觀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烟觀局林

代主和室玉在簇花下唧唧：「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所只到了階下便朝上跪下了滿頭有聲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角兩眼只聽有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內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里的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因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有他什麼說的話也不回姑娘要攆當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所上候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有

就攆出他去尋太_明來了再_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代
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貼在下_{花邊}知意代玉便說道你家
三了頭到是个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到_地一步兒不肯多是差_事不多
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有時他幹了好几件事
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_顏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單拿我和
鳳姐_扎和_止釵子禁別人最是心里有美計的人豈只乖而已代玉道要這
樣纔好偕們家里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里每常閑了替你們一
美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恁
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偕們两个人的代玉听了轉身就往_所上尋宝
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

盤裡面可式放有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那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爬爬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有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備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那說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說有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代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我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難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時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宝玉的宝玉因問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里呢襲人回顧一瞧說才在這里几个人閑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宝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偕們外頭頑去一回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

罢了宝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偕們晚上家里再吃回來我叫龍人姐帶了
你棹上吃飯，何如？」
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
吃那个麪條子，早晚也沒好生吃，終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
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
人管着我，要尽力吃，勾了纔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片好惠泉酒呢。如
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几年也沒聞見。秉今兒我是要開
齋了。」
寶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個盒子來。
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
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穰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菜、蒸的綠
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搽了一碗飯，芳

官便說油膩：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宝玉聞着到竟比往常之味有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搥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嘆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面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勾再要些來小燕道不用要這就勾了方纔麝月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休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棹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搥酥說這個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偕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和晴雯姐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拿兒大家鬧齋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我意竟忘了此刻像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或有不到的去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他不過這些人來小

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這只五兒怎麼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兒再叫他進來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這到是正緊經小燕又叫兩個小了頭進來伏侍洗手到茶自己收了家伙交与婆子也洗手了便去我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去來仍往紅香圓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回來寶玉問你們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便笑自將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描兒食聞見了香就隔鍋飯兒看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麼室兒跑了去吃飯兩個人怎麼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了說約下了

可是沒有的事情，更道：「這原省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教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性，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角再燒個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豈像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你的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只憚這原故，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說省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黛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人，人人都滿園中頑了。」

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竟有生在花草堆中，聞草这一个說我有雅音，
柳那一个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个又說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說我有美人蕉，
这个又說我有星翠那一个又說我有月紅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
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菜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
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沒聽見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
一箭數花蕙。」為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
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頭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
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兩枝背面開的，就是
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有夫妻子，便扯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
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掙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

蹄子滿嘴里汗嫩的胡說了。荳官見他要勾來，怎容他起來，便忙^起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中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闌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點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罷不絕。可巧宝玉見他們鬧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中人跑了，只刺了香菱一个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謬。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臟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手內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

帶你瞧：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嘆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拖在泥里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子不經^禁，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腳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一百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姐、每人繞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贖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一個不清，香菱听了，^{這味}送語却確心坎兒上，反到喜歡起來了，因笑道：「就是這話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的，赶着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才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褲面都要拖臟，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

和这个一模一樣的他自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这个來如何
香菱笑有搖頭說不好他們倘或聽見了到不好宝玉道這怕什麼
等他們孝滿了嗎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還是
你素日為人了是況且不事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也可只不過怕姨
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
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有你千定萬叫他親自送來後好宝玉听了
喜歡非常答應了忙的的回來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算可惜這麼一
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不知道忘了被人拐出來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算這座
小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給了这个霸王
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

了一壁胡思亂想又下此四字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原故
香菱之為人又每人不怜愛的襲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素
想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揭揭好隨了宝玉來尋香菱他
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一空淘出个故事來
纔罢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了誰知那起促狎鬼使黑心說有接
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叉手
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这臟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好
再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問的香菱道好姐你拿去
不俱拘給那个妹妹罷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
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臟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纔的

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掘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
 蕙安教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
 又叫做什麼怪知道人人說你慣會鬼惡祟藏使人肉麻的事你照樣你
 這手弄的泥鳥惡滑的還不快洗去向宝玉笑道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
 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
 何話扎有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什麼香菱只顧笑還說出來回看那邊他的
 小了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看你說話呢香菱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
 別何你哥說緣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
 里探頭兒去呢說有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回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射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兩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菜子和平兒說了已往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

情就是宝玉听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撞
你再过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坏了常會家^{調笑人}橋樑火兒說着大家都
笑了宝玉說閑院門裏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開了門
人到疑^疑惑^惑起性^性再^再等^等一等^等宝玉點頭自說我出去走走四兒留水去小燕一个
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邊見無人便問五兒^的事小燕道我後告訴了柳
嫂子他到喜歡的狠只是五兒昨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
來得^{二得}再^再等^等好了罷宝玉听了不免後悔長嘆曰又問这事襲人知道不
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宝玉道我都没告訴過
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時分
听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大家隔窗^和情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

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
 了這出去偕們好閑門了只見怡紅院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
 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吩咐不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呸
 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里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宝二爺睡下
 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鞦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
 睡呢媽：進來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如
 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笑話說不
 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腳漢了說畢又笑宝玉忙笑道媽：說
 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回
 吃了麝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讓些人蒲香

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說：「灌了一盃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
「啣」一碗都是現成的，說有晴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這些時我
聽見二爺嘴裏都換了字眼，趕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
屋裏到底是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裏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
聲，使得若只管叫起來，怕以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這家子的人
眼裏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說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雯
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粗了，沒離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
一聲半聲名字，若當有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後好，笑這
總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太太太
太：屋裏撻過來的便是太太太太：屋裏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他

不的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宝玉還說再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里晴雯等忙命关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來了嘴三四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肅射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省些兒也提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省一面擺上酒菜襲人道不用為棹櫓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木的棹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緯棹又便宜說有大家果然抬來射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說天熱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這一番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這怕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

不得已的這會子還逼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

上坐且忙有卸粧寬衣

見吃酒從未先如此者此独拾紅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与世人兩樣的知子莫過母也

一

時將正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有鬚兒

振症

身上皆是長裾短袄宝玉只穿

有大紅棉紗小袄子下面綠綾彈墨絡褲

綠

指

散有褲脚倚有一个各色致

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紗新枕頭和芳官两个先划拳當時芳官

滿口嚷熱

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

只穿有一件玉色紅青氍毹三色

緞子闌的水田小夾袄束有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

綠

微有褲腿頭上眉額編有一圈小辮

總歸至頂心結一根

見

粗細

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有米粒大小的小玉塞子在耳

上單帶有一个白菓大小的硬紅廟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

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衆人笑說他两个到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襲人等上的勸了酒來說且等再判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我們一口罢了于是襲人爲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圓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里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宝玉曰說偈們也該行个令才好襲人道斯文的才好別大呼小呼惹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射月笑道拿骰子偈們搶紅黑玉王道沒趣不好偈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虽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偈們竟悄悄的把宝

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頭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偕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繞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裏叨登的大，登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不得得一聲，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射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代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畧坐，再來探春听了，却也歡喜。』」回想：「不清李執，倘或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執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

中製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棹子方坐開了宝玉忙
 說林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墊有些寵人等都端
 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代玉却离棹遠去的靠背靠背曰笑向宝釵
 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說人夜聚飲賭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
 麼說人李紈笑道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夜如此
 這到也不怕說省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來里面裝有家牙花名
 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过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里
 面是五點數至宝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麼來說着將筒搖
 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貫群
 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貫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
則以優酒衆人看了都笑說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
一杯宝釵吃過便咲說芳官唱一枝我們听罢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
門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慶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
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
了一枝

賞花時 翠鳳毛翎箒叉 閑為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門外即天涯 您看那一風斬黃龍
一線兜差 再林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與俺眼向雲霞 洞賓呵

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若遲呵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纔罷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了
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又擲了一个
十六点数到探春笑道我还不知得个什么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
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这东西不好不該行这令这原是外頭男
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
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边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
麼呢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話的並無雜話这

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說有大家來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死雖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别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有他的手強擲了个九点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有一枝老梅是寫有霜曉婆婆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罢我只自吃一杯不问你们的麼与史說有便吃酒將骰过与黛玉，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湘雲掣湘雲笑有掣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画有

一枝海棠題有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兩個字改石涼兩個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都笑道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与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別多話了衆人都笑了目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製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聽人不見遮与芳官端起來便一揚膝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倖起骰子來一擲个九点數去該射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茶蘼花題有照華勝極四字那面寫有一

句曰詩道是

開到茶縻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射月問怎處講室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說
惜們且喝酒說有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射月一擲个十九
点該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有聯春繞瑞那面寫有
一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
王掣代玉默想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了方好一面伸
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画有一枝芙蓉題有凡露清愁四字那面

一句旧是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杯衆人笑說这个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
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有襲
人々他伸手内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別
景四字那一面旧詩寫有直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同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間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
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笑來香菱晴雯
宝釵二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也

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曰相探向春笑道命中該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个什麼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纨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的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听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代玉的衆人回問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鍾打過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三刻十分了代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留衆人李纨宝釵等都說夜太深了深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然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有晴

雲守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籠人等直送過沁芳亭河
 那邊方回來关了門大家後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几
 鍾用盤攢了各樣菜菜与地下的老嫗們吃彼有吃了三分酒
 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嫗們一面明吃一面暗
 偷酒缸已罄衆人听了納罕方收什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
 胭脂一般眉梢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韵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
 人身上好姐儿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你力灌起來你小燕四兒
 也圖不得早睡我了晴雯還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偕們且胡亂
 歇一歇罢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有了襲人
 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手起來就將芳官扶

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竟不
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对
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枕未醒連忙起來
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曰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
起來就發怔柔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睡了怎麼也不揀地
方兒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道和宝玉同榻忙笑的
下地來說我什麼^怎吃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
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有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宝玉
笑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还席襲人笑道罷罷今兒可
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宝玉道怕什麼不過像兩次罷了偕

们也笑是会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
 又没了襲人笑道原要这样饶有趣必至具尽了反無後味了
 昨兒却好上了晴雯連燥也忘了我記得他还唱了一个四兒
 笑道姐：忘了連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沒唱过衆人
 听了俱红了臉用兩手握有笑个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
 走來說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还^席短一个也使不
 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
 們夜里做什么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兒夜里熱鬧非常
 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有衆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一罈酒
 我们都鼓搗光了一个：吃的把燥都丢了三不知的又都唱

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晚兒平兒笑道好白
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自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
他还席必來請你的等有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是他晴
雯听了赶着笑打說道偏你這耳朵尖听得真平兒笑道
这会子有事不知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个不
到我是打上门來的宝玉等忙道他已經去了这里宝玉梳
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
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么了
誰又有了不是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
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

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籤子上面寫有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
宝玉看畢直跳了起來

帖文亦蹈俗套之外

忙問這是誰接了來的也不

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也來
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了下一個帖子四兒忙飛進來
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手只打發個媽：送來我就擱在那
里誰知一頓酒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
怪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墨
看他下有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麼字樣
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回又想若問宝釵去
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代玉去想罢袖了帖兒逕來寻代

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宝玉忙
問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忙意說
道：「你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他的眼。」原來他推重姐，竟知姐
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
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
的是他廟里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地廟里去作伴，我所認的字
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
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里來。如今又天緣湊合，
我們得遇旧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
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胸雲原來有本而

來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真是天緣巧合
求姐：指教說有便拜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
生成這等故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
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麼道理宝玉聽說忙笑道姐：不知道他
原不在這些人中笑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識的方
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向林妹：可
巧遇見了姐：岫烟听了宝玉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
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不怪得
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
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鐵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称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中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謂陷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頂暖啣了一声方笑道奇怪道我们家廟說是鉄檻寺呢原来有這一說姐：就請讓我寫回帖油听了便自往櫺翠庵来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宝玉薰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櫺翠庵只捅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來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

皮來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兒帶脚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戰靴或散有褲腿只用淨戰厚底廂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總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門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廝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用芳官一罵有趣俗家現有几家土番你就說我是个小土番兒况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話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却很好我亦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弄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二音又夠句奴相通都是犬戎名性况且這兩種人自充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僧們有福生在当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得仁孝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
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刻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
拱手俛頭緣^原遠未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
這樣有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來豈
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何們你鼓唇搖舌^舌的已開心作戲却說是稱
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
載不用武備脩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
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要貼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
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護之恩賜為奴隸只不过令其飼養馬匹皆不
堪大用湘雲素習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自己束裝帶穿

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
刮剔短髮好便于面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執探春
見了也愛便將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頭上两个了髻
短袄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
大英目他姓韋便叫他作常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餘本
色之語何必塗抹粉本^是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
故曰荳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說
琴童書童皆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别致便換作荳童因飲後平兒
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釀可喜尤氏又
代了佩鳳偕駕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

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混了坏們去伏侍且同衆人二妾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駕香菱三個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語大家也學着叫這名子又叫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凡听見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取笑恐作踐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溫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里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罢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揶揄口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當下市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
 先兒擊鼓平兒探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
 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執尤氏三人出
 去議事所相見這里中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她兩個去打鞦韆頑
 要_{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戲改寫不及探春等}人_也 宝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

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_{說這}使得
 宝玉忙笑道說好姐兒們別頑了沒的叫人_眼着你們_{說這}學着罵他
 偕她又說笑軟了怎麼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赶
 着他打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_張跑來說老爺
 殞天了衆人听了啼了一大跳忙都說好_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

了家下人說老爺天鍊修見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
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己的男子
来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
都鎖了起來等大爺来家審問一面忙：坐車帶了賴昇：于老
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
脉脉来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恭星礼斗守更申服
靈砂妄作虛為过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虽死肚中
堅硬似鉄而皮嘴唇燒的紫絳皸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
服砂燒脹而歿衆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
吃坏：小道们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承望老爺于今

夜守庚申時晴了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可是虔心得道已出著
 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
 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里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
 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到鐵檻寺來停放揭指美來至早也
 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今日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
 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
 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賈
 珍宗府中甥姐現出不來李執又照顧姊妹室玉不識事体只
 得外頭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瑞賈璉賈玳
 賈寶舊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继母接來在

寧府看家也。這健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才教

心原為放心而未終是放心而去快甚

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品

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尚具本請旨原奉天_子之極是仁孝遇

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

進士出身祖職已廢其子賈珍賈敬曰年_近多疾常養靜於都

城之外玄其觀今日疾歿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

此故乞假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虽白衣無功于國

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入彼

私第殯殮任其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有光祿寺按上例賜祭

朝中王公以下准其祭吊欽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

中所有大臣皆高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瑞賈
琬二人領家子裡下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言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
作什麼賈瑞回說嫂子恐哥和侄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
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听了讚稱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
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柳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
家母和兩個姨娘在上房住有賈蓉當下也下了馬听见兩個姨娘
來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忙说了几声要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
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
坐更的聞知忙喝起中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
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

方佳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
無素自^已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声少不得減些悲感好指
揮衆人因將恩旨脩述與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
靈之事賈蓉得不得一聲兒先騎馬飛來至家忙命前所收掉
椅下榻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有進來看外
祖母兩個姨娘原素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着了他二姨娘三姨娘
都和了頭們作活計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喜^的望他二姨娘
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
蓉小子我這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統都沒了
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

的也跟不上說有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樓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
 滾到懷里告饒尤二姐便上來撕嘴又說等姐來家偕們告訴他賈
 蓉忙哭有跪在炕上求饒他兩個又笑了賈蓉又和三姨搶砂仁吃尤
 三姐^嘴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了頭
 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後腫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甥娘
 家你太眼里沒有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麝香走賈蓉撒下
 他姨娘便抱有了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偕們饒他兩個了
 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
 的說是頭^{妙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亦有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編有也}
 那賊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舌頭的人吵嚷的耶府里誰不知道

誰不肯地哩（音）張（音）舌說偈們這邊亂（音）賺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
都教使（音）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说賊唐真漢何況偈們
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這大老爺這座利
害連叔（音）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音）馮姑娘那樣劉強瑞（音）叔还想他的
賬那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胡（音）言（音）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
了請安問好又說難為先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
爺兒們感戴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們去磕頭尤老
人點頭道我的兒到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问你父親
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趕到的先打發我照你老人家
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有又和他二姨削眼那尤二姐

便悄：咬牙含笑罵娘會咬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
 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
 要尋兩個又有根基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娘好聘嫁這
 二位姨娘的這几年從沒揀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
 只當真話忙問是誰家的二姊妹去了活計一頭哭一頭趕着打說
 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說一天老爺有眼仔細還要緊又值
 人來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笑
 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要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趕着尤老，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姊妹，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朱祥過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是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挽入同房。是夜賈璉同他顛薦倒風，百

歎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這二姐乃命艱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子稱之自己也稱奶子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中只說在東府有事羈伴鳳姐輩因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見^是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愛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閑專打聽小事的人也却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大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搬了與二姐收着又將鳳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內尽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當下十來個人到也過起日子來十分

豈足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寺完佛事寺晚間回家時回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聚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灯時分悄：入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園內自往下房去听候賈珍進來屋內纔点灯先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閒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有灯燭還沒處尋過日你姐：還備了礼束照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又預備下酒閑起門来都是一個人家原無避悔那鮑二束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束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里短了什麼你連二爺

事多那里人雜你只管去回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着名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這脑袋了賁珍點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走未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來只剩了頭門賁珍便知^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舛輕薄起^未小了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爺飲酒鮑二^的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了頭也走了未朝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的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的罷撞喪醉了夫有你那臊子挺你的^的人去叫不叫与你愁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豎洒不着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糞迹

的近日越發亏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勾了便去睡覺這里鮑二家的陪有這些了奴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上好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門之聲鮑二家的忙出來開門看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告他說大爺在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了便回至臥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赧色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偕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狼乏了尤二姐忙上來陪笑接衣奉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來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子頭分了一個過來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

去見已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含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含意，故笑道：「你這會子來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这里來借宿一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媽，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鐘。」隆兒纔坐下，端起杯來，忽听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蹶起來。隆兒害怕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这里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撐子眼了。隆兒、壽兒关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

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们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惜們今兒可要公道」的貼一爐子燒餅要有一个充正緊紅的人我痛把他媽一箇陰兒毒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丹發作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穿有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樓上他哭道：「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虽標致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致的好賈璉忙問道：「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麼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淺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

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笑是有靠將來
我妹子却何如結果據我看來^看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
可賈璉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招酸吃醋之輩前是^事我已^盡進知
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妹夫是^例作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
例說有走了便^往西院中來只見意內燈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
璉便推門進去笑說大爺在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
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偕們弟兄從前是
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
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還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能可絕後
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有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挽起只說兄

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賣腫忙命人有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老三
 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杯賈珍說哭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必要吃
 干這鍾說有一揚勝尤三姐點在炕上指賈璉哭道你不用和我花馬
 吊嘴的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有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
 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花
 了几个臭子你們哥兒倆拿有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
 兒你們就打錯了笑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乖纏如今把我姐
 姐拐了來做二房偷的的鐘兒打敲不得我也要會：那鳳姐：去看他是
 幾個腦袋几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點叫人过不去我
 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了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

也不笑是尤三姑奶奶，喝酒怕什麼，偕們就喝說着自己，綽起壺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接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說：「我和你哥已經吃過了，偕們來親香親香。」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個，本事風月場中要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一疊^音又叫將姐：「請來耍樂。」偕們四個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偕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為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大红袄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敲或並，沒半刻。

斯文两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光爍之下或顯得柳眉籠翠露檀口
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錫澁淫浪不独将他二姊壓
倒據珍璉詳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风流者
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即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
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式了一式他弟兄两个竟全然無一点別識
別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
闊論^任經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賺
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攢
了出去自己関門睡去了自此後^或我略有了好^妹婆娘不到之處便將賁
璉賁珍賁蓉三個潑声勵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誑騙了他寡

婦孤女賁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
悄命小廝來請方敢去一會到了這里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
天生脾氣不堪伏有自己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或作出許多
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
迷離顛倒他以為與他姊姊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糊塗僧們
金玉一舛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美無能而且他家有
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僧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
豈肯干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起如今我不拿他們取
樂作踐准折到那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姊女見不
听勸也只得罢了那尤三姐天：挑揀穿吃打了良的又要金的

有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鷺又宰肥鴨或不起心連掉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子錢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個多情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到還知疼知癢若論起溫柔順九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風姐高十倍若論繚教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過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謠字混有甚好處也不笑了偏這賈璉又说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謠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投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里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说你和珍大哥商議、、揀个

熱的人把三了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出事來。
怎麼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過大爺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肥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大扎手。偕們未必降的住。」
正緊，^紅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思：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
二姐道：「你放心。偕們明日先功三了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
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
至午間，特請他小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
三姐便知其意。^{全用醜醜滑稽頂全是大翻身大解}酒過三巡，不用姐，
開口先便滴泪泣道：^{悟法}「全用如是等語一院」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
大禮要說，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叨，只提那從前醜。

事我已^{了人也}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了濟方是正礼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礼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求大家想來賈璉便道這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果然不好^得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法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哼了一口

道奇不知何為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極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罵及有中人听了都咤意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余亦如此尤三姐哭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說有忽見賈根璉的心腹小使子吳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有叫爷呢小的答應往旧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里没人同吳兒見道小的回奶：說爺在家廟里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賈璉忙命拉馬陰兒跟隨去了留下吳兒答應人來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吳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見問他家里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的

樣子老太：多大年紀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語
 與兒哭啼：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崇府之事條細告訴他
 母女又說我是二门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這
 八個人有幾個是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的心腹我們
 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就敢惹提起我們奶：去心裏歹毒口里
 尖快我們二爺也笑是個不好的那里見得他到是跟前（三）的平姑
 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一氣他到背着奶：常作些個好事小
 的們凡有了不是奶：是密不過的只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和
 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
 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兩

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
省下堆成山好叫老太：太：说他会过日子除^殊不知苦了下人他
討好兒^還過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
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别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
如今連他正^經緊婆：大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
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賠張羅若不是老太：在頭里早
叫過他去了尤二姐嘆道你背着他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
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具兒忙跪下說道奶：要
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來先娶奶：時若得
了奶：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人如今

跟奔的这几个人谁不背前背後的揚奶；聖德憐下我們商量有叫二爺要出來情愿答應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兒爺的還不起來呢說句頑話就啼的那樣起來你們作怎麼來我還要我奶；去呢吳兒連忙搖手說奶；千万不要去我告訴奶；一輩子別見他才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是明一盞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嘴還說他不過好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禮待他；敢怎麼樣吳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便有有理讓他也看見奶；比他標致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有爺打個爛羊頭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

約一年二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里掂本過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鬧哭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又浪有勸我：原不依你反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到央告平姑娘尤二姐哭道可是扯謊這樣一个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與免道這就是俗語說的天下挑不過礼字去了這平兒是他自幼的了頭陪了過來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是他疾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外頭走邪的又還有一段因果我們家的規矩凡爺們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個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個誰知他來了沒半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虽不好說自己臉上過不

去所以急逼着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緊人，從不
 把這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會挑妻鬻夫的，到以爲忠心赤胆伏侍他。
 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還有一位寡婦奶
 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
 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
 姑娘又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針線、孝道理。這是
 他的責任，除此問事不知說事，不管只應。」^因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
 大奶：「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這才
 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沒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
 戳一針也不知嗟喲，一聲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問何

意兒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受的只是刺愛手也是一位神道
可惜不是太養的老鵝窩里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是珍紅大爺親
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命太抱過來養這了麼大也是一位不晉事
的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笑另外有兩個姑娘真是天上少有
地下無雙一個是偕們姑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和
三姨不差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還穿夾的出來風兒一
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的女兒
姓薛叫什麼寶釵竟是雪堆出來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碰見了
嫌我們鬼使神差見了他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
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藏開與兒握手道不是那

正緊天^經礼自然遠去的藏開自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己不敢出氣是生怕這氣
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暖了吹化了姓薛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了不知端
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過了這混話越發沒了

細兒你到不像眼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到像是宝玉那邊的好極了文將茗烟等已全罵出可謂一擊兩鳴法不

尤二姐總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

罵文罵也

宝玉除了上學他作什麼

柏舉叫絕此處方問是何文情

興兒笑道姨娘別問他

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學經學堂我們家從

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牕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的寶貝老爺先還

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

外頭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裏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到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里鬧。再者也沒劉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報怨可知難纏。」情語情文至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到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不信，他胡說。俗們也不是見了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唱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記得穿孝時，俗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遠棺俗們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頭里攬着人，說他不知

礼又沒眼色過後也沒悄、的告訴僭們說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
和尚們賊恐怕氣味薰了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
了他的碗倒他赶忙說我吃膩了的另洗了再拿来这两件工我冷眼看去原
来他在女孩子們前不曾怎樣都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
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
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頭磕瓜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
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
二則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過三二年老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佳的了
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来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
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来了請老奶

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回去了這里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為我誤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心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里一應不用你記畧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里不知多早晚來也難為^他眼力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里做生日媽和我們到那

里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裏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

字奇百怪之文

何至于此

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終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璉惹了一個禍

逃走了不知可有

下落沒有

賈璉聽了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樣人原來是他

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

多人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宝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蟠子他不好意思見我

們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宝玉的

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他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終來豈不白耽擱了尤

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

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

兩樣

人說什

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

他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高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高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來未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書房也說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住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里再悄悄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走的近來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璉來了賈璉深為奇怪余亦為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大家便入酒店歇

下敘談：「賈璉因笑說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全無怎麼你兩個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到教我們懸了几日心因又听道尋親又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刎之語又局薛蟠且

不可告訴家里寄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璉忙笑說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璉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韻催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小湘璉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娘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然淹滯不歸豈不誤了人家湏得箇一定礼湘璉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這里現成就備一分二爵代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帛之礼湏是柳兄親身是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

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死尖劍，乃吾家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守藏而已。賈兄請解去，為定弟繼係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若說畢，大家又飲了几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處探望，誰知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闔戶，一點外事不聞。他小妹子果是個斬了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只要分守已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掀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衆人，只念柳湘蓮早三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上相遇湘蓮一

事說了出來又將死夾劍取出遞與三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
瑩將靶一擊里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鑿着一死字一把上面鑿着一
夾字冷飈：「明亮：如雨痕秋水一舫」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
綉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
家合家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
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將這事去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
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粧
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蝌方知薛蟠不
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
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恩新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起親事一

節凡樓風

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一千人說我那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茗烟說連二哥哥着寔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玉笑道大喜難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他閑切不至路上工夫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難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已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来可以細細問個抵歷纔好宝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礼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

又知是絕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
里和他們混了一個多月怎麼不知真有一对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蓮听
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石頭獅子干净
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干净我不做這刺忘八奇極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
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綠了已奇
之至此云刺忘八豈
不更奇宝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
胡說忽用湘蓮提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是人想
得到的所謂一個人不曾放過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
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作甚麼連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蓮笑
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是
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又浮燥不如
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直的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間得湘蓮

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
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此意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姑母
于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
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
便不自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還
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急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
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聽見好容易
等了他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
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法可處自己
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內出來

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標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蕙性渺々，冥々不知那邊去了。當下啼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淚，反勸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負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剝烈賢妻可敬。」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無所之，昏々默々，自想方才之事。原來尤三姐這樣標致，又這等剝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_子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_子帶他到

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嚀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着兕觥劍
一手捧着一套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
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
有一千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着便走湘蓮不
捨忙敬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
惑今既耻情而竟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
覺似夢非夢睜眼着時那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
着一個跛腿道士捕風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
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不
覺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

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俊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至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面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腳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送前來與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與兒笑說快回二奶去大奶、

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撞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衣來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白月緞袂披風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潔若九秋之菊周瑞旺見二女人纔入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下降不曾遠接望恕僮僕之罪說着便扶了下來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姐命丫環拿褥子來便行禮說奴家年輕一從到了這里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免忙下座以禮相還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

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擔憂此皆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
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嬰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對奴
說奴亦曾勸二爺早行此禮事以悔已被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娼婦之婦私
自行此大事並不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
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逢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姐、下
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
世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礼若姐、在外奴在內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
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觀二爺之名也要緊到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
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日持
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乃何等樣人物豈信真可若我

寔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況賈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在外若別人則怒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
思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分
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
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
免暗悔所以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不隨
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梳頭洗面只求姐：在
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說着便鳴
嗚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礼分序座
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

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咲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僭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家的從包袱里取出四尺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等媳妹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癢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子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說跟了姐去只是這里怎樣鳳姐兒道豈有何難姐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使傭人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姐說

誰要當就叫誰在這里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
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
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
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携
手下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蓋不
知倘或和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我們有一
個花園子極大姊妹住着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園里住兩天等我
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安尤二姐道任憑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
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
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

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多人來看。問尤二姐一見，逼眾人見他，標致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眾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了，環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執收養，几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執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腹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變法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吩咐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暗的說着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相好到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丫頭

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告大奶奶，叫些來。善姐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人，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二三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二舅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里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工十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口里調度。那里為這点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能看些兒罷。俗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樣待你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連飯也怕端來，與他吃。或早

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通兩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悶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都是和容悅色滿嘴里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还怕誰倘或二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棒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这女婿尚不

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情、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占瞞親仗財依勢強逼親傳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氣的罵獃狗扶不上牆的種子你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還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里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这般、、我自有一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往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喊了冤察院

坐堂看狀還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代信早在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嘆道起動眾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眾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來至堂前跑了察院命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磕頭說道這是小的盡知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攀折小的在內其中還有別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磕頭雖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还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混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

命他托察院只虛聲勢警啼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賄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已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說我防了這一着只虧他大_好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來了賈珍聽了這個到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來了說好大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要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还咲說好生候_同候你姑娘吩咐他們殺牲口_預

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里鳳姐兒帶着賈蓉^到上房尤氏正迎了出來。鳳姐兒氣色不善，忙咲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兒照臉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賣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體統，才是你。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腳蟹，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來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里，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僧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僧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家親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磕頭。

只求姑娘孀子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弄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還敢來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聲說孀子別動氣仔細手護我自己打孀孀別生氣說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着自己說已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骨閑事了已後還單聽叔的話不聽孀子的話了衆人又是勸又要哄又不散哄鳳姐兒淚到尤氏懷里嘆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着俗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俗們只過去見了太太太太和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賈妻只給我一紙休書我

就走你妹，我也親身接來家生怕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
 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里我這里趕着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
 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要分守已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
 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昨日急了雖然我
 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賣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銀子去打點如
 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里說了又哭，又罵後來放聲又哭的祖宗爹媽來
 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處並無別語
 只賣^罵荇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聽說哭着兩手
 搬着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難到有茄子揀着不然他
 們給你嚼子哪？上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去你看告訴了我這會子平安不

了怎得經官動府開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
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
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提是他^也不怕你
也不聽^却說着啼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跟的人我何
曾不勸的也得他們聽斗我怎樣呢怨不得妹：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衆
姐^衆了環媳婦已是烏鴉^跪跑了一地陪哄求說二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
的不是奶：也作踐的勾了當着奴才們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
奶：給面臉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捧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哭罵賈蓉
出去請大哥：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侄兒娶親這個禮我竟
不知道我問：也好學着日後教道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这事原不

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叔、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殯^{去送}，婦子若鬧起來，兒子也是個死，只求婦子責罰兒子，兒子謹領這官司，還求婦子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婦子是何等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兒狗兒一般，婦子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半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婦子費心費力，將外頭的壓住了，終好原是婦子有這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了一副形容，言談來與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的，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的要休量我，還要嫂子的轉替哥，說了

先把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冒簪一齊都說：「嬌子教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嬌子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子送過去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嬌子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嬌子還要週全，教便別提這些話，才好鳳姐兒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咎着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個馱子，也說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今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赶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奶、太太好性了。若是我們的意思，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他，不遲我聽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總

不言語了誰不偏不稱我的

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說他告什麼倒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一個死現在有這一個禮他扳着他縱然死了死的倒比凍餓死的值些

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兩重孝在身就是兩重罪背着父母一重罪停妻再娶一重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婆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呢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婆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

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牌告偕們如今我想了一個法子竟許他銀子只叫他應了枉告不寔的罪偕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個銀子就完了鳳姐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個一不催二的作這些事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說詐倘又叨登出事來這可怎麼樣雖不怕他也終就心

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銀子終久是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我的事還得我了總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愿意了事

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嫁他去
若說要錢我們這裏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
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好侄兒你若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
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却是已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
說怎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裏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
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計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
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會子這床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
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況人撮弄我還是是一片癡心說不得
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去與老太太太個
磕頭只說原係你妹我看上了狠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

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見你妹，狠好而又^且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
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未滿}
之後^他無家無業寔難等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了出
來^暫且住着等滿了服^再每圓房仗着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棄去有了
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母子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哄說
到底是嬌子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
去拜謝尤氏忙命了環們伏侍鳳^姐梳妝洗臉又把酒飯親自遞酒揀
菜鳳也^姐不多坐執意就走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與尤二姐又說我
怎麼操心打聽又怎麼設法子湏得如此，，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
得我去拆去這^魚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詳且聽下面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通市尤氏那邊說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礼鳳姐說你只別說話等我說去後尤氏道這個自然但一有個不是，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致小姐進來忙觀着眼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說道老祖宗到細細的看，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礼展拜起來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你先認

了太一照過了再見礼二姐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
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咲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几了鳳姐忙又咲說老祖宗
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了眼鏡兒夾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
瞧肉皮兒衆人都抵嘴兒咲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
出^{他的}手來我瞧一鴛鴦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咲說道便是個齊全
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咲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
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
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如此}你這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
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一們說是老祖宗的主
意賈母依允遂使^{兩個}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問他風聲不雅深為憂

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
 居鳳姐一面使人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里還有許多賄送外還給
 他銀子安家這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人來對
 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並無
 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個察
 院都和賈王兩處有取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
 打了一頓赶出來慶兒在外替他打点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
 的成道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
 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
 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買

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
並沒和那家退准老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
不要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
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
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母親家死了你
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連二爺不在家
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
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婦婦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
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寔于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
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

這樣鳳丫頭去料理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休，統便回了賈珍，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不怕爺們一怒尋出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如此。也得了有百金。^他父子次日，起個五更，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安告不定，惧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還要當面再作道理。只是張華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

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情命旺免遣人尋着了他說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計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免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如命閨天非同免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是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啼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去過不寬鳳姐和尤二姐和吳非常更比親姊親妹還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免賈璉問他原故

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鏝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面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賈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环名喚秋桐者贖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見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得意之色驕矜之客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拉出來遮掩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纳闷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祀然後過來拜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洒淚亭方面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

治等語二人口內答應也說些大禮套話不必煩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淨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來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得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這日又天長這一個奴才們跟前怎樣說嘴我反弄了個魚頭來拆說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_未譏刺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惜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發_病後發沒漢子要的娼婦也未要我的強鳳姐聽了暗笑尤二姐聽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

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掣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轉告訴鳳姐說奶子的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里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貓掣耗子我的貓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姊妹和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為鳳姐是好意然黛鰲一千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常來了到這都憫恤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又並無露出一點壞形來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不便留心況素習已來因賈赦姬妾子環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

蓮香憤貪多嚼不爛的，留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幾個和礼有肚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兒們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來眼去，私相偷期的，只恨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來，過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尔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大口亂罵說：「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也却做不來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寬洪大量我却

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裏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欺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高會作死好的成天家啼喪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逼賈母便說人太生趨俏了可知心就嫉妬鳳了頭到好意待他到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歡喜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着他這般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個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磨折不過受了一個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

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劍匣寶劍前來說姐：你一生為人
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姑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發
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即進來時亦不容他這
樣此亦係理數應然你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
將此劍斬了那姑婦一同歸至壑幻界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了的喪
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泣道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
又生報戮之冤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嘆道姐：
你終是個癡人自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
人父子兄弟致于磨聚之亂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
理之當然奴亦無怨小妹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

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便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也有
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了下來还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
何況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人來醫治於你出去即刻請醫生
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
個姓胡的太醫名曰君榮進來診脈看了說是絳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
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當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
婆子們請出手來再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
榮又診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絳水不調亦皆
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預得請奶：將金面畧露：醫生觀：氣色方敢
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

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就陪他出來問是如
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脈要緊于是寫
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札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
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下來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
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
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里太醫院便說本奉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
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
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
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半死鳳姐
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傭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又遇見這樣沒本事

的天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急吃長齋念佛實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實璉與秋桐在一處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罵平兒不是個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這樣都因偌們無福或犯了什麼冲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掛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冲犯大家實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近見實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去躲幾個月再來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會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有人

沖了白眉赤臉那里來的孩子他不過指着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爺
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希罕那襍種羔子我不喜歡老子誰不
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到還是一點襍種沒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
笑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奶：要攆我
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好多開恩邢夫人聽說慌的數落鳳姐兒一陣又
罵道賈璉不知好多的種子竟他怎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頭來
賈璉來的攆的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還你父親去到好說
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來尤二姐
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見過來瞧他又情：
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我從到了這里多

虧姐：照應為我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鬧氣我若逃的出命來我必答報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淚說道想來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宣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個事來尤二姐忙道姐：這話錯了若姐：便不告訴他：豈有打聽不出來的不過是姐：說的在兄況且我也要一心進來方成個體統與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歇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這些碎寒氣不如一死到還干净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陸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拚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子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几次恨命直

脖子^子噉了下去。于是赶忙将衣服首飾帶齊整上炕躺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二日早晨了。好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己去梳洗。鳳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着不過說了頭們你們就只配^那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餘運了。牆倒衆人推了。好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帶的齊整。整死在炕上。却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着了。不禁大^哭淚衆人雖素習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定在溫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着見。當下閣完。皆知賈璉進來。樓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

先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嬾後門出靈，不像便對着梨香院的正牆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兩邊搭棚安壇，場做佛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幾個媳婦圍隨從，內子牆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看，只見這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還美。賈璉又攔着大哭，只叫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來勸叔，嘆着，只見我這個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牆。賈璉會意，只悄、跌腳說我忽畧了，終久對出來，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日斷乎使不得，竟是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場，總掩靈，明年往南去。

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中人都來了。賈璉忙道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禮。鳳姐見抬了出去，惟有病回老太太，太一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遠遠群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隱、綽、聽了一半言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通信他胡說，誰家病病死的不燒？燒了一椽也認真的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嘆道：「可是這話？我又不勸他，正說着了，却來請鳳姐說二爺等着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里近來艱難，你還不知道。借們的月例一月趕上^不一月，鷄兒吃了過年糧。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裏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着。

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子壞了的兒}蘭花並几件半新不舊的細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廝了奴才拿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咲忙將二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悄遞與他說你只別作聲終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裏來点眼賈璉聽說便說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着作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與衆人走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瞧至晚間果抬了一幅好板進來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

守靈^上晚上也不進去只在这里伴宿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回

林代玉重建挑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物蜚集不齊，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名單子來，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了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着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个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個犯央發誓不去，是那日之

後一向未和宝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出去了其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標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出來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宝玉因冷進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二接三閑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癡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衆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外間房內咕呱又唉聲不斷衆人因笑說你快出去解救晴文和麝月兩個人樓住溫都里那隔肢呢宝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袄子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葱綠苑綉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著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
 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著
 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哄哄的喘不過氣來宝玉忙上^前哄說兩個大的
 欺負一個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來膈肢晴雯、觸癢哄哄的忙丟下雄
 奴和宝玉對抓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哄說仔細凍着
 了着他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紈打發碧月來說昨兒晚上奶：在
 這里把塊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這里小燕說有：：我在地下拾了起來不
 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出來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哄道到
 是這里熱鬧大清早起就咕：叭：的頑到一處宝玉哄道你們那里人也不
 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不頑把兩個姑娘和琴姑娘也賞住了如

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個媳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個香菱就湊清了多少把個雲姑娘落了單正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宝玉聽了忙問那里的好詩琴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宝玉聽了忙梳洗了出來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里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說是這會子還不起來偕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是人作興如今正時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這如今却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是起時見後有名此宝玉聽着點頭說狠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偕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着

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黛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花行」一篇曰：

花簾外東風軟

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攏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花挑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裏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糝糊

天機燒破死央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象影蕉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邊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着了並不稱讚却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揩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宝玉哭道你猜是誰作的宝玉哭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宝玉哭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哭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衛蕪之体所以不信宝玉哭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只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狀的也有紅銼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宝玉哭道固然如此說但不知道姐、斷不妹、有此傷悼語句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哭了已

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執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韵宝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尤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風湏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灯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礼服各處行礼代玉咲向衆人道我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雨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伺候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免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

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賞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閱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之子為妻。擇日於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舅進園。禁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帶春林代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另粧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來。机兒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宝玉屈指算一笑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總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宝玉嘆道：「我時常也有寫的好。也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

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共算數了一數，總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着得過去。宝玉聽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堵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纔好說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宝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來，再作別的。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了，便十分歡喜。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的太太。去。宝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也中用。有這會子着急了。寫字念書，有多少頑不來的？這一赶又赶出來，纔罷。宝玉回說：不妨事。這里賈母也說：怕

急出病來探春寶釵等都笑說老太太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過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賈母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工課宝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宝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來這日正笑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西與宝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鵲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着史湘雲寶琴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宝玉放了心於是

將所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几遍正是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過了
 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笑去至
 冬底方回宝玉聽了便把書字又擱過一邊乃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
 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宣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鴉啼燕

妬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宝釵看了又來找黛玉，看畢
 嘆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嘆道僧們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
 何不起社填詞改個樣兒宣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的
 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几色菜點之類一面就打

發人分頭去請衆人。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幾個詞來，寫了，
在壁上。衆人來着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着了史湘雲的稱賞了。
一回，寶玉笑道：「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謔起來，于是大家拈鬚，
便拈得了臨江仙、寶琴拈得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
令、寶玉拈得了蝶戀花、紫鵲、^香了一支夢甜香，重是故又寫大家思索起來。一
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寶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寶釵便
笑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暖呀！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
已剩了三分了。我總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可有？』寶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
嫌不好，又却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紈笑道：「這笑輸了，蕉丫頭的
半首且寫出來，探春聽說忙寫了出來。衆人看時，
却是先看及作完的，總
是又變一格也。

上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樹纖纖綠

後垂絡繹絲

也难綰繫也难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

分離

李紱嘆道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沒了情意認負不肯勉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到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惜

飛來我自知

當愁蝶倦晚芳時

幾是明春再見

隔年期

衆人嘆道正緊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算得說着着黛玉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一逐對成球

飄泊亦如人命

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拾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憑你去

忍淹留

衆人看見得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嘆說到底是他的這調壯几處誰家兩句最妙宝釵嘆道終不免過于
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
纔不落套所以我調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嘆道不要太謙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着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阮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亂紛紛

几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

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嘆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為尊纏綿悲感讓瀟湘
妃子情放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宝琴笑道我們
自然受罰但不知付白春子的又怎麼罰李執道不要忙這定要重罰他下
次為倒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一聲响恰似憲苑子倒了一般衆人噓了
一跳了坏們出去照時簾外了坏嚷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

丫环笑道：「好一个齐整风箏，不知是誰家放斷了線，^{線的}拿下他來。」宝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宝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裏嬌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鵲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車也有這個不成？我不管我且掣起來，掣春道：「紫鵲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代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擲出去罷。」把他們的拿出來，偈們也放晦氣。紫鵲聽了，教令丫頭們將這風箏送出，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來找好與他們去的，這里丫頭們聽見放風箏，爬不得七手八腳，都忙着拿出個美人風箏來，也有撒高凳去的，也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簍子的，寶釵等都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敝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這個不大好看，不如三姐的那一個軟翅子大鳳凰。」

好宝釵笑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笑道你把你們的拿來也放；翠墨又笑道：「的果然也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了頭子家去，說把昨兒賴大娘送我的那個大魚取來了，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姑娘昨兒放走了，』」宝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玉道也罷，再把那個大螃蟹拿來罷了，頭子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在簾子裏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歡喜，便命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小也成了，來翠墨帶着幾個小了頭子們在那邊山坡上已放了起來，宝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個大紅蝙蝠也取來，宝釵也高興也取了一個來，却是一連七個大鴈的都放起來，獨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

去宝玉說了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宝玉恨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脚踏~~踏~~個希爛代玉嘆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個來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這幾個風箏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了奴們又拿了許多各色各樣的送飯的來~~禱~~了一回紫鵲笑道這一回的勁大姑娘來放罷代玉聽說用手帕墊着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簾子來隨着風箏的勢將簾子一鬆只聽一陣豁剌剌响登時簾子線盡代玉因讓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代玉嘆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執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鵲嘆道我

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幾個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來齊簍子根下寸系不啻咯
噎一聲欽斷嘆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去了那風常飄飄飄只管
往後褪了去一時只有鷄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二丹展眼便不見了
衆人皆仰面^{睛看}眼說有趣：「宝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落在有人
烟處被小孩子得了還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烟處我替他寂寞想起
來把我這個放去教他兩個伴兒罷于是也用剪子剪斷先放去探
春正要剪自己鳳凰見天上也有一個鳳凰因道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
皆笑說且別剪你的看他到像要求紋的樣兒說着只見那鳳凰漸逼
近來遂與這鳳凰紋在一處衆人方要往^往下收線那一家也要收線正不

開交又見一個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帶响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近來。衆人哄道：「這一個也來絞了，且別收，讓他三個絞在一處，到有趣呢。」說着，那喜字果然與這兩個鳳凰絞在一處，三下齊收，只頃誰知線都斷了。那三個風箏飄飄_飄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笑，說到有趣，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狹了。代玉說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去了。寶釵說：「且等我們放去了，大家好散說着。」^也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代玉回房，歪着養乏，要知端的，下回便見。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仇央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瘋了頭悽憤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惑奸謔抄掠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俏丫環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老學士閒徵姬媼詞
痴公子社誼芙蓉誅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第七十二回 至八十四回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庚辰秋定本



石頭記

脂硯齋重評石記卷之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紀央女無意遇仇央

話說賈政回京之後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分离~~^令得晏然復聚於庭室自~~竟~~^幸喜幸不^何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發付於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諸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面母子夫妻共叙天倫庭閣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珍賈璉等商議定於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單請官客榮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



寺几處大地方來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公主郡主王妃國君
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下都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
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
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 is 賴大林的孝
寺家下管事人等共奏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絡繹不絕礼部奉旨歛
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環四个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
寿星一尊沉香拐一隻嘉楠珠一串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
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之家凡所來往者莫
不有礼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毡將凡所有精細之物都
擺在上諸賈母過目賈母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了後來煩了也不

過目只說叫鳳丫頭收了改日悶了再熬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
寫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
永昌驛馬樂善兩王並幾個世交公侯應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
並几位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見是按品大鞍迎接大家斯見先請入大觀
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室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
才上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叙便是平公侯誥命左邊下手
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手下手一席方是賈母主位
邢夫人王夫人帶代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油鴈翅站在賈母身後
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中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
瑞家的帶領幾個環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管別

當時

戲去了一時台上恭了場台下一色十二個未由髮的小廝伺候頭更一
小廝捧了戲單至階下先通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才通與林之
孝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通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
了才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点了一齣吉慶戲
文然後又謙讓了一回北靜王妃也点了一齣中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檢好的唱罷
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更衣復入園來
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宝玉賈母笑道今日几處廟里念佛保安延壽
經他跪經去了又問平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的病弱的弱見人
面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
廳上陪着他嫌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

賈母回頭命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帶來再只叫你三妹，陪着去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宝玉也纔從廟里跪經回來，鳳姐兒說了話，寶釵姊妹與黛玉探春湘雲五人也來至園中大家見面，不用請安，問好讓坐。等事衆人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这里，^見我表了還不出來，還只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父算賬。」回一手拉着探春，拉着寶釵問几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看定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妙，你^可不是叫我誇那個？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五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姊妹們別笑話，留省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

碎

些

下

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畧飪了一甌賈母等因又議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未寔在便使不得因此想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議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省北靜王妃畧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會人一應都是刑夫人王夫人管待有那紫雲家子弟拜壽的只到所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等還禮管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有这几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賈母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紫雲一點子吃的歇去明兒還要起早鬧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來到鳳姐兒房里來吃飯鳳姐兒在樓上看省人收送禮的新圍屏只有平兒在房裏

與鳳姐兒疊衣服尤氏因問你們奶：吃了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我吃的去餓的我受不了了說自就走平兒忙笑道奶：請回來這點心且點補一點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的這樣我園里和他姊妹們鬧去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遷遷表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伏下文仍未閉猶吊着各色彩灯因回頭命小了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丫頭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送了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裏只有兩個婆子只顧分菜菓又聽見是東府里的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們總散了小了頭道散了你們家里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

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了頭听了道噯呀噯呀这可反了
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那新来的了怎麼哄起我来了素日你們不傳誰
傳去这会子打听了梯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着
狗顛兒似的傳去的不知誰是誰呢連二奶也要傳你們可也這么回這一個
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迷了頭揭挑有弊病便羞激怒了因回口道扯
你的燥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請挑我們你想你你那
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舌呢什餽底清水下雜趁
你吃我也見的事各家門另家戶你有本事排場你們那邊人去我們這
邊你們還早紫呢了頭听了氣白了臉曰說道好這話說的好一面轉
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入園來因遇見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省地藏菴

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咲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兩個姑子、寶琴、湘雲等都吃茶，仍說故事。那小了頭子一選，找了來氣很_々的把話都說了出來。尤氏听了，冷咲道：「這是兩個_什店_人個_人所_人錯_人，兩姑子笑推_了頭_道，你這孩子好性氣，那_不糊塗老娘_不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總是偈們奶_々萬金之軀，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偈們哄他歡喜一會，還不得一半兒說這紫話_紫，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出他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_法婆子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_兒風_兒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_々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_々生氣豈不惹人論？_紫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觀。尤氏道：「不為_是

老太太的千秋我不依且放著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遺了一個丫頭
去到園門外找人可以巧遇見周瑞家的這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周瑞家
的周家的雖不管事因自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紫釵面性心乖
滑專管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處房里的主人都喜歡他今日听了這話
忙的便跑入怡紅院來一面飛走一面口內說氣壞了奶奶了可了不得我們
家里如今慣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且打給他們幾個耳刮子再苦
過了這几日真賺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兒的未有個理的話說了這早晚
們還大開着明燈蠟燭出入的人又襍倘有不防的是如何便稱因此叫該班
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說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
還吩咐了他們說這几日事多人襍一晚就關門吹燈不是園里人不許放進

去今就沒了人。這事過了這几日，必要打几个總好。尤氏又說不了頭子的話。
 周瑞家的道：「不要生氣。等過了這幾日，再打他個臭死。只問
 他們誰叫他們說這各家門各家戶的話？我已叫他們吹了燈，關上正門和
 角門子，正亂着。只見風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總吃了几
 個餚，請的奶子自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得便出去，便把方纔的事回了風姐
 兒。又說這兩婆子就是管家奶奶們。時常我們說話都似很重。一獻奶子，若
 不戒，大奶子臉上過不去。風姐道：「既這店首記上兩人的名字，等過了這几
 日，細了送到那府里，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几下子，或是他開恩饒了他們。
 隨他去就是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听了，得不的一聲。次日，又與這几个人不
 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家，傳風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

進來見大奶一面又傳人立刻細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園里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人成^什事此時已經點灯忙坐車進來先見風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了頭們出來說奶：總歇了大奶：在園里叫大娘見了大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未到稻香村了媛們回進去尤氏听了又過意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問他道我不過為我人找不自回問你：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是誰又把你叫進來要你白跑一遭不大的事已經撇^開手了林之孝家的也嘆道二奶：打發人傳我說奶：有話吩咐尤氏嘆道這是那里的話只當你^送說去白問你這是誰又多事告訴了風頭大約周姐：說的家去歇省罷^送說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姨娘曰笑嗟^嗚：我的嫂子

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還跑些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的如此
 這厭進來了又是個齊頭故事趙姨娘原是好察听這些事的且素日又與管
 事的女人們搬^抄原互相連絡好作首尾方纔之事已竟得^{听見}八九听林之孝的如
 此說便慙^這厭如此告訴了林之孝家的听了笑道原來是這事也值一個屁
 開息呢就不理偷心窄些惹兒也不過打几下文就完了趙姨娘^我道的^呢兒子
 事雖不大可見他們太張狂了些爬^的的傳進你表明^呢戲弄你頑實你快歇
 去明而還有事呢也不^你的吃茶去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
 有方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有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
 塗誰叫你娘吃酒混說了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姐打發人細他^們連我
 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了頭子纔七八歲原不識事八管哭

啼
啼求告經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却纏我來你姐現給了那
邊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走過去告訴你姐：叫親家娘和太：一說什麼
完不了的持一語提醒了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叫道糊塗壞的他過去一說自然
都完了沒有個單放了他媽又只打你媽的理說畢上車去了這個小丫頭果然來
告訴了他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與過時只因費
母近來不大作與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與過時只因費母近來不大作與邢夫人所以連
這邊的人也減了威勢凡賈政這邊有些体面的人那邊各皆虎視眈眈這費婆
子常依老費老仗着邢夫人常吃些酒甯里胡罵亂怨的出氣如今賈母
慶壽這樣大事只看省人家趣才費婆子辦事呼公喝六弄手腳心中早已
不是在指難罵狗言閑語的亂鬧這邊的人也不和他較量如今听

了周瑞他家的細了他親家越發火上澆油伏着酒興指着隔斷的牆之甚細致
大罵了一陣便走上來求刑夫人說他親家並設什麼不是不過和那府里的大奶子的小子頭白閑了兩句話周瑞家便調唆了偕家二奶子細到馬國寺
過了這兩日還要打求太太我那親家娘也是七十歲的老婆子和二奶子說
聲饒他這一次罷刑夫人自為要罵罵之後討了沒意思後來見賈母越
發冷淡了他鳳姐的體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來了要見他姊妹賈母
又只吟探春出來迎春竟似有如無自己心內早以怨急不樂只是使不出
來又置這值一千小人在側他們心內嫉妬挾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造言生
事調撥主人先不過是告那邊的奴才後來漸次告到鳳姐只哄自老太喜
觀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有璉二爺調唆太太把這邊的正徑太太倒

不放在心上後來又告到王夫人說老太：不喜吹太：都是二太：和連二奶：調唆的刑夫人總是鉄心銅胆的人婦女家終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昌此着寔惡絕鳳姐今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中人到齊坐席開戲見母高興又見今日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輩只便衣常粧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腳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室叙室琴代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瑞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鵲璉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几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鵲和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中不同心中喜觀便命他兩個也過來榻前同坐宝玉却在榻上脚下與賈母脰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边兩溜皆順着房頭輩教下去簾

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的行^次禮方是男客^行禮賈
 母正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早行都行完了然後賴大等帶領衆人從儀
 門直跪至大所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的了環足開開^兩三
 頓飯^的然後又拍了許多雀籠末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了天地寿星
 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臺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叫明鳳姐兒
 留下喜鵲四姐兒頭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我^找他母親^來說他兩個母親素
 日都承鳳姐的照顧也爬不得一聲兒他兩個也愿意在園內頑耍^而便
 不回家了^那刑夫人直至晚間散^時是當着許多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聽見
 昨晚兒晚上二奶^子生氣打周管家的娘子^的細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
 了什麼^的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箱老太^子好日^子又發狠的還捨錢捨米圓貧

濟老俗們家先到磨拆起來人家未了不看我的臉攢且看老太太竟放了他
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有許多人又着又氣一時拆尋不負頭
腦驚得臉紫漲回頭向賴大等笑道又罵笑妙凡風直怒處必曰笑變之不錯這是那里的話
昨兒因為史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我怕他心所以儘讓他在發放並不為
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快王夫人因問回說公事鳳姐兒笑將
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的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為
你臉上過不去所以替你開發不過是個理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
我的你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礼去送奈
知誰過去設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是
就是珍奇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礼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

們為是說首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發越氣越愧不覺的灰心轉悲滾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去等說話琥珀見了咤意道好好的這是什么原故那里去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免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几家有圍屏鳳姐道共有十六家有圍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江南甄家好一提。蓋直事欲顯甄事。假事將盡。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緋絲滿床笏一面是呢金百壽圖的是頭等的還有粵海將軍鄔家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同好生攔着我要送人的鳳姐兒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面上只管瞧引的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怎麼他的眼腫的所以我說意只管

看家母^賈聽說便叫進前來也觀着鳳姐笑道緩覺的一陣癢^{就是受了}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不成鳳姐道誰敢給我氣受^{氣未}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这里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就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這里幫^看信兩個師傅替我揀^佛豆兒你們也積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宝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來^了兩個姑子吃了然後總擺上黨的賈母吃畢招出外間尤氏鳳姐兒^二人正吃賈母又叫把喜鵲四姐兒^二也叫來跟他^二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過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簸^木羅內每揀一個念一聲佛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又說些佛家的因果^果善事鴛鴦早已聽見琥珀鳳姐^說笑之事

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還是哭的那边太太太當有人給二奶？」說臉賈母因問為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風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太太素日說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着這個作法北段。明是當着衆人給鳳兒說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寶琴等進來，也就不說了。賈母因問的你在那里，未幾琴道：「在園里林姐；屋裏大家說話的，賈母忽想起一事來，忙喚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到園里各處女人們跟前囑咐，留下的喜姐兒和四姐兒雖然窮也和家裏的姑娘們是一樣大家照看，經心些；我知道俗們家的男男女女都是個富貴心，兩支體面眼，未必把他兩個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他們，我所見可不依妻子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

罷他們那里聽他的話說自便一徑往園子裏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里問了。丫頭們說都在三姑娘那里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里說笑。天見他來也都笑說：「這會子又跑來做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也狂。」於是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三個來，會他們年輕力壯的人，細說一個也趕不上。里紈頭鳳了頭，伏有鬼聰明兒，離腳踪兒的，雖然不能的了，鴛鴦道：「罷了，還提鳳了頭虎了頭呢，他也可怜見兒的。」雖然這几年沒有在老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為人是最難作的。若太老實了，就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此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偕們家里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奴才

跽的奶：們一個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樣繞好少有不滿意不是背地里咬舌根就是
 挖苦窩四的我怕老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
 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偏疼宝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笑是偏心如今老太：偏疼我听
 着也是不好這可嘆不可嘆探春嘆道糊塗人多那里較量得許多我就到不如小人家入少
 雖然寒素些到是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多外頭看着我們不知干
 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我們這里說不出來的煩難更
 利害寶玉道誰那像三妹：好多心事我常勸你挺別聽那些俗語
 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繞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是受福受禍受關受的尤
 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罣碍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戲了吃困了
 了睡再過幾年不過還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宝玉嘆道我能教和姊妹們

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統李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就莫
你是了沒義出了息的終老在這里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個休尤氏笑道怨不
得人都說他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蠢的宝玉笑道人是莫定
知道誰死誰話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在心一輩子中在
人不等說完地不說可是又痴了別和他說話總好若和他說話不是默話就是
瘋話喜寫實走過我表回笑道二哥你別這樣說等這里姐妹們果然都出了閨
橫豎老太太太也寂寞我表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
默話難道你是不出來你這話哄誰說你喜寫低了頭當下已是起更時是外大
家各自歸房安歇衆人都且不提且說鴛鴦一過還回來倒至園門前只見角門
虛掩猶未上門格此是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燈光掩映微有半天是月
起更

初旬時也。鴛鴦又不曾有個伴的，也不曾的。燈籠獨是一個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

皆不理會。偏生偏要便是因下了雨路，微草履行至湖山石後大桂樹陰下

未。是八月隨筆點景劉轉過石後只聽一陣衣裳响嚇了一跳，不定睛一看，只見是人在

那里見他來了，便想往石後樹叢藏躲。鴛鴦眼尖，趁月色見準一個穿紅裙子

梳鬚頭，高大豐壯身林。是月下所之像，故不寫容貌也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鴛鴦只當他

和別個女孫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恐嚇有要。此見是女兒們常

事。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省我，就喊起來當賊拿。」這廝大了頭子，

說個黑家白日的，只是頑不勾。這本目鴛鴦戲語，叫他來誰知他賊人胆虛

更奇不何。知後為事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起來，使眾人知覺，更不好

且素日鴛鴦又我自已親原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

隻膝跪下只說好姐：千萬別嚷奇甚鴛鴦反不知因和忙拉他起來笑道這

是怎麼說司棋滿臉紅脹又流下淚來鴛鴦再回想那一個人影恍惚像個小

廝心下便猜疑了八九是聰敏自己反羞的面紅耳赤又怕起來是故貴女兒

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個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妙鴛鴦呼了

一口道要死如見其面司棋又回頭悄道你不用藏省姐：已看見了快

出來磕頭那小廝聽得只得也從樹後爬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面定司

棋拉住苦求哭道們的性命都在姐：身上只得姐：超生要緊鴛鴦道你

放心我橫豎不告訴一個人就是了一語未了只听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

已出去了角上門子獨能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听見如此說便接聲

道我在這里有事且畧住手我出來了司棋听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特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他央出了角門^子臉上有紅心^又內哭^挑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姦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代累了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從此九晚間便不太往園中來因思園中尚有這樣奇事何況別處因此連別處也不大輕走動了原^未是那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在一處頑笑起^{幼時}彼特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吃^出落的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

囑園內老婆子們^限看道今日趁亂方初次入港雖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
私傳表記已有無暇風情了忽被死央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
去了司棋一直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死央自是臉上一紅一白去
了百舛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忙惶挨了兩日竟不見有動
靜方畧放下了心達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他道你兄弟竟趣去了
天沒歸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回棋听了氣了倒^仰因思道總是鬧了出
來也該死在一處他^又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個沒情^意的此又添了一
層^氣次日便竟^心信內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頭暈倒^意的成了大病死央
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
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方嚇倒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指着望候司棋

支出人去反自己立身發誓與司棋說我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
 放心養病別白遭過了小命兒死棋一把拉住哭道我你姐；的們從小耳
 兒耳鬚斯磨的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待慢了如今我雖一着走錯
 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是是你
 給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後把你立個靈位牌我天；焚香禮拜保佑有你一
 生福壽双全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再俗語說千里搭長棚沒
 有不散的筵席再過三二年們都要離這裏的語又說浮萍尚有相逢
 日人豈全無見面時倘或日後們遇見了那時我又怎麼報你的德德
 行一面說一面哭這死一夕話反把死死央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
 正是這話我有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聲名我白去獻勤況

且這是我自己也不便開口向人說的。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已。
再不許胡行亂作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其然。又安慰了他一番。
方出來。回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回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他
些不似往日一樣。回順路來也。來望候。回進了鳳姐院門。二門上的
人見走他來。便立身待他進去。死央剛至堂屋中。只見平兒從裡間出
來見了他。來忙上。來悄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睡。且這屋
里畧坐了。死央听了只得同平兒到連邊房里來。小了頭。到了茶
來。死央悄悄問你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看他懶。的平兒見問曰
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便。是這
樣。又兼這几日忙亂了。几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

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特便露出馬脚來了死央忙道既這樣怎
 不早請大夫來治平兒嘆道我的姐：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的別請說
 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了一聲身上查怎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
 他病了饒這樣天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養身子死
 央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道
 我的姐：說氣病起來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死央快道總是什麼
 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奏了一奏向死央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
 一個竟月瀝：漸：的說有之住這可是大病不是死央听了忙得道說
 依的這話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忙啐了一口道又悄笑道你女孫孩
 兒家這是怎麼說的到會呪人的死央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

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不是害
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
來了是聽見媽細原故纔明白了二分卑兒笑道你知道我竟也忘了二
人正說着只見小了頭進來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
他奶：總歇午竟他往太：上頭去了平兒听了點頭死央問那一個朱
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麼孫大人家來和偕們求
親所以他兩日天：弄個帖子來賴死賴一語法未了小了頭跑來說三爺
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內喚平兒平兒答應着纔進
出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內來至門前忽見死央坐在炕上便煞住道
死央姐：今兒貴腳踏賤地死央只坐着笑道未請爺奶：的安偏又

不在家的不在家，賤賤的賤賤，賈璉笑道：「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太_老，我還沒看你去那里還敢勞動，未看我們正說巧的，_是我纔要找姐，去因為穿着袍子_棉熱，先表換了袂袍子，再過去找姐，不想天可憐，省我走這一盪姐，先在這裡等我一面，說一面，在椅上坐下，死央問因又有什麼說的，賈璉未語先嘆道：「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還記得上年老太_二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未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_二愛就即刻拿過來擺着，因前日老太_二生日_{要擺}，我_將有故董賬_{還有這}一筆，却不知此時這件_{東西}着落何方？故董房里的人也回_過我兩次，等我問準，好註上_這一筆，所以我問姐，如今還是老太_二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里去了呢？死央聽說便道：「太_二擺了几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你這

拿子又問我表我連日子還記得^說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表你忘
意了^倒或是問你們奶和平兒正拿衣服^穿所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
來了現在樓上放有呢奶已經打發過^{人告訴過他們}給去說過給了這屋里他們
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管璉說笑道既然給
了你奶我急^急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告訴二爺還
要送人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到說我們昧下那
是什麼好東西什麼沒有的物此^件那強十倍的東西也^沒昧下一遭這金
子愛上那不值錢的賈璉垂頭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
了岳三^去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死哭哭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
舌又襍你再^吃兩盃酒那里清楚的許多一面說就起身要去具

璉忙也立身回道好姐，再坐一坐兄弟還有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了頭
 怎麼不灌好茶來快拿干淨盞碗把昨兒進上的新茶漂一碗來說着
 向兒央道這前日因前日老太太過秋中所有的几千兩銀子都使了
 處房租地稅通在九月纔得會子竟接不上明兒下還要送南安府里
 的禮又要預備娘子的重陽節禮還有几家紅白大禮禮至之小還得三二
 十個銀用子難去支借俗語說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担個不是替
 且把老太太查不自約金銀兩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
 銀子支騰過柳去不上半年的先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教叫
 姐，落不是他央听了笑道你到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買璉
 笑道不是我扯謊若論除了姐，也還手里管的起千數兩銀子的

東西也只因他

只是他你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若合}他們一說反嚇住了

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了忽^有又賈母那邊^的

小了頭子忙走來找死央說老太太我姐半日我們那里沒我到

部^却在這理央^兒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

知鳳姐已醒了听他和死央借當自己不便答話只淌在榻上听見死央去

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準了^嗎賈璉笑道雖然未應準却有几

分成手須得的^你晚上再和他一說就十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事倘或

說准了這會子說得好聽到有了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誰去

和你打亂荒去^倘若威老太太知道了到把我這几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

笑道好^切太^你的若說定了我謝你如何鳳姐笑道你說要什麼就^給要什麼^你

平兒一傍笑道奶子到不要謝的。昨兒正說要作一件什麼事，恰少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子拿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笑道：「半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了。」賈母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拿子別說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我有三千五萬，不是賺的你如今裡上上下下，背着我嚼說我的不少。」就羞你未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王家可那里來的錢，都是你們賈家賺的，別了我惡心也。你們看有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縫子掃一掃的，勾的們過一倍子，說出來的話也不怕燥現，有對証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看看：比一比，的們那一樣是配不上的？的們賈母笑道：「說句頑話就

急了這有什麼^就這樣的要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這^有還有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如何鳳姐道我又不苛省啣口墊背忙了什麼賈璉道何苦來不犯有^這不樣肝火盛鳳姐听了又自笑起来不是我着急的^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我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豈不能別到底給他上个墳燒張^飛紙也是姊妹一場他豈沒留下个男女也要前人撒土遮了後人的眼總是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了半晌方道難為的^你想的週全我竟忘了既是後日總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到^說得女人因要求老太

房里的彩霞不知太太心里急^怎麼樣就說有計較里前日老太太見霞彩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老^也子娘隨便自己揀女婿去罢因此旺兒媳婦求我^子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的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有呢旺兒家的陪笑道爺雖如此說璉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不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我只說求爺^的奶奶恩典替作成了如^還又說他必肯的我就煩了人走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沒趣若論那孩子到好據我素日^私意兒試他^私心里倒沒有甚說的只見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因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

事那里把這點子放在心里待要不管只是看看他是鳳姐兒的
陪房且又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道什麼大事只管咕
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兒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
定礼去就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看着鳳姐鳳姐便
扭嘴兒旺兒家的會依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給
的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姑娘打發個人叫他女
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雖然他們必依然這事也不可霸道了鳳姐
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到反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你聽見
說了這事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的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
槩趕今年底下收了進來少一個錢我也不依的我的名聲不好再放

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也太胆小了，誰敢議論奶？」若
 叔了時公道說：「我們到還省些事，不大得罪人。」鳳姐笑道：「我也是一場癡
 心，白使了我真個的還弄錢作什麼？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裏
 有的沒的，我的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二十兩
 銀子，還不勾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道到什麼破
 霍里去了。如今到落了一個放賬破落戶的名落。」（此處可放賬乃發所謂）既這樣
 我就收了回來。我北誰不會花錢？偌們（從今以後）已後前坐看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
 这不是樣兒？老太太生日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事。我提了
 一句，後樓上現有此沒要緊的大銅錫傢伙四五箱子，拿去弄了三百銀
 子，總把太太遮羞。禮兒塘過去了，我自的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

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有月半月的工夫大事小事沒有十件白填在裡頭今兒頭

也知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了明兒在過一年各人搜尋到

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位太太奶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

勾過一倍半子的只是不肯罷了問語補出鳳姐道不是我說沒了能奈的話

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晚忽然作了一個夢說來也可笑反說可笑

妙甚若必以此夢為凶兆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則思逐落

我我問他作什麼他說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倍娘

他說的又不是偌個家的娘我就不肯給他就上表奪正奪省就醒

妙寔家常觸景間夢必有之理旺兒家的說道這是奶的日間操心操常應

候宮里的事淡抹去妙一語未了人回夏太府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

話賈璉听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年他們也撇勾了。鳳姐道：「你藏起來。」
 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一句話回他。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
 里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子上坐吃了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
 說：「夏爺因今年免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三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
 舅奶奶家的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三百過一兩日就送過來。」可謂審處不用針
 鳳姐免聽了，笑道：「什麼是送過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拿了去，改日等我
 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還說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
 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鳳姐笑道的：「夏爺
 好小氣，這也值約符提在心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土都這樣記清
 了，還我們不知還了多少了。只怕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娘

婦來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兩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纔因別
處支不動纔來和奶之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
頭算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半日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里面兩個錦袱
包着打開時一個金釵絲攢珠的那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
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是太監眼中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
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起良子一半月來那一半命人與了旺兒媳
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節過下伏脉那小太監便告辭他拿着銀子
送出大門去了這里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崇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
說着就來了起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畧慢了此他就不
自在起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个三三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

說一面平免伏侍鳳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賈母處去伺候晚飯這里賈璉
 出來^剛到外書房忽^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和事林之孝說道方^才听得雨
 村^點降却不知因^何和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也未必保得
 長^未將來有事怕^的僭們寧可揀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時
 難以踈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何他更好老爺又^歡喜勸他時常來往那個不知賈
 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的去再打听真是為什麼林之孝答
 應了却不同^{去回身}心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說些閑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
 勢有說人口太重了不如揀^入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
 人家用不着的開恩放几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里年
 也省些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

時如今說不得先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該使四個的便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孫子們，一半都太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差生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着，只是老爺終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煤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終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就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這事。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週道，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了一件事來。我們旺兒底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裏彩霞他昨兒求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這會子有誰閑，有我打發個人去說一聲，就我的話，林之孝听了，只得應着半晌笑。

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兔子雖然年輕在外頭吃酒賭錢無所不知至雖然都是奴才們到底是一倍子輩的是彩霞那孫子孩這几年我雖沒見聽得越發出條的好了何和苦未白遭過一個人賈璉道他小兔子原為吃酒不成人林之孝道的冷笑道豈只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為我們看他他奶子的人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罢了賈璉道我竟不知道這事既這樣那里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孝子老子娘之孝家笑道也何不在這一時那是錯也等他再生事我們是然回爺處此如今且奴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不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姐來說媒那彩霞之姐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親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今時人因圖此現在外面悞了多少女兒此正是曰今時女兒一笑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了出去今鳳姐問賈璉可說

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听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
若故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子不遲鳳姐聽說便說你聽見
誰說他不成人賈璉道不過是家里的人還有誰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
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終已竟和他母親說了他娘已經
歡天喜地應了難到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
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裏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
尋父母擇人心中雖事與賈環有旧尚未作准今日又見旺兒每來求親
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一技不知自此心中越發懊惱生
恐旺兒使鳳姐之勢一時作成於身為愚不免心中急懣遂至晚間悄悄命他
妹子小霞霞大小奇怪之文進二門來找趙姨姨娘問了端的趙姨娘素日

更覺有趣

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了端的趙姨娘素日

深與彩霞契合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膀背不承望王夫人放出去每

叫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大甚在意不過是個了

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這是世人之情 亦是丈夫之情遂遷延住着淫情 思不說意便便去開

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未聞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這是使 却是大

想不列之事賈政因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二二年書再放夫不悞

我已經看中了兩字了頭一個興宝王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悶悞了

書所以再等二二年妙文又寫出賈老兒女寫賈老則不然文若不如此寫 之情細思一部書總不則又非賈老

趙姨娘道宝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爺还不知道賈政听了忙問道誰

給的趙姨娘方欲說話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

不小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三回

痴了頭悞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秋間窗^戶不曾扣好榻了^戶成了吊下來趙姨娘罵了個頭^兒几句自己帶領了姪子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宝玉正就睡下了姪們正欲各散安歇忽听有人擊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了姪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麼事小鵲不得^{言語}直往房內來找宝玉^{高樓未見此婢也}只見宝玉總睡下晴雯等猶在床边坐著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炮^說了來作什麼^{又是補出前文笑非只張二回也}小鵲笑响宝玉我來告訴你一個

信兒放纔我們奶：這般如此在老爺前說了，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

着面身就去了。襲人命由他吃茶，因怕閑門，遂一直去了。這里宝玉听了，

便如孫大聖听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

去別無他熟，了書頑脩明兒盤考，內不舛錯，不有他事，也可搪塞一

半。相罷忙披衣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

生，早知該天天好，多溫習些的。如今打算：肚子內現可背誦的，不過

只有李庸二論是帶註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

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了。算起五經來，曰

近來作詩，常把詩經讀，虽不甚精闢，还可塞責。

妙室玉讀書原係別的道，說問中語而有。别的

虽不記得，素日賈政也幸未吩咐過讀的，縱不知也，还不妨至於古文。

這是那几年所讀過的几篇連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不過几十篇這
 几年竟未曾得半篇是片語同豈聞時也曾遍閱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
 下苦工夫如何記得這是斷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年素日惡此
 道原非聖賢不子刻撰馬為能開發聖賢之微奧不故偶後人餌名釣祿之階
 蚩賈政當日挺身的選了時前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偶因見其中或一二股內
 或承起之中有作的或精整之或流蕩或戲言或悲感稍能同性者偶武讀書不
 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蓄心玩索著妙篇室玉讀書非為功名也如今若溫習這
 个又有愚明日盤結那个若溫習那个又恐盤駁今達况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
 之功溫習因此越添了焦燥自已讀書不致緊要却帶累着的一房子的環們皆
 不能睡冀人磨月暗更等几大大的是不用說在傍剪燭斟茶那此小的

都困眼朦朧前仰後合起來晴雯因罵道什麼蹄子們一個黑日白夜挺尸挺不勾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腔調來了再這樣我拏針戳給你下子話猶未了只听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個小子頭子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這夢中驚醒恰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時睛打了他一一下遂哭央說好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宝玉忙勸道饒他去罢原該叫他們都睡去纔是的們也該替換着睡去罷人忙道小祖宗的是顧的你罵通共這一夜的工夫的把心替且用在這幾本書上尋過了這閑由的再張羅別的也不算悞了什麼宝玉聽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了說有說句虧月又鑲了一杯茶來潤舌宝玉接茶吃了目見虧月只穿着短秋褲了裙子宝玉道夜靜了吟到成穿一件大衣

衆才是麝月咲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心且略對着他此罷此處

豈是讀書之趣又豈是伴讀之人古今天下悞盡多少純樸何話有未了這听金

星玻璃後房門跑進未口內喊說不好了一个人從牆上跳下來了衆人听

說忙問在那里即喝起身人未各處尋我晴雯因見宝玉讀書苦惱空

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要當必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未脫此难正

好忽忽此逢此一驚即在便生記計向宝玉道這這個機凡會常快粧病只說啼着

了正中宝玉心懷而遂傳起上夜人等未打着灯笼各處搜尋並無踪

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聽錢也人晴雯搜

便道別放鴛尾里你們查的不嚴怕得不是还拿這話來支吾剛對並

不是一個人見的有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見親的眼有如今宝玉啼的

的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熱我如今還要上房^屋里去安魂丸^藥去太^太問
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衆人听了嚇的不敢則聲
只得又各處找晴雯和玻璃二人果出去要藥^藥故依是^{因此}的衆人室智
玉知宝玉着嚇了王夫人听了忙命人來看是給藥又^又咐各上夜人仔細
搜查又^又叫查二門外^夜牆上夜的小廝們于是園內灯笼火把^整耳
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男女命仔細查^細查二查拷問內外上夜男
女等人賈母聞知宝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
必料道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
未可知道^當下^此邪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及^李姊妹等皆陪
侍听賈母如今^此統都點無所^見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身

子大^不好^了几^了日園內的人^竟別^了今放肆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時一是半刺
 或夜里坐更時三個人^湊在一處或擲骰或^開牌小^的的頑意不過為熬
 困^近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
 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鬪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
 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本^的事多且連日^淨是不多^淨所以無^沒回^沒只告
 訴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要過幾日^要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
 如何知道這里頭的利害你自為要^要錢常事不^易故怕起爭端^殊除不知夜間
 既要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門戶^任任意開^鎖銷或買東西尋張
 本^找見李中夜靜人稀^甚越便藏賊引^甚賢引盜何等事作不出來况且園內
 的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再有

別事倘畧沾帶染此關係不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固因此比常稍減看也漸次寫來從不作一年易安之筆况阿凤之文哉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漏出的倘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連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四個媳婦未當着賈母痛說了一頓家母命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家等見賈母動怒跪在院內磕頭兒動怒誰敢徇私忙至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不免大家頗一回終不回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通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三個大頭家一個就是林之孝的兩姨親家一個就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個就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

命將骰子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
 擲出搃不許再入從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錢撥入閭廟行內又將林
 之孝家的舖子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
 春在坐也覺沒意思代玉堂叙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知此也是物傷其
 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也媽素日原不頑的不知
 怎店也偶然高興末者二姐面上饒他這罷賈母道的們不知大約
 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
 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
 作法恰好遇^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見有道理玉堂叙等聽說只
 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見賈母今日生氣皆不敢各散

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待鳳姐兒處來問話了。一面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尋衆姑嫂閒談。刑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因他也就往園內散心。來到只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銀的東西，低頭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妨也頭撞見刑夫人，抬頭看見方才跔住刑夫人，因談這痴了頭，又個什麼狗不識兒這磨觀喜，拿來我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来的，與賈母這邊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話的一個丫頭。只因他生得體肥面潤，兩隻大眼睛，作粗活簡捷爽利，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行事出言常在規矩之外。賈母因喜觀他爽利便捷，又喜出言可以發笑，便起名為「獸」，大姐常問來便行，他取笑一毫無避忌。因此又叫他作痴。

了頭他總有說理之處見賈母喜歡他們衆人也就依然不去苛責這了頭了得了

這個力若賈母不喚他是便入園內來頑要今日正在園內拘促纖忽在山

石背後得了一個五彩繡香囊其華麗精緻固是可愛但上面繡的並非花

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盤踞相盤一面是幾個是這痴了頭原

不認得是親意便心下盤算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

左右猜解不末正要拿去與賈母看險極妙極榮富堂詩禮之家且大觀官

此等獵妙天下淺園滿慕之家寧不慎乎雖然但此等偏出大官世族之中者蓋因其房室

香膏嫖婢混殺烏保其个守礼特即哉此正為大官世族而告戒其淺園滿慕之虞母如主

婢日夕耳鬢交磨一止動態在耳目之中又何必諱之再四焉以笑嘻之壁有正走忽見了刑夫人

如此說便笑遺太真個說的巧真個是狗不識呢妙密言也大凡知此交嫌之情

刑夫人乎故作者又推

太？請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刑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妙這一是寫世家夫人之筆。出前文明書夫人之為人稍方然不在情理之中。若不用慎重之筆則刑夫人直係一小家卑劣極輕賊極輕之人。已得與衆府縣房裁所謂此書針錦慎密盡全在無意中一字一句之間耳。看者細心方得。忙問你是那里得的？從的。使大姐道我拘捉

織兒在山石上揀的。刑夫人道快休告訴一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

打死。皆因你素日是傻子已後再別提起了。這使大姐听了反嚇的黃了

臉說再不敢了。磕了個頭。呆而去。刑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孫兒

不便與与自己便揀在袖內。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至。且不形

于声色。且未至迎春室中。迎春正因他乳母護罪是竟無趣。心中不自

在。忽報母親來了。罪遂接入內室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的你這大

了奴的由着那奶子行此事。你也不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偕們的人

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

愚俗們二字便見自懷異心。這上丈生齒異發。瀝而未謹。家之望更有人於此者。君未知也。一笑。

迎春

著頭美衣

帶伴

半的

得道

我說他

兩次

他不

听也

無法

況且

他是

媽

媽

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

嬌極一直画出一

个

懦弱

姐

刑夫人

道

胡說

你

不好

了他

該說如今他犯了法的

保就該

拿出

小姐的

身分

來

他敢

不從

你就

回我

去

去

才是如今直等外人

共知

是什麼

意思

我

敬

問

再者

放頭

兒

還

恐怕

他

巧言花語的和你

借貸

此

簪

環

衣履

作本

鏡

你

這

心

活

面

他此若被他騙去我自

一個

不

沒

有的

看

你

明

日

急

麼

過

節

只低頭算依帶刑夫人

見他

這般

因

冷

笑

道

總

是

你

好

哥

好

對兒嚇了揚二

哥

鳳

奶

兩

口

子

遮

天

蓋

日

百

事

個妹子全不在意

加

在于

是

父母

常

情

極

是

何

必

有

如

有私意

但凡是我身上吊下來的又有一話說只好憑他們罷了。如何此皆婦女私假之意大不可者

況且深的有又不是我養的更不的你。雖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的是同出

一父也談被被此些瞻顧些也免別人笑話。又問別人為誰又問彼二人豈不同母終是同父被二人既同父其父又係居

之何人呼婦人私心今古。我我想天下的事也難較定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

的這里探了頭也是二老爺跟前是養的出身一樣如你今的娘死了從前

看來的你兩個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嬪娘強十倍的你該比探了頭強

才是怎麼反不及他一半誰知竟不然這可不是以要事到是我一生無

兒無女的一生干錯事乎不能若人笑話話議論為高最可恨婦人無事

傍边伺候的媳婦們也便道我們的姑娘老實仁德里像德他們三

姑娘伶牙俐齒會耍妹們的強他們明知姐三這樣他竟不顧恤一

点兒點兒 此輩器生為異全因定受其靈今讀中丈直教拔劍劈終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淚
 酒出也回也又問不知如何顧恤此又不知有何顧恤之語直令人不解愚奴賤婢之言醒肯
 之刑夫人道連他哥二嫂子如是別人還作什麼呢一言未了人回連二奶
 二來了刑夫人听了冷笑兩声命人出去說請他是去養病我這里不用
 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刑夫人方起身
 前边來迎春送至院外方住綉橋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
 個攢珠纒金風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姑娘竟不問一声兒我說
 不是老奶別拿去了與了良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呢問司
 棋司棋出病至病着心里却明白我去問他說沒有收起來探還在書案上
 匣內暫放着預備八月十五日恐怕要帶呢姑娘說訪問老奶說一聲
 只是臉軟人惱如今竟怕無着明兒要都時帶獨偕們不帶是什麼

意思呢。這個俗們使得恰是女兒喝，私語非前問之一例可比者寫得出批

得出

迎春道和用問是然自他拿去替時借用了我只說忘今日偏又

鬧出來問他想他無恙益編結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該准了姑娘的性

格所以才在邊樣如今我有個主意我竟走到二奶上房里將此事回了他

或他着人去或他省是拿事几吊錢來替他賠補如何上看是個為女兒各有機變

迎春忙道罷省此事罷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總是編結

道姑娘怎這樣軟弱都要有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呢我竟

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誰到知迎春乳母子媳王佳兒媳

婦正因他娶不是得了在來求春也去討情听他們正說金風一事且不道

去也因索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編結立意要去回風

姐估着这事脱不去的^況去且又有求春之時^事只得進來賠笑先向繡橘說
 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
 個不^錢沒的撈稍所以暫借了去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日總未撈過本就遲
 住了可巧今兒又不知是誰走了風聲^風弄出事來果然這樣到底主子的
 東西我們不敢遲悞下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坐小兒吃奶的
 情常往老太太那邊去是個情面救出他老人家來^才好迎春先便說道
 好嫂子的^你趁早免打了這^今意想要尋我去說情免^用等到明年也不中的
 方才連寶姐林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还不依我^何況是我一人我
 是已愧還愧不來反去討嫌去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是說情是
 一件事別較在一處說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手

且去子金鳳來再說王佳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又鋒
利無可兩得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响繡橘發話
道姑娘的別太張勢了的滿家子第一算誰的媽？奶子不伏著主子
哥兒多得此意偏僭們就這樣了却是郊的只許你們偷摸的哄
騙了去自從刑姑娘來了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银子來与旧太去
这里鏡添了刑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子常時短了这个少了那个那
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此去了算到今日少說些也有三
十兩了我們這一向不豈白填了限呢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作什
麼的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三張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見
這媳婦發出刑夫人之私意大書此句
謀心之筆 性止道罷：你不能拿了金鳳

來不必牽^拉三批^推四^的亂嚷我也不要那風了便是太^們問是^時我只說丟了也
 妨碍不着你什麼的出去歇息了到好一面叫^綳綳倒茶來^綳綳又氣
 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作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到來
 說姑娘死^使了他門的不^錢這如今竟要准打起^折來倘或太^們問姑娘為什
 麼便^使了^這些不敢是我門就中取勢了這還了得一行^說總一行就哭了司棋
 所不過只得勉強過來幫着^綳綳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
 了一本太上^藏藏應篇來看^{神妙之其出一位儒翁小姐}三人正沒開交可巧
 寶釵代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來安慰他立至院
 中所得兩個^三人^角又較口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
 若有不聞之狀^{看他寫迎春與春芳格也}探春也笑了小了奴們忙打起^簾子

报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
不功而自止了遂趁便要去探春坐下便問才到誰在這里說話到像拌
嘴似的瞧他寫探春氣字迎春笑道沒有說什麼左不過過是他們小題大作罷
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才聽見什麼金風下是什麼沒有錢說之合我們
奴才要誰理合和奴才要錢未著難道姐合何奴才要錢了不成難道姐合不是和
我的一樣有月錢的一樣有用度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
們都是一樣的那一位姑娘的錢不自有由着奴才媽合們使連我們也不
知道怎樣是算賬不過要東西只說得一聲兒如今他偏要說姑娘使
過了頭兒他賠出許多來了究竟姑娘何曾合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
道姐合既沒有和他要定必定是我們或者合和他們要了什麼不成你叫他進

未我到要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何笑的可笑了些你們又無沾碍有何帶累於他
 探春笑道達到不然我合和姐是樣所見也他報即同怨姐馬我的媽不報怨我是馬我的媽不報怨我一理俗們是主子自
 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是事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他是用的錢的人別委屬了他們但事但不知金
 釵絲風因何又夾在這裏頭那王住媳婦生恐繡稿等告出他來遂忙進
 來用話掩飾探春深探知其意因笑道的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
 得了不是趁此求那入官的二奶把方的錢尚未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了就
 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有面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
 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的頭禮休我竟是和二奶依着說
 說在這里大聲小氣如何便得使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顧賴
 了只不敢往風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

替你們分解。誰知探春早使個眼色與侍書出去了。這裡正這話，忽見平兒進來，拍手笑說道：「三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代玉笑道：「達到不是道家玄術，到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脫如狡兔，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他，令其不可遂以別話。公開發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都不心上，叫我們受這樣的委曲。平兒忙道：「姑娘怎麼委曲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受快吩咐我當時住兒媳婦兒方慌了手腳，遂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有的我話差口禮的，你但兒知的。」只該在外頭伺候，不叫你進不來的地方，有外頭的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們房里來，^{作什麼}的繡，繡道：「你不

知我們這屋里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門的不是姑娘好
 性見的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王兒是才是去來媳婦兒見平兒出了
 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道我且告訴你若是便人得罪了我到
 還去了如今那住兒媳婦和他婆又伏着是媽又又聽着二姐兒好性如
 此這般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不捏造假又魔妙算威逼着還要
 討情和這兩個丫頭在臥房里大嚷大叫二姐竟不能輕治輕所以我看
 不故才請的來問人一聲還是他原是天外的事不知道理還是誰去使
 他如此先把二姐制制伏然後就要治我和私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
 俗語說的物傷其類齒竭唇亡尚我自然有此驚心平兒道周若論
 此事還不是大事極好處但他現是姑娘的奴婢據姑娘怎處樣

為是當下迎春只合寶釵閱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語不曾聞聽見
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時先自作
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
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們要問我可也以隱瞞遮飾過去是他的
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們的理明不得直說
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個決斷竟有好主意可以使便週全不使太
：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家人听了都好笑起來代玉笑道
真是希狼屯於階墜壁尚該因果若使二姐：是個男人談這一家上下若
許人又如此裁治太個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況我我語
未了只見又有一人道到來正不知道是那個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四回

感奸諛抄揀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近寧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宝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前文已卻}便又告出柳家來說他^合和他妹子是夥記^計雖然他妹子出名其實賺了錢兩個人平分因此^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人最為^{深厚}探^厚後故立求情^的的央求賁雯金星破^破璃^致等^致人金星破^致璃^致告訴了宝玉因思內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求約同迎春討情必^必自己獨去單為柳家說情^的有更要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求的都

問你的病可好了跑來作什麼要玉不便說出討情事之說看來三姐當下
衆人也不在意且說此間話平兒見便出去辦累絲金鳳一事那王住兒媳婦
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之說姑娘好多少日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
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過意思得過去了就過去了
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去了未交於我送去我是不提王住兒
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責幹我趁拿了未先回了姑娘
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赶晚不來可畢怨別我說單二人分路各自散了
平兒道到房風姐問他三姑娘叫的作什麼平兒道笑道三姑娘怕奶生氣
叫我勸着奶些問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風姐笑道到是他還記着我
才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為都

是他作主我想媳婦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事前可開（人如此是常事況且）事心自己保

養也是好的我因听不進去果然應了（此話）先把太得罪了而且是它反

賤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破）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搽

一會子心到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好了我也作個好先生

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罷他們（去罷歷了世人到此作此想但悔不及矣可傷可嘆）所以我只

得應着知道了（也）不在我心上平兒笑道姑果然如今便是我們的造化

一說只見賈璉進來拍嘆氣道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

太太（又怎麼）知道了才剛太太叫喚我去叫我不管里先還挪二百銀子做分（剛）生日

節間使用我回這處還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還挪我白（白合）我商

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里的連老太太的東

西的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幸虧我沒和別人說
托媒婆沒有言語但我
去我想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風姐兒道那日並沒不外人
但晚上送來誰送來這個平兒听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
送時有在里未有
了那日說話時沒不外人但晚上說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邊使大姐的娘
也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里坐了一兩子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
必是小子頭們不知道說了出來了未可知奇之怪從何處轉來素因此便喚了
幾個小子頭來問那日是誰告訴大娘的親衆小子頭慌了都跪下都咒發
誓說自來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九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
凡媒婆說道
多說到別委屈了他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
偌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且去暫押二

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性多押二百俗們也要使呢風姐道狠不必我
 沒去使錢這一去還不處指那一項贖呢平拿去吩咐一個人喚了旺兒媳婦
 來領去不是拿了銀子來賈璉自然去在話下這里風姐和平兒猜疑終是
 誰人走的风聲竟擬不出人來風姐兒又道知道這事還事小事怕的是
 小人越便又造說越得意從此妄非言生別出的事未打緊那邊正和鴛鴦給有餓了
 听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小人眼饒肚飽連沒縫兒功就還有要下蛆
 的呢如今有了這個回有恐怕又造出些沒天理的話未了定不得在的璉二
 爺還無妨只是鴛鴦正緊女兒帶來了他受屈起不是僭們的故說平
 兒笑道這也無妨鴛鴦借東西看的是奶子並不為的是二爺則鴛
 鴦雖應名是他私情其定他是回故老太太的老太太曰怕孫女藥多

这个也借那個也要到跟前撒夕媛才救免和誰要去因此只猜不知道神文
豈世人余相得而者前文云一想了若私是拿出賈母其睡夢中之人矣蓋此等事作者
曾幾批者曾經寔係一寫性是非特造出故弄新筆寔經不記不神也。爲舊借物
一回於此後纔開了出來究竟那也無碍凤姐鬼道理如此只是你我知知道的不
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一語未表人報太表了凤姐听了此意不知爲什麼
事親平見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奇只嚇一個貼已的了頭走
來一語不發支至里間坐下凤姐忙奉茶茶因答回賠笑向同太今日高興到
这里抵王夫人喝命見出去帶了這人見見了這般着慌不知怎樣了忙應
了一聲帶着象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性將房們掩了自己坐
在台磯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
人含着淚圓後袖內擲出一個香袋子來說你瞧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

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這^{這是}那里得來^的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
 道我後那里得來我天：坐^在井里^呢念你當個細心人所以我才偷個寬
 誰知你也^今一樣這樣的東西大天白日月明摆在園里山石上被老太^的了
 頭拾着不虧^你的婆^子遇見早已送到老太^去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東西如^是
 如遺^掉在那里來^奇鳳姐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怎知是我的^的王夫人又
 哭又嘆說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的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
 這个何用^姓女孫子們是從那里得來^並是那連兒不長進下流種子聖
 賢來你們又何^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
 和我賴幸兒園內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了頭們揀着^的你姊
 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了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着^的外人

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風姐聽說又急又愧，得登時紫漲了面皮，便依炕沿双膝跪下，也會含泪訴道：「太爺說的固然有，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的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爺細詳其理。那香袋是外頭僱工做着內裏綉的帶，這穗子一槩是市賣貨，我便年輕不尊重此，也不要這撈什子，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二者，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你我的綫有也只好在家里馬帶着，帶在身上各處性況，且有在園里去了個姊妹，我們都肯拉下扯下，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么意思？我氣年輕不尊重，不能糊塗至此。三則倫位之內，我自年輕媳婦算起，奴才比來便我再也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人，況且他們也常進園晚間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們身上的四則除我常在園里之外，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

來如媽紅翠雲等皆係年輕侍妾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
 嫂子他不算甚老成他也常帶過佩凤等人來焉知又不是他們的五則
 園內了頭太多保的佳都是正緊的不成也知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的
 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內同二門上小公兒們
 打牙犯嘴外頭得了弄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取見我也可
 以下保的太你是在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番話大近情理曰嘆道你起來我
 也知道你是在的太家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急了拿了話激你
 但如今却怎麼處你婆才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照說是前後從優大
 姐手里得的把我氣了你死死風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衆人竟察了
 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訪察才得確實縱然訪不着

外人也不能知道這叫作胳膊折在袖內如今惟有起著賭錢的因
革了許多的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人貼近不能走話的
人安插在這裏以查賭為由再如今他們的了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
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事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
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後九年紀大
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說有
別的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
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我這的幾個姊妹也甚可憐了死云可憐妙人
在別人視之今古
無此移苦在榮府論寔不能
比先矣也不用遠比只說的如今林妹妹的母親未出

閣時是何等的姣生慣養是何等的金尊玉貴了末有才那像個千金小

姐的體統如今這幾個姊妹不過別人家的了頭略強些罷了所謂貴子誦
謂王夫人不知足是不可笑又誤作太過真聽姑通共每人只有兩三個頭像個
鴛鴦之見也

人樣餘者總有四五个小了頭子竟是廟里的小鬼如今還要裁革了去
 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意依雖然難難艱難不至此我難無受過
 大榮華富貴比你們是強的如今我寧可省些別委屈了他們以後要省
 儉先沒我到使的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對付他們
 快：暗地訪拿這事要紫風姐聽了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
 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賠房
 進來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又伏一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裁家忽見
 刑夫人的賠房王善保家善起來方才正是他送香囊來的王夫人向

未看視刑夫人之得立心服人等原無二意

大書看人猶如此可知特刑夫人是

今見他未打聽此事十分闊切

小人外是內罪委皆如此

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

進園內照管，不比別人又強些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了嬖們不大物奉他，心裡大不自在要尋太們的故又尋不着恰好生

出這事來以為得來把柄有聽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這個容易

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是該早麗的太太也大往園里去這些女孩子們

不，到像受了封誥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閣下天來誰敢嚷聲

兒不然就調唆姑娘的了頭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耽得了起

王夫人道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了頭原比別的較貴些的們該勸

他們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道尚且不堪何況他們王善保家的道

別的都還罷了太不知道一個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了頭伏着他生的模樣見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大的像個西施的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插史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個驕眼睛來

罵人妖：趑趒大不成個體統

活畫晴雯出來可知已前知晴雯必應遭妒者可憐可傷竟死矣

王夫人聽了

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凤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看

一個水蛇腰

妙：好腰

削肩膀

妙：好肩。俗云水蛇要則避曲小也又云美人無肩又曰前或皆之美之刑也凡寫美人偏用俗筆反筆

與他書不同也

眉眼又有些像的林妹妹的

更妙更刑客

正在那里罵小了頭我的

心里

看着不上那狂樣子曰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記得後來要問是

誰又偏忘了

金日

对了擺兒這了頭想是就是他

鳳姐

若論這些了頭

共總比起來

却美

都說晴雯生得好論本

止

言語他原此薄

有

輕方才太說的

到狠跟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

刺不堆叫了未太給瞧王夫人道宝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

兩個忒忒的到好若有這個他自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人況且

又出來這個事好的未宝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坏了那還了得叫叫自己

的了頭未吩咐他道判園去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室

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的他即刻快來的不許合何他們說什麼小

了頭子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白上不自在音神之至所謂魂早肅會

必云十八粧飾金云不自在想無挂心之罷更不入王夫人覺才睡中竟在起來正發悶

之眼也

答

們都知道

嫌

服

听如此說只得衣了他們素日這些了素日好知王夫人最惡這些話薄輕

言故晴雯不敢出頭今日連日在是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為無碍好可

知天

生美人原不在粧飾使人一見不覺心驚目駭可恨也之塗脂抹粉真同鬼魅
而不見意

及到了

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髻鬢髮衫袖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風而且形

容面貌恰是^{上次見}的那人不覺勾起方才的火來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

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今既真怒及心有勾起往事便

冷笑道好個美人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下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

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你是然明兒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

好些晴雯一听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

作聲他本是個聰敏過的人^{深惡聰明到}見問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寔

話對只說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合宝玉在一處好^你歹我不能知道^道

只問襲人麝月兩個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的^也难道是死人要的^你們作

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外間屋裏上夜不過看屋之我原回過我休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有不叫的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麼我听了這話才去的不過十天半個月之內宝玉悶了大家頑一會子就散了至於宝玉飲食起居坐上一層有奶奶老媽們下一層又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閑着還要作老太太屋裏的針線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了既怪後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實寔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的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宝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的因向王善保家的道的們進去好生勸他几日不許他在宝玉房裏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去治他喝聲去貼在這里我看不上這這樣

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熬熬晴雯只得出來這^{一驚一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
 怕子握^頭臉一頭^走哭直哭到園門內去這里王夫人向鳳姐等自然道這
 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舊不到這樣妖精^像似這東西竟沒看見^有只怕
 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
 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詞此刻也不
 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請養息心体要緊這些小
 事只交與奴才^們如今這^就要查個主兒也極容易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
 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不妨代着人到各處了頭們
 房里搜尋^{搜尋想}誰有這個斷不單只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東西那
 時翻出別的来自然這個也是他的王夫人道這話到是若不如此

斷不能請的請白的自然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是說的就行
罷了王夫人道的主意跟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
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安歇等入園時王善保便請了鳳姐二併入
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下的藥子處內抄掠起不過不揀出
此多長攢下蠟燭燈油等物畢真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等
明兒回過太太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開門當下宝玉正目
睛雯不是在心見這一千人不知為何直撲了了頭們的房門去
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曰大家混
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
王善保家的搜了一面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

打開襲人曰見晴雯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掠只得自己先出
 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檢一番不過是常動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
 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了晴雯的箱子曰問是在的這一句誰怎樣緊不開箱子談搜襲人
 等放欲代晴雯開箱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嚙一聲將箱子掀開
 兩手握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將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
 也竟沒趣噫看了一看也無人私弊之物回了鳳姐往別處去鳳姐見道
 你們可細細的查若這一審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象人都道都細翻看了
 沒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几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保玉的
 旧物件沒甚關係的鳳姐听了笑道既然如此偕們就走再照別處去說
 着一送出來曰向王善保家的道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掠的原是

俗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斷手揀抄不得的王善保的笑道這個自然
豈有抄起親戚家^{的人}來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
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代玉已睡了忽報^有此人來也不知為甚事纔
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許起來只說睡起我們就走
邊且說此間話那個王善保家的帶了家人到了^的新房中也一開箱倒攏
抄揀了一番^末回些從紫鵲房中抄出兩時寶玉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
副束帶上的披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內有扇子看是^時皆是寶玉往
年^{夏天}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家^善保家的是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
來驗是又說此東西後那里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
處混了幾年這自然^主寶玉的旧東西這也不算什麼罕事摺下^再在往別

處去是正紫鵲任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里的也笑不東西也數記清要問的這一個連
 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王善保家的又所見鳳姐如此說也只得署了一處
 樣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保與探春了報探春也就猜有必有原故
 所以引意出醜態一筆註來意遂命象子剪好東燭開門而待一時象人來了
 探春故問意何事鳳姐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密不出人來恐怕傍人
 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利越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到是也流爭到問的定
 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了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事頭一個富既主如此
 先來搜的有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也着呢說有便命個
 嫖們把箱櫃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被之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
 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子別錯怪我何

必生氣回命了。嬖們快，閣上平兒豐兒等慌忙有替侍書等閣的。閣权的叔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却不能。我原比衆人多毒，九了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里。閣权有一針一線，他們也沒的收藏，要搜的。」你們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只說我違背了太，的話該該怎處治我。我自領你們別忙，是然連的們抄的日子，性後日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忘家里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奇極此日借們也漸，的未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此是故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是殺，自戕起來，纔能一敗塗地。說有不查留下淚來。鳳姐只看看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這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那里，奴且請到別處。」

去罵也罷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辭探春道可細搜明白了告明日
 再來我說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里就不必
 了看探春冷笑道果然到乘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審明
 敢說我護有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的越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
 翻一遍鳳姐笑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連你
 的東西都搜索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的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
 瑞家的都陪笑說都翻明白了那王善保不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
 素日雖聞探春的小明那是為衆人湊力沒量罷了那里一個姑娘
 家就這樣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他自時是邢夫人賠房連
 王夫人尚另眼相看況何別個今見探春如此他只當是探春認

真車惱鳳姐他與他們無干他便要越勢顯作臉戲現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
春的衣服故意欺（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
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走罷別瘋（顛）的一語未了只听怕的
一声王家連上（早）着了探春一早探春（因）是大怒指王家的問道的
時什麼東西敢來拉指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看太太的面上的又有年
記（叫）一声媽（的就）狗仗人勢天（一作耗專營生事如今越性了不
得了的打諒我是同的們姑娘的樣好性兒由我的們欺負他就
錯了生意的搜揀東西我不怕的不敢拿我去笑說有便親自解衣
卸裙拉着鳳姐兒細細的翻着鋪叫奴才來翻我身上鳳姐兒平
等忘與探春束裙整快口內唱有王保家善家的說媽吃兩口

酒就瘋了頭，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勸探春休
 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氣許奴才來，我身
 上翻賊引明兒一早我先過來。」太太：「然後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
 我就領無聊王善保家的討了家沒意思，只說意外，就去了。這也是命
 一遭挨打我明兒成了太太，奶回老娘去，要這老明，還要他做什麼？探
 春唱命了，這道的們听道他說話，還苦我，我和他對嘴去不去？侍書等聽說便
 出去，道：「說過。」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們的造化，只怕捨不得去。鳳姐
 笑道：「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作賊的人，嘴里
 都有三言兩語的，還算体的。」就鳳姐：「只不回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
 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都了一翻鳳姐，真特伏侍探春。」
侍書

和杜松到

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暖春塢來彼時李純猶病在床上他與探春是
紫鸞有與探春相近過順先到达兩處因李純總吃了藥睡自不好驚動
只到了姪姪們房中三的搜了一遍也沒有搜着什麼東西遂到惜春房
中未回惜春年力尚少沒有說事嚇的不知當有有什麼故鳳姐也少不得安
慰他誰知竟在入画箱中搜出一隻大包金銀來銀子未約共三四十個奇為
察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付玉帶板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画也
黃了臉幾因是見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的是珍大爺
賞我哥子的妙極事極蓋入画因我們老子娘在都南方如今只跟着
叔子過日我叔子嬌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子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
每常得了悄的得煩了老媽子帶進來叫我叔着的惜春胆小見了這

个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更帶他出去^去罷我所
 不慣的鳳姐笑道^你的話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
 这个可以傳的說^得成不可傳^得這到是傳^得的^人不是了若的話不真
 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画跪笑道我不敢^撒攛^我奶只管明日
 問我^你的^奶奶和大爺去^另說不是^當的就拿我和^我哥一同打死無怨
 鳳姐^道这个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
 的你且說是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
 這次方可下次^既這里多若不拿^這人作法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要怎
 樣呢嫂子若的^饒他我也不依^這是自已反不依的各得自然之理各有
 道素日我看他^誰今^私情^{自然之妙}說^第个^第個^第次^第這一次二次犯^第罪俱罰但不知

鳳姐

進來的

傳道是誰惜春道若說的傳道這進來的人再無別個必是土門上的張媽他

常肯和這些了頭們鬼崇二的這些了頭們也都肯照值他鳳姐听

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結周瑞家的暫拿首寺明日對明再議於

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來迎春已經睡首了了奴們也纔要睡衆

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了奴們房里來回司棋是王

善保的外孫女見這妙奇說鳳姐要道看王家的可藏次不藏逐留心看他

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面王善保家

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要蓋子時周瑞家的道且住這是有什麼說着便伸

手掣出二奴男子錦帶襪並一雙緞鞋來險極又有一個小包袱打看是重

面有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是帖兒一總遞與鳳姐回道家理事每看

開帖並張目也頗識得幾個字了便看那帖子字大紅双喜箋帖然就余
 上面寫道上月你連家後父母已查察的我之意但姑娘來出閣未不能
 完你我之心愿若園內可以相見的你可託張媽給一信息我若等在園內見
 到此家得說話千萬再所賜香袋二個今已查叔外特寄寄香珠
 一串略表我心千万叔好表弟潘又安拜具名字鳳姐看罢不怒而樂
 要毒之至別人並不識字王家的素日並不知道姑表姊弟有这一節風流故
 事見了這鞋的靴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又看看笑他便說
 道不晴他們自己寫的賬目不成個是字所以如了見笑鳳姐笑道正是
 這個賬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的他的表弟也該性王怎麼又姓
 潘呢王善家的見問的奇闖只得勉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

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鳳姐笑道這就事了我念給你听說自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王家的四人都問自他的老哥見了明二白三再次的話說了如今據你老人家該怎樣達王家的只怕沒地縫兒鑽進去鳳姐只聽着他嘻嘻的笑惡毒之至向周瑞家的笑道這到也好不用的小姐老娘的操心你作他鴉雀不聞的給的們弄個好女婿來大家到心有心周瑞家的也笑着奏趣兒王家的氣無下人前為不尋次等人前不得不如是也取洩自己回手打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恁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在人眼里衆人見這般俱笑個不住又半勸調的鮮他鳳姐

見司棋低頭不語他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到竟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此怕他夜間自去尋拙指遂喚兩個婆子監守起他未帶人拿了識証回來且自安歇等特明日料理誰知到夜里又連起來几次下面淋瀝不止至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發暈遂掌不住請太醫來診脈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如係心氣不足虛乘脾皆由憂勞所傷以致嗜卧好眠胃虛土弱不思飲食今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開了几樣藥名不數是人參當歸黃芪等類之劑一時退去有老媽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等是暫未理到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到園中去又看過里執子要望後姊妹去忽見惜春遺人表請尤氏遂到了他房中未惜春便將昨晚

一事細細告訴與尤氏又命將入畫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
道是時你哥賞他哥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管監竟成了穩
了目罵入畫胡塗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的個管教不嚴反罵了頭這
些姊妹獨我的了頭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我立逼有鳳姐帶
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邊的人鳳姐不帶他去也原有禮我
今日正要送過去嫂子來的恰好快代了他去或打或殺賣一槩不管
入畫聽說又跪下哭求說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淡小兒情常好在
生死一處罷尤氏和奶娘等人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了
次再不敢的他縱小兒伏侍你一場到底由着他為是誰知惜春素
年幼却天生地一種百折不回的廣介孤獸僻性任人怎說他只以為丟

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斷乎不肯便有說的^又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便^要往的^你們那邊去了况且近日我每^里風聞得有人背地議論^理什麼多少不堪的閑話我若再去連我也編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總是惜春含笑道你這話問着我到好我一個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還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恼好^幫自^幫有公論^又何必去問人古人說得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幫最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信了不管^你們^自弄後此以後的^你們有事別累我尤氏听了又氣又好笑目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都說這四子頭年輕^糊塗我只不^信心的^你們听緣一篇話無原無故又

不知好多^多又沒個輕重雖然小孩子話却又能寒人的心象嬉笑
道姑娘年輕如自然吃些虧的說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
年輕的們不看書不識幾個字所以都是些獸子看自明白人到說
我年輕糊塗尤氏道的是狀元探花難道就說有糊塗的不成可知
他們更有不能了語底更多尤氏笑道的到好總是才子這會子又
作大和尚了又講起了話來說春道我不了語得也入了尤氏道可
知你是個冷口冷心狠的說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舉心人難得是
了漢我請^清白^清的一個人為什麼教你們帶累坏了我尤氏心內原
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怯激射只是在惜
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就累了你^了的^了頭的^了不是無故說我到

忍了這半日你到越發得了意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萬金的
 小姐我們已以後就不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將
 入畫帶了過去就省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來到也省
 了口舌是非大家到還清淨尤氏也不答話一迤往前也不知後事
 如何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
缺中秋詩俟雪片

品品
品品

開夜宴 發悲音
賞中秋 得佳識

脂硯齋重評石頭卷之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出氣來正欲往王夫人去處跟從的老嫗；們因悄頭的回道奶；且別往頭上別房去里纔有甄家的几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作什麼机密事奶；這一去恐不便尤氏听了道昨日听見的德門說爺說着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事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嫗；道正是呢纔來了几个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張；的想必有什麼大庭廣眾的事情也是有的尤氏听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这边來了前只有探春一語過至此回又用尤氏畧為陪点且輕；談笑出甄家事故此画家表落墨之法也恰好太醫纔診了脉去李純

近日也畧竟精爽攢倚了此擁衾歌枕生在床上正欲有二人來說此間話回
見元氏進來不似往日人和霽可親只呆呆的坐着李執因問道你過來了這
半日即可在有在別處里吃些東西沒有只怕餓即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
點心揀了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里有什麼新鮮東西
況且我也不餓李執道昨日他姨娘家送來的好茶麵子到是對碗來
你唱唱罷說畢便吩咐人去對茶尤氏出語料無跟宋的了頭媳婦們因問奶
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赴便可淨羅一淨好尤氏點頭李執忙命素
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一面取來一面將自己的胭脂只沒粉盒胭脂拿來笑道我們
奶只沒粉盒胭脂就說多個奶宋不嫌臟宋這是我宋的裁過曾用此李執道我雖沒有你
就美宋往姑娘們那里取去怎麼公然拿出你的表章幸而是他若是別

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嫌是來我九過來誰你使過今日忽然有嫌」

賊了一面說盤膝坐在炕沿上銀蝶上表忙代為卸去碗釧戒指又將天

袂手中蓋袱在下截將衣裳護嚴小了如炒豈兒捧了一大盆溫水走至

尤氏跟前只灣腰捧首銀蝶笑道說一個：「沒截便的說一個葫蘆就

是一個瓢奶不過待偕們寬寬在家的不啻怎樣罷了你就得了蓋

不啻在家出外當省親戚也只隨着便了尤氏道你隨他去罷橫豎洗

了就完事了炒豈兒忙趕着跪尤氏笑道你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

外面儼禮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勾使的了按尤氏犯七出之條不

此世間婦人之常情耳其心術惡厚寬順竟可出于阿鳳之上時用之名犯七出

之人從公一論可之賈宅中暗犯七出之人亦不少似明犯者反可宥恕其什

已非而揚人惡者陰味辭諂之流寔不能容于世者也李紈听如此說便知已

此為打草驚蛇法寔寫邢夫人也

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作事究竟勾使了尤氏道你道問你敢是病有死過去了到緣義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室姑娘來忙說快請時室叙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回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來別的姊妹都怎不見好再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也們只因今日我們奶身的上不是在家里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病有寒下未出炕的別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省老人家夜里作伴兒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省不時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攪攪進來的所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省尤氏笑尤氏也只有省李紈笑一時尤氏與沐已畢大家吃麵茶李紈因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姑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省不能親自來的好妹請母：你去只管去我自打發人去到你那里去

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交我落不特是宝釵笑道落什麼不是呢這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生意也主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了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呢往那里去了宝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了頭去了叫他同到史里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宝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的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呢尤氏笑道這語話奇怪今且怎攆起亲戚來了探春令笑道正是哭有叫人攆的不如我先攆亲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好真是偈門到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我了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里來的晦氣偏都攆着你

姊妹們的氣頭兒上子探春道誰叫你赶熱灶大來了回問誰又得罪
了你呢回又尋思道為那丫頭了頭不犯囉呢你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塗
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回笑道你別粧老實了除了朝廷治家
罪沒有坎頭你的不必畏是何必頭畏尾實告訴你罷我罪昨日把王保善那老的婆
子打了我還頂有個罪呢他也不過背地里說我些閑語難道他还打我一
頓不成宝釵忙問回何又打他探春委就把昨夜怎的抄揀怎的打他
一說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說情春方才之事也說了出來
探春道這是他的僻性孤介太過我們再傲不過他條因又告訴他們說
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听鳳辣子又病了我就打發我媽出去打听
王保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保善家的挨了一頓打真着他

多事尤氏李執道這到也是正不禮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誰不會作
 且再照就是了尤氏李執皆點無所得時一是估着前頭用飯湘雲和
 宝釵回房打点衾衫不在話下尤氏等道遂辭辭了李執往賈母這邊來賈
 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目何護罪如今抄沒抄了家產回京治在
 寺語賈母听的了心不是自是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回問從那里來的可知
 鳳姐妯娌兩個的病今日怎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
 頭嘆道徑僧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僧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正
 緊賈母已看破孤悲鬼死王夫人笑道都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里
 好知是園里空夜晚風冷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里正
 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早有媳婦了說們招過

飯掉來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著捧飯賈母見是已的几色菜
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捧了几色菜來便知是各房另外孝敬
的旧規短賈母因問都是些什麼上几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把這些
蠲了罷你們還不听如今比不得先轆轤的時候了死央忙道我說過
几次都不听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
沒有別的他些面筋豈付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蕪韭
醬來賈母笑道這樣正好正想這個吃吃死央听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
宝琴下的讓了方端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
和宝琴对面坐下待書忙取去了碗來死央又指他几樣菜道這兩
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大老爺送來的這一碗是鴿髓筍是外

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只將這碗筍送至掉上賈母畧嚐兩
 点便命將那兩樣着人送回去就說我吃了以後不必天送我想吃自
 然未要媳婦們得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賈母問有稀飯盛出此王
 罢了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
 將這粥送給鳳哥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碗筍和這一盤風醃果子狸給
 釵兒寶玉兩個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在
 就表吃了這裏罢了尤氏答應待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
 間話行食尤氏告坐探春寶琴二人也起來了笑道失陪尤氏笑道
 剩我一个人大排掉的不賈母笑道央玳玳來趁勢也吃些又作了
 陪客尤氏笑道好好我正要說呢賈母笑道直看着多的人吃飯

取有趣的又指銀蝶道這孩子也好也未同的主子一塊來吃寺的們湯
了我再立規矩去尤氏道快過來不必粧假賈母負手看着取樂因見同
候添飯的人手內捧着一碗下人的素飯尤氏吃的仍是白抗飯賈母
問道怕你怎麼昏了盛一個飯來給的奶？那人道老太的飯完了今日
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死央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
點兒福餘也不能的夫人忙回道這二年早個不定四出的素都不能
按數交的這兒樣細米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閑去生恐
一時短了買的不順口賈母笑道這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粥象
人都笑起來死央道既這樣的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也是
一樣就的樣樣尤氏笑道我的個就勻了也不用取去死央道你勻

了我不會吃兩地下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總伏一時王夫人也
 去用這飯里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黑了
 過去罢尤氏方告醉醉出來走至大門前上了車銀蝶坐在車沿上衆媳
 婦放下簾子來便帶白了頭們先直走過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回
 二府之門相逼沒有一箭之路每日家常來往不必定要走過坐車況天
 黑夜晚之間回來的遭數更多所以老嫗帶着白了頭只几步便走
 了過來兩邊大門上的人都列在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斷住尤氏大車
 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個小廝挽環拽輪輕便的便推拽過這邊階
 磯上裏子是衆小廝退過獅子以外衆嫗打起簾子銀蝶先下來
 然後衆下人尤氏來大小七八個灯笼照的十分真切尤氏回見兩邊

獅子下放著四五輛大車便知係是來赴賭之人所乘向銀蝶衆人直
的著坐車的是樣騎馬的還不知有几个呢馬自然在園里拴著
俗看不見了不知道他娘老子掙下多少錢與他們這店開心見一
面說一面已到了所上賈蓉之妻帶家來下媳婦們了頭也都秉燭
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找我要倫著照了他們也沒得便今見到
巧就順便打他們窓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著提灯引路
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門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
氏一行人悄悄的來又窓下只听里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
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声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每
不得遊玩曠朗不得現優問樂作遣無聊之極便生了破悶之法

日間以習射為由情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
 的只管亂射終無裨益不但不能長而且坏了式樣必須立個罰約賭
 個利物大家纔有面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利了鴿子皆定
 每日早飯後來射鴿子賈珍不肯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些人
 皆係世襲公子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閑鴿走狗問評花
 的一干游俠統統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每日來射不便
 獨價買蓉一人之意是天宰猪割羊屠鴿截鴨好似臨潼開寶
 一般都要賣弄自以家的好厨役好烹炮不到半月工夫賈赦賈政
 聽見這般不知就理反說這是纔正理文既悞矣事當亦該習況在武
 之屬西處遂也命賈環賈衆寶玉賈蘭等四人于飯後過來跟着

賈珍習射一面方許回去賈珍之在志不不此再過一日便漸次此以歌背養力
為由晚或抹骨牌賭次東酒而已至後漸此至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
竟一日日賭勝于射了公然開葉擲骰放頭開局夜賭起來家下人借
此各有些益巴蓋爬不得的如此所以竟成了勢了外人皆不此知就里是近且邢
夫人之胞弟邢得全也酷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
送與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也邢得全雖係邢夫人之胞弟却居心行
事大不相同這個邢得全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濫漫
使錢治人無二心尤喜好酒者喜之則飲者則亦不去親近無輪論上下主
僕皆云自一意並無貴賤之分因此都喚他倖大舅薛蟠早已云名
的獸大爺今日二人皆素在一處都受搶新快爽夫利便又令子兩家在

外間炕上搶新快別的又有几家在當地下大棧上打公番里間的又起
 斯間此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已下的孩子若
 成了的男子到不了這里故尤氏方潛至窓外偷看其中有兩個十六七
 夾童以條奉酒的都打扮的粉粧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張正沒好
 氣幸而擲第二張完了美來除香過來^{本兒}到反贏了心中只是與頭起
 表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回問那兩處怎樣裡頭打天九的
 也作了賬等吃飯打公番的未清且不肯吃了是各不能催先擺下
 一大棧賈珍陪自吃命賈蓉落後陪的一起薛蟠頭六與了便揀着
 一個鑾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邢俊男^那輪家沒心緒吃了兩碗便有
 此醉意喚自兩個鑾童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

此一段變童徑
向太真反不
其為錢為楊
王神法改似
委曲認罪後
方安

鬼子就是^這樣專^村笑上水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我}過這一
會子輸^輸了几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是了難到從此以後再^不沒有求省
我們的事^是了衆人見他帶酒忙說狠走、果然他們^{的風}風俗不好回唱
命快敬酒賠罪兩個變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說我
們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日一是有錢^有勢就親敬便是
活佛^神仙一是沒了錢勢^就了不好去理他況且我們又年輕又居這個行
次求日太爺休^怒怒此我們就過去了說自便^奔奔酒^及脩膝跪下^{手侃}
世人^不是罵^罵刑大舅心內雖軟了只還故作怒意不理衆人有功^{又功}道這孩^說子是
寔情說話老舅是久慣憐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這樣起來若不^吃吃這
酒他^叫兩個怎樣起來那大舅已掌不住了便說道若不是衆位說我

我再不理說着方接過來氣乾一盞又斟一碗來的邢大舅便酒勾性
 事醉露真慎情起來乃怕衆對賈珍嘆道怨不的他們是錢把如命多
 少世官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錢勢字二是連骨肉都認不了老賢甥昨
 日我何你那邊的令伯母都起的氣你可知道否賈璉道不曾聽見邢大舅
 嘆道就為錢這件混賬東西利割害賈珍深知他與邢夫人不睦每
 遭邢夫人棄惡板出怨言放曰功道老舅你也太散漫些若只管花去有
 多少給老舅花的邢大舅道老賢甥你不知我那家底理我母親去世時
 我尚那時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的令伯母年長出各分家秘都
 是他把持帶來如今二家姐雖也出閣他家也狠人跟狠三家姐尚在家
 里一應用度都是這里賠房王保善家掌管我便來要錢也非要

你是你賈府的形我家；

就都是我那

私也就勾我花也無奈

的

竟得到手所以有

冤無處訴

衆惡之必察也今那夫人一人賈母先惡之恐賈母心偏亦可解之苦賈母解之今又忽用下第一怨吾不知將

又何如矣

賈珍見他酒後叨；恐人聽見不雅連忙用

話解勸外面尤氏等听得十分真切乃悄悄向鳳蝶笑道你聽見了這

是北遠里太太；

院大

的兄弟抱怨他呢可恨他親兄弟

還這

是這樣說這就

怨不得的些人；

別

目還要听是正真打公番者也歇住了要吃酒因

的

有不向道方才是誰得罪了老旧我們竟不曾听明白且告訴我評

理邢德全見問便把两个妾童不理輸的只赶贏的話說了一遍

論自已輸家

這一个年少的就誇道這樣說原可惱的怨不得旧太爺生氣我

且問你两个旧太爺虽然輸了輸的不過是銀子錢並沒有輸丟

輸

了趙毛怎就不理他了說着衆人大笑起來連邢德全來噴了一地飯
尤氏在外面悄悄_的啐了一口罵道你听_：這一起子沒廉耻的小挨刀
的才丟了腦袋骨子就_混噙_毛了再合攢下黃湯去還不知噙出
些什麼來呢一面說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_往佩
鳳房裏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廡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
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你奶奶看看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
答應去了回了尤氏_：只得_一分派送人送去一時佩鳳又來說爺
問奶奶_：今兒出_門不出_說僭們是孝家明兒十五過不得_意薛今兒晚
上到好可以大家應个景兒吃些_：依餅酒尤氏道我到不愿出_門
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風了頭又睡倒了我再不過去越發無

個人了，况不得問應什麼景佩鳳鳳說道：爺說了今晚已辭了中人，直等十六才來呢。好歹定要請奶，吃酒的尤氏笑道：請我，沒的還席。佩鳳笑着去了一時，又來笑道：爺說連晚飯也請奶，吃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去呢。尤氏道：這樣早飯，什麼快些吃了。我好好走的。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自己呢。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說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到不知是誰說話。一是賈蓉之妻也，梳粧了來見過少事，擺上飯來。尤氏在上，賈蓉之妻在外陪坐。媳二人吃畢飯，尤氏便換了衣服，仍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豬燒子，腔羊餘者桌菜及果品之類，不可勝紀。就在景芳園中，叢綠堂中，屏開孔雀，褥設芙蓉。

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懷賞月作樂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
 朗上下如良賈珍因要行令尤氏便叫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下面
 一涌坐下猜枚划拳飲了一面回賈珍有了几分酒亦發高興便命取了
 一枝紫竹簫來命佩凤吹簫文化唱曲啖清齋嫩真令人魄醉魂死
 唱罢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飲茶
 換盞更酌之際忽听那边牆下有人長嘆之声大家明本听见都悚
 然疑畏起来余亦悚然疑畏賈珍忙厲声叱咤問誰在那里連問几声没有人
 答應尤氏道必是牆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牆四面
 皆無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緊靠着祠堂奇絕神想余更爲之悚惧矣焉得有人
 一語未了只听得一陣風声竟過牆去了恍惚間得祠堂內掃扇有

開閣之聲只竟得風氣森々比先更竟涼颯起來月色慘淡也不
似先先明朗中女婦人都竟毛髮倒豎賈珍酒已醒了一半見別人撐
撐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起來勉強又坐了一會子就
歸房安歇去了次日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重子開延祠堂行
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旧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跡賈珍自為辭
後異怪也不是此事足理禮畢仍閉上門看有閑領鎖起來太寫榮府慶中秋却
寫榮府數太先寫寧府與道蓋寧乃家宅凡有閑于吉凶者故必先示之且列祖祠此
豈無得而警乎凡人先人與遠然氣遠相聞必有之利也非寧府之祖祠有感應也
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夫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再賈母房
內坐首說閑話與賈母取笑賈璉宝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
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後賈母命坐賈珍方才近門

小机子上告了坐側警身側坐賈母笑問道的兩日你宝兄弟條箭如
何賈珍忙起身大長進了不但樣式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力氣賈母
道這也勾了且別貪力仔細努長賈珍忙答應着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
日送來的月餅好西水看有好打開却也罷了賈珍笑道餅是新來的
一個專做惠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然好饒了孝敬西水往年都還可也
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故賈母笑
道此時月已上了借門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了宝玉的肩帶領
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中正門俱已大開另有羊角大灯高懸陰堂
前月台上焚香斗香秉着几蠟陳設着几餅及各色菓品邢夫人等
一千女客皆前裏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

形客地下鋪自拜琰錦褥賈母與手上香燭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回命在那山脊上的大廡上去衆人聽說就忙省在那里去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脩了賈母放扶省人上山未王夫人等因為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做竹椅多上去賈母道天有人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踈散只見筋骨只見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導引又是兩個老婆子秉首兩把羊角手罩打兜夾琥珀尤氏等貼近心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邊而不過百餘步至山之峰脊上便是這座廡所因在山之高脊棹故名曰亞碧山莊于廡前平台上列下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棹椅椅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垂

首賈赦賈珍賈璉賈蓉石叢首賈政室玉賈環賈蘭圍坐只坐了桌半
 壁下面還有半壁餘空賈母笑道性常日到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還是
 舊們的人也甚少笑不得甚麼未飲先感人了想當年過的日子到今此
時在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就這樣太少了待要再叫几个
 來他們都是有父母的家裡去了應景不好來的如今叫女孩們來
 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園屏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請出來賈璉室
 玉哥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面依次坐定賈母便命
 折一枝桂花來坐金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看花手中飲酒一杯罰
 說笑話一個不犯前几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次接過鼓鼓而轉恰在
 賈政手中住了奇妙偏在政老手中竟能只得飲了酒眾姊妹弟兄皆傳情
使政老一謔真大文章矣

悄的扯我一下暗，又捏你一把都喬笑到要听是何说话細听余也要賈政見賈母喜悦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說的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說來不笑也只好受罰了因笑道一家只一個人最怕老婆的終說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因說不曾見賈政說過笑话所以終笑是極摹神之至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多吃一杯賈母笑道自然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誰不敢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遇見了几个朋友死活拉到家裏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纔醒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腳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賠或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賠，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恼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

唬得他男人忙跪下來說並不是奶丫的腳臟只因昨晚吃多了黃
 酒又吃了几塊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的賈與衆人都哄
 了這方是賈政之賈政忙斟了一杯送與賈母、笑道既這樣快樂叫
 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受累衆人又都哄起道末于是又擊鼓便湊
 政傳起可巧傳至宝玉鼓止宝玉因賈政在坐自是踏不安偏又
 在他手內想說哄話倘或不好發哄又說沒口才連一哄話不能說何
 況別的這有不是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合口慣油嘴貧舌更有
 不是不如不說的好實寫用日往事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哄話求再限
 別的罷了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景作一首詩若好
 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罰母忙道好的行令如何又要作詩

賈政道他能^呢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就作命人取了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那些冰玉晶銀彩光明素^練奇樣堆砌字眼要另出^已見試你這幾年的情思宝玉听了^書確在心坎里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道是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大不好便問怎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悅便說難為他只是不肯念^書响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他能多大定要他做才子不成這就該獎勵他已沒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你老媽^書出去吩咐書房內的小廝把我海南帶來^書的扇子取兩把給他宝玉忙拜謝仍復歸座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宝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遞與賈政看時寫道是

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並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了。時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曰：「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那婆子原不知道脈理，又說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法針灸，就好了的。」兒子慌了，便問心見即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心甚遠，怎麼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別知^不天下父^人母心偏的多。」呢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可再提。

且行起令來不料這次花却在賈環手里賈環近日讀書稍進其脾味中_正不好務也與宝玉一樣故每常也好看此詩詞尚好奇詭仙鬼一格今見宝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便也索然筆來左擇一絕與賈政道箋偏立賈政職誥已是異文而賈環作詩賈政中又奇之奇文也總在人意料之外竟有人曰賈環如何又有好詩似前言不搭後文矣蓋不可向說問賈政亦榮公子正脉雖少年頑劣見今故小兒之常情年讀書豈無長進之理哉况賈政之教是弟子目已大竟踈忽矣若是賈環連一平仄也不知豈榮府是尋常膏粱不知詩書之家哉然後之宝玉之一種情思正非有燕子總明不得謂此諸人皆妙者也賈政看了亦竟罕異

只是詞句終帶省不樂_頤讀書之意遂不說道_樂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氣總屬邪派特來都是不由規矩_矩準繩一起下流_{品性}妙在古人中有二难你兩個也可以称二难了_但又是_你的兩個_的难字却是作难以教

訓之難字講絕好哥，是公然い滅い恥鄉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
 了說的賈赦等都笑了賈赦乃要詩照一遍道連聲讚好道這詩極
 我看甚是有氣氣骨想來偕們這樣人家原不必比那起寒酸定要雪意
 螢火一日聽宮折桂方芳得揚眉吐氣們偕的子弟都原該讀此書不過
 別人畧明白此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
 反弄出書獃子來氣樣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偕們戾門的氣槩因
 回頭吩咐人去取了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拍着賈環
 的頭笑道已後就你這做去方是偕們的口氣將來這世襲的前程
 定跑不了你襲呢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謔如此那里就論到
 後事了說着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便又輕賈母便信說你們去罷
去也

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保們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便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我們和姑娘們多樂一回好歇着了歇賈赦等听了方止了令又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首子姪們去了要知端詳再听下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里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而位為席一重媳婦另行擦掉整菓更杯洗著陳說一番賈母等也添都衣盥漱吃茶方又入坐圍已圍繞賈母看時字叙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們家去園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省你了四個人便覓吟通清了好些不想過次中秋反寫得十分淒楚賈母曰笑道往年的老爺們不在家俗們越性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閑熱忽想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冊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

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們來說
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裏來偏又把
風了頭病了有他在裏來說；笑；還抵得十分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
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遂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
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又趣有往年娘兒們難多終不是今年自己的骨
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所以終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的們
也換大杯纔是那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
未免都有此倦意無奈賈母與猶未閣閑只得陪飲賈母命將洋磁
鋪於階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
都團圍坐賞月賈母曰見月之中天比先越發精彩可愛曰說

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回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處的吹起來，就罷了。」說畢，說網繞去吹時，只見那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那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說什麼事。那媳婦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子跌一下，蹣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去看去。又命那夫人快去，那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越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我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使不得的。」個小夫妻家今夜不要團圓，如何為我祖攔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對了。」我們歲然年輕，已經是十來年的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還罷了，豈有自去

團圓的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狠是我到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

子已是二年多了。」死子無不是弄賈敬却是弄救。可是我到慮了。忘該罰我一大杯。既

這樣你就越性別送陪着我罷了。你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

去罷。尤氏說了。給蓉妻得應。答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是上車回去

不在話下。這里賈母仍代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換煖酒。未正說着，閑

猛不妨只听那壁廂桂花樹下鳴咽。帶德帶揚帶吹出笛聲來。越顯越顯越顯

明月清風，天空地淨，真令人煩心頓解。萬慮慮齊除，都肅然危坐。點

相賞所約兩盞茶時，方纔止。注大家稱讚不已。于是逐有斟上煖酒來

賈母笑道：「果然可听。衆人嘆道：『寔是在可听。』我們也想不到這樣

樣，須得太老代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胸。賈母道：「這不大好，須得

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說。自便將自己吃的一個肉造仁油松穰月餅又命斟一大杯熱酒送給譜笛之人慢_々的吃了再細_々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應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了。說右腳面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因就將方纔賈赦的笑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听。王夫人等因笑功道：「原是酒後大家說笑不留心。也是有豈有敢說老太_の之理。老太_の自當解釋。纔是只見死央拿了軟巾兜與大丫環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來風吹了頭。須要添了這個坐_」也該歇也。」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回命再斟酒來。」一面代上兜巾披了丫環

大家陪自又回說些笑話只听得桂花陰里鳴了咽了，燥息了悠了又發出絲

笛音來，果真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了，月明隨下，相

象又彼此都不禁淒涼寂歷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繞忙轉身陪

笑發語解釋。轉身妙画出對呆不覺尊長在上之形景來又命暖酒且住了

笛，尤氏笑道：「我也就拿一個笑話說與老太太解悶，賈母免強嘆

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听尤氏只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

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三兒子只一個鼻子，四兒子到都齊全

偏又是個啞巴，正說着，到這里只見賈母已朦朧，已眼是又睡去之態。

描寫出淒涼無興景況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聲的請醒賈母，睜眼

笑道：「我不因白閑，眼養神，你們只管就我听自呢。」活畫王夫人等

笑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太清冷老太太歇清罷了明日再賞大十六也不辜負
這月色賈母道那里就四更了王夫人笑道寔已四更大他們姊妹們熬
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在此
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到看心只是三個
了頭何為恰為尚還苛為有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清口清茶
便有預備下的竹椅小轎便圍着斗蓬坐上兩個婆子搭起衆人圍
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衆媳婦收拾杯盤碗盞時却少了個細茶
杯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誰失手打了擗搭在那里告訴我
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衆人都說沒有打了
只白跟姑娘的人打了使我去可知你的細想雲了或問雲他們去一語提醒

了這官傢伙的因媳婦曰笑道是了那一會說得是翠縷拿肩的
我去問他說着便去找時剛下了甬路就遇見了紫鵲和翠縷挂來了妙又
个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更妙這媳婦道
我未問那一個茶鍾往那里去了你們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問
到茶給姑娘吃的賬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說都
睡覺去了那不知那里頑去了新印還不知道呢翠縷向紫鵲道斷乎沒
有情情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里走呢走如今見老太太散了趕過前
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
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有什麼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
了明兒就你要罷說畢回去查叔傢火那里紫鵲和翠縷便往賈

卅處來不在話下原來代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竟只見代玉見
 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猶嘆人少不是當年熱鬧又挺宝釵姊
 妹家去卅女弟兄自去賞月等語不覓對景感怀自去倚欄垂泪
 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代一筆妙更竟謹案王夫人再遣叫他
 去睡他覺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煩着無暇遊玩雖有迎春
 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了想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
 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形像自苦我也和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
 窄何況你又多病还不自己保養可恨宝姐令、妹妹天知、說情諸道熱
 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持赴大家聯句到今日
 便棄了偕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作了到是他們父

子叔侄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的好眠榻之側豈許他人酣
睡他們不作偕們兩個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代玉見他們
這賦勸慰不負他的豪興曰笑道你看這里等^這人^這聲嘈雜有何詩
與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終不及近水賞月便妙你知道這
山坡底下就是他^在沿山坳里近水一個所在就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
蓋這園子時就有學問這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作凹晶^這凹三
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輕館之名更竟^特新解^{落俗套}不樂^白菜白
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特是日玩月而談
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在這}裡^這那里^這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
往那里去只是這兩個字沒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

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四字說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
 林代玉道也不只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
 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人的故事不可勝舉是只人今人不知悞
 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是還字是我呢擬曰的那年試室玉曰他
 擬了几處也存有的也有刪改刪的也有尚未擬的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
 這色有名色的也都擬出來了註了出處寫了這房屋的坐落一併帶
 進去與大姐他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旧旧瞧過誰知旧旧到喜吹起
 來又說早知這樣那日該就叫姊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允我擬
 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四晶館去看了要說自二人便同下了山
 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有那邊藕香榭

的路徑

點明妙不然此園竟有多大地

因這幾間房子在此山怀抱之中乃西碧

山庄之退

步

因窪而近水故見其額四晶溪館

因此處房宇不多且又

矮小故只有兩個老婆子上夜今日打听得西碧玉山庄的人應蘆

他們無干這兩個老婆子閑了月餅菓品并搞賞的酒食來二人

吃得既醉且飽早已息燈睡了

妙極此書又往一步寫法如王夫人云他姊妹

如今人少那里日當日人多等數此謂進一步法也有退一步法如寶釵之母利岫湘此時也被一時也如今此不得先的活了只好隨是十分又如鳳姐之母平兒云如今我也我明白了我如今也要作好；先生等觀此謂退一步法也今有方叔於故賈母高樂却有罵出二婆子高樂此一步之實也如前文海棠詩四手以足忽又用湘雲獨成二律反廉卷此又進一步實事也所謂法皆全然不夫也

代玉湘雲見息了燈湘雲笑道到是他們睡了好偈們就在这捲棚

底下

進

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六輪皓

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值身于水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翻翻然
 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淨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作上般吃
 酒到好這要是我家里這樣我就立刻坐般了代玉笑道正是故人常說
 的好事若求金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般起來湘雲笑道得
 隴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說窮之家自為富貴之
 家事越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隨心他們不肯信的不得親歷其境
 他方知竟不是如何俗們兩個雖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貴之鄉
 只你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代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越心就連
 老太太太公以至宝玉探了頭等入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其不能
 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乎
 以立來不怡然得享
 自然之樂者矣書

中若干女子從生及婢未有必各有所愛各有所試各有所長者皆未如宝宝無可閱切籌画可嘆

湘雲听说恐怕代

玉又傷感起来忙道休說這些閒話僭們且聯詩正說閒只听笛韻悠

揚起来代玉笑道今日太太、太太高與子的笛子吹的有趣到是助

僭們的興趣了

妙正是吹笛之時外認作人一處之笛也

僭兩個都愛五言就

还是五言排律罢湘雲道限何韻代玉笑道僭們數這個欄杆的真

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几根就用第几韻若十六根便是一先

起這可新鮮湘雲笑道這到別致于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

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個的韻這個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

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代玉笑道到要試、僭們誰強弱

只是沒了紙筆記湘雲道不妨明兒再寫只怕這一点聰明還有

代玉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罢目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塵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塵盞有此意思達到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

代玉好對的比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又說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相雲

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此總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代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回聯道

良夜景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你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代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旧典唐書唐志你看了未再說湘雲笑道這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回聯道

分底咲綠媛
香新帶玉桂

代玉笑道分底可是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偕們對查字出來大家看，這會子別耽誤工夫代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着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回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

二字便

宜了你看多少力的樣現成

省

這

偏

想

得

了只是不犯省替他們送聖去况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代玉笑道你不說玉挂我難到強对了金萱罢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有絕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代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得此目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听三壺

散彩紅成点

湘雲笑道三壺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散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盪喧

晴光搖院宇

代玉笑道對的却好下句又湊了此光管拿只風月未寒責雲道究竟沒

說到上也要月點綴便當月日落空方不落題代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回聯

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什麼不如說俗們只得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特倚檻

代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也因聯道

擬景或以門

酒尽情猶在

湘雲說道是時這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設

漸聞語笑道_近

代王道說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痕

塔露團朝菌

湘雲笑道這一句怎成押韻讓我想，因起身覓手想了又想笑道教了
幸而想出一個字來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劍夕樁

秋端鴻石髓

代王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才說樁
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間選見了這個是_字我不知
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宝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_話作明開夜合
你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宝姐，知道的竟多代

玉笑道拈字因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滿一句虧的你好想頭這
一句別述把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
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宝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時的也還好只是一句下你也洩了性幸而是景中情不是用宝婺
未寒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兔搗

代玉不語點頭半日再念頭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首點手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代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里怎麼像
个人在黑影里去了敢是個鬼罷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
怕鬼的打他一下回灣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
响不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後聚者幾次復而散竟待出試思若非親歷其
只听那黑影里嘎然一声却飛起一个白鶴來寫得出直往蘼香榭去
了代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這个鶴
有趣到助了我了曰聯道

窓灯燭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代玉听了又叫好又躁足就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

秋端不同叫我对什麼纔好影是字只有不魂字可对况且寒塘渡鶴
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攔筆必了湘雲笑道
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了可代玉只看天理他半日
猛然笑道你不必說僂嘴我也有了你听曰对道

冷月葬死魂詩

湘雲怕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对好个葬死魂曰又嘆道詩故
新奇只是太頹喪了此你現病着不該作此故于清奇過譎之語代玉笑
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下句竟还未到做只為用工在这句了一語未了
只見攔杆逐山石後轉出一个人来笑道好詩果然太悲涼了不必在
往下聯若底下只是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的好處到頭的到得堆砌牽強二人不

妨到味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咤意原可咤意曰問
 你如何到了這里妙玉笑道我所見你們大家賞月又修吹的修余未咤意好笛我也出
 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這里忽聽見你兩個聯詩更覺清雅異
 常故此听住了只是方纔我所見這一首中句雖好只是通改于頽敗淒楚
 此亦閑人之氣數日有所以我出表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
 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們兩個的了頭還不知在那果里找你們也不怕冷
 了快同我來到我那里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
 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攏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炉香未散几
 個老嫗也都睡了只有小滿園上奴在園園在頭打盹吹的妙玉喚他起來現
 去烹茶忽听扣門是紫之心聲小奴忙去開門看時却只鵲翠縷與幾個

老嫗；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曰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里走遍了，連姨太太那里都找到了，那山坡底下小庭里，找時可巧那里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說方纔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聽見說大家往巷里去，我們就知事^是這里了。」妙玉忙命丫頭引他們到那邊去坐着歇息，吃茶自去了。^現筆現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縱頭寫出來。代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縱來說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以教}政，即請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忘^改評讚，只是這纔有了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而^有出讚，若續時，恐後力不加以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代玉縱說見妙玉作

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休的不好亦可以帶好
 了妙玉道如今叔指字句到的外該歸到本末面目上去若只管丟真
 情真事且去搜奇攬臉怪一則說了俗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
 無涉了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逐題筆一揮而就遞與他文道休要
 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番轉過末雖前頭有凄楚之句亦無甚碍了
 二人接了看是只見他讀道

香篆鎖金鴨

脂水藏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倩待兒溫

空賬懸文鳳

聞屏掩彩妃

露濃白更消

霜重竹難捫

猶步螢行沼

還寺寂歷原

石竒神鬼搏

未怪虎狼蹲

晉聲 音戲

巖巖朝光透

帶慙賭露巾

曉

振林千樹鳥

啼玉一声猿

岐熟爲忘往

序

泉知不問原

鐘鳴攏翠寺

鳩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繼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廊外聯

景

三十五韵代玉湘雲二人皆讚賞不已

說

可見我們天天是舍近而求遠現有這樣詩仙在此却天去紙上談
兵妙玉笑道明日再瀾色此時想明天明到底要歇息了纔是
史二人聽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了奴出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送遠
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里翠縷向想雲道好那里还有人等

有伴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里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
 他們睡罷（一）便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半夜去罷說着大
 家走至滿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纔卸粧寬衣與漱已畢
 方上床安歇（紫）鶯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息之病雖
 在枕上只怕（是）睡不省代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心眠的今日又錯過
 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省二人在枕上番來復去代玉因問道（怎）什麼還
 沒睡（湘）着笑雲微笑道我有擇息的病況且（走）去了困只好倘、罷的
 怎也睡不省代玉嘆道（左）一笑一嘆只二字便寫出我這睡不省也並非今日
平日之行景
 也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約覺湘）日夜滿足你想想雲道却是你病的原
 故所以不知下文什麼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七卷

俏髻媛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已比先減了雖未大愈可以出入行走
 得了仍命大夫每日珍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子來配調經養榮丸曰
 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在香小匣內尋了几枝簪挺
 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沫出來王夫
 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說叫你們查
 一查都歸攏在一處的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棍格你們不知他的好處用
 起來得多少換買來的才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

個上次那邊的太，來尋了些去太，都給過去了。王夫人道：「你沒有
的話，你再細找，彩雲只得又去我處拿了幾包藥，在來說我們不
認得你個請太，自看除這個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
了不知都是什麼，並無有一枝人參，有一面蓮，人有鳳姐有無鳳姐
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
里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問去。因上次沒了，才在這裏來
尋，早已用換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忙命他取
出當日所以的來，竟還有一包，皆有手指頭粗細的，還得遂稱兩
與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拿去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
人又命將那几包不能得辨的也帶了去，命醫生看了各說。號上

此等家常細是豈事揣拿
得此皆著

一時周瑞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一包都各色的計

上名字了但那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就連三十換也不能得這樣子的

年代太陳了這東西比別的不同地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是

已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朽槽爛木也無性力的

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到不拘粗細好歹再換些新的到好夫人听了低

頭本語半下■緣說這可沒法了兒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

都收了向罷曰周瑞家你的就的說你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換二兩來倘

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

要去時有宝釵因在坐就是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

沒好的有雖有一枝就是今的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廂嵌盡泡鬚枝搽

勻了好賣，看不過粗細。我們鋪子的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
說了，叫哥去託了夥計過去和參行商議，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
參兒二兩來，不妨僭們多便。几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是
明白就難為的。」你親自走一淌，明白是實叙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
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
娘子水梳頭，自來家里有的好。」的不知給了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
己，用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
不過是藥原，該齊重散。」給人放急是絕事。僭們比不得那說見識面的人家，得
了這個就珍藏密藏的。好調侃王夫人點頭道：「這極是一時寶釵去後，因
竟無別人在說，遂喚周瑞家的來，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

下落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等人商議定妥一字不隱遂回王夫人王
 夫人听了雖驚且怒却又作難回思司棋係迎春之人皆係那边的人只
 得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嗔着玉宝善家的多
 事打几个嘴巴子如今他也粧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孫女
 兒自己打了嘴他些好粧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
 恐怕又多心到像似僭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併連贓証与
 那边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
 訴去那边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
 了豈不反耽擱了倘那了頭聽空尋了死了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人
 都又個偷懶的倘一時不到豈不到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想說這也

到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偕們家的那些妖精周家道的聽說會齊
了那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里回迎春道太太們說了司棋大了連日
他娘求了太太已賞了他叫他自已配人今日叫他出去另他好的与姑娘使說
自便命司棋打点走路迎春听了念泪似有不捨之因前日夜已別了
了怀悄的說了原故數年之情難捨但是事閨亦化亦無可如何了
那司棋無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迎春能死保赦下的說情小事迎春語言
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免曰哭道姑
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等說道你還
要姑娘由這不成便由下你也難見園里這些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的
收了這樣子到是人不知鬼不查的去罷大家体面些迎春念泪道我

知道的幹了什麼大不事我是還十分說情面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
 完画也是几年的是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里几大的
 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終有一散不你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
 自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發只得含淚是與
 迎春磕頭和衆姊妹告別又向迎春耳根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個就
 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泪答應放心于是周家的人等帶了司
 棋出去院門又命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与他拿走了沒
 几步後頭只見繡橘趕來一面也擦自泪一面也是與使棋一個綳包說這
 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是離這個与你作個想念罷司棋
 接了不竟更哭起來了又和繡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

促^他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嬌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我們這几年好了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務，作這此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里工夫听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罷別惹，扯了的。我們還有正緊事呢。誰是你一個衣包里爬去來的？辭他們作什麼？他們看你的笑聲，還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揆^子會是一會罷了。難道就弄了不成？依我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絕不住脚，真^{送出}帶着個角門去了。司棋無奈，有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從黛玉從外而入，一見代了司棋出去，後見後面包着些東西，料自此去再不能來了。因問得^{因問得}上夜之事，又^又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有^又不說是為何。上日

又見此畫已去今有見司棋亦走不竟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
 那里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行爲又恐勞叨候事爲笑道不干
 你事快念書去罢宝玉笑道好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
 道太不許少捱一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尊太太的話管不得許
 多司棋見了宝玉忙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的好歹求太去宝玉
 不禁也傷心念淚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麼大事晴雯也病了如今
 你又去都要去了這却怎麼的好是宝玉之語全作圈意最是極無味之是極
 真助則不是周瑞家的發燥向司棋道的如今不是剛小姐了若不說話
 我就打得的別想着往日姑娘護着你們作耗越有還不好走如今
 和小爺們拉拉扯扯成個什麼體統那幾個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

染了男人氣味實
有此情理非影親
閱歷者不在此注
之妙

便出去了。宝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他^{拿眼睛}瞪着他們看，已去遠方，指

着恨道：「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嘆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

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還弄了守園門的婆子听了，也不禁好笑起來。

因問道：「這樣說，九女兒各各是好的了，女人各各是壞的？」宝玉點頭

道：「不錯。」婆子門笑道：「^還有一句話我門糊塗不解，到要請問方

欲說時，只見其個^几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着齊了伺候看此

則太：親是^白來園裡在那裡查人呢？只怕^還速查到這裡來呢。」又吩咐快

叫怡紅院的晴雯姑娘的^哥婆子來，在這里^晴守着領出他妹去，因笑道：

「阿彌陀佛！今日天晴了，眼把這一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

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請查，便料定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趕來。

去所以這後來越愿之語竟未得所見宝玉及到了怡紅院只一見人好在那
 里王夫人在屋裡坐有一臉怒怨色見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
 如今現縱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人纔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
 只許他把貼心衣服身摺出去餘者好衣服由下給好了頭們穿又命把
 這里所有約了頭們都叫來一過日原來王夫自人那日看帖之後王保善
 家的去就赴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園中不睦的也就在隨几赴便下了
 些話王夫人暫記在心是中即園有碍故怨也兩日頭故目今日特來親自
 閱人查一則為晴雯就可二則因竟有人指宝玉為由說他大凶了已解
 人事都由屋里的了頭們不長進教習坏了因这事更比晴雯一人
 較盛暗伏一段更比更竟烟迷霧罩之中
 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作小

更有無恨溪山笑

頭們個親、白看了一遍回問誰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惹老嫗、
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作四兒的是同宝玉一日的生日。」王夫人細看了一看
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分水秀。現其行止、
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
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怕臊的他背地里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
妻這可事你就的打索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道我呢身子雖不
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都在這里難道我通共一個宝玉就白放心憑你
們勾引坏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自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語不禁紅
了臉低頭垂泪。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誰
是耶律雄奴老嫗、們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
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又懶待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然是你就成

精鼓搗起來調唆省宝玉無所不為勞管笑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了
 王夫人笑道你还饒嘴我且問你前年因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玉
 要柳家的了頭五兒子幸而再而少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了你們有連
 夥聚黨連他外頭是尋個害這園子的你連乾娘都欺倒了豈止別
 人日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自尋個女婿去罷把他的東
 西一槩給他又分村上有几年姑娘分的戲都女孩子們一槩不許混在園里
 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此乾娘皆感恩起願不
 不尽都約齊與王夫人又滿屋里搜檢宝玉之物凡畧有眼生之物並
 命叔的叔棧的棧省人拿到自己房內去了因說此法平淨省得傍人
 口舌曰又分村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

一槩不饒曰教人^叫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年給我仍舊

撇出去心淨

一段神奇鬼訝之文不知從何想來王夫人從未理家務豈不一本偶哉且前丈隱約已有無限口舌漫漶之潛原非一日矣若無此一番更變不特終

無散場之局且亦大不近乎情理況此亦此余旧日目觀親聞作者身歷之現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救迫不肖小說之舊合悲水寒旧相對想曹公落之大族見手見此雅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點契于心者焉此一段不欲批此真從幼膽大現因反賈母對月興悲生悲皆可附者也

說畢茶也不

吃遂帶領中人有往別去處^{查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宝玉只當

王夫人不過來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竟這樣雷厲電怒的來了

所責之事皆係平日之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

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又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

芳亭王夫人命回生^去好去念那書之際仔細明兒問你緣已發下恨了

宝玉听如此說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况这里事也無人知道如

何就都說省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里睡睡且去了第二等的人
 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來襲人知他心內別的還有我可独有晴雯
 是第一件大事乃推他說公道哭了也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
 了他這一家去到心情你養幾天里果然捨不得苛太氣消了你再求
 老太，慢，的叫進來也不准不過太，偶然信了人的排言說一時氣頭上
 如此罷了宝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苛滔天大罪余亦不知蓋此
 也襲人道太，只嫌太生的太好來免輕佻此在太，是深知這樣美人
 似的人不必安淨所以恨嫌他像我們這粗情，林的到好宝玉道這
 也罷了偕門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知了又沒外人走風的這可奇怪襲
 人道你有甚忌嫌你的一時高興了的就管有人無人了我也曾令使過們

眼色也曾通過暗號到別被那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覓寶玉道怎麼人的不
是太心內一動說可美都知道單不道說之單不挑出的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听了這話心
怎麼人的不是的不是太心內一動說可美都知道肉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曰便笑
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啻心的猛浪去處怎麼太竟竟忘了
想是還有的事主意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個
出了名里至善主矣的之人他兩個又有陶冶教育的你也得還有孟浪該罰
之處只是放官芳土小過于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若說厭四兒是
我誤了他還是那年我何你辦嘴的那日起叫上他來作些細話未免
奪占了地位討人嫌致有今今有故曰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里
過來的雖然他生得比人強也沒入方碍着誰去只就是他的性情爽利

口角鋒^銳此究竟也不^{沒有得}罪得曾你們想是他過于生得好反被
 這好所悞說畢復有^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宝玉有疑他之意
 竟不好再^功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子
 也無^益蓋^益到是養省^{精神}人等老太太喜歡時回明白了再要^他是
 正理宝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等到太^初平服了再瞧勢頭
 去要^他時知他的病等得^的等不得他自^初上^初來嬌生慣養何嘗受過
 一日委屈連我知道他^的你性格還時常^{沖撞}了他^這下去就如同
 一^盆絲抽出嫩箭來的^盆蘭花送到猪窩裡去一般況又自^是一身^的重病
 裡頭一肚子的悶氣他又^沒說有親爺熟娘只有一個醉^泥呢^泥親姑舅哥
 他^這的一去一時也不慣的那里還等得^這幾日知道還能見他一面

而不能了說有又越發心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
不許那百姓點燈我們偶然說一句略妨礙此你話說不利之談你如
今好了的走他是該的了他便比別人姣些也不至樣起來宝玉道不是
我忘^了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北頭的襲人忙問何北宝玉道這塔下好
的探一梅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異事果在應他身^上襲
人听了又笑起來曰笑道我待不說又掌不住你太也婆媽了的了
這樣你話起自你讀書的男人說來草木怎又關係起人來若不婆
媽真的真也成了個戲子了宝玉嘆道你們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
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又靈驗的着
用大題^目曰比^說就有孔子廟前之桧坟前之塔諸葛祠前之拓岳

武穆坟前之松，這都堂事大隨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則萎，世治則榮。幾千百年^事枯而後生者，幾次這豈不是兆應？小題目，比就揚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藥，材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應其人，欲忘故先就死了半邊。襲人听了篇^這痴話，又可嘆曰：笑道：其^真的^你這話發說上我的氣，來了的晴雯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的^這此正緊人，未^經還有說他總好也，藏不過我的次序去，便是這海棠也該先我^還也還輪^不到他想我^必是要死了。宝玉聽說忙握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未請^你的，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別算^了的去了三個^{還要}又饒^你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你也不能了局。宝玉乃道：從此休提起，全當他們三個死了，不過如此。况

且死了的也有，也沒見我怎麼樣此理也。宝玉至終二角全作如是想，所以此
情不得溫漫而流于淫佚之事矣。一人前事入了法皆非棄竹而如今且說現在的例是你
復憫惜之意

把他的東西作贖，上不踏下梢，的打發人送出去，了。他再或有者偕們常
時積讀下事的錢，拿几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擄襲人
听了，笑道：你太把我他看的又小。器又沒人心了。这话还等你說。我纔已
將他素日所有衣裳，的以至各什各物，總打点下去，都放在那里。如今呢白日
里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到等晚上，悄的的叫衆媽給他拿出去。我不有
還攢下的几吊，也給他。罢。宝玉听了，感謝不尽。衆人笑道：我原是因久矣
出了名的矣。人連這一点子好名兒，還不會買來不成。宝玉听他方纔的
話，忙陪笑撫慰。一時晚間，果秋實差遣衆媽送去。宝玉將一功人穩住，便猜着

得便去^出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見先^是婆子百般不肯只說不是知道回來太^{知道}了，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婆子方帶了他來這晴雯當日係賴大家用良子買的那是晴雯纔得十歲尚未留頭回常跟賴姑姥進來賈母見他生得伶俐纔纔十分喜愛故此賴姑姥就孝敬了賈母使喚後來所以到了宝玉房里這晴雯進來時也不記得家鄉父母只知有姑^丫旧哥：專能庖宰也淪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家的叔買進來吃工食賴家的見晴雯雖得賈^在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到還不忘^{為人}舊日口此一句便是晴雯正傳可知無愛寫傳是哭晴雯也非哭晴雯乃哭風流也晴雯為聰明風流可雪也一篇為晴

故又將他姑旧哥：叔買進來家里一個女孫子^孩配了他成了房後誰

知他姑旧哥一朝身安泰就忘却當年流落時任意吃死酒家小也
不顧偏又聚了個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
便不免有黑段倚玉之嘆紅顏寂寞之悲又見他器量寬宏趣極量器寬紅如此
用真梯地矣並無嫉妬妒枕之意這媳婦遂姿情重慾滿宅內便延攬雄
叔叔府里由封俊上下下竟一半時是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是
上面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虫灯姑娘兒的便是了奇怪左盤右族千絲方綠皆自一休也
目今晴雯只有這一個親戚所以出來就在他家此事多渾虫外頭去了
那灯姑娘吃了飯去串門子只趁下晴雯一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
芦蓆土炕上芦蓆土炕在外間房內爬着絲哭晴雯宝玉命那婆子在院們前瞭
哨他独自掀起草簾草簾進來有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芦蓆土炕

簾幕^{土炕}幸而衾褥還是旧日鋪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纔好因上來含泪伸手輕
 拉他悄喚兩声當下晴雯又回過了風又受了他^子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
 一日終朦朧睡^拉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星眸一見是宝玉又驚又喜又悲又
 痛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來我只当不得見^你
 了接有便嗽^把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外晴雯道阿弥陀佛你未的好
 且到那茶到半碗我喝渴了这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有宝玉聽說忙拭
 泪問茶在那里晴雯道那^炒茶台上就是宝玉看時雖有個黑妙^炒錫子
 却不像個茶壺得^煮掉^煮去拿一個碗也甚大甚粗不像個茶碗未到
 手內先就問得有^臭之氣^{不獨為晴雯一哭且為宝玉}
 一哭亦可^{起沙} 宝玉只得拿了來先
 拿此水洗了兩次復又用水洗過方提妙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

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盞這的就茶了那里比得俗們的
茶宝玉聽說來自已嚐了一嚐不是並無清茶且無茶味只一味苦澀鹽略有茶
意而已嚐畢方進与晴雯只有晴雯如得了甘露般氣都灌下去了
宝玉心下暗道往常在樣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
可知古人說得飽飫烹宰飢厭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
的妙通篇宝玉最要書者每日女子之所歷始信其可此謂觸類傍通之妙
快笑一面想一面流泪問道你的什麼說的越有没人告訴我晴雯鳴咽道有什
麼可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也知橫豎不過三五日
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了不趕心的我雖生的別人略好
些並沒有私情案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

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就了虛名而且臨死^{就要}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諍
知如此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不料痴心侵意只說大家橫豎是在一處
不想平空^提生出此一節話未有冤無處訴說畢又哭宝玉拉着他
的手只竟瘦如枯柴腕上猶代着四個銀鐲曰拉道且卸下這個來等
好了再代上^帶罢因與他卸下來攥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個指甲好
容易長了二寸長^述一病好了又損好些晴雯拭淚就伸手取了剪
刀將左指上兩根蔥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內將貼
身穿着^的一件旧紅綾袄脫下^連平指甲都與宝玉道這個你收了以後
就如見我^的一般快把你^{穿的}袄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內獨自
倘着也就像還在怡紅院的一樣了論理不敢^該如此只是就了虛名

我可也是無可如何了。宝玉所說忙寬依換上藏了指甲暗雲。又
回去他們看見了要問不必識謊。就說是我的既耽了虛名。越性如
此也不過這樣。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好呀你
兩個的話。我也都聽見了。又向宝玉道。你一個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里
作什麼。看我年輕又俊。敢是來調戲我麼。玉所說嚇的忙都賠笑。道
好姐。快別大聲。他扶持我一場。我私自來瞧他。他灯姑娘便一手拉了
宝玉進里面來。笑道的不叫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坐
在炕沿上。却緊、的將宝玉摟入懷中。宝玉如何見過。這心內早笑的
的跳起來了。急的滿面紅漲。又羞又怕。只說好姐。別鬧。
灯姑娘也斟醉眼。笑道。吓成。家聽見你風月場中慣作工夫的。怎麼
如問如見別鬧
二字活跳

今日就反越起來，宝玉紅了臉，笑道：「姐，放手，有話，咱們好說。」外頭有老
 媽，^{是什}聽見說，意思，姑娘笑道：「我早進來了，却要婆子去園門，^{那里去了}等呢？」
 我等什麼似的？^{信兒}今兒省了，你雖然聞名不知見面，空長了一個好模樣兒，
 意是沒業性，^{信兒}炮燂只好粧幌子罷了。到比，我還發起怕羞，可知人的嘴一
 槩，听不得的。就比如方纔，我們姑娘下來，我也料定的，^你們素日偷雞狗的，^遠
 我進來，一會在窗下細听，屋內只你二人，若有偷雞盜狗的事，豈有不
 談及于此？誰知你兩個，竟還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
 我反後悔，錯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已後，你只愛來，^管我也不羅
 皂。你宝玉聽說，纔放心來，放起身，整衣，央道：「好姐，你千萬照看他，
 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起來，又告訴晴雯二人，自是依，不捨也，少不

得一別晴雯知宝玉難行遂用被蒙頭總不理他宝玉放出^去來^意欲到
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來了半日恐裡面人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
且進園來明日再作計較曰乃人後角門的小廝^{未卸}正抱鋪蓋里边姪
們正查人若再遲一步也就關了宝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
自己房內告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
得不問今日^怎睡^忘宝玉道不管怎處睡罷了原來^這二年間襲人曰王夫人
看重了他了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宝玉狎
昵^弄較先幼時反到疎遠了况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宝玉及諸
小了頭們外出入等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旧症
雖愈然每日勞碌風寒所感及嗽中^帶代血故邇來夜間總不與宝玉

同房宝玉夜間常醒入極肥但小每醒必喚人曰晴雯睡性驚醒且奉動
 輕便故晚夜一應茶水起坐呼喚青子任皆悉委他人所以宝玉好床外只是
 他睡今他去了襲人只得要問曰思此任比日間緊要之意宝玉既答
 不啻怎樣襲人只得还依旧年之例例遂仍將自己鋪蓋搬的來設於與床
 外宝玉發了一晚上一是笑及催他睡下襲人等也都在後外听外着宝
 玉在枕上長吁短嘆復去翻來直至三更以後方漸的安頓了暑
 有釣声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听宝玉叫晴雯
 襲人忙神晴開眼連洗聲答應問作什麼宝玉曰要吃茶襲人忙下去
 向盆內蘸過手從暖壺內到了半盞茶來吃過宝玉乃笑道笑字
 有文章蓋忍冷落襲人也我近來听慣了他却長覺長了是你襲人笑道

他乍來時你也曾睡夢中真^提叫我半年後纔改了我知道這晴
雯人雖去了這兩個字只怕是不能去^的速^有說大家又我^曉下宝玉又翻
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是只見晴雯從外頭走來仍^是日往日形
景進來笑向宝玉道你們好生過去^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便
走宝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別亂^叫却見宝玉哭
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里話^的你就知道胡鬧^別被人³听^見
什麼意思宝玉那里肯听^恨不得一時亮了就^還人去問心及至^天亮
時就有王夫人房里小子頭立^有等^有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
起宝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回^今兒有人請老爺尋秋賞桂花老
爺回喜歡他前兒作得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

一句別錯了你們快飛抱告訴也去立刻刻他快來老爺在上屋里還等他吃面茶
 呢環還哥已來了快飛跑，再有一個人去叫蘭哥兒也要這詩說里面的婆子
 听一句應一句一面扣扣子一面開面門一面早有兩三個人一行扣依一行分頭去
 了襲人听得叩院門便知有事忙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听得這
 得這話趕人來趕昏了面湯促宝玉起來與漱他已去取衣回思跟賈政出
 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履來只見那二令等額成色的表出宝玉
 此是時無法只得忙着的前來果然賈政在那里吃茶十分喜悅宝玉
 忙行又了着晨之禮賈環賈蘭二人都見過宝玉賈政命坐吃茶向內環蘭
 二道宝玉讀書不如的你兩個弟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
 此處今日此去未免要作詩詞的宝玉我倒放心他是能的你們何不不要教去說表面強的們不詩室玉所听便坐他們兩個王夫人等自

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二人等去了方過
賈母這邊來官就有芳官等三個的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
的恩典賞了是出去他就瘋了是膳茶也不吃飯也不用勾引上的官蕊官三個人
尋死覓活活只要剪了頭髮作尼姑我錢不當是小孩子家是一時出去不慣了是
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尾是越尾凶打罵省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
求太是或是就依他們做尼姑呢胡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作女兒去
罷我們竟這福王夫人听了道胡說那里得他們起來佛們也是輕易人
進去的每日打一頓人給他們看還關不開了當下回八月十五日各廟內去
供去皆有各廟內的呢姑圓心來送供尖之例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下圓心留水月
庵的智通圓心步地藏菴的兩僧住兩日之今日回听得此信又拊可以兩個女孩

子去作話使喚目都向王夫人道活僧活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回太、好善
 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們家稀易難入也要知道佛
 法稀平等我佛立愿原是一切衆生無論鴉犬皆要度他無奈迷人不
 醒若果有善根能醒就悟即可以超脫輪迴所以經上現有虎狼蛇虫得
 道者也不如今這兩三姑娘既然無父無母家鄉又遠他們既既輕輕了了富富
 又想從小兒命苦人是片愿意不這風流行此將要知道終象身怎樣所以苦海回
 頭出家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到不要限了善念王夫人
 原是個好善的先听被被苦苦之語不肯听其自由者回思芳官等不
 過皆係小兒女孩時不遂心故有意但恐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差獲罪今
 听這兩個拐拐之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遺人來知

會明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來求說探
春等事心緒甚^女麻那里着意在这些小事上既听此言便咲答道你兩
个既这等說你們就帶了作徒弟去如何^兩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
若如此可是你老人家^陰陰得^德不^不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这
樣的們問他去若果^都郎心^里郎上^意來^就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罢这三个女人
听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是立定主意遂
与两个姑子吓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見决断知不可
強了反倒^傷傻心可怜忙命人來^取取了^此取東西來^發齋賞了他們又送了兩
個姑子些礼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知通蓋^發官蔭官二人跟了地
藏菴的圓心各自出家去了再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八回

老李士間徵婉孌詞

痴公子社譏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省晨見賈母喜歡便
 趁便回道宝玉屋里有個晴雯那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
 常他別人分外陶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天叫大夫瞧說時女兒癆所
 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家配人去也
 罷了再那几个李戲的女孩手我也作主放出去了頭一則他們都會戲
 的頑笑且都會說些話這些女
 兒使心會混說些話兒們听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唱了會子戲白放了
 他們也是應該況了頭們也太多若說不殺使再挑上几个來也是一

樣賈母听了點頭道這道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了頭我看他甚好怎_他就這樣起來我的意思這些了頭_{們那}模樣美_兒刺言談針線多不及他將來只他還可以給宝玉使喚得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怕他命理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_{是有}個本事的人未免就_反又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_眼經念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_反去_中了他我便留心_眼冷看_去他色、_大他比人強只是不_大但沉重若說沉重知大禮莫若襲人第一_大說賢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順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人模樣_大比晴雯略_大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_大算得二等的了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实這几年来從未_大逢_着着宝玉淘氣_大宝玉十分胡鬧的事他

只有死的功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就有早惜以的他把們頭的月分
 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里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那自已知道越
 發小心要放好之意且不明說者一則宝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
 耽誤了書二則宝玉再自為已是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
 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賈母听了笑道原樣來這樣如此更
 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
 豈有大錯悞的而且你這不與宝玉的主意便好且大家別提這事只
 是心里知道罷了我深知宝玉將來也是個不听妻妾勸的我也鮮不
 過來也從未見過這樣的更叫人難懂孩子別的陶氣都是應該只他這種和
 了頭們好都是誰更叫人難懂到我為此也就心每心每冷眼查看他只和了

頭們開^頑必^必開^心是人大不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及至}既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了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着大家笑了王夫人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又如何打他們^發粧去賈母听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看辭過去鳳姐也來看晨伺候過早飯又^說悅笑了一回賈母^喝晌後王夫人他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來鳳姐兒道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呢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總是}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只用此一句}日告訴攆逐晴雯^手又說怎店宝玉^{了頑}個^私自回家^去了^解他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也不新進來的奶子也^也分的妖喬我也不喜歡他我也說與你娘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况且蘭小子^也笑了

用不着奶子了我因問你大嫂子宝了頭出去難道你也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過兩三日等的姨媽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還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敢是有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鳳姐笑道可好的得罪着他們況且他天天在園里左不攛是他們誰人王夫人道別是宝玉有嘴無心傻子的從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過了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緊事說正緊話去却像個傻子若只叫進來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天小的了頭跟前他最有依護還不怕時惡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大子去想必為着前事搜檢衆了頭的東西的

原故他自然為心不及園里的人總搜檢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
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
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听了這話不錯是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
避了他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人請了宝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
他疑心又仍命他将來照旧居住宝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只是
姨娘有許多的大事所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又不好在家裏兩個靠
得女人也病著我所以越便出去了姨娘今日既知道了我正好明
講出情理來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的王夫人鳳姐都笑道的太國
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為自休為沒要緊的事反踈遠了親戚宝釵
笑道的話說你太不解了並沒為什麼事我出去我為的事媽近來

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間晚上沒有得靠的人通共只我一個二則如今
我哥；眼看娶^娶嫂子多少針線話計並家里一切動用器^的皿尚有未齊
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去料理；娥媽和鳳^姐妹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
不是我撒^耍三則是我在園里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自原是我
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省路也從那里又沒人盤查設若從那里出
一件事來豈不兩碍臉面而且我進園里來在^住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
几年：紀^比皆小且家里沒事有在外頭的不如進來姊妹相共或作針
線或作頑笑皆^比不在外頭悶坐省^隨好如今被^彼此都大也彼此皆有^事
况娥娘这边歷年皆遇不在心的事故那園子也太太一時照^備不
到皆有關係來有^惟少几個人就可以少操^心此所以今日不但我發意

辭去^其外還要勸娥娘如今該戒此的就戒此也不為失了大家的
體統據我看園里這一向費用也竟可以^免面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娥娘
深知我^們家的難道我們當日也是這樣冷落不成鳳姐听了這篇話
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竟是不必強了王夫人點頭我也無可^回答只
好隨^他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宝玉等已回來因說他父親還未散恐天
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有^又丟了醜宝玉笑道不
但不丟醜^早拐了許多東西來接有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
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
珠三串玉絛環三個宝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
這是李員外送^懷的每人一分^又說有向^懷還中取出^又一個旃檀香小護

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有問在席何人作何思調等語

畢只將宝玉二分令人拿有同宝玉蘭环前來見過賈母看了喜歡不

免又問此說無奈宝玉一心計着晴雯答應完了話時便說騎馬

顛了骨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趺散就好了不許睡倒

宝玉听了便忙入園來當下麝月秋文已帶了兩個丫頭等來候見玉

粹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筆墨拿起來一同隨宝玉進園來宝玉滿

口里說好熟一壁便摘冠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

看他用智之處

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袄襖內露出點緞大紅褲子

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手內針線因嘆道這條褲子已後

罷真是物件在人去了麝月^也忙月笑道這是晴雯的針線有

嘆道真个物在人亡了秋紋將麝月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有松
花色秋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這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宝玉在前
只粧听不見又走了兩步便至步止道我要走一走這怎好麝月莫大
白日里还怕什麼还怕丟了的你不成因命兩個小子頭跟着我們送了這
些東西去再未宝玉道好姐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
未兩個人手里都有東西到像摆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宝一個捧
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之宝玉听見正中心懷便讓他兩個去了他
便帶了兩個小子頭到牆後也不怎樣只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
人姐打發人瞧晴雯姐去了不曾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媽去了喊
宝玉道回來說子什麼頭什麼頭道回來說晴雯姐一直未着脖子喊了

一夜今日早起就閉眼住了口世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免只有倒氣的的兒
 免了宝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你了頭子說一夜是叫娘他宝玉試問道還
 叫誰道了頭子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宝玉道的糊塗想必沒有你真旁
 邊那一個你了頭最伶俐听宝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个他糊塗又向宝玉
 道不但我听得真切我还親自偷着看去的宝玉所說忙問的你怎麼又
 親看角去了的了頭去道我回想晴雯姐素日与別人不同帶我們極好如
 今他虽受了委屈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去去他也不枉素
 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清所以我拼
 自挨一頓打偷着下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太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他應想
 着那起俗人不可說話所以只閉眼養人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

的手問宝玉那去了我告訴他實情他嘆了一口氣說罷見了我就說
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豈不兩完心願他就笑道的你們还不知道
我不死是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使字我如今在未正三刺
到任去那司花宝玉須待未正三刺纔到家少得一刺的工夫不能見面世
上凡該死之人閻王勾取了過去差白羞此小鬼來捉人魂的若要遲延一時半
刺不過少些紙錢燒些粥飯那鬼只催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多待些
個工夫好奇之至又捉來告說閻王注冊三便死誰人由至五更之語今忽借此小
女兒一篇無稽之謔反成無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調侃罵斥世態豈非之
至文章耶寄語觀者至此一浮一大白者我已後不必看書也

我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來召諸豈可
握得時刻我听了這話竟不但心及進來到房裏由時神看時辰表時果
然是未時正二刺他噀氣了正三刺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這時候

到都对金宝玉忙道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不但花有
 一个神樣花一位神之外还有搃花神但他不知是作總花不知總去了还是
 單管一樣這樣了頭听了一時諢不出来恰花这是八月時郎園中他上芙
 蓉正開達了頭便見景性情忙答道我也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
 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天机不可洩漏的既這樣更誠我只告訴
 你只可告訴宝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洩天机五雷就來變頂的他就告訴
 我說他就是需管這芙蓉花的宝玉听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而
 生喜仍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入去司拿我親到定他那樣
 樣人必有一番事是業做的虽然超出苦海坐此不能相見也面不得傷
 感恩念因又想虽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盡五六年的情常

想畢忙至房中又另穿帶了只說去看代玉逐一人出園來往前吹之庵來
意為停振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噉氣便回了進去希圖草草此得几兩
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燒賣銀子又命急剌剌頭焚化
了罷女兒瘡死的斷不可由他哥嫂听了這話一面得良一面就僱了人來殮
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了剩的衣履簪環約有三四百金發他兄嫂自收了
為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未回宝玉走來撲了空收拾脂愛
一哭然亦大令人不堪。上云王夫人怕女兒瘡不詳今則忽從宝玉心中其苦。又
樓擬出非是已恒替其母子至心中貼眷愛之情曲委已尽
宝玉自立了半天別無法術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待回至房中甚竟無
味因來順路來招代玉偏宝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了丫頭們回說往宝姑
娘那里去了宝玉又至蘅蕪苑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落不

竟吃一大驚忽見個老婆子走來宝玉忙問這是什麼原故老婆子道宝
姑娘出去了這里交我們看去來自還沒有搬清楚我們幫着送了此
東西去這也就完了的你老人家請出去罷讓我們掃灰塵也好從此你老
人家自跑着這一處腿子有了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因看自那院中的香
藤與蔓仍是翠青忽比昨日好幾像改作要涼了一般更又添了傷感
點出來又見們外的一條翠柳堤橫塘上也平比無是來往不是當日各處房
中了却不約而來者絡繹不絕又俯身看堤下之水仍是脉脉
的流將過去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翻忽又想
到司棋入畫芳官等五個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宝釵等一處迎春
雖無去然連日也不見回來且接連有媒人來求親大約園中人不

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_子事不如还是我_找代玉去相伴，日回
來家_里还是和襲人廝混，只這兩三個人只怕还是同死_同，歸的想畢，仍往繡
湘館來，偏代玉_{送寶釵去了}尚未回，宝玉想亦當去候送，_才在是無奈，不忍悲感，还
是不去的_最，遂又垂頭喪氣的回來，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了
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_目回來，快走，_{他快}宝玉听
得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去了，王夫人命出去，_{他快}宝玉至
書房中，彼時賈政正与中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_又說快散時，忽
然談及一時_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儒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到是也
好題目，大家要作一首面詞，中幕賓听了都忙親教_請係何等妙事，
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_王鎮青州，_王恒王最喜女色，

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起，開宴連日。今中黃
 女以戰聞攻，救至事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
 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起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婉嫵將軍。眾
 清客都稱妙極妙，神奇竟以婉嫵下加將軍二字，反更竟嫵媚風流。
 真絕世奇人也。想這恒王也是千古地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是
 然，是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眾清客都慨然驚問道：「不知底下
 有何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為害，
 搶掠山左一帶。」如赤眉黃巾兩時之時，今合而為一，蓋云一過是此等眾類，非特歷
 指名某赤某黃若云不令兩用便呆矣。此書全是如此為混人也。
 恒王意為犬羊之惡，不足大奉，因輕騎前勦，不意賊眾頗有詭譎。
 智術兩戰不勝。恒王遂為眾賊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

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奉林四娘得問因報遂
集聚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分主
既殞身于你苟有愿隨捨國義等亦當捐身以報主柳時同我前往有不愿者亦聽其自便散衆女將
听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于是林四娘帶令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
里頭衆賊不妨也防被斬戮了几員首賊然後大家見是不過几个女人
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一個不曾由下倒作成
了迭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自天子以及百官無不驚駭
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勸滅天兵二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
娘一節衆位听了呵美不可思議衆幕友都嘆道實在可奇實是個妙題原該
大家輓一輓衆德是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几

個事便成了一篇短序連与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里已
 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自察該前代以來應加優獎而遺漏未結請
 奏各項人等無論僧尼吃道与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表送履歷至
 礼部修獎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多送往礼部去了大家听見這新聞
 心所以都要作一首跪爐詞以志其忠義衆人听了都又笑道這原該
 如此只是便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隆恩實歷代所不及
 處者可謂聖朝無闕事唐朝人預先竟說了竟應再本朝如今年代
 方不虛此一句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賈環叔侄亦他味了賈政命他們
 看了題目他兩個雖能詩較腹中之虛實也去宝玉不速但第一件
 他兩個終是別路若論本業一道似高過宝玉若論雜學則遠不

能及第二件他二夜思滯^心不及宝玉空灵涓逸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
未免^{心思}拘^滯那宝玉雖^莫不^莫是個讀書人然虧他天性聰敏
且素喜^之好此雜書他自為古人中也有悞失者處狗較不得許多著^量管
怕前怕後起來總堆砌成一篇也查得甚無趣味因^落心里怀自^个這里念頭
每見^題一句不^拘題^拘難易他便毫無^費廢力^之處就如此上^因荒^落嘴滑舌之人無^補風
作^批有^影善伶口俐舌長篇大論胡^色扳^色亂扯敷演出^色一篇話來^色雖無稽考
去得都^却說^的四座春風更有正言厲^色語之人亦不得厭倒^色這一種風流去
近日賈政年^近更^近名利大灰然^起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因在子侄
輩中少不^得規^得以正路近見宝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來也還
不算十分站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們的各亦皆如此雖有深精事業

的也不曾發跡過一個看來此亦賈門之數況母親溺愛遂也不強以奉業逼他了所以近日是這等待他又要嫌蘭二人牽業之餘怎得亦同能宝玉緣好所以每欲作詩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妙世事皆不可無足厭只又讀書二字是萬不可足厭的父母之心可不甚哉近只父母只怕兒子不能名利豈不可嘆乎

閑言少述且說賈政又命

他三人各帶一首誰先成者賞佳作額外加賞賈政嫌賈蘭二人竟自當

多人皆作過几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宝玉尚出神如篇寫出賈政

與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首道是

婉孌將軍林四娘

玉為肌骨鉄為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衆幕賓看了便覺大讚小哥兒十三岁的人就如此可知家李淵真
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还難為他又看賈^這坏的^這首是五言律寫
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這兩綉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這耐王德

詎能復^這寇仇

誰題^這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倒^底是大^這几步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到^道还不甚大錯^終衆
不^切怨^也功衆人道^也這就^也去了三爺綽大不多兩岁在^這未冠之時如^此凡用了
工夫再過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
過失目又問^的室玉^樣怎^樣麼衆人道二爺細心^刻鏤^刻利定又是風流悲感不用

此等說的了宝玉笑道這個題目是不稱近体古須得過体或竟長或長篇一首方能懇功切衆人听了都立身搖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不題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下剪時須度其身量這題目名曰婉孌詞且既有序此必是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叙古詞半叙半咏流利飄逸始能尽妙賈政听说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寫上不好了我提你那肉誰許你寫先大言不慚了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蕙好色

賈政爲了看時搖頭粗鄙一幕賓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攻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罵出象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四句平叙叙也
最得體賈政道休課裁加獎的夸且看轉如何宝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衆人听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紅燈裡
用是事用句比皆入神化了宝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校難牽

衆人听了便拍手笑道亦發画云未了當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見其嬌
且聞香否不然何體貼至此宝玉笑道閨閣習武奔任其勇悍恣其似男

人賈老在坐故不便^{正意}可想而知^之不得而以知姣怯知形的了賈政道^還不快續述^{獨物二字妙甚細甚}又有的就嘴的了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道轉絛蕭韻更妙這絛流利飄蕩而且這一句也綺靡秀媚

的妙賈政寫了看道這一句不好已寫過^離香姣難奉何必又如此這

是力量不加故又用此些堆砌^{字眼}賈政道你只僱用此些^{這但}底下如何

些詞藻點綴，不然便賁蕭索賈政道你只僱用此些^{這但}底下如何

能轉至武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宝玉道如此底下^{這但}一句轉煞

住想亦可矣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

話如今有要^又一句連轉帶煞^煞豈不必有餘而力不足此宝玉听了垂頭

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宝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衆人不案叫絕賈政寫了看眉笑道且放着再續宝玉道若使得我便要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越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云未再另措詞賈政听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作便作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不成宝玉听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罢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污蛟鱗

賈政道又一段底下怎^{樣呢}宝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個走是^字便見得高底了且通轉的也不板宝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隴頭折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々永漸漸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沙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々置佈值詞敘事藻無不尽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

妙轉奇句宝玉又念道

紛々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叙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索累癢呢宝玉又

乃念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就死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艷李穠桃林_臨戰場
勝負自然難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綏綬有淚春愁種
鐵甲無聲夜氣涼
賊勢猖獗不可敵
抑折花殘實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近
馬踐胭脂骨髓香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女兒不傷悲
天子驚慌恨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為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都從頭看了一篇賈政笑道說然說了几句到底
 不但態且日說去罢三人如得了救的一齊云来各自回房衆人皆無
 別話不過文免安歇而已獨有宝玉一心淒楚回至園中猛他見池上芙蓉
 想起小丫頭說暗雲作了芙蓉之神不意又喜觀起来乃看自芙蓉嗟
 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到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
 不冷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弟又更竟別致想畢別欲行礼忽又止住道雖
 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須得衣冠正齊奠儀週備方為誠敬想了想
 如今若奉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
 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况且古人有云橫汗行潦藻
 芹之賦可以饒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

此其一也二則棘^文輓詞也須另出已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真^反是唐塞耳目之文亦不須^能洒^決洒^決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寧使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上文藻而反失悲^威况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非是今作偏也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將尚故之風一洗皆尽恐不合^時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為世人觀閱稱讚何必不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樹苦樹問難秋水大入先生傳芋法或雜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實典或設^譬譬寓隨意所之信筆而去喜則以便為戲悲則以言誌庸辭^窮連意^力盡為止何必善世俗之拘于方寸之間哉本^素玉^素是個不讀書之人再心中有才^文篇至意怎得有^文好詩好^文間作^文出来他自^已却任意纂^著纂^著並不為人知慕所以大

肆志誕竟杜撰成一篇長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鯨殼一副楷^字寫成名
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
小了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即挂于芙蓉榻上乃拉涕
念曰諸君^{君閱}回至此只當一笑話看去便可醒倦

維

太平不見之元^易年便奇蓉挂競芳之月是八月無可奈何之日^{日更奇細思}

真某今偏用如此

怡紅院獨玉

自諷的更奇蓋常以濁字許天下之男子竟自

說可則知笑

縣以群花之蕊

奇香

冰鯨之殼

奇帛

沁芳之泉

奇奠

楓露之茗

奇名

四

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于

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

奇稱

曰竊思女兒自臨濁世^{世不}

濁內

物所混而濁也前後便有照應。女兒好，妙蓋思普天下之姝斷不能有如此二字之清渥者，亦是室玉之真心。

迄今几十有六載

方十六歲而夫亦傷矣

其先之鄉藉姓氏湮論而莫能考者久矣

矣

忽又有此文不可後求亦可傷矣

而玉得於衾枕

滿

沐之間栖息宴遊之夕親軀狎

藁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畸

相共不足六載一旦天別豈不可傷

噫女兒是生

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

明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娛娉

姬媼咸仰惠德

沾

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鷂翻遭罟罟

去聲鷂為鳥之不群

兮鴆告余以不好鳩鴆之鳴逝分余惡直輕佻

注

鴆鴆立不辟故不群故不于鴆鴆毒

殺人鳩多声有如人之多言不實罟罟音乎

音翻

罟罟網詩經短懼于罟爾雅罟謂之罟

蕢施必其嗅莖蘭竟被焚

高聲

焚皆惡草以便邪莖蘭芳草以別

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毒之纏遂抱膏肓

之疾故爾櫻唇紅褪韵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顛顛

高駘長顛顛亦何傷面黃色

詠謠

談詬荆棘捧捺蔓延戶牖豈照尤貝替實揆詞而絡

高駘朝許夕皆廢也恐尤而相詢詰同廢也

既恍幽沉手不尽復含閨屈于無窮高標見嫉圍幃恨比長沙

汲黯輩嫉賈誼

之才謫貶長沙

直列遭危中惻惻于羽野

鮫則真自命舜殛于羽山高駘曰鮫悼真以身之兮終然太平羽之野

白蕭辛

酸誰憐天拆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求却死之香海失火搓

不護回生之藥眉黛烟青昨猶我屈指環玉冷情誰溫鴨炉之剝藥犹存

襟袂之餘痕尚清鏡分鵝別愁開麝月之奩流化龍飛裏打擅雲靈

委金鈿于草莽拾翠闔于麝埃樓空鵲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斷死於誰

續五絲之縷况乃金天屬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塔月墮芳

魂与倩影同銷容帳香殘嬌喘共細言皆絕連天衰豈独茂無匝地

悲聲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落秋垣隔院希聞怨留

留

芳名未展簷前鸚鵡犹呼艷質時亡將檻外海棠頑老恰拉捉迷屏後蓮

瓣無元微之詩小樓深聞草庭前蘭芽安狂待拋殘繡線銀箋綵綵

誰裁招斷水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既趨車而遠涉芳園今犯

慈威復泣杖而拋孤極本及問搗棺被熨慚違共穴之盟石椁成災愧

追同灰之悄唐詩云先開石棺木可為棺晉楊公回詩云生同併身楊死作同尔乃

西風古寺淹滯去燐落日荒丘零星白骨揪榆颯蓬艾蕭蕭隔霧

墻以啼猿遶烟腰而泣鬼自為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

兒命薄汝南泪血班班洒向西風梓澤餘喪點新甕冷月嗚呼固鬼蜮

之為焚豈神灵而亦妬筭詖奴之呂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

釋

莊子篇楊墨之口孟子謂鼓碎知其
所蔽

在君子塵緣雖淺然玉之鄙意豈終回蓄

捲之思不禁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倚蘭蕙死轄芙蓉

听小婢之言似步無稽據

濁玉

之思則深為不據何也昔業法善攝魂以

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為非其父

惡乃濫于治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洽協庶不負所秉賦也目希其

不昧之灵或涉降于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听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

是之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

楚詞馳玉虬
以乘鸞兮

地何如是之忙兮駕瑤

象以降乎泉壤耶

楚詞雜瑤
象以為車

望徹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

為前導兮銜危虛于傍耶驅豐隆以為比從兮望舒日以離耶

危虛
二星

為銜護星豐隆電師銜月御

听車軌而伊軋兮御鳶鷖以征耶問馥郁而

蔓然兮紉蘅杜以為褱耶眩裙裾之燦兮錄明月以回璫耶簪歲終

而成壇時兮繁蓮韜以燭銀膏耶丈爬匏以為鰈竿兮澆醪醑以浮桂

醪耶瞻雲氣而凝眈兮彷彿有所覘耶俯窈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

聞耶期汗漫而無天闕兮忍捐棄余于塵埃耶遺逸遊天閣上也倩風塵之為

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携歸耶余中心為之慨然兮莊子至樂篇我欲徒遨何能無慨然

而何為耶莊子微善隨而哭子君握善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于斯耶莊子偃善寢于巨室謂人死也

又變而氣變而有形變之有生今又變之灰是相与為春秋各夏既寢兮且安穩

四時行也天道變其死也物化兮反其真而復奚花耶寢寢左傳寢寢之事墓穴幽堂也左貴領楊石誅

余犹搔拮而懸附兮是格余以嗟未耶莊子太宗歸拮拮之名被以生為

戶乎嗟未桑戶乎固桑戶人名孟子琴張云拮其魂而語之也方將不化惡如意哉言人死

犹如化去法華經云法華道師多殊方便于險道中化一誠處極之眾人城皆生已度想安

想來分止分君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觀寥
 烟蘿而為步幃列谿蒲而森行五營抑眼之貪眼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
 于桂岩靈妃迎于蘭渚弄玉吹笙寒簧擊鼓微嵩嶽之妃啟駟山之姥龜
 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亦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愛誠匪簞簞
 發輟乎霞城返旌乎去國阮顛微而若通復氤氲而倏阻离合兮烟雲
 空漾兮霧雨塵霍劍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
 相余乃教歎悵望泣涕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貧雷鳥驚散而
 飛魚唼喋以響誌今是禱成礼兮期徂鳴呼哀哉尚

饗

讀畢遂焚帛莫若犹依

焚

不捨小奴催至再四方絕練回身忽听

月暗

之後^露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听了不免一驚那小妖回頭一看却是
人恁影從芙蓉花中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暗裏真來顯魂了唬
得宝玉也忙看時且听下回分解

碯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九回

醉丈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宝玉祭完了晴雯只听花影中有到声到唬了一跳既走出來細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奇的祭丈可与曾我碑並傳的了
 宝玉听了不竟紅了臉笑答道我相省上这些祭丈都甚熟諳所以改個
 新樣原不過時我是時頑意誰知又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
 不改削三代玉道原稿在那里到要細讀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我
 听見兩句什麼紅銷帳里公子多情黃土籠中女兒薄命此一聯意思却
 好只是紅銷帳里未免熟諳些放有硯成真事表什麼不用宝玉世間

什麼現成的真事代玉笑道偕門如今都係霞影紗糊的窓隔何不
說箇紗窓下公子多情恍如玉听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事好極到底
是不想的你出說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影妙事很多只事愚人
蠢子說不出想不出罢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個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
可在我實不敢當說着又接連說了二百句不敢代玉笑道何妨我的
窓即可作為你丈窓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疎古人異姓陌路者社土然同肥馬
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偕們笑道論交遊不在肥馬輕裘師黃金
白壁亦不當錐銖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萬一使不得的如今我越
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實是你誅他休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
故今寧可棄此大世萬世不可棄世端紗新句竟莫若敢作西紗窓

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了好薄命如此一改雖于我涉我也是懷懷的代玉
 笑道他有不是我的了頭何用作此語況且小姐了好亦不與雅等我的
 紫鵲死了我再如此說还不算遲明是為古所掣作譏却先偏說紫鵲絕用此狡獪之法

寶玉听了忙笑道這是苦又咒他又咒他又畫出寶玉來究竟不知是咒誰使人一笑

代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又有了這一改可要當真莫

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意要極黃土隴中卿何薄命如此我亦為要極

我是提究竟不知是為誰之譏一笑一嘆。一篇誄詞罔怨因此二句而自又當知難求

賸愛而又字誄代玉也奇如此若云必因請愛未則呆之至矣

代玉听了神善變色慧心人可為一哭。現此句便知誄文字不為賸愛。心中雖有

無限的狐疑亂擬用此事更妙盡又從賸愛者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蓮蓮心蓮花愁着笑點頭說果改的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緊事罷網太打發人叫你

明兒一早快過去大舅母那邊去你二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想是明兒那家人來拜見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宝玉拍手道：何必又如此忙我身上也不怕媽明兒還不能去呢。代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結為校文伏線阿顰之間可見不是一筆

顧西筆所寫

宝玉忙道：這里風冷，偕們只催獸站在這里快回去罷。代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又忽想起來。代玉無人隨命了頭子跟去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古有王夫人打發老媽、來討份他明日一早過買這也來與方總代玉之言相對。原來賈家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說大槩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則呆。

生莫表亦係此交世如今孫家只有二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
 紹祖生得相貌魁梧偉體有拾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便畫出一個年紀未
 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此句斷不可少現在兵部後缺提陞因未有空求補賈赦見是
 世交之孫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青回擇目為東床佳婿况亦曾回明賈
 母心中却不十分起意想來攔阻亦非不聽見女之事自有一天意前
 自况且他是親父主張何必云頭多事是為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
 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交世當年不過是彼祖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
 了結之事詩終拜在門下的並非思初禮名族之裔因此到功諫過兩次無
 奈賈赦不赦听了只得也罷了宝玉却從未會過孫送紹祖一面的次日
 只得過去了聊一塞責只听见說娶親的日子狠又急不過今年就要

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近春接出大鬼觀園去等事越發掃

去了吳頭每日痴了呆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得說賠四個了頭過去

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这世上又少了五箇青潔人了因此天一到紫

菱洲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條然不過有幾個該班

上座的老姬

夜
先為對竟悼
翠兒作引

再看取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內翠荇香菱

也都竟搖搖落

似土

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圖色之可比

見既顧畧得如此

似

落恹慘之景是以情不是禁乃信口吟成一個律

此回題上半截是灰聚向東獅今却偏連中山狼倒裝葉下惜工細下賸寫

月來可見迎春是書中正傳何數夫妻是副殖主次序嚴之至其語聚俗

正是書中之大吉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菱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愁

吹散菱荷紅玉影

此句遺失

不聞水盡敲棋聲

燕呢點泥：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當手足情

宝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戲呢宝玉回頭看是
誰原來是香菱宝玉身轉身笑問道我的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裏來
做怎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姓：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嘗不來
如今的哥：回來了那里比先得是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如：使人找
你鳳姐：的竟沒找着進說來找他過見他的了頭裡說在稻香討呢如今我往
就討了這件羞進差來找他過見他的了頭裡說在稻香討呢如今我往
稻香村呢如會藏姓稱香呢討去誰知又遇見了我且問你襲人姐：

這几日可好，怎麼忽然把个晴雯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呀，你這地方好空落落的，宝玉應之不迭，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吃，斷不香菱道：「此刻竟不能尋我，有璉二姑，說完了正緊事，再求宝玉道什麼正緊事？」這忙香菱道：「通你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云：題去開，別云宝玉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個鐘頭，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兒，嚷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道造了什麼罪了。白：叫人家好端端，議論香菱道的，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搬扯別家也。了宝玉忙問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上次出門貿易，時是恩在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出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任戶部，數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的，是們兩府。」

都也知道，的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下

家。夏曰何得有桂又桂花時郎焉有得又雪三是原係風馬牛金若強奏合故終不相符未此欺運之事大都如此當局者自不辭耳

宝玉問笑道。聽得桂花四蹄原意新雅故不又一笑余亦欲如何又稱為桂花夏

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几十頃地獨種桂

花几丈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

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渾號。兒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帶有一箇親

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兄弟可惜他。這門風。竟了宝玉忙道。偈門

也別管他。總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補出阿

雅得中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人眼裏。山西施當年。本是又通家。意未

往從小兒都。在處廝混過。的父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兩這几年前

見一到他家夏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丟落的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得好朵似的，花在家裏也讀書寫字，所以的哥，當時就一心相準了連當舖里老朝奉夥計們一群人，還擡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日，好容易苦辭緣放回家，你哥一進們就咕，哪，求我們奶去，就就我們奶，原也是見過這姑娘的，且又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里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的狠，而說求婦一段文字，功從香菱口中補明，看却許多圈文累筆我也爬不得，早此過來，又添一個作詩的人了，妙極，菱香口舌段不可少，看他下作死語，知其心中累無忌，詳疑處詩意夏是渾然天真之，余為一哭白玉冷笑道，忽曰冷笑道二如此說，但只我這話是什，替你耽心慮後呢，慮又為香菱之識，偏是此等事體，寺到，香菱听了，不羞紅了臉，正色道

這話是什麼話素日階個都是斯指斯敬的今日忽然起這些事^說是什
 麼意思怪不得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
 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何^有所說^失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滴下淚
 未只得說^無精打彩還人怡紅院表一夜不曾安穩睡夢之中猶喚晴雯或
 魘魔驚怖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作熱此皆近日抄揀大觀
 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之所至^之燕鳳寒外感故
 釀成一疾臥床不起賈母听得如此天親來看^視現王夫人心中自慚不
 因晴雯過^侍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付^付眾奶娘等
 好生伏代看守一日兩次帶進來醫生來診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
 的痊愈好生保養一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等物方可出門行走

一百日內連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縛
的火星亂逆那里忍耐得住雖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
只得罷了因此和此了如們無所不知姿意要笑作戲又听得薛蟠撰
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圖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畧通文
翰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恨不得就過一見緣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
春出了閨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一處耳鬢^所處從今一別縱得相逢
也必不似先前那等親密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迫加之至
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了如們斯閑釋悶幸免^要負責脩逼迫
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折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
仇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要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香縵^美自那日擔白了

宝玉之後心中自為宝玉有意唐突他怨不得我們宝姑娘不敢親近
 可見我不知宝^如王^叙姑娘遠矣怨不得林姑娘自常和他角口氣的扁哭
 自然唐他^哭也是有的了從此到^去遠^而緣^之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
 來日忙乱着薛蟠娶過親自為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
 比這樣安寧些二則又聞得是个有罪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
 日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誰知那夏}蓉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
 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几个字若論心中以邱壑經緯頗步熙鳳之後
 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弟兄寡母獨守此女
 姣養溺愛不啼珍^唐宝凡女兒一舉一動被^他母^親皆百依百隨因此未免姣
 養太過竟釀成个盜^祝姑的性氣愛自己尊若菩薩窺他人穢如糞

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和了姊妹們使性弄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為要作當家的奶比不得作女兒時腴腆溫柔須要拿出這些威來彈線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奔止驕奢若不趁熱氣一氣跑蛇製熟溫將未必不得能是自盤斫懺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不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敗榻之側豈容人也醜醜之心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喚做金桂他在家是不許人口象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自心悞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終罢他日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另換一名日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是已身的分如此薛蟠本是个憐得新棄旧的人且是又酒胆無飯力的如今得了不妻

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依讓^那他。夏金桂見了這般形景便也
 試着^{上集}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緊還都相平至兩月之後便竟薛
 蟠的氣緊漸次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飯^後不知要行何事先与金桂商
 議金桂執意不便^從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几句話賭氣自行了這金桂便
 氣的哭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粒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送
 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蟠娘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說親眼前
 抱兒子^兒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姐^養鳳姐是似的好容易養了一个女兒比
 花朵還^兒輕巧原看的你是个人物纔給你作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
 已一心一記^計和氣^子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味^子味了黃湯折磨人家這
 會子^被如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

桂兒見婆如此說，丈夫越發得意，便批出些張致來，總不理薛蟠，沒了主意。惟是然，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線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不免氣聚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幟漸倒，婆良善也就漸的持戈試馬起來。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寄嬌詐媚，將及薛姨媽後，將之薛宝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随机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如其不可犯，每欲尋隙，有無隙可乘，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是日，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替得志計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日問他香菱二字是誰起的名字，香菱便答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都說姑娘通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啞啞，不知道我們姑娘』」

的孝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還誇呢欲明後事且見下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十回

話說金桂听了將膝項一扭嘴唇一撇咧鼻孔里呖兩聲真連魂

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誰圖見香未着着若說菱角香也正緊把那那些香

花放在那里呢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就連荷葉蓮蓬都

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

領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蓮頭葦葉芦根

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說的云便是慧心金桂道依

你就說蘭花那桂花到香的不好又倍一個蘭花一則是自高人何况菱卿哉聲價二則

是誘人犯法

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挂好的香又非別花之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了話好名喚宝蟾者忙情着香菱的臉兒說道的要死要死你怎麼真叫起姑娘你名子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賠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計奶：別許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奶：說那里話此刻連一身人俱屬奶：何得換一名字子的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笑道的你雖說你是只怕姑娘多心說我起名字反不知你：能來？既日就教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奶：有所不知先當是買了我來是原是給奶：使喚的故此姑娘起得名字後來我

自秋待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亦發不與姑娘相干
 況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怙得這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
 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有未歷此香
 菱道就依奶：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宝釵亦不在意只因薛
 蟠天性是得隴望蜀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坏宝蟠有
 三分姿色舉奉止輕深可愛便時常要茶水的要時節撩逗他宝蟠雖亦鮮事
 只是怕着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寬察其意
 想着正要擺佈佈香菱無處尋撩撩如此他既看上了宝蟠如今且捨
 出宝蟠去与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且乘他之時擺佈佈了香菱
 那時宝蟠原時的是我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机而發這日

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到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扭，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悞，豁啷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梅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梅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勾使，』」得的了都便打諢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得你^餓瘡，餓眼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作什麼和我說別偷摸，的不中用。」薛蟠听了，伏着酒^有羞臉，便越勢跪在被上，吃着金桂笑道：「奴姐，的若要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的。」我愛誰說明了，就放在房裏省得別人看，看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

稱謝不保蓋是夜曲盡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曲盡丈夫之次日也不出門只在

家中厮奈越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的去讓個空的與他二人薛蟠便

拉拉的起來寤蟠心裡也知八九個就半推半就推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

心等候的料那時必在難分之際便叫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子頭也是金

桂從小兒在家使喚的因他自幼幼父母双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作小

捨兒專作些粗怵的生活舖叙小捨兒手尾亡中又点薄命金桂如今有意

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訴香菱新告訴到我屋里將手帕取來不必我說的說金

桂壞極所以獨使小捨兒為此小捨兒听了一還尋着香菱說菱姑娘如的手帕子房計在屋

裡了你去取來送上去豈不好香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日的折挫他不知

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想為痴心听了這話忙往房里來取不妨正遇

見他二人攙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到羞的滿面飛紅忙將身迴避不迭那薛蟠為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今兒香菱撞來故也料有些慚愧還不十分在意無奈保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的遇着見了香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迭跑了口內恨怨不迭說他強霸力逼着言語薛蟠好容易圓哄的要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氣頭變作了一腔要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餓那會子作什麼來撞尸遊魂香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宝蟾已無踪跡了于是恨的口罵香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然洗澡時不妨水略熱些盪了脚便說香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光趕着香菱踢打了兩下

香菱雖受過這氣苦既到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香菱房中去成親命香菱過來陪自己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臟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里勞動伏侍又罵說你那沒眼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人霸佔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我死了罷了薛蟠听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赶来罵香菱不識抬举再不睡便要打了香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来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睡香菱無奈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到茶一時又扯腿如是一夜七八次起不使其安逸穩眠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護珍宝一槩都置之不顧恨的金桂暗下的發恨道真个你樂這几天等我慢慢的摆

佈了。未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記計擺佈香菱。半月光景。忽又

粧起病來。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半月工夫請醫療治不效。衆

人都說是香菱氣的。鬧了兩日。忽又從金桂的枕頭內。抖出紙人來。

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四肢骨節等處。

都是衆人反亂起來。當作新文。聞先報与薛蟠媽媽。先忙手忙脚的。薛

蟠自自然生氣便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笑道。何必竟枉衆人大約

角。寶蟾的鎮壓法兒。惡拉薛蟠道。他此時並沒多望見在你房

里。何若賴好人。正要老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亡。

不成。雖別人誰可敢進我的房呢。屋子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跟着

你他。自是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肯認

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
 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過三日多嫌我一個說有一面痛
 哭起來薛蟠更破破這破一話激怒順手手掀起一根門閂來玉蓮二寸
 一送搶步我自香菱不容分說明便劈頭劈面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
 施香菱叫屈薛姨媽跑來鎮禁喝也說不問明白就起人來你送了頭伏侍
 又這幾年那一点不週到不你太心他豈肯如今作到這沒良心的事你且
 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益金桂聽見他婆如此說省怕薛蟠再軟
 軟心活了便益發痛嚎啕大哭起來一面又哭喊說這半個多月把我
 的宝蟾你又護到頭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
 貴的繚綴的娶來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來薛蟠听了

這些話越發有了急薛蟠姨媽要打聽見金桂句，挾制着見
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
制軟慣了如今有句搭^{又見薛蟠沒臉}了頭被他霸占了去他自己反惡^{明使他}溫柔
讓夫之礼這魔魔法究竟不知誰作的^的實是俗語說的清官難斷家
務事此事正是王婆難斷王^公懨事了因此無法只^馬賭氣喝薛蟠說
不多氣的孽障騷狗也比你體面些在^就知你三不知的把賠房了頭
也摸婆上了叫老婆說嘴占了^{他的}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
法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旧的東
西白^{拿手}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
來賣了他的就心淨了說着命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

人去快叫個人牙也來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
 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下頭了金桂听了這話便隔窗
 窺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省一個扯省一個的我們很
 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出血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
 刺但凡多嫌自他下不肯把我的了頭他取在房裏了薛姨媽所說氣
 的身战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這里說話媳婦隔窗窺子拌嘴
 虧的是旧家子人家的女兒孩滿嘴里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的
 躁腳說罷啞口無言看人听見笑話金桂意謂「不作二不休越發一發瘋
 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到怕人笑話了再不
 善由有他就賣了我他還不知道的薛家有錢行動拿錢整人

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為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作什麼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的良的也賺了畧有個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該擄發我了一面哭喊一面滾抹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說又不好功有不好打又不好快告又不好只自云又唉聲打氣抱怨說運氣不好果然當下薛姨媽早被薛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買香菱寶釵笑道俗們家從來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的胡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哥、嫂子嫌他不好留心我使喚我正也沒人便呢薛姨媽道當下他还是淘氣不如打他了他倒他干净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里也如賣了一般香菱早已

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只不願出去情愿跟着姑娘薛姨媽也只得罷了自從後香菱果跟着在室教在園內去了把前面路送竟一心斷絕雖然如此終不面對月偏悲挑灯自嘆本表性弱身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懶進請醫診視服藥亦不放驗那是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慍暗中心裏怨命而已薛蟠曾伏首酒胆挺撞過兩三次持棍欲打那桂便唬着他身子隨意打這里特口吹着時便中與膝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鬧着揀罷了如今習慣成自然反使金桂越發長了威風薛蟠發軟了氣骨虽是香菱猶在却亦如不在的一搬攪不能十分暢快了就

不竟的礙眼了且姑置不究如此又漸次尋起宝蟾，却不比香菱的
情性最是個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腦後
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便不肯抵服容讓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
後來金桂急甚于罵再至于廝打他虽不敢还言还手便大撒潑
粧拾頭打泥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關薛蟠此時一
身难以西催惟徘徊觀望于二者之間十分開的無法便出門躲在外
廂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殺鴉鴨將肉賣人吃只果以油炸
焦骨頭下酒觸吃的不奈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
扒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丑女總不去里他薛蟠亦無別發
惟日夜悔恨不該娶這絞家星罢了都是一時沒了主意補足本題是

寧榮二宅之人上；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是寶玉已過了百

日出們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牽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

柳与中姊妹不羞上下的人焉得這等樣情性可為奇之至怪別書中

錦心曰黃發鰲面

豈不可笑

因此心下納悶這日与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

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未有此地在北月里倘眼抹淚

的只要叫接了來家散誕兩日王夫人為說所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回

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草蛇灰線後文方不見突然所以就忘了前兒寶玉去了回

來也曾說過的補明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去正說賈母打發人來找

寶玉說明兒一畢往天齊廟還愿寶玉如今爬不得各處去低听

見如今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盼明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帶已畢

隨了兩三個老嫗，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來燒香，還愿這廟里已是昨日預備停妥的。宝玉天性怯，不敢^膽狎^精狎神鬼之像。這天齊廟本係前朝所修，極其宏壯。宝玉天性怯，不敢^胆今年深歲久，又極其荒涼。里面呢^泥胎塑像，皆極其醜惡，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過飯，衆嫗和李貴等人圍隨。宝玉到處散誕頑^耍，要了一回。宝玉困倦，復回至室安歇。衆嫗生恐他睡着了，便請當衆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見這老王道士專意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以治人，射利。這廟外現掛招牌，丸散膏丹色俱備，亦是。在寧榮兩宅走動，熟慣。都与他起了渾號，喚他作王老道。一貼言他的膏藥最他驗^{果效}，只一貼百病皆除之意。當下王一貼進來，都笑道：

來的好。王師父你極會說古訓的說一個與我們小爺听。王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瞧仔細肚里麵筋作怪說自滿屋里人都

笑了

王一點又與張道上
還二升特犯不犯

宝玉也笑自起身整衣王貼喝命徒弟們快泡

好釀茶來茗烟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連這屋里坐著還嫌膏藥氣息呢王貼笑道沒當家花膏藥從不拿進屋裏來的知道哥兒

今日必來頭三五天就拿香燭了又燻的宝玉可是呢天只聽見你

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貼道哥兒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

長其中細孔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賓客得呢溫涼兼

用貴賤殊方內則調元補氣開胃口養榮衛寧神安志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出死肌生新肉去風散毒其效如

神貼過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到有一種病可也貼的好？」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效。若不見效，哥兒只管揪鬚子打我。」老臉折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宝玉笑道：「你猜若的？」探便貼的好了。王貼了尋思：「會笑道：『這到難猜。只怕膏有些藥不靈了。』」宝玉命李貴等：「你們且出去散，這屋裏人多，越發蒸臭了。」李貴等聽說，且都出去，自便。只留下茗烟，入這茗烟手內，省口點心一枝，夢甜香一匙。王命他坐在身傍，却倚在他身上。王一貼心有所動。四字好萬生端于心，邪則意射則在于邪。便笑嘻嘻走近前來，悄悄

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兒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不是話？」王未完，茗烟先喝喝道：「該死打嘴。」宝玉犹未解。

未解妙若解則不
成文矣

忙問他說什麼茗烟道信他胡說唬的王一貼不敢

再問只說哥兒明說了罷宝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姑病方

子就是^{沒有王貼隨}听也沒有听見過宝玉笑道這樣還笑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道

的貼^病姑的膏藥到沒從過列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

不能立竿見影的效驗宝玉^同林^之底湯藥怎^之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姑

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水塘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早

吃^效這一個梨吃去就好了宝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貼

道都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橫豎這

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時過一百

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姑什麼那是^時就見效了^{此料彈一板說有方為奇趣之至}

宝玉茗烟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鬼子一貼笑道不過是開眉解

脫因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你們說連膏藥也

是假的我有極我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裏來

混寓意深遠在此數日正說着言特已到請宝玉出去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

畢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未家好半日日孫家的婆娘媳婦等人已

待過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嘆哭、啼的在王夫人房中訴委曲說

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計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淫遍略功

過三次便罵我是醋計子老婆掙出來的奇文奇罵為迎春一哭。恨薛蟠何

世書中全是不平又說老爺等收着他五千銀子不該死了他的如今他表

要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

老子死了^使我五千銀子把的^你車拆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擡在下里^處
 睡去當日有^是你爺、在特希圖上我的富貴^他趕性^自相与的論理我和你
 父親^是自^是倍如^是今強壓我的頓賣^省了一輩又不該作了^頓這們親到沒的叫
 人看有^是趕勢利似的^{不迫可笑}道^{如開}一行說一行哭的鳴、咽、連王夫人並象
 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解^初功說已是遇見的^了不脫事的人
 可^根怎底呢想當日你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作^是這門親^的休大老爺
 執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是這也時^是你的命迎春哭道
 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作不好^嗎麼若從小兒沒了娘幸兒過^是孀子
 這邊過了几年心爭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解^是功面
 問他隨意要在那里安歇迎春道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

想二則還記揪首我的屋子还得在園里旧房子里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過可能辦不住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不過年輕的夫妻們閑牙閒齒亦是萬人之常事何必說這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首解繹又吩咐宝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吐風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宝玉唯唯的听命迎春是夕仍在旧館安歇眾姊妹还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終往邢夫人那边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与眾姊妹分別更皆悲傷不捨还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边也去

那

迎春之文皆從宝玉眼中寫出前值聚而東鄉是實寫機家中去很去迎春口中可為實寫以虛實之變細體格各尽其法

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

雖不愿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只得勉強忍情奈作了邢夫人不
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子只面情塞責而終不知端的且
听下回分解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 / 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请访问 [抚琴居论坛](#)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